# 武俠世界

**癩蝦蟆**（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著

柳州富商何善祥納寵之日，却變成了摧花兇徒，眞是荒謬之至，接下來一連發生了幾宗姦殺命案，令到城內人心惶惶，治安部門束手無策，幸得名捕手蕭原出馬……與兇徒展開一連串鬥智鬥技的惡鬥，終於……



第28年
20

$5.00

## 編者話

民初∟追捕⌉故事∟癩蝦蟆⌉，是描寫一個很普通的小人物，由於受了一種不堪承受的打擊，引致心態失常，犯下了連串法紀不容的罪行，題材別創，發人深省。內容叙述柳州一位富商納寵之日，愛妾離奇玉殞綉榻，他却變成了摧花兇徒，接下來一連串發生了幾宗姦殺命案，令到城內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當局治安部門束手無策，幸得名捕手蕭原出馬偵查，發覺事有蹺蹊，與眞正兇徒展開連場鬥智鬥技劇鬥，終於……？要知眞相，請勿錯過今期刊出的∟癩蝦蟆⌉。

☆　☆　☆

馮嘉的司馬洛故事，每一部都是緊張刺激見稱，今期的∟水墳⌉也不例外，鬥智鬥力，槍戰連場，詭計秘謀，花樣百出，請參閱今期本刊111頁。

☆　☆　☆

歐陽雲飛的中篇∟鬼火魔燈⌉故事今期終結。下期他的一部簇新巨型小說∟血手印⌉刊出，本故事涉及大內藏珍閣失竊，貴妃娘娘被人綁票，兩宗巨案，驚世駭俗，今古奇譚。奇俠燕子飛臨危受命，卒破奇案，內容曲折離奇，下期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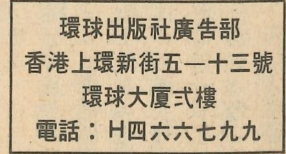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0期
（總號141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 癩蝦蟆



## 金屋藏嬌　鬧出命案

柳州以棺材聞名省內外，自然，便有不少人因爲經營棺材生意而致富。

何善祥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今年五十五歲。

他經營的那家福壽棺材鋪，雖然說不上是柳州城內最大的一家，但也在五名之內。據說，這五家棺材鋪除了經營柳州城及附近鄉鎮的生意外，也壟斷了省內外的外銷生意。

據知道他底細的人說：他在未「發」之前，本是福壽棺材鋪的一名伙計，後來不知怎的，娶了店主的那位的獨生女——因小時候一場大病而跛了一只脚。數年之後，他便以「半子」的身份，繼承了那家店鋪，在他的經營之下，生意越做越好，終於，躋身於棺材行業五大家之列。

俗謂：英雄莫問出處，不管他以前出身怎樣低微，總之，他是成功了，成爲一個富有商人。

有了錢，自不免受人尊敬。自然的，也懂得享受起來。

享受有很多種，其中特別的一種就是：玩女人。

據說，他一向有寡人之疾的，但由於未「發」之前又忙於管理生意，因此，還不怎麽樣，只是偶爾到妓寨去「玩」一下，「發」了之後，有了錢，身份也高了，若是再到那種地方，未免有失身份，而那時候，有錢人都時興納妾的，在數年前，他便想納妾，但妻子却不同意，大概因爲是靠了妻子娘家才發達的吧，對於妻子，他一向都怯懼三分，不敢提出一家之主的身份。

妻子不准納妾，他當然不敢違抗，但暗地裏，却在外面來個金屋藏嬌。

這件事，連店鋪內的伙計也知道了，就只有他的妻子及兒女仍然被懞在鼓裏。

那是他的妻子因爲不良於行，平時很少到外面走動，而她又相信丈夫一直都是很聽她說話的，所以，她根本不懷疑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加上那些伙計都不想因一時「口疏」而被「炒魷魚」，所以，她才會被懞在鼓裏。

另外，他也不敢太過份張揚，不然，就算聽不到，也會察覺出來的。

近來，何善祥都是喜氣洋洋的。

知道的人，都以爲他因爲新近與外省來的一位生意人做成了一筆交易，賺了錢而高興，實則，他是因爲還有半個月左右，便是他五十五歲的生日，而他已決定提前做大壽，也徵得了妻子的同意。

一般的人家，大多是到六十歲才做大壽的，但有錢人家，五十歲也可以做大壽，沒有錢的人家，就算活到一百歲，也做不成大壽。

能夠做大壽，大擺壽筵，自然可以大大的風光一下，但這不是他感到開心的主要原因，令到他開心的是，他恰好在做大壽的那一天，在外面再築「金屋」，收起第二個女人。

那個女人乃是他垂涎了很久，終於弄到手的一個清水貨。

他足足花了一千塊大洋。

那時候，一千塊大洋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有些人幹一輩子，也賺不到。

那個女子今年只有十九歲，他一共納了兩個妾侍。

想到在做大壽的那一日，那女子便會被自己正式「開苞」，怎不教他整日心癢癢，喜不自禁的。

藏嬌的金屋已佈置好，壽誕的大小事情，也辦得七七八八了，他現在只是心急地等着那一日的到來。

×　×　×

農曆七月二十一日。

這一日就是何善祥大壽之日。

而他在外面「金屋」的第二個女人，也在今日「藏進」那間「金屋」內。

由於他這一日忙於應酬那些來賀壽的賓客，在壽筵未散之前，根本無暇到「金屋」去，所以，他將「藏嬌」的事宜，交給他的一個心腹伙計洛成去辦。

這一日，可說是他最風光受用的一日了。

因爲不但其餘四大家棺材鋪的老闆都來賀壽，連治安單位的主管——城防司令部的詹參謀，還有督軍身邊的一位紅人——馬副官也來湊熱鬧，你說，他受不受用，風不風光？

但暗裏，他的一顆心，却被那位新寵勾了去。

他一直盼到席散了，這一頓，他可說是食不知味——他心急於到「金屋」去領略另一種消魂蝕骨的滋味，送走了所有的客人，他對妻子編造了一個藉口，便有如脫困的狗公般，急急忙忙趕往藏嬌的「金屋」去。

他才在「金屋」的大門上輕敲了幾下，大門便應聲打開來，開門的是那個心腹伙計洛成。

「老闆，你來了。」洛成曖昧地朝何善祥眨眨眼。

何善祥先朝屋子內瞧了一眼，壓抑着心內的那股蠢蠢欲動的慾念，低說一聲道：「人呢？」

「在房內等着老闆你來。」洛成吞了口唾沫，道：「酒菜也準備好了，老闆你快進去，與新人喝杯合巹酒，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還用你說。」何善祥笑罵一聲，心頭那股急不及待之情騰升起來。

「老闆，我走了。」洛成識趣地向何善祥擠擠眼。

「嗯。」何善祥從長衫內摸出一張十

塊錢的大洋票子來，塞在洛成的手上，「辛苦了一日，拿去宵夜吧。」

洛成說了聲：「謝謝老闆。」便走了出去，並替何善祥將大門關上。

將門栓門上，搓搓手，何善祥才懷着一種無法說出來的異樣心情，走向大門內的那個小天井，走入屋內。

堂屋內紅燭高燒，一片光亮，屋內的所有佈置，都是簇新的，自然也少不了辦喜事的那種吉利顏色——紅色。

在外面納新寵，雖然有別於明目張胆的納妾，但也算是辦喜事，所以，當然要講吉利了。

「碧玉！」何善祥就像一頭叫春的貓公般，邊向房中走去，邊輕叫一聲。

碧玉就是房內那位新寵的名字，大概是怕羞吧，沒有應他。

何善祥伸手撩起那幅大紅門帘，走入房內。

房內燭光搖曳，當中那張雲石圓桌上，擺放了幾樣菜餚以及一壺酒，兩個酒杯，碧玉就坐在新床對開的一張椅子上，低垂下頭。

何善祥一眼看到碧玉那種含羞帶赧的神情，心中一陣心癢難搔，恨不得立刻將她摟在懷中，將她抱到床上去……但他畢竟是個過來人，自比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够定力，當下壓下那股昇騰的慾念，邊走前去，邊叫道：「碧玉，心肝寶貝，我來了……」

碧玉這才羞赧地微微抬起頭，瞥了何善祥一眼，便又怯怯地垂下頭。

望着碧玉那樣露在衣領外面那潔白潤滑的頸脖，何善祥眞想一口咬下去，吞了口唾沫，坐下來，邊執起酒壺在杯子內斟酒，邊笑說道：「碧玉，妳已經是我的人了，還害羞什麽，來，我知道你等了很久，咱們快些喝杯合巹酒，然後……」下面那句說，他以一陣興奮的輕笑聲代替了。

有時候，有些說話不用說出來的，那才够情趣，也更引人遐思。

「你——今晚不用回去麽？」碧玉微微抬起頭來，雖非絕色美人，卻是小家碧玉模樣，看着惹人憐愛。

「今晚是我與你大喜之日，我怎捨得丢下你回去，妳也捨不得我回去吧。」何善祥定定地瞧着碧玉，目中慾火閃跳。

碧玉臉一紅，垂下頭去。

何善祥再也忍不住，伸手執住碧玉的一隻手，輕撫了一陣。「來，阿成那鬼頭說得對，春宵一刻值千金，莫辜負了如此良夜，喝了這杯合巹酒吧。」端起碧玉面前的酒杯，送到她的唇邊。

碧玉急忙抬手接過，何善祥另一手端起的酒杯往前一遞，輕碰了一下碧玉手上的那酒杯。「乾！」一口喝乾了那杯酒。

碧玉却只是輕輕在唇上沾了一點，便將酒杯放下。

何善祥色迷迷地在碧玉的臉上親了一下，一把將她抱起來，向床前走去。

碧玉却閉上了雙眼，不敢看何善祥一眼，含羞帶急地說道：「將燈……吹……熄吧。」

何善祥淫笑一聲：「心肝，我要看清楚妳身上的每一寸地方。」

碧玉的身子顫抖了一下，微微蜷縮起來。

何善祥看到碧玉那種害怕的樣子，開心得笑起來。

× × ×

輕輕搖曳着的燭光映照下，全身裸露的碧玉有如一頭潔白的羔羊一樣，何善祥看着，眼中慾火熊熊，下面也倏然而起，雙手貪婪地在那具有彈性的潤滑胴體上撫摸起來。

一直以來，他都喜歡在燈光下欣賞撫摸女人的裸體，更加喜歡看着女人在他的身上輾轉呻吟的姿態，那會令他更興奮，也有一份滿足感。

這證明他是一個雄勁十足的男人。

終於，他無法再蹩得住了，若再蹩下去，他會爆炸，急忙地將身上最後的一件衣服也脫下來，往閉着雙眼、身子微微顫抖着的碧玉身上壓下去……

驀地，一把極低的聲音說道：「一條老柴壓海棠！」

何善祥聞言大吃一驚——房內怎會忽然有第三個人的，壓下去的身子陡然一窒，慌忙扭頭望去。

「轟」地一聲，後腦上挨了一下，雙眼一黑，重重地撲壓在碧玉的身上。

碧玉在那聲音驀然響起的刹那，雖然是在驚、羞、迷、亂之中，却馬上便「驚醒」過來，睜眼一看，還未看到說話的那人，何善祥便已猝然撲壓在她的身上，慌恐之下，她張口發出一聲尖叫。

但却叫不出來，一雙又大又厚的手掌，捂住了她的咀巴。

接下來，她的雙眼一翻，便昏厥過去了。

× × ×

何善祥醒過來的時候，發覺房子中有不少人。

他正是被那些人的說話聲「驚醒」過來的。

在「醒」過來的那刹那，他想不起自己那不雅的醜態，但當他一眼看到鼻尖下的碧玉那瞪眼吐舌，臉色紫黑的臉孔時，他驚嚇得大聲叫一聲，跳起身來。

——却幾乎翻跌落床下。

跟着，他便發覺到，自己的雙手仍握着碧玉的頸脖，而碧玉的身子是冷冰冰的，也是赤裸裸的。

緊接着，他也發覺到，自己的身子也是光溜溜的，在未「醒」來之前，是壓在碧玉那赤裸的軀體上的。

也就是說，自己的醜態被突然出現在房中的那些人看在眼內。

因爲他看到那些人的目光都往床上——他與碧玉的身上注視着。

他更發覺到，那些人之中，不但有偵緝隊的人、洛成，還有自己那個跛了一隻脚的妻子。

他驚、急、羞、嚇得他恨不得一頭鑽入床底下。

你說，他以後還有什麼臉孔出去見人了。

「善祥，你不是人，你瞧瞧你的醜態，你居然瞞着我，在外面玩女人，你嫌我人老珠黃了麽？你有了錢，便不將我放在眼內，你忘了你要不是靠我娘家，你會有今日麽？」何善祥的妻子雖然跛了一隻脚



，行動起來沒有常人那樣便利，却仍然尖聲哭罵着，撲上去。

但却被洛成拉住。

「何老闆，別丟人現眼了，快穿上一件衣服遮醜吧！」說話的是偵緝大隊第一中隊的隊副閻德誠，語聲冷冷的。

以前，這位閻隊副曾受過何善祥的好處，每次見到他，總是一副笑臉，客客氣氣的，怎麽這麽快便忘記了「交情」，一副「公事」臉孔？

何善祥在心裏嘀咕着，胡亂抓起一件衣服，將難看的身體遮掩起來。

他在驚急惶亂之中，只顧着自己，忘記了躺在床上一動不動，裸露着身子的碧玉。

有些人在發生了事故的時候，只想到自己，別的一概都忘記了。何善祥就是這種人。

「何老闆，你怎麽糊塗到幹出這種事來？」閻德誠的臉色雖然是冷冰冰的，但說話還帶着三分客氣。

「我——」何善祥的身子瑟縮了一下。「你們怎會在這裏的？」

陡地，他怒視着扶着他的妻子的洛成。「阿成，是你——」

洛成慌忙辯白道：「老闆，我……見你快靠晌午了，還未回店，老闆娘又要我們去找你，我——便跑來這裏……發現你暈倒在……她的身上，握着她的脖子，她……咽了氣……我着慌之下，便跑回去想告知老闆娘……却在大街上遇到閻隊副…便……」

何善祥聽洛成說到這裏，陡地駭恐地大叫一聲，一張臉煞白，瑟縮在床角，一個身子抖顫着，瞧着碧玉那具裸體！

直到現在，他才發覺到，碧玉已咽了氣。

而且，瞧她那副死相，乃是被人扼着脖子，窒息致死的！

倏地，他回想起自己「醒」過來時的情形，禁不住嘶叫起來：「不，不是我殺死她的！我沒有殺她！」

「何老闆，在場的人——包括你太太在內，都看到你剛才暈倒在你這位新寵身上的情形，你可是緊扼着她的頸脖，而她也是被扼致死的，事實俱在，你還一口否認？」閻德誠搖搖頭，說道：「人命關天，請恕我要公事公辦！」

「閻隊副，那確實不是我殺的啊，她是我的人，我爲什麽要殺她！」何善祥在情急驚怒之下，忘記了自己身上只是光溜溜，只用一件衣服遮掩住那「不文」的部位，大叫着撲下床。

身子一動，那件衣服翻跌下去，那部份立刻「醜態」畢露！

有人忍不住掩嘴失笑起來——那是兩個偵緝隊員。

也難怪那兩個偵緝隊員會忍不住笑出來的，要知道像何善祥這種有錢有面的生意人，平時總是一副體面樣子，幾曾在人前表露出一絲一毫的失態來，如今却是醜態畢露，平時那種尊貴體面之態盪然無存，那簡直是兩個極端，看着他眼前的醜態，想想他平日穩重體面的樣子，很難忍得住不笑。

何善祥慌忙地一把抓回那件衣衫，往身上遮掩！

他的妻子這時只是坐在一張櫈子上哭泣。

想到丈夫因爲殺了人而要受到法辦——極可能是判死罪，雖然丈夫在外面瞞着自己玩女人，但與從此可能會失去丈夫比較起來，那還是可以原諒的，因之，她爲丈夫殺人犯法而驚怕，不由難過得哭泣起來。

這就是那時代的婦女——心中只有丈夫、兒女與家庭，縱使委屈一點，也甘心忍受，這可以說是那時代的婦女的一種悲哀。

「何老闆，請你別大叫狂喊的，那洗脫不了你殺人的罪嫌！」閻德誠似乎對於床上碧玉那具裸體有興趣，雙眼不時看一下碧玉那裸露的下體——下體及床單上，沾了不少污穢。「我們看到的是：你扼死了那女子！從剛才你暈倒在她的身上的情形看來，任是誰也可以想像到，因爲那女子不肯依從你，你便用強，結果……你得了手，那女子在羞憤之下，大概抓住了一根早已收藏在床上的木棍，向你頭上打擊，你在負痛之下，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便狠命扼住她的頸脖，大概你也不是存心想扼死她的，但在憤怒之下，失了控制，結果，她被你扼死了，而在臨死之前——大概是奮起了最後的一點氣力——無情之力，一下將你擊暈吧，而她也在那刹那氣絕身亡！」

「不！不是這樣的！」何善祥嘶聲大叫，那樣子就像一個遇溺快滅頂的人一樣，發急惶亂地伸手亂抓，希望抓到一根救命的木塊那樣，毫無意義地揮動着雙手。「我根本就沒有扼着她的脖子！也沒有與她……她也沒有反抗，我是在向她……的刹那，忽然被人在後腦上用力擊了一下，便暈了過去，以後的事情，都不知道……是那個擊暈我的人，姦殺了碧玉，然後擺佈成我姦殺的樣子，讓我背黑鍋！」

「何老闆，這只是你的一面之詞，在這種情形之下，很難令人相信，除非有人證明確是如你所說的那樣，否則，現場證據對你很不利！」閻德誠冷靜地說，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

事實上，人命關天，也不到他賣交情，非要公事公辦不可，否則，只怕他也不得了。

「何老闆，你說謊的本領太差了！」一個叫麥錦昌的偵緝隊員插口說道：「你不是說，你沒有與你那位橫屍床上的新寵幹過那回事麽？但我們都看到，你的那根話兒上，沾了不少污穢，你若不是幹過……怎會沾上的？」

何善祥聽麥錦昌那樣說，也顧不了露醜——反正已出過醜了，忙拿開遮在身上的衣衫看一下，果然看到自己的那話兒上，沾了不少污穢，而且，有些少還是腥紅的，那大概是處子的落紅吧，而碧玉正是一個處子，再往床上的碧玉瞧去，她的下體上也有些許落紅，床單上更是星星點點，觸目得很。

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寒氣，一時間也迷惘起來；自己若是沒有與碧玉幹那回事，怎會沾上那些穢物與落紅？他幾乎相信自己眞的幹過！

看到何善祥瞧着自己的「話兒」發怔，麥錦昌冷冷地說道：「何老闆，看清楚了吧？沒話說了麽？」

何善祥却忽然像中了邪般狂叫起來：「不！那是殺死碧玉的兇手在姦殺了她之後，乘我暈倒時，弄在我……上面的，你們怎麽不相信我啊！」

停頓一下，又嘶叫道：「我——我想起來了，我正要與碧玉幹那同事時（這時，他爲了洗脫自己的罪嫌，什麽羞恥也不顧了），忽然聽到一個聲音說：『一條老柴壓海棠』！我吃驚之下，回頭望去，後腦上便挨了一下！」不自禁地伸手摸一下後腦，果然腫起一大塊，隱隱作痛！

「何老闆，我不是不想相信你的說話，但眼前却很難令人相信，因爲所有的證據及咱們看到的，都對你極之不利，除非我們可以在這間屋子內找到一些對你有利的證據，否則……」閻德誠裝出同情的樣子，嘆了口氣。

事實上，他也不希望何善祥是殺人兇手，因爲何善祥若是被判定有罪，那麽，以後他便少了一條「財路」，對他來說，那是一種損失！

「閻隊副，你一定要相信我說的話！」何善祥帶哭地說。「就算她不肯與我——我也不會殺她的啊！我有的是錢，我可以再找別的女子啊，我犯得着殺死她，犯上殺人死罪麽？」

他這一番話，倒是有點道理。起碼，閻德誠就這樣認爲。

因爲他知道，像何善祥這種有錢的「大爺」，確是犯不着爲了一個女人的不順從而殺人，有錢人是不會幹這種蠢事的，那不但會身敗名裂，而且，也不可能再風流快活，換轉是他，也不會這麽蠢！

天下間又不是只得碧玉一個女人，有錢，還怕沒有女人！

「閻隊副，求你相信善祥的說話，他連殺鷄也不大敢，怎會有胆去殺一個人，他不會殺人的啊，他說的是眞的！」何善祥的妻子爲了丈夫不會被當作殺人兇手，已不計較丈夫瞞着她在外面有女人這回事，哭叫着撲倒在閻德誠的面前。

閻德誠慌忙扶起她。「何太太，妳放心，我們一定會小心辦理這件案子的，决不會草率，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有利於何老闆的證據。」

「閻隊長，你一定要帮帮忙，救救善祥啊，我夫婦不會忘記你的大恩大德的。」何善祥的妻子雖然被扶起來，仍然連連作勢向下叩頭。

閻德誠眞怕何妻會說出一些碍耳的話來，忙說道：「何太太，只要何老闆不是兇手，他一定會無罪的，我們也會盡力去偵查，妳放心吧。」將何妻扶回那張櫈子上坐下來。

接回身對一個偵緝隊員說道：「林樹，過去拿件衣衫將那條屍體遮蓋起來！」

那個叫林樹的偵緝隊員答應一聲，走向床前，從地上檢起一條薄薄的大紅緞面薄被，將碧玉的裸屍遮蓋起來。

這個碧玉，也算可憐了，十九歲便要賣給人作妾（還不是名正言順的），想不到却落得如此悽慘的下場——被人先姦後殺！

「何老闆，請你也穿上衣服吧。」閻德誠轉對狀似痴呆的何善祥說。

何善祥什麽也沒有說，動作遲緩地胡亂檢起兩件衣衫褲子穿上。

「何老闆，請你同隊部一趟，以便我們對這宗命案進行偵查。」閻德誠可不管何善祥同意與否，事實上也不到他不同意，因爲他是唯一的兇嫌，偵緝隊有權拘押他，接受偵查。「楊杰、趙廣，將何老闆帶回隊部！」他回頭對另外兩個隊員說。

那兩個隊員答應一聲，很客氣地將何善祥「請」走。

何妻眼見丈夫被兩名偵緝隊員帶回隊部，哭叫着要撲過去將丈夫扯住，但却被另一名偵緝隊員麥錦昌拉住。

何妻呼天搶地地掙扎着，麥錦昌幾乎拉不住她，幸得洛成在旁相帮，總算按住了她。

出了命案，那自然驚動了附近的人家，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件事，屋外一直圍攏了一大羣人，都在議論紛紛，要不是有兩個偵緝隊員在門前守着，那些人早已湧進了屋內。

當他們一眼看到何善祥被押出來，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驚訝的呼叫聲。

何善祥一顆腦袋垂得低低的，要是脚下有一條縫，他眞會一頭鑽下去。

他本來是一個有錢有面的人，想不到禍從天降，叫他怎有顏面去見人！

不少人都像看熱鬧般，跟在後面，指指點點的，一直跟到隊部！

那自然引起沿途的人的好奇，結果，走到隊部時，足足跟了有數百人。

但也有大部份人仍然圍在那間屋子前，他們都想打聽到多點消息，好在人前談說誇耀一番。

× × ×

「洛成，你扶何太太回去歇一歇吧。」閻德誠對洛成說。

何妻却哭叫道：「閻隊長，你一定要帮忙啊，善祥他不會殺人的，都是那個賤女人害了他，我求求你……務必查個清楚明白啊！」

閻德誠盡管心中厭煩，但表面上却不得不說道：「何太太，我不是說過了麽？只要何老闆眞的沒有殺人，我們一定會竭盡全力，爲他開脫的！你先回家去吧，以免阻碍了我們的偵查！」

最後那句話起了作用，何妻強抑住哭泣，說道：「閻隊長，辛苦你了，只要善祥能够無罪開釋，我們闔家上下都不會忘記你的大恩大德！」

閻德誠連連示意洛成扶何妻走出去。

送走了何妻之後，他吁口長氣，馬上吩咐那兩位留下來的偵緝隊員——麥錦昌與林樹，立刻在屋內展開搜查。

他自己也加入了搜查。

屋裏屋外，他們都搜遍了，甚至連那些箱箱櫃櫃也打開來看過，一點發現也沒有，要是那些箱櫃有被翻搜過的痕跡，那便證明有人潛入屋內，那對於何善祥來說，是極有利的證據。

但是任何有利於何善祥的證據也找不到。

直到他們的肚子餓得咕咕叫。他們才省起，還未吃中午飯，閻德誠掏出懷錶來



看一下，已經是午後兩時多了，看看沒有什麽地方好搜的了，於是，他便吩咐麥錦昌與林樹跟他到外面去吃飯。

走到大門，他才省起守在門外的兩名隊員一樣未吃午飯，便吩咐其中一個看守着屋子，另一個跟他們到附近的飯店去，買些吃的帶回來，與那個隊員一同吃。

閻德誠之所以這麽「落力」地搜查，主要是想找到證據，洗脫何善祥的罪嫌，何善祥在感激之下，一定會給他好處的，而且不會少，他就是念着這一點，才那麽「廢寢忘餐」地偵查。

× × ×

那宗姦殺命案在不到一日之間，便轟傳了整個柳州城。

自然的，也就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了。

何況，何善祥還是一位頗具名氣的富商，不少人都認識或聞過他的大名，那就更加引起了人們對這件命案的興趣了。

而各種各樣的傳說滿天飛，不少是含有幸災樂禍，極之粗俗下流的傳說。

總之，何善祥若是聽到那些傳說，就算不被活生生氣死，也會感到顏面全無，不敢露臉再見人。

編造出那些傳說的人，多少有幾份妒忌的意思。

這是一種人的劣根性。

有句俗話說：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何善祥雖然涉嫌扼死了自己的新寵——碧玉，被關押在偵緝隊部內，來何家探問的人，絡繹不絕。

這就是錢的魔力。

有錢，你本來是一個六親斷絕的「寡人」，也會有人向你攀親認戚的！

這就是爲什麽有錢的人家親戚朋友特別多的原因。

何大老闆雖然涉嫌殺了人，但還未定罪，而何家也不會因爲何大老闆的事而變得一落千丈，仍然是有錢人家，所以，平時與何家有交往的人及親戚，自何妻回到家中後一直到晚上，來探望的人沒有斷絕過，幾乎比昨天做大壽時還要「熱鬧」！

當然其中有些人是想打聽「最新消息」，以便在人前誇耀自己的消息靈通，顯示自己是有「本事」的人的！

人們對於這一宗命案，每一天都流傳着新的傳說，有些甚至是荒誕得讓人一聽便知道是胡謅出來的。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人們對於這宗命案的好奇心，也逐漸減退，有些人甚至忘記了這件轟動一時的姦殺案。

但這一日，却又掀起了人們的狂熱談論。

原來這一日是宣判那宗姦殺命案的嫌疑犯何善祥是有罪還是無罪！

這一日，距案發的當日，恰好是半個月。

這半個月以來，負責偵辦此案的閻德誠可謂竭盡全力地去偵查了，因爲他在這段期間，先後暗中接收了何妻二次給與的好處。

有錢使得鬼推磨，受了人家的好處，自然要有所表示，可惜，他不能隻手遮天，在他的上頭，還有不少人物，而對於裁判何善祥是否殺人兇手，那可不是他份內的事，他也沒有這種權力。他的責任只是偵查此案的綫索，證明何善祥是否兇手的，可惜，他一直偵查不到一絲半點足以證明何善祥不是兇手的證據。

換句話說，那就反證了何善祥是殺人兇手。

對於這一點，閻德誠只好說一聲「抱歉」，因爲他已盡了力。

若是兇手眞的另有其人，那只怪何善祥命蹇時乖，碰上了一個如此精明狡猾的兇手，連一絲足以反證的綫索也沒有在現場留下來，以至他只好揹上這隻黑鍋。

判決的告示終於在城內外的各當眼處張貼出來，宣判何善祥是姦殺女子江碧玉的兇手！並且，定了在下月廿三在城西的舊較塲處決！

這麽一件大新聞，全城的人都爲之哄動了，到處都可以聽到有人在談論這件事情。

何妻在聽到這個消息時，驚痛悲絕，昏厥過去。

四名兒女也慟哭起來。

一時間，何家之內一片愁雲慘霧！

何妻被救醒後，哭叫着要撲下床，去找閻德誠求告，放回他的丈夫，却被幾個女親按扯住。

何善祥最大的兒子今年也有二十歲了，而且受的是學堂教育，人也比較有主意，他抹乾眼淚，決定到偵緝部去問個清楚明白，爲何判決父親是兇手。

就像一陣風般，他衝出了大門，直往偵緝隊部奔去。

一路之上，不少人認出他就是何家的大少爺，自不免對他指指點點的，令到他很不好受，但爲了父親，他咬牙忍受着別人的指點與異樣的目光，將頭盡量垂低，不會那樣容易被人認出來。

他走得又急，頭又垂得那麽低，很易會撞上別的人，而他也幾乎幾次撞上人。幸好他年輕反應快，動作也快，所以，都險險避過了。

但這一次，他還是一頭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是在一個轉角處撞上那人的。

當時那人也走得很急，各自從相對的轉角處走出來，冷不防之下，便撞上了。

其實，那也說不上「撞上」，因爲對方在快要撞上的刹那，居然還能够身子往外一個偏旋，閃避開去，同時伸手一把執住何大少爺的手臂，阻止了他往前搶跌出去。

這人好快的身手及反應。

何大少爺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自然懂得禮貌，雖然心急趕去偵緝部，但他還是停下來，朝那個人點頭說道：「對不起，剛才差點撞上你。謝謝你。」

那人是一位年約三十出頭的男子，雖然一身皮膚黑黑的，但却很精壯，特別是那雙閃亮的眼睛，與人一種精明的感覺。

他的樣貌雖然說不上英俊，但也不難看，給人一種平易的感覺，教人不期然對他生出一份好感來。

「唏，別那麽說。」那人說道：「我也走得太急了。若說對不起，我也要向你說一聲。」

忽然，那人訝異地看着何大少爺臉上

殘留的淚痕 好奇地道：「小兄弟、發生了甚麽事情 走得這麽急？」

何大少爺不知怎的 居然對那人生出一種莫明其妙的好感來 甚至忘記了自己正要趕到偵緝部去找閻德誠、不由自主地說道：「我……家確是發生了不幸的事情，我父親被關押在偵緝隊部內。」

「小兄弟，你父親犯了什麽事了？」那人的臉上露出一抹關懷之色來。

這更令何大少爺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感覺 一直以來 他在外面聽到及看到的，都是對他家不利的傳說及那幸災樂禍與妒忌的目光，幾曾有人對他如此關懷及同情？因此 他對那人生出一種欲對之傾訴的衝動來。

「他們都說我父親……殺了那個女人……但我相信父親不會殺人的 他犯不着要殺那女人啊！」

那人忽然雙眼一睜。「小兄弟，你的父親就是那個……何善祥？」

何大少爺瞪了那人一眼 憤然地道：「你也與那些人一樣 認爲我父親是兇手嗎？」

那人正想說話 何大少爺又說道：「我還以爲你與那些鄙俗的人不同，原來你也是那種淺薄的人！」說完掉頭便走。

那人怔了一下，却及時伸手一把將何大少爺抓住。「喂 你聽我說 我是昨天才來到柳州的，先一會看到那張判决的告示，才知道那件命案的事 那都是聽旁人說的 雖然判决告示已出，說的人又言之鑿鑿 但我不會因此而幸災樂禍 認定你父親就是殺人兇手。」

「那麽，你是不相信我父親會殺那個女人了？」何大少爺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聽得入耳」的話，一時間將那人視作知己、恩人！

「那又不是，」那人和善地笑笑說道：「小兄弟，我很明白你此刻的心情的，也替你感到難過，可惜已經判决了，幫不了你。」

「但我知道我父親不是兇手，他不會殺那個女人的！」何大少爺也不顧驚動了附近的途人 歇斯底里地大叫起來。「那個女人是我父親的人……我父親爲什麽要殺她？只因爲我父親暈倒在那女人的身上時，雙手抓住了她的頸脖，他們有沒有想到，人在暈過去的剎那，扼着的雙手是會無力地鬆開的？他們爲何不相信我父親的說話，被眞正的兇手擺佈成那樣的！就因爲找不到一絲一毫反證我父親不是兇手的證據，便證明我父親是兇手？他們有沒有想到 是他們太無能了，他們判處我父親是兇手，那只會讓那個眞正的兇手躲在暗處，開心地大笑 而我父親則含冤而死，死後也要揹上一個殺人的罪名！」

「天啊……」他仰天揮舞着雙手嘶聲大叫：「有沒有天理的啊……」

他似乎已瘋了！

附近店舖內的人及途人，都紛紛圍上來看熱鬧 剎時間便圍了一大羣人、其中有人認出何大少爺 剎時議論紛紛起來。

「想不到啊！何家不知作了甚麽孽，老子姦殺了新寵，兒子看來也瘋了．莫非他家做了甚麼傷天害理的事這是報應？」

「他這麽大叫有甚麽用？要是有天理，爲何那麽多惡人及爲富不仁的黑心鬼，都不會遭到報應？」有人憤然說。

「判决告示已出了，還有什麽好說的，七月廿三，他的老子免不了要吃一刀或是一顆黑棗兒（子彈），他這麽當街大叫，只會丢人現眼，唉——」

「你們走啊！你們都不是人，只是一羣瞧着別人受苦便幸災樂禍的鬼！我憎恨你們！我恨不得殺光你們！」何大少爺這些日子以來一直承受着外間的嘲諷與鄙視責難的重壓 終於，承受不了，整個人崩潰了！嘶叫着，衝出人羣 揮舞着雙手一直往前狂奔。

那人猶豫了一下，也衝出人羣，追下去。

對於何大少爺，不知怎的，對他有一份好感，大概是他在幾乎撞上他後、對他說的那句道歉的話的原故吧，像這麽一個懂禮貌的年輕人，若是任由他崩潰，不可收拾以至幹出甚麽傻事來，那太可惜了，這就是他要追下去的原因。

× × ×

追了幾個街口，終於追上了何大少爺，一把拉住他，那人說道：「喂，別這樣，冷靜一點，你這樣不但救不了你父親，反會被人當作笑柄！」

何大少爺却極力掙扎着，但怎麽也掙不脫那人的手 嘶聲大叫着道：「放開我、我不想見到你們這些人，你們都給我滾啊！」

那人嘆口氣，說道：「別這樣，來，咱們找個地方坐下來，你將事情的始末說一遍，或許我可以帮你忙。」

「眞的？」何大少爺喜極地伸手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臂，就像一個遇溺的人忽然抓到了一塊可以救命的浮木一樣，用力地搖撼着。「你相信我父親不是殺人的兇手麽？」

那人皺了皺眉頭，顯然被何大少爺抓痛了，但却沒有說出來，吸口氣，放緩了聲音說道：「聽着，你要我相信，起碼也要讓我知道，事情的詳細情形，那樣，我才能想出辦法，幫你忙。」

那人這樣說，是不想再刺激何大少爺，以免他因此而瘋了，像他這樣子，只有用好言來安慰他，開解他，那才能讓他激動的情緒平復下來，那就像對着一頭發怒的狗一樣，只有輕輕地順着撫摸狗毛，才會令到那頭狗息怒，若是再激怒牠，只會令牠狂怒地撲噬攻擊。

何大少爺的情緒果然被那人的話「弄得漸漸平復下來，眼中那種瘋狂般的異光消減了很多、語聲也不那麽歇斯底里了，就像一個小孩子看到了大人對他的承諾那樣高興，天眞地說道：「我說、我一定對你說，將知道的都說出來，你聽了之後，一定會相信我父親是無辜的，被那個眞正的兇手嫁禍的！」

「好吧，咱們找個地方坐下來，慢慢說。」那人輕拍一下何大少爺的肩頭。

「來，我帶你到一處清靜的地方去，那裏沒有那些討厭的人，好麽？」何大少爺拉着那人就走，根本不管他同意與否。

那人很隨和地點點頭，跟着何大少爺走。

× × ×



「噢，我太失禮了。」何大少爺的情緒已完全平復下來，顯得頗有教養了。「我忘了請問你貴姓大名。」

那人笑笑，看一眼附近的景物——那些在風中搖曳有緻的柳樹，確是一個清靜的地方。「我叫蕭原。」他隨口說出他的姓名。

「蕭原。」何大少爺說了一遍，顯然沒有聽聞過這個姓名。

但聽聞過這個姓名的人很多，也知道蕭原乃是追捕手這種七十二行外的一行中，最有名氣的有名的追捕手之一，在「道」上提起他的「大名」，鮮有不聽聞其名的。

外號海角天涯的名捕手蕭原！

這些年來，死在他鎗下或是被他擒獲歸案法辦的巨盜悍匪，不知凡幾，那些爲非作歹，窮兇極惡的匪徒，聽聞他的大名，莫不心驚胆顫。

本來，蕭原是要去赴一個朋友之約的，而他這一次來到柳州，正是應那位朋友之邀，趕來帮忙那位朋友辦一點事的。

想不到却在路上遇上了何大少爺，若是換了另一個人，才懶得理會何大少爺的「瘋言瘋語」，放着正事不用去辦，却陪他到這裏聽他的「胡說」！蕭原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也因此，在這些年的追捕生涯中，他曾試過義釋那些情有可原的「盜匪」，也曾義助一些親人被匪徒殺害的人，將匪徒緝拿法辦。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也忘了請問你的大名怎樣稱呼。」蕭原在一棵柳樹下的石上坐下來。

「我叫何德彰！」何大少爺說，也在蕭原對面的一塊石上坐下來。

這地方乃是南門外的河岸地帶，平時，何德彰很喜歡到這裏來看書，喜歡這裏的清靜。

「我就叫你德彰吧。」蕭原很隨和地說：「現在，你將案發時的情形，詳細地對我說一遍。」

「蕭……」何德彰遲疑了一下。「我叫你一聲蕭大哥吧！好麽！」

不等蕭原答話，他已說下去：「蕭大哥，我首先對你說明、命案發生時，我不在那間屋子內，我對你說的，都是我聽母親及店中夥伴阿成說的。當時，他們都在那屋子內，他們都看到屋子的情形。及聽到我父親與閻德誠的說話。」停了一下，他又說下去。「蕭大哥，我不會爲了令你相信我父親是無辜的，而故意加添一些對我父親有利的話，我會如實地向你敍述出來的。」

「德彰，你說吧。」蕭原表示相信地拍拍何德彰的肩頭。

於是，何德彰就將由母親與洛成處聽到的話，原原本本地向蕭原說出來。

而在敍說之中，他強調：「蕭大哥，那女人是我父親在外面新納的新寵，只是瞞着我母親那樣做的，你說，他怎會幹出這種蠢事來，令到自己身敗名裂，也將醜事張揚出去，令到我母親知道？」

停了一下，又說道：「再說，那女子既然答應了跟我父親，她怎會……不願與我父親……還有，我父親曾說，他是在聽到一聲：『一條老柴壓海棠』這句話，吃驚之下，想扭頭看一下是什麽人潛入了房內，後腦上便挨了一下，暈厥過去，以後的事，他便什麽也不知道了。偵緝隊的人爲什麽不相信我父親的說話？他們都是一班飯桶！查了這麽久，竟然連一點有人潛入過房內的痕跡也查不到，以致無法證明我父親說的是眞話，被判决是殺人兇手！」他的神情頗爲激憤。

而他在覆述時，自然不可能詳細地向蕭原說出命案現場的情形，因爲有些情形是很難說出來的，特別是母親對兒子來說，那太難爲情了。不過，重要的，都對他說了，所以，蕭原雖然對那宗命案當時的情形了解得不太詳細，但重要的情節，他都知道了。

聽完之後，他思索了一下，隱隱感到這宗命案有幾個疑點。

第一點：誠如何德彰所說，何善祥既然是瞞着妻子在外面納新寵，那麽，他自然怕會被妻子知道，當然不會生出事端，令到事情張揚出去，被妻子知道。換句說，就算那個女人——碧玉不從，他也不會出此「下策」，殺死那女人，以致令到醜事張揚出去，被妻子知道，自己也身敗名裂，像他們這種有錢人，實在犯不着爲了一個女人而幹出這種蠢事。有錢還怕會沒有女人？

第二點：憑他多年豐富的經驗，知道在一般的情形之下，一個女子在被扼至快要窒息的時候，根本不可能迸發出那麽大的氣力來一擊將扼着她的人打暈，試問，既然連掙脫的氣力也沒有、又怎有氣力去擊暈對方？

第三點，縱使那女人有氣力將對方擊暈，被擊暈的人也不可能在暈倒時，恰好壓在死者的身上，一點偏移也沒有，而最大的破綻是，死者被壓在身下，無論是從左邊或是右邊執着物件擊打對方，絕不可能擊在對方的後腦上，只能夠擊在對方的左右頸側上，那麽，被擊暈的人就會倒在死者的左右兩邊，决不可能正正壓在死者的身上的。

第四點：何善祥既然能夠說出那句「一條老柴壓海棠」這句話，不大可能是臨時胡謅出來的，像何善祥這種從未經歷過什麽驚險的人，在驚慌之下，反應及思想决不可能會這麽快捷，換言之，那句話極有可能是擊暈他的那個人說的，也就是說，兇手眞的另有其人。

就憑這四點疑點，偵緝隊的人也不應該貿然認爲何善祥是兇手，這似乎有點草菅人命！

不過、他知道那時候當差吃糧的，沒有多少個是盡責秉公的。他們爲了向上頭交差，有時候說不得只好昧着良心、明知事情是有疑點，但在無法找到佐證的情形之下，爲了向上頭交待，只好坐實那人的罪行。

遇上這種情形，當事的人只好自嘆倒霉命乖了。

既然發現了那四點疑點，蕭原便决定帮忙何德彰，替他的父親洗脫罪嫌。

他就是這麽樣的一個人。

一個可說是多管「閒事」的人。

這也正是他富有正義感的表現，他認爲是應該管的，便不計利害地去管。

不過，他這麼做，也是爲了何德彰，不知怎的，他很喜歡這個年輕人，大概是他有錢而又沒有富家子弟的那種輕佻淺薄，驕凌之氣。他不想這個年輕人因爲父親的事而毀了自己，這也是他爲什麼會寧可失了朋友之約，也跟他來這裏，聽他傾訴的原因。

× × ×

「蕭大哥，你相信我說的話麼？」何德彰緊張地看着蕭原，等他回答。

蕭原溫聲說道。「德彰，我要是不相信你的話，也不會跟你到這裏來，聽你說話了。」

「那麼，你也相信我父親是冤枉的了？」何德彰驚喜萬分地看着蕭原。

「德彰，你聽我說。」蕭原伸手按住他的肩頭。「我相信你，並不等於相信你的父親是無辜的……」

「蕭大哥，我還以爲……」何德彰一臉失望之色，憤然將頭扭過一邊。

「別這樣，你聽我說。」蕭原急急說道：「從你剛才所說的話中，我已經發現了幾點疑點，令我懷疑令尊可能是被人嫁禍的，我決定幫你查一下，希望能夠找到證據，證明兇手是另有其人，洗脫令尊的罪名。」

「蕭大哥，你肯帮我父親？」何德彰霍地跳起身，緊緊地抓住蕭原的手臂，就像抓住了救命的東西一樣，生恐一鬆手，便失去了般。

蕭原拍拍他的手背，肯定地說道：「我說過帮你，便一定帮你，不過，我要事先向你聲明一句，我會盡全力去找綫索，至於能不能夠找到足以證明令尊是無辜的證據，我就不敢保證了。」

「蕭大哥，你一定可以找到證據的，一定可以！」何德彰用力地搖動蕭原的手臂，眼中充滿了熱切的希望。「自從我父親被偵緝隊關押起來，沒有一個人肯幫我們。只會說些假惺惺的說話，我知道他們是恨不得我父親被判有罪，那麼，他們便可以將我家的生意分佔吞掉，蕭大哥，你是一個大好人，我……我不知怎樣感激你才是。」

蕭原直視着何德彰，正容地說道：「德彰，不要那麼憤激，也不要那麼輕易相信別人。特別是在這種時候，說不定，有那些覬覦你家的生意的人，會乘虛而入，向你故示恩惠，而我，就是那些人中派來的……」

「不！你不會是那種人！」何德彰打斷了蕭原的說話，堅定地說：「我看得出來，你是一個好人，打從我遇上你的那一刻，我便看出，你是一個好人！」

「老弟，你知道我的來歷，以及幹什麼的麼？」蕭原搖搖頭道：「不知道，是麼？」一頓，又說道：「看人，千萬不要憑一個人的外表去判斷一個人的好壞，那會吃大虧的！」

「蕭大哥，謝謝你對我的忠告，我會記得你的話的。」何德彰感激地說道：「不過，我仍然相信，你不會是那種不安好心的人！」

「好了。」蕭原將他按回那塊石上。「你想不想知道我是幹什麼的？」

「當然想知道！」何德彰好奇地看着蕭原：「不過，若你不想說，我也不會免強的。」

「老弟，你聽說過『捕手』這種行當麼？」蕭原看着何德彰。

「沒有。」何德彰搖搖頭，眼中好奇之色更濃。

「捕手就是專門以緝捕地方上通緝的匪徒罪犯，靠拿取獎金爲生的那種人。」蕭原只好加以解釋。

「那不是很危險麼？」何德彰敬慕地看着蕭原。「蕭大哥，你一定是個很出色的捕手了。而且，功夫也很出色。」

蕭原笑笑，說道：「那些被通緝的匪徒罪犯，都是窮兇極惡之徒，要緝捕他們，自然很危險了。德彰，你太讚奬我了。我還不是與別的捕手一樣……」

「不！」何德彰固執地說：「我感覺得到，你不是一個與別的捕手沒有分別的人，是一個不尋常的人。」

忽然，他低叫了一聲，像是省起了什麼，急急說道。「蕭大哥，我差點忘了一件事，我說出來，你不要生氣啊！」

蕭原隨口問道：「什麼事？」

「蕭大哥，你既然是以靠緝捕那些通緝犯，賺取賞金爲生的，那麼，我不能夠白要你帮忙……」他看到蕭原似乎想說話，急急擺手阻止他。「蕭大哥，我明白你想說什麼，你聽我說，我不是瞧不起你，那只是我……的一點心意，你一定要接受的。」

蕭原爽快地說道：「好吧！既然你那麼說，我也不推卻，不過，我却有一個主意，你若是答應依我的主意去辦，我便答應收受你付給我的酬勞。」

「你說吧。要是能够辦得到的，我一定答應。」何德彰說。

「我想將你付給我的酬金用來作施贈棺材給那些孤寡無依，或是窮得沒有錢買棺殮葬親人的窮苦人家，你不會辦不到吧？」蕭原看着何德彰。

何德彰馬上點點頭說道：「當然辦得到！」停了一下。敬重地道：「蕭大哥，你的心腸這麼好，眞令人感佩，要是我父親能够無罪開釋，我也要像你一樣，施贈出一批棺材，也算做點好事。」

「老弟，你能够有這種善心，我很高興。」蕭原拍拍何德彰的肩頭。「其實，若是力能所及，做一些善事，那不但積福積德，自己也會感到開心的。」

「蕭大哥，我好高興認識了你。」何德彰敬重地看着蕭原。「要是我有一位像你這樣的兄長，多好啊！」

「咱們雖然不是兄弟，但也算是朋友了，也是一樣的。」蕭原說着站起來，伸伸腰，說道：「回去吧，我還要去見一位朋友，若有什麼事情，或是查到一些什麼，我會去找你的。」

一頓，又說道：「老弟，請你將府上的地址說出來，以便我去找你。」

何德彰便將地址說出來。

分了手，蕭原便急急地趕去找他的朋友。

× × ×

蕭原這位朋友乃是以前的一位「同行」，由於年紀相若，加上又是「出道」不久，因此，兩人頗談得來，也曾聯手合作



過幾次，所以交情不錯。

但這位朋友在六年前「金盆洗手」，不再幹「捕手」這種兇險玩命的生涯，改行在柳州一家貨棧做事，其間，也有書信聯絡，個多月前，他在捕捉了那頭「白頭狐」之後，趕到柳州與一個趕來的朋友相會時，也曾順便去探望過這位朋友。那時，那位朋友已對他說，他可能會在今年內結婚。

想不到半月之前，忽然接到這位朋友捎來的一封信，信上說已經定了在這個月底——農曆二十九日結婚，請他務必趕來帮忙一下——做他的伴郎。這是一生人中的一件大事，他又是一個很够「朋友」的人，加上又有空，便立刻趕往柳州，昨天他已見過那位朋友，今日，那位朋友相約他到一家茶樓去吃飯，順便談說一下結婚的事，想不到他在趕去那家茶樓的途中，遇上了何德彰，以致延誤了赴約的時間。

巧的是，在趕往那家茶樓的路上，遇上那位朋友。

原來，蕭原那位朋友在茶樓內久候不見他來，心焦之下，以爲他在路上發生了什麼事，便急急趕往他住宿的地方泰安旅店找他。

他這位朋友名叫程錦鵬。

而他由於以前幹的職業的關係，在柳州認識不少偵緝隊上的人。

蕭原在躭誤了那麼久的時間後，仍要去找這位朋友，就是想利用他的關係，到偵緝隊去再詳細了解一下何善祥那位新寵被姦的命案的詳情。

## 慨諾相助　追查證據

程錦鵬在聽了蕭原的話後，一口答應帶他去找偵緝隊的閻德誠。

他與閻德誠有一點交情。

而他本來還有一點事急着要去辦的，但他知道蕭原的脾性；所以答應了帮忙，何況，這還是關係到一個人的生死，他是可以什麼也撇開的。以前，他不也是這種脾性，要不是被唯一的親人——親姐姐哭求他不要再幹那種兇險的「職業」，以免有個三長兩短，程家無後，他拗不過，才改了行，不然，他還不是與蕭原一樣。所以，他馬上帶蕭原去找閻德誠。

另一個原因是，他在聽了蕭原所說的四「疑點」後，也深以爲然，既然這件命案有那麼多的疑點，自然也引起了他的興趣，何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他也是一個有俠義心的人，不然。他以前也不會幹上「捕手」這一行（當然，幹捕手這一行的人，絕不是每一個都是俠義心的，其中也有唯利是圖的亡命之徒），因此，他爽快地答應帮蕭原這個忙，並說，若是要他帮忙的，只管說。

但蕭原却不想他直接參與這件事，以免影响了他的婚事。

在偵緝隊部附近的一家茶樓內坐下來，程錦鵬替蕭原與閻德誠介紹。

「原兄，這位就是偵緝隊的中隊副閻德誠兄。」

蕭原忙伸手握住閻德誠伸出來的手，含笑說道：「閻隊副，幸會。」

程錦鵬接着說道：「閻隊副，這位就是『追捕手』這一行中，大名鼎鼎的頂尖人物，我以前也曾對你說起過的，相信你也有所耳聞的蕭原兄！」

閻德誠聽完程錦鵬的話，刹時雙眼大睁，定定地看着蕭原，驚喜地嚷嚷道：「這位兄台就是大名鼎鼎，外號『海角天涯』的蕭原！」一頓，緊緊地握住蕭原的手，搖着說道：「蕭老兄的大名，怎會沒有聽說過，轟動南寧城的那宗姦殺案的兇手猛虎沙雄，不就是蕭老兄深入邊荒，將他擒捕押解回南寧法辦的麼？沙雄正法的那一天，兄弟恰好到南寧辦點公事，湊熱鬧看到那頭猛虎伏法的情形（有關蕭原深入蠻荒，捉拿猛虎沙雄的情節，請閱拙作「金沙灘」！），對於蕭老兄，兄弟是聞名久已。」

蕭原忙謙說道：「閻隊副，你太過奬了，……」

閻德誠截道：「蕭老兄，能够認識你，我很高興，來，難得有這個機會，咱們喝兩杯。」接扭頭吩咐一名伙計，送一瓶玉冰燒來，再來一碟燒鹵味，外加兩個炒菜。

互相敬了酒後，三個人便邊喝邊談起來。

嚼着一塊爽脆的鹵豬耳，閻德誠道：「蕭老兄來柳州，不是有什麼事要辦吧？若是看得起老兄弟，有什麼地方用得着兄弟帮忙的，只管說，不用客氣。」

「閻隊副，能够認識你這種朋友我很高興。」蕭原故意恭維閻德誠一句。「本來，我這次來到柳州，乃是來喝錦鵬兄的喜酒的……」

「哈哈，兄弟差點忘了，這個月廿九就是程老兄小登科的大喜日子，我前天已接到喜帖，嘻嘻，我先在這裏向你恭喜一聲。」一抱拳向程錦鵬拱了拱。

程錦鵬帶點靦覥地說道：「閻隊副，那天記得早點到，喝多幾杯！」

「一定，一定！」閻德誠嘻嘻笑着。「不醉無歸。」

蕭原替他斟了酒，說道：「閻隊副，我確是有點事情，要請你帮忙一下的。」

閻德誠正呷了一口酒，聞言之下，「骨」地將那口酒吞下肚，看着蕭原，說道：「蕭老兄，是什麼事情？若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不過，小弟位卑職微，恐怕帮不上什麼忙。」這就顯出他是一個老油子。

蕭原看着他笑了笑，肯定地說道：「你一定可以帮這個忙的。」

「那就說來聽聽吧。」閻德誠的語氣冷淡下來。

蕭原焉會聽不出來，但他裝出察覺不到的樣子，說道：「閻隊副，聽說何善祥那宗姦殺命案，是你負責偵辦的？」

「是啊。」閻德誠疑惑地看着蕭原，「你不是……」

蕭原截道：「閻隊副，你可否將案發現場的情形及何善祥所說的話，詳細地說一遍，我對這宗命案很有興趣。」

「你不是……」閻德誠思疑地看着蕭原，却被蕭原截口說道：「閻隊副，請你先說一遍好麼？」

閻德誠雖然有滿腹疑問，只好悶在心

中，先將那日在案發現場看到的一切，以及何善祥所說的話，還有他與兩名手下搜索的結果，這些日子以來偵查的情形，一五一十詳詳細細地向蕭原說了一遍。

「蕭老兄，你不是為了一時的興趣，才要小弟……」

蕭原截口打斷了閻德誠的話，說道：「閻隊副，你認為何善祥是殺死那個女子的兇手麼？」目光烱烱地瞧着閻德誠。

閻德誠被瞧得心頭有點發虛，喝了口酒，這才緩緩地說道：「蕭老兄，這件命案雖然其中有疑點，而且，說實話，兄弟也不認為何老闆會因為那個女子不從……他，憤而姦殺了她！換轉是兄弟，也不會那樣做。女人麼，有錢，何愁沒有！無奈怎麼找，也找不到一絲半點可以證明兇手別有其人的證據來，唉……在這種情形之下，兄弟實在束手無策，而上頭又催迫得很緊，只好憑着表面證據結案，送交上頭去判決。」

「這麼說，你也不是十分肯定何善祥是兇手了？」蕭原瞬也不瞬地眼看着閻德誠。

「就算我完全不相信他是兇手又怎樣？」閻德誠攤攤手，嘆口氣說：「我可不能徇私枉法的啊！何況，從表面上的證據，足以證明何老闆是兇手！」

「閻隊副，你想不想聽一下，我發覺到那件命案的四點疑點？」蕭原問。

「說來聽聽。」閻德誠滿有興趣的。

於是，蕭原便將在柳樹下聽完何德彰所敘的話後，想到的四點疑點，逐一向閻德誠說出來。

閻德誠聽完之後，雙眼睜了睜，一拍枱面說道：「蕭老兄，你眞厲害！當時，我便隱隱感到有點不對，但在一時間，又說不出來，如今聽你這麼一說，當時我感到的，大概也是一樣！」

「閻隊副，既然你也認為那四點疑點大有道理，那就足以顯示出，何善祥不可能是兇手！」一直沒有說話的程錦鵬忍不住開口說道。

「但這不能證明何老闆不是兇手！」閻德誠嘆口氣。「像這種命案，是要講證據的，而現場的證據都是對何老闆不利的，最糟的是，在現場及附近，根本找不到足以反證何老闆不是兇手的一絲半點證據來！況且案子已宣判了，就算何老闆是冤枉的，兄弟也無能為力。」

「但若是在處決何善祥之前，找到證據，證明兇手另有其人，一樣可以將他救出生天的！」蕭原說。

「蕭老兄，你不是在對我說，想替何老闆翻案吧？」閻德誠不可置信地睜大眼瞧着蕭原。

「閻隊副，你眞聰明！」蕭原故意讚他一句。「我正有這個意思。」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閻德誠仍然不相信地看着蕭原。「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啊！再說，那裏找得到證據證明何老闆是無辜的？」

「閻隊副，我絕對不是在說笑。」蕭原嚴肅地說：「既然你明知道那件命案有疑點，難道你忍心看着一個可能是無辜的人受害，而眞正的是兇手卻讓他逍遙法外嗎？」

「不想又怎樣？」閻德誠一再強調：「根本就找不到一絲半點的反證啊，兄弟可是有心無力！」

「不！」蕭原肅聲說：「只要你肯帮我，說不定會找到有用的證據。」

「怎麼個帮忙法？」閻德誠帶點好奇地問。

「很簡單。」蕭原說道：「在你來說，只是舉手之勞，只要你帶我到那間屋子去看一下。」

「這不成問題。」閻德誠聽說是如此「輕而易舉」的事情，便一口答應下來。「蕭老兄，你忽然要查那件命案，可是受了何家的好處？」

蕭原被閻德誠最後那句話說得心生反感，但又不便表露出來，畢竟，還有事求他，當下口氣有點冷冷地說道：「閻隊副，幹我們這一行的，靠的是捉拿到被通緝的匪徒後，拿取那份獎金過活，我這一次帮忙何家查這件案子，當然不會白幹，不過，我將何家給我的酬金，托何家替我施贈棺材給那些死後無棺殮葬的孤寡老人以及窮苦人家。」

閻德誠被蕭原這番不着痕跡的話說得臉上一陣發熱，雖然心中有點惱，但又不好發作，訕訕地笑道：「蕭老兄有這種憐貧的善心，小弟好生敬佩。」

「閻隊副，蕭兄，來，咱們喝了這杯酒，便到那間屋子去看看。」程錦鵬看出兩人的神態有點不大對勁，忙舉起杯子打圓場。

閻德誠拿起杯子，「蕭老兄，這一杯兄弟祝你馬到功成——找到證據！」心裏卻冷笑一聲：「哼，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能夠替何善祥翻案！」

蕭原雖然有點鄙視他，卻又不想得罪他，當下也舉起杯子，說道：「閻隊副，若是查到一些頭緒，你也有一份功勞，來，咱們喝了這一杯，祝咱們有所收獲。」

三個人都一口喝乾了杯中的酒，蕭原卻對程錦鵬說道：「錦鵬兄，你喜事在即，還有很多事要辦的，你先回去吧，我會抽出時間帮你忙的，總之，到了迎娶新娘過門那一日，我無論如何也會帮你將新娘子『搶』過門的！」

程錦鵬還想說什麼，卻被蕭原將他推出去。

×　×　×

那間屋子由於是命案發生的地方，所以，一直被有關單位封起來，未經批準，不得擅自進內。

大門上除了貼了封條外，也加了一把大鎖。

幸好，那是閻德誠親手鎖上去的，而他在案發之後，也曾幾次到屋子內查看，總希望有所發現——找到「反證」的綫索，可惜卻一無發現，但他的身上卻帶有鑰匙。

而那張封條，已經被他撕開了的。

開了鎖，推開大門走進去，在那間房內，閻德誠指點着，滿有耐心地將當時的情形向蕭原再說一遍。

而他特別着重說的是何善祥赤裸着倒壓在碧玉那具裸體上的情形。

蕭原在聽着，雙眼卻在房內掃視着，忽然，他說道：「閻隊副，你們都搜查過



這座屋子的所有地方了？」

「當然都搜查過了。」閻德誠有點不悅。「咱們甚至連那個馬桶也看過了！」

「有沒有查看前面天井大門兩邊的牆頭？」

閻德誠愕了一下，說道：「沒有啊！那個什麼好查看的？」

「閻隊副，說不定在牆頭上，找出兇手翻牆潛入來的痕跡。」蕭原說道：「你不妨想一下，何善祥在進入屋子後，不會不將大門關起來門上的，那麼，若有人要潛入屋內，便必須要從大門兩邊的牆頭上攀上去，然後翻入來。」邊說，他邊走出屋外，來到天井中，伸手指一下大門兩邊的牆頭。

閻德誠聽他這麼說，確是有道理，只好說道：「唉，我怎麼想不到，你說得對，咱們找張梯子來，登上去查看一下。」

結果，梯子找不到，只好將一張枱子搬到天井的一邊牆腳下，再放一張櫈子在枱面上，然後登上那張櫈子，察看起來。

這邊的牆頭上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痕跡，兩人便將枱子移到另一邊牆下，登上枱面上的那張櫈子，在牆頭上察看起來。

但反覆地看遍了，也看不出有人翻過牆頭時留下的痕跡，蕭原沒有說什麼便從櫈子上一跳跳下地，閻德誠不免有點「心涼」，正想說幾句奚落蕭原的話，但想了想，便噎住了。

他忽然想到，不宜與蕭原的關係弄得那樣僵，因為說不定眞的找到替何善祥洗脫罪名的證據，那時，他也可以算上一份——替何善祥出過力，那就可以向何善祥要些好處，想到這一點，他決定好好地與蕭原合作。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他也從枱面上跳到地上，吁口氣說道：「蕭老兄，牆頭上找不到什麼，或許，那『兇手』不是從牆頭上翻入屋子也說不定。」

「那麼，是從什麼地方潛入屋內的？」蕭原皺着眉頭，在屋子的內外東看看西瞧瞧。

「會不會是爬窗進來的呢？」閻德誠跟着蕭原，忽然指一下房屋左右兩邊的窗子。

蕭原立即搖頭。「閻隊副，除非那人會縮骨術，不然，只怕連小孩子也鑽不進來。」

原來，那兩面的窗子是有窗格子的，每一個木格子不到半尺寬，那確是連小孩子也鑽不進去的。

閻德誠不禁自嘲地笑笑。「我怎麼會看不到的。」一抬手拍拍腦袋。

忽然，蕭原一指瓦面上的天窗，說道：「閻隊副，會不會是從天窗上面潛入屋內的？」

閻德誠仰頭打量着那個天窗，不由說道：「既然不是翻牆進屋，窗子又鑽不進來，只有這面天窗可以讓人從外面潛進來，嗯，極有可能。」

停一下，又一掌拍在後腦上。「我以前怎麼沒有想到這個天窗上面！」

「閻隊副，咱們上去看一下。」蕭原說着便往屋外走去。

「沒有梯子，怎麼上去。」閻德誠邊跟着走，邊說。

「閻隊副，你忘了那張枱子麼。」蕭原一步走出天井便指了指牆邊的那張枱子。「來，咱們將它移到瓦簷下。」

將枱子移到瓦簷下，蕭原一按枱面，便躍上枱面上，再登上櫈上，肩胸以上便露出在瓦簷上面，這樣子是很難登上瓦簷上的，卻難不到蕭原，只見他雙手抓住內邊的瓦坑背，（兩片瓦接口處用泥灰堆砌起來的泥灰背），慢慢地發力，向上提升起身子。

這一手，非要有極大的臂力及內勁，不可能將身子提升起來。閻德誠在下面看着，不得不佩服蕭原的身手了得，他自問做不到。

蕭原終於翻上了瓦簷上面。

接着，他將閻德誠也拉上了瓦面。

兩人放輕了脚步，走到天窗前，蹲下來，察看起來。

「閻隊副，你看這邊！」蕭原忽然疾聲對閻德誠說，眼中發出光芒來。「這塊泥灰鬆脫了，有可能是被人在弄開天窗時，弄掉下來，又被放回去的，那表面上就看不出來了。」

閻德誠聞聲抬眼往蕭原手指的方向望過去，果然看到在天窗的左上角有一塊鬆脫的泥灰，雖然沒有從那個缺口上脫落下來，但卻有一條明顯的裂痕。

瓦面上，平時應該沒有人上去，換言之，應該不會裂了一塊的，除非有人將之碰裂脫落下來，因此，閻德誠看着，心頭不由跳動了一下。

「蕭老兄，你說得有道理，就算是貓兒打架，也不可能將那塊泥灰碰裂的，除非是人。」閻德誠也興奮起來。

「閻隊副，咱們總算沒有白費一番功夫，總算找到了一點破綻！」蕭原的雙眼閃着光，「咱們將天窗推開來，看看還發現些什麼。」

「好！」閻德誠抖擻精神，幫着蕭原將那面天窗推開來。

「閻隊副，你看，這是不是被人用手抓攀過留下的痕跡？」蕭原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興奮，指着那個窗洞上邊沿的一條橫木。

閻德誠不用蕭原說，他亦已看到了。

——那條橫木上，由於積了些塵，所以，其上赫然留下了極之清晰的印着幾道指痕。

「天！」閻德誠內疚地叫了一聲。「要是我早發現這些痕跡，何老闆就不會被判決是兇手了！」

那幾道清晰的指痕，絕無疑問，是有人抓攀過留下來的，而留下那些痕跡的人，絕無疑問，是從天窗上潛入屋內去！

「若說潛入屋子內的人是個小心謹慎的人。他確夠小心的了——弄脫了一塊泥灰，也小心地放回缺口內，可惜他百密一疏，沒有抹去這些痕跡，這大概就是俗語所說的天網恢恢吧。」蕭原帶點感喟地說。「否則，就眞的沒有天理了。」

「但這仍然帮不了何老闆什麼忙。」

閻德誠蹙着眉說：「這只能證明有人潛入屋內，但卻不能證明，姦殺了那個女人的兇手，就是潛入屋內的人，上面那些『大人』可以說：說不定那是在命案發生

後，那人才潛入屋內的，想偷些財物，那些『大人老爺』都是佔着茅坑不拉屎的東西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除非有確實的證據——抓到那個兇手 否則 我就算據實報上了去 他們也會駁回下來的 說不定，還會撤了我的差事！」

對於閻德誠說的這些話 蕭原深有同感 因為他以前曾與那些大老爺打過交道，深知那些「大人們」的脾性 所以 他也頗有感觸地說道：「閻隊副 這一點，我是知道的 雖然不可以就此可以替何善祥翻案 但起碼也證明了一點 確是有人潛入屋內 而何善祥所說的話 就有極大的可能是真的！換而言之 兇手可能另有其人。」

閻德誠點了點頭，說道：「我也這樣認為。」頓一下 探頭往下看了一眼，又道：「蕭老兄，那人若是抓着那根橫木垂下身子跳下去，照何善祥所說當時的情形，決不會聽不到跳下地時發出的聲響的，除非那人真的練成了傳說中的絕世輕功，點地無聲 才不會驚動房內的何老闆與那女人！」

「閻隊副 他可以攀繩而下的啊！」蕭原指一下那條橫木。「只要將繩子在這條橫木上，下到地上將繩子扯下去，那不是就不會聽不較大的聲響了麽？」

閻德誠不由點頭 同時，也開始對蕭原佩服起來。「蕭老兄 我還是那句話：除非捉到兇手 否則 根本於事無補，救不了何老闆出生天。」閻德誠悲觀地說。

蕭原聽他那樣說 一時之間，也束手無策，兩條眉毛不由緊皺起來。

發現了有人潛入屋內的綫索，並不等於就可以找到那個潛入屋內的人，何況，目前的綫索對於找尋那個潛入屋內的人，根本一點作用也沒有。

「閻隊副，不要喪氣，說不定很快便可以找到那個潛入屋內的人。」

「但願如你所說。」閻德誠吐口氣，拍拍手上的塵灰。「咱們下去吧。」

蕭原點點頭，站起來 掃視了瓦面各處一遍 看不到有什麽碍眼的地方，便與閻德誠落回地上。

「閻隊副 在這件命案之前，有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案子？」蕭原突然問。

「沒有。」閻德誠想也不想便說：「我是在兩年多前來柳州的，沒有偵辦過或是聽聞類似的命案，至於我未來之前，我就不清楚了。」

「閻隊副 可不可以帮查我一下？」

「舉手之勞 沒問題。」閻德誠一口便答應。接着嘆了口氣 帶着可惜的語氣說道：「蕭老兄，要是你早來十天半個月就好了。」

蕭原伸手拍拍他的肩頭，笑了笑說道：「閻隊副 我昨天來到柳州的時候 也想不到會答應何家 替他們追查這件案子的。」頓一下，又說道：「我始終相信，幹了傷天害理的壞事的人，終會法網難逃的。」

「蕭老兄，你準備怎樣查下去？」閻德誠看着蕭原。

「我想在這裏呆兩晚，看看有沒有意外的收穫。」蕭原輕輕撫着下巴說。

「你以為那個潛入屋子的人，還會再來嗎？」閻德誠睜大兩眼看着蕭原。「換轉是我，也不會這麽蠢的！」

「閻隊副，那可說不定的啊！」蕭原說道：「有些人是很特別的，他們在做一件認為稱心滿意的事後，在得意之際，會回到作案的地方，回味一番的！」

「當然，我不是說那個潛入屋子的人有這種怪癖 但也不無可能的，何況，在這裏呆上兩晚 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就算沒有什麽發現，也沒有什麽損失的呀！」

「那要不要我陪你？」閻德誠不得不說道。

「不用了。」蕭原道：「白天你要辦公事，沒有精神怎成？你將鎖匙交給我便成了。」頓一下，又說道：「還有，請你關照一下隊上的弟兄，萬一發生了什麽事，不要將我當賊辦啊！」

「你放心吧。」閻德誠拍拍胸口。「無論發生什麽事，都有我担當。」

「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蕭原說。

「蕭老兄，這件案子若是能够替何老闆翻了，別忘記在何老闆面前，替我說句好話。」閻德誠曖昧的笑着，拍了拍蕭原的肩頭。

蕭原看着他的「醜一態」，幾乎想一手將他的手拍開，但想到，若是得罪了他，令到他惱羞成怒，那他必是會對自己的行動諸多制肘，甚至公然制止自己查下去，那就得不償失了，那何不敷衍他一下，反正自己又沒有什麽損失的。「閻隊副，你這麽帮忙，就算我不說，何老闆也會知道的，你放心吧。」

「蕭老兄，你果然够朋友。」閻德誠可樂了，也大方起來。「走，也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我請客，稍盡地主之道！」

蕭原本想推辭，但念頭一轉，又改變了主意，反而搶着說道：「閻隊副，怎能够要你破費，以後還要你多多協助，還是我請客吧。」

「別爭。」閻德誠認真地說道：「下次你請吧！這一次，說什麽也是我做東好了。」

蕭原只好笑說道：「如此，我先多謝了。」

「你就是客氣。」閻德誠哈哈一笑，套近乎地伸手搭着蕭原的肩頭，往外面走去。

× × ×

接連兩晚、蕭原都呆在那間「兇屋」內，但却一點發現也沒有，甚至連「鬼影」一也不見一隻。

由於這間屋子發生過命案，而那時候的人又比較迷信、加上那一帶又比較清靜，所以，一到入黑，那附近便靜悄悄的，就算在那附近居住的人，回家或是出外時，寧可繞路走也不從那間屋子的前面經過，那屋子又烏燈黑火的，更增其詭異的感覺！

蕭原一向都不相信鬼神之說的，所以，他才敢在那間屋子內呆着，守株待兔。

說實在的，若是換上胆量稍差的人，肯定不敢摸黑呆在那間屋子內，單是那份沉寂，以及偶爾不知怎會弄出來的一聲怪異聲響，就足以令人胆顫心驚。



這已經是第三晚了。

蕭原本來打算只呆兩晚的、但一無發現，心中不甘 決定再呆多一晚、若仍無發現 那就算了。

大半夜很快便已過去了 蕭原坐在堂屋的一角黑影中 整個人彷彿溶入了那片黑暗之中 若是有人摸進來 很難會發現他。

由於日間睡了一覺 所以 他的精神很好 雖然呆坐了大半夜（有時候他會閉上眼睛假寐一會的） 一點疲憊之態也沒有。

再過一個時辰左右 天就要亮了。而這個時候 也是人們睡得最酣沉的時候 屋裏屋外一片沉寂 靜得彷彿聽到空氣的流動聲。

陡地 咬——嗚——一聲怪叫，令人心跳胆寒 蕭原也被那一聲貓叫聲嚇得心底泛起一股寒意來，雙眼骨碌碌地四下掃視着。

跟着 瓦面上響起一陣貓兒打架的嗚咽聲 聽得人不自禁心煩意亂起來。

一會 那兩隻貓兒嗚叫着追逐而去，蕭原不禁透了一口大氣，腦海中忽然泛起了張鳳琴的倩影來。

他的咀邊 倏地泛起了一抹笑意。

正當他沉醉在甜蜜的回想中、忽然，他聽到一下極輕微的落地聲。

他整個人馬上有如一頭機警的獵狗般，豎起耳朵 凝神傾聽起來。

落地聲是在外面天井中響起的。

蕭原雙眼炯炯地注視着那兩扇門上却沒有栓上的大門。

跟着、他便隱隱聽到躡足走近大門的微細聲響。

至此、絕無疑問，是有人自大門兩邊的牆頭上翻入天井中，企圖進入屋子。

他立刻悄沒聲地離開椅子、藏匿在椅後的牆角下。

「呀——」地一聲極之細微的聲響中，那兩扇大門被緩緩地推開來，大約開了一尺左右、便停住了，接下來，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看着、不禁在心中暗哼了一聲：「好仔細謹慎的傢伙！」

一會 那條尺許寬的門縫隙中人影閃現 閃入一個人來。

蕭原透過椅底下、窺見着那潛入來的人的動靜。

由於屋內很黑暗 所以，蕭原沒法看那清人的樣貌。但却可以窺看到那人的身材輪廓及舉動。

那條人影一閃入屋、馬上四下掃視一眼 又側耳傾聽了一下，才回身輕輕地將大門掩上。

蕭原從那條人影機警的舉動、看出其人是一個「夜摸」老手。

掩上大門後、那人影邊往內走、邊不停地四下瞥視着、沒有在堂屋內停留——大概看出堂屋內沒有什麽東西吧，很機警地向房門口那邊走去。

蕭原屏息着、直到看着那人影掀起房門帘子 探視往房內窺瞥了一下，隨即走進去，他才輕悄地從牆角下躡手躡足地走出來 掩向房間門了。

將身子貼在房門口一邊的牆上，微微探出些許腦袋，就着那布帘縫隙，蕭原窺管着那條人影在房內的舉動。

本來，他這時候大可以猝然撲入房內，出手制服那個人的，但他却想看一下，那人在房內的舉動，以判斷到底是不是他要等的那個人——可能是在案發時自瓦面天窗潛入屋內的那個人。

只見那人在房內東瞧瞧西看看的，似乎在找尋什麽。而且，一點慌怯的樣子也沒有，蕭原瞧着，不禁在心中嘀咕起來：「他到底在房內找些什麽？是不是那個自天窗上潛入來的人？」

忽然、那人翻箱倒篋地翻搜起來。蕭原忽然間悄沒聲地閃入房內、躡足掩到那人的背後，恰好、那人似乎警覺到不對勁，扭頭回望、蕭原就在那刹那在他的後頸上吹了口氣，同時雙手疾快地箍落在他的頸脖上！

那人發出一聲悸怖的尖叫，身子一軟，跌向地上。

這一來，蕭原便箍了個空。

但他脚一起，疾踢向那人的身上。

那人恰好一個急轉身，想來個掃膛腿，將身後的人——蕭原掃跌。

但已挨了蕭原一脚，悶叫一聲、身子打着轉，撞在身後的一口箱子上、發出「蓬」的一下聲響。

蕭原一步搶前，想不到那傢伙的身子也頗了得、右脚一撩一撥，要不是蕭原跳開得快、準會被撥跌。

寒光暴閃 那人手法快捷地從身上亮出一柄只有半尺長短的尖刀來、單手在地上一撐，身子竄跳起來（半弓着身），一刀便往蕭原的半邊身戳劃過去。

但蕭原的動作却比那人快了一點，右脚飛起，「啪」地一聲，戳在那人的肩頭上，那人怪叫一聲，身子橫跌出去。

蕭原身子一跳，不等那人翻起身，便已一脚踏在那人執刀的手腕上、另一脚則踏落在他的頭側太陽穴上！

那人還想掙扎，左手欲抓向蕭原的左脚，但蕭原踏在他太陽穴上的脚微一用力，那人便像脫了力般、那隻右手無力地垂下去，口裏發出一聲痛苦的悶叫。

「聽着，別再亂動，不然我便將你的頭踩爆！」蕭原狠聲低喝。

那傢伙呻吟一聲，握着尖刀的手一鬆。放開了那柄尖刀，大概表示他已放棄了抵抗。

「哼哼，你好大胆啊！」蕭原冷厲地說道。「姦殺了那個女子，並弄成是何善祥幹的，弄得天衣無縫，以為案子判定，你可以逍遙法外，為了慶幸自己的手法高明，居然還敢回來這裏回味一番！」

那人立即慌亂地叫起來。「長官，我沒有殺過人啊！我還是第一次潛入這間屋子……」

「住口！」蕭原疾喝一聲，「嗖」地從身上將匣子鎗拔出來，冰冷烏黑的鎗咀緊抵在那人的眉心額上。「你還想抵賴，你從天窗上潛入屋子遺留下的痕跡；我們已經找到了！」

「長官，我不是從天窗上潛入來的，是從大門左邊的牆頭上翻入來的。」那人急叫。

「他媽的！」蕭原為了裝得像，說了

一句粗話。「你再敢抵賴，我便一鎗斃了你！」

「不！不要！」那人驚惶地大叫。「我認了！」

「嗯，算你識時務！」蕭原冷笑一聲。「要不，就算不一鎗斃了你，但活罪可是够你受的，就算你是鐵打的，也要你變得一堆爛泥一樣！」

那人猛地震抖了一下，慌惶急亂地叫道：「長官，我招認……我沒有殺了人，我不過想潛入這裏偷些值錢的東西……」

「他媽的，你還口硬！」蕭原眞的動了氣，踏着那人太陽穴的脚用力一壓，那人幾乎連眼珠子也突了出來，左手無力地亂抓着，發出一聲嘶啞的痛苦叫聲。

「哼哼……滋味如何？」蕭原惡狠狠地問。

「長官，我確是來偷些東西的啊！」那人嘶叫着：「我在賭場內輸光了。身上連一個銅板也沒有，便想到這間屋子既然發生過命案，一定不會有人看着的……你不信，可以去問一下大發九仔他們，我還和他們賭了三個大洋的賭注，要是我能够從這屋子內偷出一些東西來。他們便輸我三個大洋的啊！」那人說到最後，語聲帶哭。

「你別胡謅一通，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話！」蕭原說。

「我說的都是眞的啊！」那人哭喊起來。「你爲什麼一定要說我殺了人？我雖然手脚不好，但却從沒有起過殺人之心。長官，求你放過我，別寃枉我啊。」

蕭原抿着咀，看了那人一會，忽然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曹光宗。」那人急急說：「別人都叫我無祖宗，偵緝隊的很多大哥，都認識我。」

「嗯，我姑且相信你說的話。」蕭原看出這個曹光宗不似做作抵賴。「不過，你要老老實實地答我問你的說話！」

「長官，你是不是相信我……」曹光宗大大地喘了口氣，帶點驚喜地啞聲說。

「還說不定！」蕭原故意嚇他。「若是答得令我滿意，或許會相信你。」

「長官，那你問吧，若是我知道的，我一定據實答你。」曹光宗急不迭說道。

蕭原想了一下，說道：「何善祥殺了他的新寵這件事，你不會不知道吧？」

「知道！」曹光宗接口說：「事情一發生，我與大發九仔他們便知道了。一直站在外面看熱鬧，看着偵緝隊的人將何善祥押回隊部的。」

「你們相信不相信何善祥會因她的新寵不從……憤而姦殺了那個女子？」蕭原問。

「這……」曹光宗遲疑了一下。「案子都宣判了。不相信又能怎樣？」

「我正是想要你說實話！」

「長官，我要是照實說，不會……」

「你放心吧，我要你說，又怎會責怪你，入你以罪！」

「長官……老實說，我與大發九仔他們，都不相信……何老闆會因爲那個女人不順從他，……憤而姦殺了她，不單是我們，很多人也不相信！」曹光宗似乎有點顧慮。「很多人都說，那女人既然已經是他的人，就算一時不從，以後，還不是乖乖的讓他摟着睡覺？像何老闆這種有錢人，加上又不是血氣方剛的毛頭小子，斷不會火氣那麼猛，一時忍不住、做出那種蠢事的！換轉是我，也不會那樣做，那女人已是籠中鳥，還怕會弄不上手？」

「還有些什麼話麼？」蕭原放緩了語氣。

曹光宗看了蕭原一眼，看到他的神色緩和了很多（屋內雖然黑暗，但習慣了之後，便大約可以看到對方的『臉色』），胆量也大了些。「長官，有些人說，兇手可能另有其人……何老闆說的那句說，可能是眞的……」

「還有麼？」蕭原再問。「你放胆說吧。」

「長官，我說出來，你眞的不會生氣……麼？」

「你放心說吧。」蕭原放開了踏在他頭上的脚。「不管你說什麼，我都不會生氣！」

「是……有些人說，你們爲了向上頭交差，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去認眞地偵查，便判定何老闆是殺人兇手，那只怪何老闆命蹇時乖，替人揹了黑鍋。」

「嗯。」蕭原忽然說道：「你有沒有聽人說過，兇手會是怎麼樣的人？」

「聽到一點。」曹光宗說：「有人說，兇手若是另有其人，那人的身手可能甚爲了得，而且，是一個極之小心謹慎，心狠手辣的人！」

「還有麼？」

「也有人說，兇手可能是個報復心很重的人。不然，他在姦……了那女人後，用不着辣手摧花，也不用佈置成那樣，嫁禍給何老闆！」

「你有聽到什麼消息。會是什麼人幹的麼？」蕭原連踏着曹光宗手腕的脚也放開了。

曹光宗連忙坐起來，搓揉了一下手腕，才說道：「長官，很多人都在猜測這兇手到底是什麼人，我也聽到很多消息，但就是聽不到有關那兇手會是那一個人的消息。」

「你沒有隱瞞什麼？」

「長官，我怎麼敢？」曹光宗慌不迭說。「確是聽不到啊！不過，有人猜測這兇手可能是外地來的。」

至此，蕭原知道再也問不出什麼來，不免有點失望。原本、他以爲可以從曹光宗的口中，問出一些可供追查的綫索來的，要不，他也不會費時間和口舌盤問他了，想不到「徒勞無功」！

「長官，你放過我這一次吧。」曹光宗看到蕭原沉吟不語，担心地哀求道。

「放過你也可以。」蕭原說道：「不過，你要答應我，若是聽到有關兇手可能是什麼人的消息，馬上告訴我，或是閻隊副。」

曹光宗一聽蕭原不將他帶回偵緝隊，大喜過望，迭聲說道：「長官，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記着，你別敷衍我！」蕭原直視着曹光宗。

曹光宗急不迭說道：「長官，我怎敢！」頓一下，又說道：「長官，請問你怎



樣稱呼？」

「我叫蕭原。」蕭原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曹光宗，所以我要帶你同偵緝隊去證實一下。」

「這……」曹光宗愕了愕。

「你放心吧！我說放過你，便會放過你！」

經過這一會的「折騰」，天色已微亮了。

× × ×

時間過得很快，眨眼間，已經過了五日。

除了發現有人自天窗潛入屋子的痕跡外，可說是毫無所獲，因爲根本不可能從那些痕跡之上，追查兇手是誰。

而在這幾日之內，蕭原一直明查暗訪，找過不少在當地混的人物查問過，當然，都是由閻德誠出面相陪的，不然那些「大爺」根本不會賣蕭原的帳，因爲他們根本不認識蕭原。

蕭原雖然還不至氣餒，但閻德誠却有點灰心了。而且也沒有像開始時那麼熱心了。

蕭原雖說還未氣餒，但也暗自心焦，因爲再無心緒的話，那就只好看着何善祥在下月廿九那一日，被法辦行刑了。

其間，何德彰曾來找過他一次，他只好安慰他一番，着他不用焦急，一定會竭盡全力找尋證據，洗脫他父親的罪名。

這一日，蕭原正要出外，便看到何德彰急匆匆地走進旅店來。

蕭原以爲他又是來詢問關於找尋證據的事，正想告訴他，暫時還未有什麼發現，何德彰經已急切而又興奮地說道：「蕭大哥，你知道麼，昨晚上又發生了一件命案。」

蕭原被他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弄得怔了一下。「老弟，發生了什麼命案？」他以爲何德彰親自趕來告訴他，可能是與他家有關連，不禁緊張地看着何德彰。

何德彰吐口氣，知道自己說得太急，所以說得不大清楚，於是放緩了語氣說道：「蕭大哥，柳園街那邊發生了一宗命案，情形與我父親遭遇的幾乎一模一樣……不同的是，除了那個女人被姦殺外，那個男人也被殺死了！」

蕭原一聽，頓時精神一振。「是眞的嗎？」

「眞的！」何德彰肯定地點點頭：「我聽到消息後，親自到那裏看了一會，恰好遇上閻隊副，向他一打聽，他將裏面的情形簡略地對我說了一下，並叫我來找你去一趟。」

「老弟，若是那命案現場的情形與令尊遭遇極之相似，那就有可能是同一個兇手幹的了。」蕭原邊拉着何德彰往外走，邊說：「那麼，就可以證明令尊不是兇手，就算不可能完全洗脫令尊的罪名、至少，也可以使到那些『大人老爺』不得不暫緩執行對令尊的判決，那就有了轉圜的餘地，是不是？」

「我也是這樣想。」何德彰興奮地吁了口氣：「總算柳暗花明又一村。」

「老弟，若情形相同，那你眞要感謝那個兇手帮了令尊一個大忙！」蕭原說笑地道：「不怕對你說，截至目前爲止，我對令尊這件案子仍未掌握到足以追查出眞兇的綫索，有點束手無策，想不到又發生了一件相似的命案，但願兇手同是一人，並且留下了足以追查出此人的綫索。」

說着說着，何德彰帶着蕭原來到一座屋宅前，只見門前圍了一大堆人，都在議論紛紛。

兩人好不容易擠了進去，大門前站了兩個帶鎗的偵緝隊員。

何德彰朝左邊那個招呼道：「林大哥，閻隊副還在裏面麼？」

原來那人就是閻德誠的一名手下林樹，見是何德彰，忙笑說道：「何大少，是你麼？隊副在裏面。」

何德彰一指身邊的的蕭原。「林大哥，這位蕭大哥是閻隊副叫我找來的，我們可以進去麼？」

「噢，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追捕手』蕭原老兄，很高興見到你。」林樹敬慕地看着蕭原。「隊副已向我吩咐了，你們請進去。」

蕭原含笑與林樹打個招呼，便與何德彰走入那座屋宅內。

宅子是分開先後兩進的，命案的現場，是在後進的一間偏房內。

宅子內到處可以瞧到偵緝隊的人。

兩人經那些偵緝隊員的指點，來到那間偏房前。

還未走入去，便被恰好轉過身來的閻德誠看到，忙兩步走出房外，對蕭原說道：「蕭原兄，你來了眞好，快請進去看一下。」

蕭原答應一聲，便往房中走去。

何德彰隨後跟着。

閻德誠忽然停下來，擋着何德彰，說道：「何大少，你怕不怕見死人。」

何德彰遲疑了一下，才搖搖頭，「有什麼好怕的！」

「你看過沒有穿衣服的女人屍體麽？」閻德誠作了個古怪的表情！

「沒……有。」何德彰尷尬地說。

「那你還是不要進去吧！」閻德誠古怪地笑笑：「你是童子金身，還是不要進去吧，免得中了那兇穢之氣。」

蕭原也說道：「老弟，閻隊副說得對，你還是不要進去，回家吧。」

何德彰却不肯走。「我不回家，我要在這裏等你們。聽聽這件命案是不是與我父親遭遇的一模一樣。」

「那好吧！」閻德誠指指那個將先後兩進分隔開來的中院，「你在那裏站一下吧。」

何德彰沒有說什麼，走出去，在院中的一棵樹下站着，上身倚着樹幹，看着偏房這邊！

蕭原與閻德誠走進那房內。

× × ×

蕭原一眼看到房內的景象，不禁倒抽了一口氣。

他雖然殺過不少人（都是窮兇極惡之徒），也見過不少死人，但仍然被房內那慘不忍睹的景象弄得一陣噁心。

房內的佈置什麼都是新的，觸目的幾乎都是紅，就算是小孩子，也瞧得出，這是新房的佈置。

床上赤裸地躺着一個女子的屍體，看

年紀大約二十四五歲，非常之不雅地攤手攤腳，搭在床旁的那隻手五指曲張，似乎要找到些什麼，却又找不到，最不堪入目的是，下體上及水紅的床布上，沾了污穢及星星點點的腥紅，頸脖上有一道紫黑的瘀痕，稍有經驗的人都看出，那是被扼出來的，瞪眼張咀吐舌，那樣子看着教人心悸。

床下的地上，倒臥着一個年約四十許的男人，全身也是赤裸裸的，但下體却很乾淨，但腦袋却開了花，紅白流濺，悚目驚心，在那男屍的身邊，有一根約尺許長，兒臂粗的棍子。

「閻隊副，爲何不將那女屍掩蓋起來？」雖說是已經死了的人，但蕭原仍然有一種褻瀆的感覺。

閻德誠聳聳肩。「蕭老兄，我也想將她遮蓋起來的，但爲了方便偵查，只好暫時委屈她一下了。」

接着又說道：「眼前的情形，若不是這條屍倒在地上，而是壓在那女屍上面的話，簡直讓人以爲是何老闆那件命案重現了！」

蕭原在房內看了一遍，說道：「也是先姦後殺！」

「是！」閻德誠指一下那具男屍。「而他與何老闆唯一不同的是，他被打死了，下體那話兒也沒有沾上污穢，而且不是壓在那女屍的身上，但女屍的死法，與何老闆那位新寵的死法一模一樣，也是被扼死的！頸上的瘀痕簡直一模一樣！」

「你肯定？」蕭原問。

「錯不了。」閻德誠肯定地說：「我曾經反復、仔細地察看過何老闆那位新寵頸脖上的瘀痕，現在我就是閉上眼睛，也可以清清楚楚地想起來，兩道瘀痕簡直一模一樣！」

「照你這麼說，兩個女人都是死在同一個兇手之手了。」

蕭原不由仔細地瞧着那個女人頸脖上的瘀痕。

「肯定是！」閻德誠十分肯定地說。

「閻隊副，可否先將那個女的用布遮蓋起來！」蕭原再一次向閻德誠說。

閻德誠古怪地看了蕭原一眼，才吩咐一名偵緝隊員拿一條被子，將那女屍蓋起來。

「兩個死者叫什麼名字？」蕭原問。

「男的叫侯永安，有點錢，是一個二世祖，」閻德誠說。「年多前死了黃臉婆，那個女的叫李玉蘭，是城外附城鄉人氏，今年二十四歲，是侯永安新續絃的妻子，昨晚才成親，想不到……」

「怎麼不見這男死者的家人兒女了？」蕭原問。

「他是孤家寡人一個。」閻德誠說道：「他死去的黃臉婆連屁也沒有替他放一個，也不知是誰的事，家中只有兩個下人，一男一女，是夫妻，負責他的起居飲食，大概昨晚兩夫婦也喝多了兩杯……嘻嘻……又想到主人洞房花燭，兩夫婦也摟着睡大覺，剛才我查問過他們，男的說他夫婦兩人皆一無所覺，沒有聽到什麼聲响，直到那個女的今早起身，過來這裏看一下主人夫婦是否起了床，那知道房門半掩，她叫了一聲，聽不到回答，忍不住探頭往內窺看一眼，幾乎將她嚇暈過去，驚動了男的……奔來偵緝隊部……」

「那兩個下人不是住在後進的麽？」蕭原問。

「那兩夫婦住在前面那一進。」閻德誠說：「後面這一進，一直是做主人的居住的。」

「閻隊副，這擺明了是有人潛進來，乘死者夫婦不覺，姦殺了死者之婦……」蕭原冷靜地說道：「你查到了一些什麼沒有？」

「查不到啊！」閻德誠苦着臉，攤攤手：「要不，也不用請蕭老兄你來啊！」

蕭原一直注視着床前地上那根沾了血漬的短木棍，這時便走上前去，指着那根木棍道：「閻隊副，你有沒有發現到這根棍子。」

「這根棍子是兇器，我當然注意到，而且仔細地看了一會。」閻德誠搶着說。

「閻隊副，我是說，這根棍子不是有點特別麽？」蕭原眼珠轉了一下說道：「我曾聽你說過，何善祥那件命案中，那個女死者的手上也是拿着一根短棍子，而何善祥大概就是被那根棍子擊暈過去的。」

「唏！」閻德誠急叫一聲，截斷了蕭原的話。「你這一說，我就想起來了，這根棍子與那根棍子不但長短差不了多少，就連形狀、木質，也像是一樣的。」

「閻隊副，兩根棍子若眞的是相同，那就是說，兩根『兇器』乃是出自一個人之手所製的了，也就是說，兇手是同一個人。」

「對！」閻德誠大叫一聲，繼而用力地拍拍自己的頭。「我怎麼想不到這些的，唉，看來我的腦筋不像以前那麼靈了。」一頓，慶幸地說道：「幸好我把老兄你叫來，蕭老兄，你眞是了不得。」

「閻隊副，只要將這根『兇器』，拿回去，與那一根木棍比較一下，不就可以確定，是不是同樣的木棍了麽？」蕭原說。「若是，那麽，何善祥那件命案，就有足夠的證據翻案了。」

「對，對，」閻隊附興奮地說，接扭頭對一個偵緝隊員叫道：「羅華，將那根兇器檢起來，用布包好，暫時由你保管，小心啊，若是丢失了，唯你是問！」

那個叫羅華的偵緝隊員答應一聲，走上前去將那根木棍檢起來，找一件衣衫，將棍子包起來。

蕭原開始在房內仔細地搜查起來。閻德誠跟在蕭原身後，指指點點的，蕭原雖然討厭，但却極力忍受着。

結果，只發現了一些打鬥的痕跡，但是對於追查兇手是什麼人這一點，毫無帮助。

但蕭原却得出了一個推測。「閻隊副，兇手根本沒有移動房內的財物，這證明他不是爲了偷取財物才姦殺這對夫婦的，極可能此人是個色情狂或是報復狂，他姦殺這對夫婦，只是爲了洩憤報復。」

「對，對，」閻德誠一拍掌，「九成是這樣，我也隱約想到了，只是不知怎樣說。」實則，他根本就沒有從這方面想，不過，他對蕭原又增了幾分欽佩。

「只是，我想不透，他既然在何善祥那件命案中，手法那麼精細乾淨，不留一



點綫索，以至雖然明知有破綻，也無法爲何善祥開脫，照說，他是想何善祥揹上那個醜惡的罪名受死的，那就決不會在何善祥未依法行刑之前，再幹出這件命案，這豈不是等於證明那件兇案的兇手不是何善祥，而是另有其人，換言之，這就等於救了他？」

「蕭老兄，或許……他良心發現，所以……」

蕭原立刻搖頭打斷了閻德誠的說話。「閻隊副，若是他良心發現，就不會再幹出如此兇殘的事來，對不？」

閻德誠不由點頭：「嗯，對，對！」

「照我猜測，此人可能極之憎恨那種嫁給有錢人家做妾侍或是作繼室的女子的。」蕭原沉吟着說道：「這可以從兩個被姦殺的女子都是別人的妾侍或是繼室這一點，可以想像得到，正因爲他有這種心理，所以，他在知道李玉蘭嫁給一個有錢人——侯永安做繼室之後，便忍不住又幹出這件兇殘的暴行來，而完全沒有考慮到，這會幫了何善祥一個忙，間接地將他暴露出來。」

「有道理，有道理。」閻德誠連聲說着，向蕭原豎起大拇指，「蕭老兄，我眞佩服你的頭腦！」停一下，又重重地說道：「那個傢伙一定神經有問題！」

「閻隊副，咱們到外面去看一下吧。」蕭原提議。

結果，兩人在中院左邊的牆上，發現了有人從那上面翻越的痕跡，但這只是證明了有人自那裏潛入屋內，同樣不能據此而追查出兇手的來歷及其人來。

倒是正在院子內不耐煩地繞着樹幹踱步的何德彰，眼看到兩人走出來，急不迭迎上前去，急急問道：「閻隊長，蕭大哥，這件命案的情形如何？是不是與我父親的那件命案有相同的地方？」一頓，接解釋道：「我先一會聽一名隊上的大哥說，裏面的情形，與……那件命案的情形有點相像，是不是眞的？」

閻德誠拍拍何德彰的肩頭，搖着說道：「何大少，何止有一點相同，經過我與蕭老兄的仔細察看，肯定兩宗命案的作案手法，是同一個人所做的，經我確定……裏面遺留下的那件兇器，與你父親那案中的那根棍子幾乎一模一樣，這是最有力的證據，唯一不同的是，令尊只是被擊暈，並被佈局成殺死那個女子的樣子，而這件命案的那個男人——這屋子的主人，却被擊爆腦袋而死，令尊也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歇口氣，接說下去：「何大少，你放心吧，有了那相同的兇器——那是鐵證，加上兩件命案作案的手法又大同小異這一點，我會立刻向上頭呈報，提供證據，證明令尊不是兇手，我担保令尊判刑的事，上頭會改爲緩決待查，找到兇手，令尊一定可以無罪開釋。」

蕭原看着閻德誠在何德彰的面前爭着表功，不禁暗自好笑，却沒有點破他，畢竟，他確是出了力，而且，他又不是有什麼大不了的圖謀，只是爲了得點好處，那就由他算了。

但何德彰雖然年紀輕輕，畢竟是個讀書人，加上生性聰明，在閻德誠說話時，管眼看到蕭原一直含蓄地微笑着，他立刻猜到了幾分，再加上他想到，閻德誠若是那麽精明，那何用叫自己去旅店找蕭原來，這不是擺明了想邀功？但父親的生死，還要仗仰他代爲出頭，當下露出一副感激的樣子，說道：「閻隊副，我父親若是能夠無罪開釋，我們閻家都不會忘記你的大恩的。」

「何大少，別這麽說，這是我的職責，理應要竭盡全力，替令尊洗脫罪嫌的。」閻德誠打了個哈哈，雖然心中高興，少不得口頭上說些體面話。

### 發現疑點　窮追猛打

三日之後，上頭果然有批示給閻德誠：何善祥一案，既有證據顯示兇手另有其人，而人命關天，爲愼重計，此案緩決待查，希盡速查出眞兇，以昭公理。

閻德誠拿着那張批示，立刻去找何德彰報喜。

何德彰自然歡喜，閻德誠一味自吹如何向上頭陳述證據，並據理力爭，終於令到上頭接納了他的陳詞證供……何德彰就算再蠢，也聽出他的意思來，結果，塞了一張二百元的大洋票子給他，才打發他走了。

而緩決的告示，也在午後在城內各處張貼出來。

蕭原是看到告示才知道的。

他自然感到高興，因爲事情總算有了進展，自己的一番努力沒有白費了。

目前，最緊要的是要找出那個兇手，而在沒有別的頭緒之下，蕭原只好將希望放在那件「兇器」——棍子上面！那可說是唯一的綫索！

因爲已查問過死者侯永安的兩個下人，這對夫婦一口咬定，那根棍子他們根本沒有見過，並且肯定地說，主人家根本沒有這樣的一根棍子。

這對夫婦乃是負責打理侯永安家中一切大小事務的，對於主人家中的一切，只怕比主人侯永安還要清楚，因此，他們的話是可信的！

換言之，那根棍子是兇手遺下的！

而他在昨日已偕同閻德誠到監牢去看望過何善祥。一來向他「報喜」，二來，也詢問那根將他擊暈的棍子的來歷。

何善祥一口便斷定，那根棍子不可能是那間屋子內的所有的物件之一，因爲那是「新房子」，而且，那一日又是他的「大喜」之日，怎會在屋內放置一根那樣的棍子！

既然那根棍子不是何善祥那間「新房子」之物，那就是說，那根棍子該是兇手遺下的了。

而兩根棍子的形狀木質相同，長短也差不多，這就可以肯定，那兩根棍子是同一個人所有的，也就是說，兩宗命案應該是同一個人所幹的！

那兩根棍子就變成了目前最重要的綫索。

蕭原決定循此綫索追尋。

經過反複細看，蕭原與閻德誠皆確定，那兩根棍子是以石榴木削製成的。

兩根棍子都削製得頗圓滑，並且，頭比尾略大，大概是方便抓拿吧。

而木質很新，這表示是新近才從樹上砍下來的。

這亦是個重要的綫索。

因為據此就可以到城內外那些種有石榴樹的人家去查看一下，若是樹上有枝椏被砍下來，那就多少有點嫌疑了，而且，也縮窄了追查的範圍！

蕭原由於不是本地人，對於這裏的情形自然不大熟悉，若要展開搜查行動，還是要借重閻德誠的人手，畢竟，他們的身份是偵緝隊，有權可以到任何人家查問，他就不能。

而閻德誠亦已在昨日答應，於今日與他及手下的偵緝隊員，分成一撥撥人手，到城中各處搜查種有石榴樹的人家。

但他在路上，便遇上了興冲冲地走着的閻德誠。

閻德誠一眼看到他，便喜洋洋地向他揮手叫道：「蕭老兄，上頭在午前送來了批示……」

蕭原笑着截道：「閻隊副，剛才，我在旅店門外的牆上，看到才貼出來的告示了……」

「蕭老兄，我急急趕來，就是想讓你驚喜一下，想不到你却看到了那張告示。」閻德誠不免有點掃興。

蕭原自然看出來，笑笑道：「閻隊副，咱們的一番努力沒有白費，尤其是你的功勞最大。」

閻德誠被蕭原這麼一說，才又笑逐顏開。「我已告知了何大少，他高興得不得了。」

「閻隊副，召集了人手麼？」蕭原不想再扯閑話。

「召集了，並且已在十字路口的那家得男茶樓等着。」

「那我們馬上趕去吧。」蕭原說着拉了閻德誠往前走。

三十四名隊員共分成八組人手，每組負責一片地區，先在城內搜查。

柳州城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而且，有不少人家在天井或是院子中，種有花果樹木，石榴樹是其中的一種。

結果，搜到了入黑時份，暫時未有發現。

因為還沒有完全搜查完城內的所有地區。

但經已令到城內的人沸沸揚揚地議論起來。

翌日一大早，他們又展開搜索——繼續搜查昨天仍未搜到的地方。

終於，城內的每一處地方——凡是種有石榴樹的人家，都查遍了，仍是沒有發現值得懷疑的人家。

這不免令到閻德誠與他的手下有點洩氣。

蕭原也微感失望，但却沒有表露出來，反而鼓勵他們：「閻隊副，各位弟兄，城內查不到什麼，說不定在城外有所發現啊！」

「但願如此。」閻德誠揉揉腿肚，咒罵起來。「他媽的，那傢伙眞可惡，既然遺下了兇器，為什麼不乾脆將姓名也留下來，就像水滸傳上宋江在江州殺那個什麼的，在牆上寫上：殺……者……宋江也！那豈不是省了我們不少功夫，他媽的，他可是遲早也被咱們捉到的，那何不乾脆一點！」

一個隊員也罵着娘說道：「那該閹的生鷄精一定故意作弄我們，他媽的，若是讓我捉到他，第一件事就是閹了他！看他還能否到處姦人妻妾！」

一句話，說得衆人哄地笑起來。

「王明，你媽媽的就算不閹了他，他也不可能再到處去姦淫人家的妻妾啊！捉到他，難道還會放了他？」

蕭原雖然覺得那些話有點粗俗，但看到衆人的神態都變得輕鬆起來，也就不加理會。

這些人，對於那些粗俗低下的事兒，特別感興趣。

「好了，說笑夠了，咱們現在去吃午飯，吃完後，到城外搜查。」閻德誠揮揮手說。

於是，他們便到附近的一家飯店去吃飯。

飯後，便按照原先的分派，在城外附近一帶搜查起來。

× × ×

城外的人家多是農家，幾乎每一家的屋前屋後的空地，都種有果樹——大多都種有石榴樹。

蕭原與閻德誠還有一個叫王標的偵緝隊員一組，在城外東南那片範圍內搜查。

他們一路查問下去，都沒有發現，看看日頭已西墜，快沉落在西山頭上，蕭原不禁有點心焦起來。

而再往前搜尋，已差不多沒有什麼人家了。

「蕭老兄，咱們這是大海撈針，我看我們這一邊是沒有什麼發現的了，但願別的人手有所發現吧。」閻德誠悲觀地對蕭原說。

蕭原也不存什麼希望了，但仍然安慰他道：「閻隊副，必定會找到進一步的綫索的，否則，連這條綫索也斷了，我們就無從下手追查兇手的下落了，而你，也無法向上頭交待，是不是？」

閻德誠被蕭原這樣一說，想到那不但會遭到那些「大人老爺」的申斥，說不定還會說他庸碌無能，來個撤職處分，那就連飯碗也砸了，不禁悚然震動了一下，連忙振作起精神，說道：「蕭老兄，你說得對，無論如何，我們也要找到進一步的綫索，將那個傢伙揪出來。」

想到若是破了這兩件棘手的命案，說不定會被上頭賞識，補正為中隊長，他更加振奮了。

原來，他那一個中隊的隊長被上頭調升到南寧的偵緝大隊，那個職位一直虛懸着，由他這位隊副暫時署理，却一直不將他提正，這令到他心中很不是滋味，更怕上頭派一個外人來，若是合不來，那就有他受的了，故此，他一直耿耿於懷，總盼上頭提升他坐正。

「唏，隊副，你看，那邊有一片石榴園啊，要不要過去看一下？」那個叫王標的偵緝隊員忽然伸手朝右邊一指，叫了起來。

閻德誠與蕭原聞聲往那邊望過去，果然看到在一條小河邊，有一片頗大的石榴園。





閻隊副與蕭原到獄中探訪何善祥。

「要不要過去查問一下？」王標皺着眉頭問。

「當然要！」閻德誠睜着眼，沒好氣地說：「你是不是想不幹了？」

王標伸伸舌頭，忙說道：「隊副，不幹這差事，喝西北風麼？」

「那就快過去吧。」閻德誠一揮手。

王標立刻加快腳步，當先往那片石榴園走過去。

蕭原看着，不由說笑地道：「閻隊副，我眞後悔當初不去當差。」

「蕭老兄，別說笑了，你當了差，才知道那種苦處。」閻德誠苦笑一聲。

「我們看不出有什麼苦處啊！」蕭原道。「我只看到，你剛才好威風！」

「唉，這算是威風？」閻德誠深有感觸地說道：「你沒有看到，上頭那些官大人發起威風來，將我罵得狗血淋頭時的樣子，他媽的，要不是為了一家大小，我他媽的才不受那份鳥氣！」

蕭原聽他那樣說，不禁有幾分原諒他的貪財了。

說着話，他們已來到那片石榴園前。

恰好，有一個老頭從石榴園中走出來，王標忙走前幾步，攔住那老頭。「老伯，這片石榴園是你的麼？」

那老頭抬眼打量了王標兩眼，狐疑地說道：「你是誰？」

王標睜睜眼，不客氣地道：「我是城裏偵緝隊的！那位就是閻隊副！你怎麼不答我的話？」

那老頭一聽是偵緝隊的「大爺」，立刻着了慌，若是得罪了他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忙陪笑道：「原來是隊上的大哥，請不要怪我有眼不識泰山。」

「老伯，這片果園是你的麼？」蕭原走上步，和氣地問。

他最看不過眼那些作威作福，盛氣凌人的傢伙。

那老頭看了蕭原一眼，滿是皺紋的黝黑臉龐上，刻下了幾許風霜歲月。「是我的。」恭聲說。

「種的都是石榴樹？」蕭原問。

「是啊。」

「今年的收獲好麼？」蕭原一副與老頭閑話家常的樣子。暗中阻止了不大耐煩的閻德誠說話。

那老頭本來惶恐的心情，因為蕭原的和善而減輕了很多，滿有興趣地說道：「大概不錯，要是沒有什麼大雨，可能還會豐收。」

「這麼大片園子，就只有你一個人打理麼？」

「不。」老頭說道：「石榴樹雖然不用怎樣打理，但也要適當地施點肥，修剪一下過多的枝葉，我一個人怎打理得了，我一家五口，三子一女，都幫我打理這片石榴園。」

閻德誠又想說話，但蕭原又以手勢阻止了他。「老伯，最近有什麼人到你的果園來斬點樹椏麼？」

「沒有啊！」老頭想了一下，搖搖頭說。忽然，他敲敲腦袋一說道：「咦，人老了，連記性也差了，我記起來了，幾日之前，三婆曾來斬了一根樹椏，說是拿來做一根擂槳棍，我幾乎忘了。」

一頓，詫異地說道：「你們……有什麼貴幹？」

「老頭，別問那麼多！」閻德誠再也忍不住，沒好氣地說道：「快說那個三婆住在那裏？」

那老頭被閻德誠喝得瑟縮了一下，慌惶地說道：「是……我不該多問……三婆就住在我這片園子的後面，門前有一棵大龍眼樹的便是。」

「聽着，我們是為了公事才來查問你的。」閻德誠的口氣和緩了一些。「不然，我們幹麼一身汗水地到處去跑，嫌自在麼？」

「老伯，可以叫你的三個兒子出來見見我們麼？」蕭原溫聲道。

「長官，我這就去叫他們出來。」老頭已被閻德誠的官威嚇窒了，慌不迭答應，轉身急急往果園內走去。

閻德誠瞧着老頭的背影，自得地說道：「蕭老兄，不是我故意發官威，若不這樣，他會這麽有問必答，老老實實麽？」

蕭原大不以爲然地說道：「閻隊副，怪不得一般的人，對你們都那麽害怕了。」本來，他是想說「討厭」的，但隨即改了口，以免他因爲太過難堪而反臉。

閻德誠果然有點不悅。「蕭老兄，咱們可是要辦公事的啊，若是對什麽人也客客氣氣的，只怕很多事都辦不成了！」

接轉對王標說道：「你立刻到那個三婆那裏查問一下，看看她斬下的一根椏枝是否眞的用來做擂漿棍！」

王標答應一聲，急急往石榴園後面走去。

片刻，那個老頭帶着三個兒子走出來，對三個兒子說道：「這兩位都是城裏偵緝隊的長官，他們問什麽，你們便答什麽吧。」

那三個年紀由二十多歲到十八九歲的年青人應了一聲，有點畏怯地瞥望了蕭、閻兩人一眼。

蕭原就這說話間，已將三個青年打量了一遍，從三人那黝黑壯健的身軀、憨厚老實的樣貌，他看出他們不會是那種兇殘作惡之徒。

「聽着，你們這兩日有沒有到過城裏去？」閻德誠搶在蕭原的前面說，語氣很重。

「沒有啊，長官。」那個看來像是大哥的青年說道：「這幾天，我們都在編織竹籮，準備在採摘石榴果時之用，說起來，我們也有大半個月沒有進城了。」

「誰能够給你們證明？」閻德誠翻起雙眼，官氣十足。

「長官，我爹及妹子都可以證明。」最小的那個插口說。

「哼，一個是你們的父親，另一個是妹子，他們的話，作不得準，就算明知你們幹了什麽壞事，也會包庇你們的。」閻德誠就像一頭獵豹那樣，向那三兄弟炯炯而視。

那老頭着急地說道：「長官，我們是老實人家，從不敢幹什麽對不起別人的事情，我敢發誓，我三個兒子這些日子一直都在家中。」

「老頭兒，我不是說過了麽？他們是你的兒子……你說的話，很難令人相信，除非有別的人加以證實。」閻德誠一副盛氣凌人的神態。

「長官，三婆，七公他們，還有廣田他們，可以證明我們這些日子都在果園及附近。」那個做大哥的說。

閻德誠呆了一下，隨即哼了一聲，正想說話，蕭原已搶着說道：「這位小兄弟，這些日子有沒有什麽人到園子來斬些樹椏拿去？」

閻德誠黑沉着一張臉，橫眼看着。

「沒有，只有三婆在兩日前，來斬了一枝椏枝，做擂漿棍用。」那個大哥說。

「想清楚一點。」蕭原溫和地說。

「據我所知，沒有什麽人了。」那個大哥搖搖頭。

「你兩個呢？」蕭原看一眼老二與老三。

老三馬上搖搖頭。「沒有啊。」

老二遲疑地正想搖頭，忽然，眉梢一揚，說道：「我想起來了，大約在二十多日之前，表兄會來過這裏，恰好爹與你們都去了三姨家帮忙運豬去賣，只剩下我與四妹在家，他對我說來這裏走走……後來，向我要了一把刀子，斬了兩根椏枝，我問他要來幹什麽，他說是替隣居做兩根擂漿棍……削好之後，他又搭七搭八地與我說了一會話，便走了。」

蕭原與閻德誠一聽，同時心頭跳動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閻德誠急急問道：「你那位表哥是那裏人？」

老二說道：「他是城裏人。」

蕭、閻兩人又對看了一眼。

「他叫什麽名字？」蕭原問。

「石天權。」老頭說道。「他自從大病一場之後，與以前簡直變了一個人，時時喃喃自語，目光有異，我很担心他這麽下去，會變得瘋瘋傻傻的。唉，他父母早死，就只得他一根苗，看他那樣子，眞敎人心痛。」

「老伯，他怎會大病一場的？」蕭原大感興趣地問。「是什麽病？」

「唉，是什麽病可說不出來，大概是受不住……刺激，病倒的。」

「都是那個女子不好，本來答應了嫁給他的，却忽然嫁給了一個老傢伙，貪圖人家有錢！不然，表哥也不會被刺激得大病一塲的！」老三氣憤地說道。

「阿三，不能怪那個姑娘的。」老頭搖頭嘆息道：「一朶鮮花插在牛屎上，你以爲那個姑娘自願嫁給一個可以做他父親的人做妻子麽？都是她的父母不好，貪圖人家有錢，以爲將女兒嫁給那個人作塡房，從此便衣食無憂，那會想到，這不但害了女兒一生的幸福，也害了天權！」

蕭原聽老頭那樣說，已隱隱感到，老頭的那位姨甥石天權，有可能就是那個兇手，當下看了閻德誠一眼，恰好閻德誠也轉眼看着他，眼色中透着一絲興奮的光芒，便猜到，他想的可能與自己所想的一樣，當下急急說道：「老伯，你那個姨甥住在城裏那一處？」

「長官……」老頭遲疑地看着蕭、閻兩人。「你們不是懷疑我那個甥兒有什麽事吧？」

「你嘍嗦什麽？」閻德誠瞪起雙眼叱喝道。「要你說，你便說，不然，將你帶回隊部，那時候，你想說，只怕也不會好受！」

老頭的臉色立時變了，慌惶地想說話，却訥訥着說不出來。

蕭原忙溫和地向他笑笑，說道：「老伯，我們只是想找他查問一下是否與一件事有關連，你不用怕，他若是沒有幹過什麽犯法的事，我担保他不會有事的。」

那老頭聽蕭原那樣說，加上他態度和善，心中的疑慮減輕了些，也不那麽驚怕了。「長官，我那個甥兒好可憐的啊，他不會幹出什麽壞事來的。他住在西馬路木琴巷三號。」他終於說出話來。

「老伯，打擾你了。」蕭原對老頭說了句客氣話，便一拉還想開口說話的閻德誠，走出石榴園。

那老頭父子四人看着兩人走出園子外，總算鬆了口氣。「唉，不知天權是不是



爲了那個姑娘，幹出什麽傻事來。」老頭担憂地喃喃自語。

× × ×

「蕭老兄，總算查出這麽一條綫索來，總算沒有白跑一趟。」閻德誠顯得頗爲興奮。

「閻隊副，這還不能肯定的，說不定，不會是那個人……」

蕭原一句說未說完，便被閻德誠打斷了。「蕭老兄，我却有一種感覺——那老頭的甥兒九成九就是我們要找的兇手！」

「閻隊副，不論什麽事情，在未查清楚之前，不要那麽快及肯定地下判斷，像幹你們這種差事的，那是很容易寃枉好人的。」蕭原語重心長地說。

閻德誠却不以爲然。「蕭老兄，若是什麽事情也要查個清楚明白，那有這麽多的時間？稍有懷疑，便要窮追猛打，就算有時寃枉無辜，那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

蕭原正想反駁他，却看到王標自園子的旁面急走過來，便住了口，等着他走近來。

閻德誠不等王標走近，便急不及待地叫道：「王標，查到什麽？」

王標一邊走過來，邊叫道：「閻隊副，我查問過那個三婆及其左右的人家了，那個三婆是用那根石榴椏枝做了條擂漿棍，還拿出來給我看過，左隣那個叫阿青的還說，是他替三婆將那根椏枝削成擂漿棍的。」

王標的話未說完，便已走到兩人的身前。

「既然沒有可疑，那就算了。」閻德誠擺擺手。「你去通知在附近查問的弟兄，不用再查下去了，收隊回去。」

王標疑惑地看了閻德誠一眼，嘴裏嗡動了一下，似乎想說話又忍住了，應了聲：「是！」便往來路急走前去。

「蕭老兄，爲了不至打草驚蛇，我們兩人馬上趕回城，到那個石天權的住處去找他，你認爲好麽？」閻德誠看着蕭原。

蕭原正有此意，點頭道：「好啊，在未查清楚此人是否就是我們要找的兇手之前，還是不要那麽張揚的好。」

「那我們馬上趕回城吧。」閻德誠心急地說，仰起頭看一下天色。

天上已籠罩了一片薄薄的暮靄，很快，天就要黑了。

× × ×

蕭原與閻德誠找到石天權住的那間屋子時，經已過了晚飯時候。

兩人却都忘記了肚餓，一心想着要找到石天權，查問清楚他是不是那個兇手。

那條巷子內的人家，在晚飯後，大都拿張櫈子，到門前閒坐，與左隣右舍閒話家常。

兩人來到石天權那間屋子時，自然引起了坐在門前的那些左隣右舍的好奇。

那間屋子的兩扇大門緊閉着，烏燈黑火的，顯然屋內沒有人，但是兩人仍然叫門。

「石天權，石天權，在家麽？」蕭原叫道，並伸手在門上拍了兩下。

屋內一點動靜也沒有。

「喂，屋內有人麽？」閻德誠喝叫，並用拳頭在門上用力搥了幾下。

「兩位不用叫了，他不在家。」右隣一個與兒女坐在門前的中年男人忽然向兩人說。

蕭原立刻轉向那人說道：「這位兄台，知道他去了什麽地方麽？」

「不知道啊。」那中年男人說道：「他在晚飯前，便出去了。」

「他是不是經常出外的呢？」蕭原再問。

「很難說。」那中年男人道：「他自從大病一場，痊癒之後，變得怪怪的，以前與我們都有說有笑的，現在遇上了，偶爾便點頭打個招呼，大多時都是視而不見的樣子。唉，看到他那怪怪的樣子，我們都替他難過，好好的一個人，忽然變得傻傻怪怪的，可能他太死心眼吧。」

「他生的是什麽病？」蕭原雖然聽那老頭說過了，仍然問。

多聽一個人的說話，那就多一份可信性。

「說起來，他也怪可憐的。」那男人似乎頗爲健談，「其實，也說不上是病，大概是受不了那麽大的刺激，死心眼想不開，一股鬱悶怨憤之氣積在心頭，便病倒了！一下子便病得很厲害，吃什麽藥也不見效……後來，忽然又慢慢地痊癒了，大概那就叫心病吧。」這男人倒是頗有見識的。

「他受了什麽刺激？」

「女人，他是受了女人的刺激。」那男人似乎有點激動，「女人不但是禍水，也是……我也不知怎樣說了，總之，都不是東西！」

「可否說得詳細？」

「唉，他可說是受了女人之害，」那男人以同情的口吻說：「本來，他是有一個說得上是未婚妻的女子的，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那知道晴天霹靂，那個女子突然嫁給一個年紀是可做她父親的有錢人做繼室……他受不了那麽大的刺激，便病倒了。」停一下，略帶忿然地說道：「你說，像這種朝秦暮楚，貪慕錢財富貴的女人，是不是人？那是賤種！可惜天權却對那女人那麽死心眼，要是我，我才不會爲這樣的賤人傷心，天下間又不是只有她一個女人，好女子有的是！」

「死鬼，你說那一個是賤女人？」一個女人邊叫嚷邊從屋子內走出來。

「我不是說你啊，」那男人略顯畏怯地縮着腦袋，急急說：「你是個好老婆！我怎麽會說你！」

蕭原與閻德誠看到那男子那種懼內的樣子，不禁感到好笑。

「那你在大發議論的，說的是誰？」那女人叉起腰，頗具雌威！

「我在說天權以前的那個女子。」那男子的聲音低了下來。

那女人立刻呸了一聲。「她簡直丟盡了我們女人的臉，天權也是的，犯得着爲了那個賤女人折磨得自己那麽厲害麽？沒出息。」忽然，他看到蕭原兩人在看着他夫婦在笑着，不由尷尬地轉過臉，一拉丈夫的手道：「死鬼，回去洗澡吧！」

一陣風般「捲」回屋內。

閻德誠看着那女人的身形消失在屋內

，不禁搖頭：「這麽潑辣的女人，眞虧那男人受得了，我可吃不消。」

蕭原却不以爲然地說道：「那可要因人而論，或許，在那男人來說，那是一種樂趣，夫婦之間，未必要妻子怕丈夫，才是夫妻之道，聽人說：怕老婆，是一種福氣。」

「他不在家，現在怎辦？」閻德誠看看那兩扇關起來的大門，摸摸肚子。

「這是一條重要的綫索，所以，我們一定要等，等他回來。」蕭原看到閻德誠摸着肚子，他也感到肌腸轆轆。

「不知他什麽時候才回來的啊，」閻德誠道：「萬一他很晚才回來，我們豈不是一直餓下去……」

蕭原立時猜到閻德誠的意思，說道：「這樣吧，你先去吃飯，然後買些吃的給我，我留在這裏等他！」

閻德誠正是這個意思，聞言正中下懷，迭聲道：「如此最好，我馬上去吃飯，盡快趕回來，你要吃些什麽？」

「隨便吧，只要吃得飽便成。」蕭原無所謂地說。

「那我去了。」閻德誠說着便已轉身走去。

× × ×

蕭原本來想在石天權的門前坐下來，等他回來的，但想了想，便改變主意，走到斜對面的一處牆角下，靠在牆上等他回來。

那是他忽然想到，若石天權便是兇手，他在回來時，遠遠地看到有人在門前等着！他在「作賊心虛」之下，便會悄然溜之乎也，決不會蠢到「送上門」的，因此，便改變了主意。

這時候，院子內那些在門前閒坐納涼的人家，大多已經回到屋子內，準備睡覺了。

因爲時候已不早，大概八點多九點鐘，那時候的人，根本就沒有「夜生活」的（只有少數的有錢人才有，但也不是經常的），人們大多都是早睡早起，只有三幾戶人家仍有人在搖着扇子，但都沒有理會蕭原的舉動。

其實，他們是不想多管閒事。

站在牆角下，蕭原雙眼不斷望着斜對面石天權那間屋子的大門，腦海中却在思索着。

──從那老頭及隣居那個男人所說的話，石天權是因爲一個女子棄他而嫁給一個年紀很大的有錢人，因而受不了那種打擊，刺激得大病了一場，而病後，便有點傻傻怪怪的，說不定，他會因愛成恨，更因那個女子而恨透了所有那些嫁給有錢而又上了年紀的人做塡房或是妾侍的女子，因而幹出那麽兇殘的事來，這是極有可能的，何況，那麽巧，他到城外的果園斬了兩根石榴椏枝，而兇器又是石榴椏枝做的，這兩方面一合起來，他的嫌疑性就很大了。

蕭原想着，從而猜測石天權極有可能就是那個兇手，正因爲他有這種想法，才不顧自己肚子餓，非要等下去不可。

他不想因爲要去塡飽肚子，而錯失了擒住一個可能是兇手的機會。

忽然，他的身子往牆上貼了貼，一雙眼驀地睜大了些，注視着巷口那頭。

巷口那頭，正有一個人走來，雖然看不清楚樣貌，但蕭原却認出，那不是去吃飯的閻德誠趕回來。

那就有可能是那個石天權了。

他緊緊地瞧着那個人，右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腰間的鎗柄。

這是一種習慣性的動作。

那人越走越近，終於走到石天權的屋子面前，脚步微緩，扭頭看了一眼，便走到大門前，從衣袋內摸出一條匙，開了門上的暗鎖，推門走了進去，跟着便將門掩上。

蕭原立刻一個箭步從牆角下標出來，悄沒聲地掩到門前。

從虛掩着的門縫中，有燈光透出來。

他輕輕地將門推開一些，往屋內看了一眼，却看不到那人在堂屋內，房門那邊却有燈光透出來。

他開聲叫道：「有人麽？」

房內立刻有了响動，隨卽便聽到有人應道：「誰啊？」

「我是來找石天權的。」蕭原說道。

房門口燈光一黯，走出一個年紀約在二十五六之間年輕人來，由於臉面被暗影遮擋了的關係，看不大清楚他的樣貌。

「你是誰啊？」那人邊走出來，邊打量着蕭原。

「我叫蕭原，」蕭原也在打量着那個年輕人，「你就是石天權麽？」他雖然這麽問，心中已認定那人是石天權。

因爲屋內的人若不是石天權，怎會有鑰匙開門進入屋內。

而據那老頭說：石天權只是一個人獨住的。

豈料那人的回答却大出他意料之外，「我不是石天權，你找他有什麽事？」

蕭原自然不相信，緊緊地盯着那人，說道：「那你是誰？」

「我叫周炳達，是天權的朋友。」

「你怎會有鑰匙開門進來的？」蕭原思疑地問。

「他要我替他拿幾件衣服給他。」自稱周炳達的人說：「門匙是他給我的，你到底找他有什麽事？」

「我要見到他，才能說。」蕭原一脚跨入屋內：「你不是要拿衣服給他麽？那你順道帶我去見他吧！」

「我不認識你，不知道你是什麽人，我不能帶你去見他！」那人說道：「你走吧！」

「你一定要帶我去見他，」蕭原向那人逼近一步。

「你……你想怎樣？」那人驚疑地微微退縮了一步。

「我不會對你怎樣的！」蕭原冷冷地說道，「你若不帶我去見石天權，我只好將你帶回偵緝隊部！」

「你是隊上的長官？」那人驚慌地又向後退縮了一步。

「你到底帶不帶我去！」蕭原厲聲喝道。

「好了吧，我帶你去。」那人急急說道，「待我進房間拿些衣服。」

說着，便轉身住房間走去。

蕭原恐防他從房間內的窗口逃遁，跟在他的身後。



那人走進房內，將床上放着的幾件衣服放入一個小籐篋內，站起來便往外走。

蕭原一直盯着他。

走出門外，那人回身將大門帶上，並下了鎖，轉過身來。

就在轉過身來的刹那，他將拿在手上的小籐篋一掄，揮砸向站在身旁的蕭原。

蕭原冷不防之下，急忙將上身向後斜仰，但仍然被那籐篋的一角擦着，一陣劇痛，但右脚却疾向前一撥一勾。

那人將籐篋揮砸向蕭原的霎間，便鬆開了手，同時拔脚向巷口那頭狂奔。

但他立刻被蕭原那一脚勾得身子向前傾撲，摔跌向地上。

那隻小籐篋飛砸在大門房邊的牆上，跌落地上，而蕭原亦已忍痛一步標前，抬脚[illegible]地踏落在那人的背上！

那人仍想掙扎，蕭原脚下用力，那人立時痛得叫了起來。

叫聲立卽驚動了附近的人家，蕭原將那人的手臂反拗着拉起來的時候，右隣那戶人家最先有人開門出來探看。

正是那個中年男人。

正好蕭原喝問那人。「說，你到底是不是石天權？」

「那人痛得呲牙裂咀，叫道：「我是周炳達啊！」

「他確不是天權。」那個男人插口道，驚疑地看着蕭原與那個自稱周炳達的人。「到底是什麽事情？」

蕭原不想多費唇舌向那男人解釋，問道：「他眞的不是石天權？」

「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看着天權長大的，難道還會認錯人嗎？不信，你可以問一下他們。」那男人生氣地說着，用手指一下那些開門走出來觀看的隣里。

蕭原聽那男人這麽說，對那人的身份不再懷疑，但却思疑地問道：「你爲什麽不敢帶我去見石天權？却要襲擊我，想逃走？」

那人囁嚅着，就是說不出話來。

「說啊！」蕭原拗着那人的手微一用力，那人立刻痛得歪着咀叫起來。

「我……以爲……你查出……我曾偷過……人家的東西，所以，我……想逃……」那人終於忍痛不住，說出原因。

蕭原聽他這麽說，才恍然明白他因爲其身不正，加上又以爲自己是偵緝隊的人。這等於老鼠見了貓，自然想逃了。

「我才不理會你曾偷過人家什麽東西，我只要你帶我去見石天權！」蕭原沉聲說道。

那人一聽，喘了口氣，帶點驚喜地道：「眞的麽？」

「你再不帶我去，我就將你帶回偵緝隊！」

「別帶我回去，我馬上帶你去見天權便是。」那人慌不迭說。

那中年人男人及隣里聽蕭原說將那人帶回偵緝隊部，立刻猜到，蕭原乃是偵緝隊的「長官」，那可是得罪不得的，本來都在暗中議論紛紛的，立時都住了咀，有些人還偷偷地縮回屋子，急忙關上門。

「快去將那個籐篋拾起來。」蕭原放開那人。「記着，見到石天權後，不要說我是偵緝隊的人。」

那人透了口大氣，邊點頭，走前去將那個小籐篋檢起來。

蕭原押着那人，便往巷口那頭走去。同時在心中嘀咕：「姓閻的搞什麽鬼？這麽久也不回來，眞不知他怎樣辦事，能夠當上中隊副的。」

馬上，他便看到巷口外頭有一個人走進來，雖然看不清楚面貌，但從身形上，認出是閻德誠。

閻德誠手上拿着一包東西，大概是替蕭原買回來的零食，他也看到蕭原，開聲叫道：「蕭老兄，你……」窒了一下，又說道：「是不是抓到了石天權？」原來他看到走在蕭原身前的那人。立刻想到這上面。

「他說叫周炳達。」蕭原答道：「是替石天權回來拿衣服的，我正押他帶我去見石天權！」

閻德誠脚步加快，馬上走到近前，一邊打量着那個周炳達，一邊說道：「蕭老兄，石天權叫他回來拿衣服，莫非他聽到風聲太緊，自知自己有事，所以決定躲起來了？」

蕭原被他這樣一說，也認爲有此可能，因而對周炳達說道：「你知道他爲何要叫你回家拿衣服的原因麽？」

「聽他說，要到一個親戚的家中住幾天。」周炳達畏縮地看一眼閻德誠，大概是認出他的身份來。

「他有說到那一個親戚那裏麽？」閻德誠插口問，目光很凌厲。」他爲何要你替他回家拿衣服？」

周炳達不敢與閻德誠的目光接觸，垂下眼瞼，慌怯地說道：「他……沒有說。他在我家喝酒，說是有點醉，但明天一大早便要趕去他親戚那裏，所以，他要我替他回家拿幾件衣服，他也不回家睡了，在我那裏睡一晚。」

「那還不快帶我們到你家去！」閻德誠厲聲道。

周炳達不敢再說話，馬上向前走。

「蕭老兄，餓壞了吧？」閻德誠提起手上那包東西，送到蕭原的面前。「吶，快拿着吃吧。」

蕭原也確是餓壞了，也不客氣，馬上接過那包東西，打開來，原來是一隻大粽，隨卽便想起，下月初五，便是端午節，怪不得有粽子賣了。

他解開粽子，便大口大口地吃起來。

「聽着，你別打歪主意想溜脫，就算你長了兎子腿，也快不過我手上的駁壳鎗！」閻德誠警告周炳達一句。

周炳達縮了縮身子。「長官……你們找的是石天權……我……我不會自惹痲煩上身的。」

「哼，量你也不敢！」閻德誠重重地哼了一聲。

× × ×

周炳達推開屋門，在蕭、閻兩人的示意下，邊走入屋內，邊叫道：「天權，天權，你睡着了麽？」

房內立刻有人應道：「阿達麽，替我拿了衣服回來麽？」

周炳達看了蕭、閻兩人一眼，看到兩人朝他點點頭，才說道：「天權，剛才你

只喝了酒，沒有吃飯，我恐怕你餓了，買了一隻大粽回來，出來吃吧。」

他說的這些話，都是蕭原與閻德誠在路上敎他說的。

「呀，你眞想得週到。」房內響起有人下床的聲響。「我正感到肚餓，還想着等你回來，便到外面去宵夜！」

腳步聲響，房門口一黯，走出一個人來，一眼看到蕭、閻兩人，神情錯愕了一下，兩道目光從蕭、閻兩人的身上溜過，語氣中透着不高興，朝周炳達說道：「阿達，這兩個是……」

周炳達木無表情地說道：「他們兩位是來找你的。」

「找我？」石天權的眼中閃過一抹驚異之色，目光又在蕭、閻兩人的身上掃過。「我可不認識他們！」

「你就是石天權！」閻德誠自石天權從房內走出來，兩道目光便一直盯在他的身上。

石天權與周炳達的年紀相仿，但却沒有周炳達那麼壯健，臉色很蒼白，目光透異，給人一種神經質的感覺。

「你們又是誰？」石天權透着敵意地反問：「找我幹麼？」

「我是偵緝隊的閻隊副，」閻德誠自得地說道：「找你麼，是要向你查問一件事情！」

石天權的臉色微變了一下，驚疑地說道：「我可沒有犯過什麼事，你們查問我什麼？」

蕭原一直沒有開聲，只是盯着石天權，他臉上的表情變化，都看在眼內。

「聽說你要到一個親戚家去住幾天，我想問一下，你要到那一個親戚那裏？貴親又住在什麼地方？」

「我到什麼親戚那裏，爲什麼要告訴你？」石天權馬上像一隻受到侵襲的刺蝟般，警戒地尖聲說道：「你雖然是偵緝隊的長官，但也無權管我到那裏的啊！」

「好！我不問你這個。」閻德誠大概從未遇過有人敢這麼對他說話，臉色一沉，咬着牙狠聲說道：「我問你，你在二十多天前，有沒有到城外一個經營石榴園的親戚那裏，斬了兩根石榴椏枝帶回家？」

「這也犯法麼？」石天權的眼中閃過一抹異光，臉上也微現驚色。

蕭原都看在眼內。

「這雖然算不上是犯法，但是我們思疑你與一件案子有關，便有權向你查問！」閻德誠厲聲道：「你若再不回答，我便將你帶回隊部，看看是你的骨頭硬，還是咀硬！」

石天權的臉色劇變了一下，一下子變得軟了下來。「我說。」

「那你就快說吧！」閻德誠神氣地說道。

「不錯，我確是曾到城外我姨丈的石榴園斬了兩根橫枝帶回家。」石天權直認不諱。

「用來幹麼？」閻德誠接問。

「本來，是用來替隣居做兩根擂漿棍的，但後來却扔掉了。」

蕭原注意到石天權在回答時，眼中閃過一抹異光，他立即便斷定，他在說謊。不過，他沒有開聲指斥他，他要看下去，看看他到底還要說多少謊話。

「你爲什麼要扔掉那兩根椏枝？」

「因爲我忽然發現，那兩根椏枝上，都有枯壞的地方，不能用來做擂漿棍，又不能當柴燒，便扔掉了。」

「你將我當着什麼人？」閻德誠冷厲地說道：「三歲小孩，又或是傻子，你既然拿來做擂漿棍，會不看清楚可以用，才斬下來麼？而且，你也不會連枝帶葉，一並拿回去吧？那麼，在削掉那些枝葉時，除非你是瞎了眼的，不然，怎會看不到有枯壞的地方？還有，天下間雖然有不少『很巧』的事情，但我却不相信，那兩根石榴椏枝會那麼巧，都有枯壞的地方！」

「事實確是那樣，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石天權攤攤雙手，裝出委屈的樣子。

蕭原却看出，他在撒賴。

「好，我暫且相信你。」閻德誠狠狠地盯着石天權。「你說，在什麼地方扔掉的？」

「在……西門外的那條河邊！」石天權的目光閃爍了一下。「扔在河裏的。」

「你他媽的好奸狡！」閻德誠咆哮起來，「編說得那好絕，你以爲我相信你麼？」忽然猛衝過去，劈面一把揪住石天權的胸前衣服，怒叫道：「你他媽的，看你到了隊部後，還會不會再這麼說！」

忽然間，他大叫一聲，整個人打了個轉，被石天權反扭着右手，上身躬着，痛得皺鼻歪眉的。

原來，石天權乘他怒叫的刹那，忽然以閃電般的手法，一把扣住閻德誠揪着他胸衣的右手，一扳一扭，「反客爲主」，制住了閻德誠。

本來，若不是閻德誠太過大意，以爲石天權不敢反抗，一點也不防備，他是不會那麼輕易被其制住的。

蕭原在閻德誠咆哮着衝向石天權的時候，便欲開口制止他，以免他被對方所乘，但已來不及了，他雖然眼看着閻德誠被石天權所制住，但由於變化太快，快到令他來不及加以援手，不由呆住了。

「你！快站到一邊去！」石天權朝蕭原怒吼一聲，眼中閃射出令人心悸的異光來。

蕭原吸了口氣，不敢莽動，因爲他看出石天權似乎已失了理性，一個人在失了理性的情形下，是什麼事情也會做出來的。因此，他「乖乖」地依照他的「吩咐」，走到牆邊去。

「你！」石天權咬着牙，兇狠地用力一扭扳住閻德誠的手，痛得閻德誠扯着喉嚨直叫起來，頭筋暴現。「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皇帝老子？他媽的一個偵緝隊的中隊副，有什麼了不起？瞧你，還不是乖乖地躬腰低頭？哈哈，你剛才的威風到了那裏？狗！」他的雙眼中暴現出紅筋來。

閻德誠果然像一條欺善怕惡的狗般，吭也不敢吭一聲。

周炳達嚇得白着一張臉，縮到牆邊去了。

「你想怎樣？」蕭原眞怕他會殺了閻德誠，故此放緩了語氣，溫和地對石天權說。

「我想怎樣？」石天權嘶叫道：「你們想將我怎樣才是！」冷笑兩聲。「哼！我不會殺他的，不然，只怕我出不了這間屋子！」



「有話慢慢說，先放了閻隊副，我們不會爲難你的。」蕭原試探他向前移動一步。

「站住！」石天權咆哮一聲，扭着閻德誠的手不自覺地用了力，結果，閻德誠又受罪，痛得他殺豬般大叫起來。

蕭原忙停住。

石天權用力一帶閻德誠，身子一轉，與閻德誠換了位置。「你聽着，別亂動，不然，我便殺了他！」左手一抬，露出隱在腕後的一把只有五寸長短的短刀，擱在閻德誠的頸上！

然後，他獰視着蕭原，一步步向門外追去。

這時候，外面接連有人聲及腳步聲響起，大概是附近的人家被閻德誠的痛叫聲驚動了，開門出來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石天權「帶」着閻德誠，斜斜地退出了門外，嘶聲狂叫：「有什麼好看？統統給我滾開，誰要是阻着我的去路，我便殺了他！」

那些恰好聞聲趕過來的隣居，看到石天權用刀擱在一個人的頸上，瘋狂般大叫，那樣子簡直就像一個發了神經的瘋子，那些人都驚怕地紛紛退避開去。

石天權不理會閻德誠的死活，就像拖死狗一樣拖着他，「衝」出「重圍」，奔入數丈外的一條巷子內。

蕭原就在那時衝出屋外，「刷」地拔出鎗來，撲向那個巷口。

待他撲入巷口，已不見了石天權的影子，却聽到地上有微弱的呻吟聲，忙往地上瞧去，黑暗中，看到一條人影倒在地上，認出是閻德誠，吃了一驚，慌忙蹲下來，將他扶起來。「閻隊副，你怎麼了？沒有什麼事吧？」輕輕地搖動他的身子。

閻德誠似乎陷於半昏半醒的狀態中，微微睜開了眼睛，語聲低弱地道：「痛……我的頭很痛……」

蕭原忙往他的頭上瞧看，發現他的後腦勺破了，流着血，慌忙將他扶起來，走出巷口，往周炳達的屋子走去。

那些人看到閻德誠頭上流血，要蕭原扶着才能行走，不少人發出低低的驚叫聲，有兩個熱心的人走上前，幫忙蕭原將閻德誠扶入屋內。

將閻德誠扶坐在一張椅子上，蕭原立刻叫仍然驚怕得瑟縮在牆邊的周炳達，拿一盆水來，然後在那兩個人的帮忙下，拿出身上帶備的傷藥，撒在他的傷口上，用布條包扎好，然後用水洗抹去他頸脖上的血漬，再抹了他的臉，在凍水的刺激下，閻德誠的神態總算清醒了很多。

人越清醒，便越覺得傷口痛，閻德誠馬上發出很響的呻吟聲。

蕭原却知道他是故意「誇大」他的痛苦的，因爲他那種刀傷藥，具有鎮痛止血的神效的，只要敷上了藥，不但血立止，痛苦也立時大爲消滅。

「閻隊副，你好多了吧！」蕭原看着閻德誠。

「好痛。」閻德誠又呻吟一聲，他忽然怒憤地叫道：「他媽的，那個瘋子用刀柄狠狠地在我的腦後砸擊了一下，砸破了我的頭，幾乎沒有暈過去——噢——」忽然又痛呻一聲，然後咬牙切齒地說道：「那瘋子要是讓我捉到他，非要敎他脫層皮不可！」

那兩個帮忙的人聽了閻德誠最後那句話，都露出慌恐的神色，互相看了一眼，兩人幾乎是同聲急急說道：「長官……沒有什麼事，我們回去睡覺了。」不等蕭原說話，急急走出屋外。

蕭原本來想對那兩個人說句多謝的話，但是那兩個人已走出了屋外，只好咽住了。

「周炳達，你與石天權是朋友，還是什麼的？」蕭原直視着惶恐不安的周炳達喝問。

「我……不過是他的朋友。」周炳達急急說。

「眞的？」

「長官……我……怎敢說謊？」周炳達幾乎哭出來。

「你知道他幹過什麼事麼？」

「以前……他是在一家玉器店做事的，但大病了一場後，便沒有再幹了，一直閒着，說是養病。」周炳達會錯了意。

「我是說，你知道他曾幹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麼？」

「這……我不知道，他沒有對我說。」周炳達總算明白了蕭原的意思。「我與他不是最要好的朋友，偶爾才見一次面，他今晚拿了一瓶酒，一包燒鹵味來找我，說是解解悶，喝着喝着，便醉了……」

蕭原見問不出什麼，便對閻德誠說：「閻隊副，我先扶你回隊部，然後請你立刻派出弟兄，將城外四面主要路口皆封鎖起來，防備石天權逃出城外，竄遁到外地！」一頓，加重語氣說道：「從他忽然發難，將你脅持，繼之將你打倒竄逃這一點，可見他是心虛情急，雖然還未能十足肯定他就是兇手，但他也是目前嫌疑最大的一個人，必需要設法將他捉到。」

「哼哼，我說他媽的那個瘋子，一定就是兇手，不然，他……爲什麼要逃走了？」閻德誠哼哼唧唧地說，捏起拳頭，一副兇狠的樣子。

「事不宜遲，我們快趕回去吧。」蕭原說着扶起閻德誠，向屋外走去。

「周炳達，你聽着，我若是查到你隱瞞了什麼，或是包庇那個瘋子石天權，我不會放過你的！」閻德誠在走出門外時，扭頭惡狠狠地對周炳達拋下一句說。

## 想方設法　擒捉兇徒

一連在城中明搜暗查了二日，都找尋不到石天權的下落，更遑論捉到他了。

而在城外各處路口把守截查的偵緝隊員，雖然抓住了幾個形跡可疑的人，但經查明後，都不是要捉拿的石天權。

閻德誠被石天權先是脅持住，繼之將他砸倒，連頭也破了，對他恨之入骨。

因爲他自幹上偵緝隊員後，從沒有像這一次般，不但在人前丟了面子，也栽了這大的一個觔斗，你要他心平氣靜，那除非他不是閻德誠。

蕭原這兩日一直在城中各處暗查，查遍了城中各處，也利用偵緝隊的「勢力」，向不少在道上混的「人物」查問過，仍是連一點有關石天權的下落的線索，也查探不到。

那個石天權在這兩日就像是忽然在空氣中消失了一樣。居然連一點踪跡也沒有留下，這令到一向精明的蕭原，也束手無策。

因為若是連石天權的一絲半點踪跡也查探不到，就等於老鼠拉龜一樣，無法捉拿石天權，任你有通天徹地之能，也無從施展。

莫非石天權就像一隻老鼠那樣，鑽到地底躲藏起來？

起初的三幾日，風頭火勢的，自然搜查得特別落力，但數日之後，便開始洩氣了，雖然仍在查，但都提不起勁來。

結果，惹得閻德誠大發雷霆，狠狠地訓了那些偵緝隊員一頓。

「他媽的，不管他是飛上了天，遁了地，我也要捉到他！我不信他有孫大聖的七十二變！就算有，也逃不出我的五指山！」閻德誠發狠地往空中一抓，然後緊緊地揑住拳頭，彷彿已將石天權抓在掌心中，逃不出他的「五指山」一樣。

蕭原喝了口悶酒，說道：「閻隊副，別發脾氣，還是想想辦法，怎樣才能將石天權揪出來吧。」

兩人這時是在一家叫做春記的飯店內喝着酒，吃晚飯。

閻德誠後腦上被砸破的地方已差不多痊癒了，他骨地一口喝掉杯中的酒，苦惱地道：「還有什麼辦法好想？我們只差沒有將柳州城內的地皮整個翻轉起來。他媽的，莫非他眞的鑽到地底躲藏起來？不然，怎會找不到他的？」

「蕭老兄，你說他會不會逃出了城外？」他睜着一雙有點發紅的眼睛，瞧着蕭原。

「我看——」蕭原沉吟一下，說道：「不大可能吧，隊上的弟兄將城外所有的路口皆封鎖起來，他就算想逃，看到那樣的情況，也不敢冒險的，我猜他仍然躲藏在城內不知那一處的地方，還未逃出城外的。」

「嗯，你說得有點道理。」閻德誠喝了口酒，煩燥地道：「蕭老兄，你知道麼？上頭那些只會抽鴉片，喝花酒的大人老爺，昨天找我去斥訓了一頓，責叱我盡快將命案破了，不然……」說到這裏，他一拍枱面，幸好在拍下去時，驚覺地放輕了力道，不然，肯定會拍得嘭然大响，杯碟跳動，引來其他食客的訝異目光：「他媽的，他們就只會吹大氣，却不知道我們跑折了腿，累得幾乎喘不過氣來……還要冒着險，我們可不是去玩啊，一點也不體恤下情，若不是我有妻兒老母要養，他媽的我眞想甩手不幹！」他大發了一陣牢騷。

聽他這麼說，蕭原也頗為同情閻德誠，說眞的，這些日子特別最近幾天，他與那班手下都很「落力」去查的了，幾乎除了吃飯及睡覺外，沒有閑坐一刻。

「閻隊副，公道自在人心，別為了那些佔着茅坑不拉屎的老爺大人亂發官威而生閒氣，來，我們乾了這一杯。」蕭原拿起面前的杯子朝閻德誠一舉。

閻德誠吁了口悶氣，拿起杯子往蕭原的杯子邊碰了一下，兩人一仰頭，一口喝掉杯中的酒。

透了口氣，閻德誠的兩條眉毛又打了結。「蕭老兄，我實在再想不出什麼辦法，可以捉到那個神經佬石天權，你也不想看着我被革職，你也不能不替何善祥翻案的吧？請你想想辦法，我與手下的弟兄，都會記着你……」

蕭原最怕聽別人對他說些感恩戴德的話，忙截斷了閻德誠的話，轉着眼珠子說道：「閻隊副，千萬別那麼說。」沉吟了一下，他忽然雙眉聳揚了一下，疾聲道：「隊上的弟兄是不是搜遍了城內認為可疑的地方？」

「是啊？」閻德誠先是有點惑然地看着蕭原，繼之忽然變得聰明起來，你是不是想到了什麼地方沒有搜查的？」

蕭原曲指輕輕敲了一下枱面，說道：「嗯，我忽然想到了有兩處地方，應該去搜查一下的。」

「那兩處地方？」閻德誠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便欲站起身來。

「是那兩座發生兇案的屋子！」蕭原說道：「隊上的弟兄沒有搜查吧？」

「沒有啊！」閻德誠疾聲道，舉起手一拍前額，「對啊，我怎麼沒有想到那兩處地方，人人都認為可怕而又不敢進去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躲藏地方！」頓了一下，佩服地朝蕭原一豎大姆指，「蕭老兄，你的頭腦果然精細靈活，我是眞的服了你。」

蕭原笑笑說道：「閻隊副，別給我戴帽子了，我最怕戴帽子的，何況還是高帽子！其實，你也不差啊，遲早你也會想到的。」

「別捧我了。」閻德誠這一輩子可說是第一次這麼眞心實意的自謙。「蕭老兄，我現在恨不得立刻飛到那兩處地方查看一下！依我猜測，那個神經佬十有八九躲藏在那兩處地方之中，不然，他又沒有飛天遁地之能，怎會像泥牛入海般，無影無踪的？」

蕭原也坐不住了。「好，我們這就去那兩處地方搜查一下。」看一眼閻德誠：「你吃飽了麼？」

「沒吃飽我也沒有心情再吃了，我們這就去吧。」閻德誠就像火燒脚板一樣，站起身來，「蕭老兄，要不要回隊部去召集一些弟兄……」

「我看不用了。」蕭原想了想，說道：「人多雖然有好處，但却會打草驚蛇而驚動了他，要對付石天權，我們兩個也該够了。」

「對！」閻德誠揑着拳頭，「這一次，若是發現了他，我一定教他知道我的厲害！」

算帳付了錢，兩人急急走出店外，却不約而同地站住，互相看了一眼。「蕭老兄，先往那一處？」閻德誠問。

「先往何善祥那間屋子吧。」蕭原直覺上認為石天權若是躲藏在那兩處地方的其中一處，何善祥那間「金屋」的可能性較大。

因為何善祥那間「金屋」自發生了命



案後，便一直空着沒有人住，更由於迷信心理作祟，就算是大白天，附近的人在經過那間屋子時，都不敢走得太近，遠遠地避開，以免沾上了邪氣，晚上，更是人跡不見，因為那些人都繞路而行。

這麼樣的一座「兇宅」，應該是最理想的躲藏之處。

起碼，在這之前，偵緝隊的弟兄就沒有想到要搜查這座屋子。

「蕭老兄，那就先到何善祥那間『金屋』吧。」閻德誠說着已往右邊走去。

× × ×

晚上，那間「金屋」的附近一帶，確是很寂靜，一個人影也不見，靜得有如鬼域一樣。

蕭原由於在十多日前，曾在那間屋子內伏了三晚，因此，對附近的環境及屋內的情形，都很熟悉。

兩人在附近察看了一會，便決定從前面潛入屋內。

事實上，也只有從大門兩邊的牆頭潛入去才成，其它的地方根本無辦法潛進去，除非砸破屋子兩面及後面的窗子，但那樣一來，石天權若眞的躲藏在裏面，那勢必驚動了他，被他先一步遁逃了。

兩人同時由大門左右兩邊的牆頭上翻入天井內。

閻德誠跳落天井內，立刻往左邊張望，看看蕭原跳進入來了沒有，握着鎗的手一片汗濕。

說眞的，他確是有點心頭發毛，要不是與蕭原一同來，若是只他一人，他可不敢來。

不知怎的，他走到屋子前，便不由想起了那日看到的恐怖情景，以及碧玉那恐怖的死相，沒來由地，只覺一股寒氣遍體而入，彷彿在四下裏的黑暗中，伺伏着幢幢鬼影，要不是還有一個蕭原在，他一刻也不敢在此停留。

他一眼便看到蕭原挺起身來，朝他打了個手勢，胆子壯了一點，向屋子掩去。

屋子的兩扇門是上了鎖的，幸好閻德誠帶有鑰匙——門上的鎖是他親手鎖上的，開了鎖，將之輕輕除下，蕭原示意閻德誠閃到門邊的牆上，他自己也閃到一邊，然後探出手，輕而慢地將門推開。

那扇門被無聲地一點點推開來，沒有發出一點聲响，那邊的閻德誠睜着雙眼，緊張地注視着那扇越推越開的門，手上那支駁殼鎗握得緊緊的，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都會毫不遲疑地開鎗。

那扇門終於推開到一個人可以進出的闊度，蕭原慢慢地探出頭去，往屋內窺望着。

驀然，「颼」地一聲，一條黑影自門內標竄出來，蕭原在冷不防之下，吃了一驚，疾忙一縮腦袋，握在手上的鎗也緊了緊。

「砰！」的一下鎗聲乍然响起，在靜夜中，恍似响了一個轟雷般，在夜空震响着。

「咪嗚——」一聲夜貓子的凄鳴，令人寒毛倒豎，蕭原在瞥眼間，看到那條黑影嗚叫着，往上疾縱，箭一樣縱上牆頭，竄掠出牆外。

那是一隻肥大的夜貓子。

蕭原透口氣，看一眼對面的閻德誠，說道：「閻隊副，我們快衝入去看一下！」身子從門邊竄出，一閃撲入屋內。

他剛才雖然吃了一驚，但沒有因此而失去控制。開鎗射擊那隻從屋內竄撲出來的夜貓子，那一鎗是一直很緊張的閻德誠開的。

閻德誠在開了那一鎗，並看清楚竄出來的是一隻夜貓子後，頓時感到臉上一陣發熱，自己太沉不住氣了，萬一石天權眞的躲在屋內，那一鎗足以驚動了他，令他聞「風」先遁。

蕭原正是想到他一定頗為不安，才沒有說什麼，以免他難堪。

蕭原閃入屋內的剎那，身子便馬上向下一伏，兩道銳利的目光電閃般，在屋內掃視了一匝。

屋內雖然比外面還黑暗，但由於習慣了，依稀可以看清楚屋內的情形。

屋內沒有一點異樣。

由於對屋內的情形很熟，所以，蕭原在一伏身的剎那，便已竄到牆邊的一張椅後，就算屋內有人向他襲擊，亦足以躲避過。

堂屋內沒有異樣，他也看不到有人，便立刻從椅後竄出來，一下子竄到房門口前。

他伸手一撩那張門帘的剎那，人已一個橫閃，貼在房門左邊的牆壁上。

這是誘敵及以防萬一之計。

他這一下動作，若是房內有人的話，必會有所動作——向他襲擊或是逃竄，那就讓他試探出來了。

房內一點異動也沒有。

蕭原却沒有立刻貿然衝進去，以免為人所乘。

他雖遭遇過不少狡詐之徒，也上過兩次當，所以學精了。

他再一次飛快地探手撩動門簾，身子也往前閃了閃，却馬上縮回去，這樣，就算房內眞的有人，也會忍不住向他襲擊或是逃竄，那就上了他的當。

通常，躲匿的人總是心虛，無論怎樣沉得住氣，也會忍不住有所動作的，這是他多年與各式各樣的匪徒打交道時，得來的經驗。

房內仍然沒有異常，更沒有人向他襲擊。

隨即，他便放心大胆地撩起門簾，走進房內。

不過，他却沒有放鬆了警戒，手上的鎗握得緊緊的。

房內果然沒有人。

他仍然在房內各處——連床底下也搜看過，沒有發覺什麼，才走出房外，欲招呼閻德誠入來，恰好閻德誠畏縮地走入來，他攤攤手，說道：「沒有人。」

「那個神經漢沒有躲匿在這裏了。」閻德誠語帶失望地說：「有否發現有人曾藏匿在這裏的痕跡麼？」

「沒有。」蕭原搖搖頭。「我都看過了。」

「既然你已經看過了，那就走吧。」閻德誠只覺這屋子有一股森寒之氣，他不想在屋內逗留多一刻。

「還是再搜一遍吧。」蕭原說着走到

桌前，摸出洋火來，點燃了桌上那盞火水燈。

立時，屋內一片昏亮。

閻德誠馬上感到那股森寒之氣被燃亮的燈光驅散了，心中也沒有那麼虛怯了。

蕭原拿起那盞火水燈，仔細地在屋內搜查了一遍，屋內的一切與他十多日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樣，沒有絲毫被移動過的痕跡，換言之，沒有人在這段日子潛入過屋內。

「蕭老兄，走吧。」閻德誠雖然有點失望，但仍抱着希望地說道：「說不定，那個神經佬躲在侯永安的宅子內。」

蕭原也不想再在這裏躭擱下去，點點頭，與閻德誠走出屋外。

「閻隊副，看來要由你出面解釋一下了。」蕭原才走出屋外，便聽到外面有人聲響起，但馬上猜到，一定是閻德誠開的那一鎗，驚動了附近的人家，大概有幾個胆量特別大的人，走來查看一下。

兩人翻出牆外，才落地，便聽到有人大喝：「是兩個賊，捉住他們！」

接着，便是一陣呼喝聲，有幾個人衝過來。

閻德誠忙大喝道：「別亂來，我是偵緝隊的閻隊副，我兩個是來這間屋子查案的。」

這一喝，立時鎮住了那幾個人，雖然沒有再衝上來，但却眈眈地注視着兩人。顯然，那幾個人不大相信閻德誠的身份。

終於，有一個提着燈籠的老頭子認出了閻德誠的身份。「他確是偵緝隊的閻隊副。」

原來那老頭是個更夫。

「沒事了，都回去睡覺吧了。」閻德誠立時神氣起來，朝那些人揮揮手。

那些人自然不敢違抗，雖然滿腹思疑，只好散去，同家睡覺。

待那些人散去，閻德誠吁口氣道：「但願在侯永安的宅子內，能找到那個神經佬！」

「我也希望如此。」蕭原仰望一下滿天的繁星，嘟喃一句：「我也想能够睡個安樂覺。」

× × ×

這一次，蕭原與閻德誠分開來，分從前後兩邊，潛入侯永安的宅子內！

蕭原從後面的院牆上翻入去。

而閻德誠則從側面的牆頭外攀入去。

因為他們都知道，侯宅的前進是那兩個下人——夫婦倆住的，後進本來是侯永安住的，但由於他已死了，而他又是孤家寡人一個，所以，他與塡房李玉蘭於成親之日雙雙被殺之後，後進就等於空置了，若石天權是躲匿在侯家，那麼，就可能藏匿在後進內。

因此，蕭、閻兩人集中搜查後進。

蕭原很輕易便攀上後院的牆頭，翻入院內。

這個後院不太大，種了些花樹，大概那兩夫婦——下人仍有打理的吧。蕭原只是略為打量了一眼，便向屋子那邊躡足掩過去。

這後院是相連後進屋子的。

掩到屋子的一個後窗下，蕭原將耳朵貼在窗縫邊上，凝神傾聽着。

在這麼寂靜的夜晚，無論怎麼細微的聲響，都會變得很大聲而容易聽到，就像後院牆脚下的虫鳴聲，在日間，你是無法聽到的，但在夜晚，不但聽到，若是心煩的時候，簡直刺耳！

蕭原傾聽了一會，便聽到了一些細微的聲響。

那是一個人的鼻息聲。

他絕對肯定。

空着的屋子內有鼻息聲傳出，那自然表示屋子內有人。

這會是誰了？

會不會是那兩個下人——夫婦搬到這屋子內居住？

又抑或是石天權藏匿在屋內？

一想到這個可能性比較大時，他的心頭跳得快了起來！

他決定潛入屋內看一下。

他很小心地將那扇虛掩着的窗子一點一點地弄開來，終於弄到可以從那條縫中窺望進去。

從那條窗縫中往內窺望，蕭原的心「噗」地狂跳了一下。

屋內雖然烏燈黑火，但在習慣了黑暗的蕭原來說，仍然可以隱約看到屋內左邊的一張床上，躺了一個人。

只是一個人。

這證明床上的人不會是一直住宿在前進屋子內的那對夫婦。

接着，蕭原也認出了，這間房間正是侯永安用作新房，夫婦一齊被殺死的那間偏房！

若是那雙下人夫婦，他們肯定沒有那麼大的胆量，搬入主人夫婦雙雙被殺的房子內住宿的！

那床上的人九成九是石天權！

蕭原由於興奮，第一次感到身子有點微微發顫。

忽然，他想到閻德誠。

這麼久了，他也該翻入中院內，掩到前面了。

蕭原決定採取行動。

他再將那扇窗子輕輕地推開一些——足可讓一個人跳進去，便一手按在窗沿上，聳身一躍，跳進去。

忽然，瓦面上響起一陣貓兒追逐的尖叫聲，就連蕭原也被那一陣尖銳的嗚叫聲嚇得窒了一窒。

床上那人也被驚嚇得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猛地從床上挺起身子！

那張床恰好斜對着那個窗台，那人猛挺身坐起來，一眼便瞥到正從窗外跳入去的蕭原，他立刻隨手抓起一個木枕，擲向蕭原，同時一跳下床，赤着脚，飛撲向房門口！

蕭原那時候正好跳上窗沿，根本避無可避，但人急智生，身子忽然向內一撲，自窗沿上撲跌入房內！

「啪」地一下撞擊聲，那個木枕從蕭原的頭側上掠過，被枕角擦着頭皮，一陣火燒般的炙痛，而摔跌落房內地上時，身子也一陣疼痛。

不過，這總好過被木枕擊中，若是被擊中頭上，只怕會頭破血流。

他撲跌落地的刹那，那人亦已飛快地拉開房門，衝了出去。



蕭原可顧不了身上的疼痛，在地上一個滾身，便借勢跳了起來，而身上的匣子鎗亦已經拔了出來，脚步歪踹地急衝向門口，同時大聲叫道：「閻隊長，快截住那人！」

那人經已衝出房外。

隨即，便聽到閻德誠發出一聲大叫，緊接着是人體跌撞在地上的聲音，待到蕭原衝出房外，一眼便看到地上有一個人哼哼唧唧地叫着，掙扎着想爬起身。

蕭原一眼便認出是閻德誠，同時，也瞥到通往前進的那條甬道內有人影一閃而沒。

他不禁猶豫了一下，不知是去察看一下閻德誠，還是去追那人，閻德誠已叫道：「蕭老兄，你不用理會我，快去追那個神經佬，要是讓他跑了，再想找到他，就很難了！」

蕭原聽他那麼說，便拔脚向前面追過去。

待他追到前進時，已失去了那個人的踪影，却瞧到一男一女從一間廂房內走出來，一眼看到蕭原，驚叫一聲，慌惶地縮回去。

大概那男女兩人以為蕭原是賊匪吧。

蕭原也顧不了解釋，目光四下掃視着，却發覺不到那個人的影踪。

他毫不猶豫地衝向大門那邊，但大門仍然關着，表示那個人沒有從大門口逃出去，那就一定仍在屋內。

他立即返身奔過天井，衝入前進的屋子內，搜查起來。

「蕭老兄！一定要捉到那個神經佬啊？他就是石天權！」閻德誠邊叫嚷着邊蹣跚地奔出來。

那兩個男女却抖索着身子，縮作了一團。

裏裏外外地搜遍了，就是找不到那個人，蕭原實在不甘心，本來，是可以一下子將石天權捉住的，偏遇貓兒打架，警醒了他，被他逃了。就像閻德誠所說那樣，若想再找到他，難了。

「蕭老兄，那確是石天權！」閻德誠一再對蕭原說，並且責備自己，「都是我，若不是聽聞你的呼叫，冒冒失失地衝向那間房子的門口，而是匿在房前對開的樹後，就不會被他像頭蠻牛般，不要命地猛撞了一下，應該很容易便將他截下來的，唉，我該死，我沒有用！」

蕭原不想聽他再嘮叨下去，忙截道：「閻隊副，別責備自己了。他已經逃脫了，你再責備自己也於事無補！你看清楚了，那個人真的是石天權？」

「真的，我看得很清楚！」閻德誠氣急敗壞地說道：「他一頭撞過來時，我正好與他面對面，天雖然黑，但在那麼近的距離下，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樣貌！」

「真可惜！」蕭原不禁用拳頭搥了自己的大腿一下，「既然是他，那幾乎可以肯定，兇手就是他。」

「你……兩個是……什麼……人？」那個男的終於可以說出話來。

蕭原看一眼那個男人——大約四十出頭年紀，指指閻德誠，說道：「他是偵緝隊的閻隊副……」

那男人打量了閻德誠兩眼，終於認出他來，鬆了口氣說道：「閻長官，果然是你！」

「侯生，不就是我麼。」閻德誠將鎗插回身上。

原來，那一男一女，正是侯家的下人，那男的叫侯生，女的就叫侯嫂。

這對夫婦也是一無所出，雖然主人侯家亦已死於非命，兩人在侯永安的親屬——堂兄弟之類還未接管這座屋子時，仍然留下來，打理這間屋子。

「快去點盞燈來。」侯生對他的妻子說。

他的妻子聽說蕭、閻兩人不是賊，立時像吃了顆定心丸，不再抖索了，馬上進房去點亮了一盞火水燈，拿出來，放在前廳的桌子上。

廳內立刻光亮起來。

侯生又吩咐妻子去倒兩杯茶來，然後才好奇地問道：「閻長官……你們怎麼進來的？我……一點也不知道……」

「我們是攀牆進來的。」閻德誠苦着臉，搓揉着腰骨。「我們是來捉拿那個殺死你家主人夫婦的兇手的！」

「閻長官……你……」侯生睜大了眼，不可置信地看着閻德誠。「這座屋子自從主人夫婦被殺死之後，只有我夫婦在前面居住，怎麼會……多出一個……兇手來的呢？」

閻德誠也不想多解說，簡單地說道：「是這樣的，我們一直找不到那個兇手，……便思疑他可能會躲匿在這座屋子內，於是今晚前來暗查，果然被我們猜中了，就在你主人夫婦被殺的那個房間內，發現了兇手，但他警覺向前面竄逃出來……可惜截不住他，讓他逃了。」

侯生夫婦聽了閻德誠的說話，都懼然色變，不自禁地抖顫了一下。「閻長官……怪不得我與我女人這幾晚似乎聽到後面有些微的怪異响動聲，唉……我與我女人都以為……」猛地打了個寒顫。「是主人夫婦冤魂不息……嚇得我夫婦入黑後便不敢到後面去，日間，若非必要，也不到後面，以免……」忽然又打了個寒顫，「原來，不是……作祟，而是有人藏匿在後面的屋子中。」

她的妻子也說道：「還有，廚房內的剩飯剩菜，有時候會少了一些，我還以為貓鼠偷吃了，有一次吃剩了幾件糕點，居然不見了兩三塊，老爺一向很喜歡吃的，令我以為是老爺的鬼……吃了，嚇得我心驚肉跳，大概都是讓那個人偷吃了。」抬手在胸口輕撫了一下。

蕭原見不可能會問出有用的綫索來，便對閻德誠說道：「閻隊副，我陪你回隊部。」

閻德誠點了點頭，手按着後腰，站起來。

× × ×

「蕭老兄，錯過了昨晚那個大好機會，又不知要費多少功夫才能找到那個神經佬了。」閻德誠唉聲嘆氣地說。「都是我不好，不然，昨晚捉住了他，就不用再頭痛了！」

他們這時候是在一間叫雙喜的茶樓喝着早茶。

其實，時候也不早了，快近九點鐘了

，應該說是喝午茶才對。

蕭原的眉頭皺了起來。說實話，好不容易才找到石天權的下落，却輕易被其逃遁了，要想再找到他，不但又要費很多功夫，可能再無法找到他亦說不定。

若是他貪夜逃出城的話，那就更難找到他了。

希望他仍然躲匿在城內，那麼，雖然大費功夫，總會找到他的！

「閻隊副，這怪不了你的。」蕭原喝了口茶。「若不是在我從窗口跳進房中時，瓦面上忽然貓兒打架，將他驚醒了，相信我很輕易便將他捉住！」

「蕭老兄，我如今一籌莫展，又要請你想一想辦法了。」閻德誠企盼地看着蕭原。

「閻隊副，你以為我是萬靈萬應的神仙佛祖麼？」蕭原苦笑着說，「我……」

「蕭老兄，你一定可以想到辦法的！」閻德誠充滿信心地說。「昨晚提議到那兩處地方去查看一下的，不是你想出來的麼？」

「但現在我却是無法再想到，他會躲匿在什麼地方。」蕭原說道：「照說，他不會再躲匿在那兩個地方的了。」

「蕭老兄，你動動腦筋吧！你一定想到辦法的，算是我求求你！」閻德誠哀求地說道：「捉不到那個神經佬，不但我無法向上頭交差，你也無法向何家交待，更有損你的名聲。」

蕭原聽他這麼說，說笑地道：「閻隊副，要是沒有我，你豈不是什麼也做不來了。」

「那又不必。」閻德誠一點也不生氣。「我這個人很怪，當沒有人倚賴的時候，逼着我時，我的腦筋就會很靈光，但若是有人依靠，我的腦袋便像生了銹一樣，怎麼『轉』也『轉』不出辦法來，有人說，這也是一種福氣，不用無時無刻都在煩惱中。」他居然還頗為自得地笑起來。

蕭原眞拿他沒有辦法。

「閻隊副，你倒是會自己開解自己。」蕭原說道。

「不這樣又怎樣？」閻德誠聳肩笑笑。「人活在世上，自懂性的那一刻開始，便充滿了煩惱，若是不懂得開解安慰自己，又或是發發白日夢，那還不如早早地了斷算了，那還有什麼樂趣可言？活着簡直是受苦，你說是麼？」

蕭原料不到閻德誠會說出這麼有「哲」理的話來，不禁以詫異的目光，注視打量他兩眼，對於這個人，他又有了深一層的認識。

「你用這種目光看着我幹麼？」閻德誠搔搔頭髮。「我不是忽然變了個怪樣的吧？」

蕭原的眼珠子忽然一轉，輕拍一下枱面，說道：「我想到了一個辦法，但却不知道是否行想得通！」

「什麼辦法？快說。」閻德誠驚喜地疾聲問道，「不管行不行得通，都要試一下！」

「閻隊副，那個兇手兩次行兇殺人的對象，都是些嫁給年紀較大的男人作妾侍或是繼室的女子，由此推測，兇手是一個對那種女子有仇恨心理的人，你認為是麼？」蕭原看着閻德誠，呷了口茶。

「說得對！」閻德誠敲敲枱面。「要不，他不會專揀那種女子下手殺害，這個人一定神經有問題！」

「既然他對那種嫁給有錢人家作繼室及妾侍的女子懷有仇恨的報復心理，那麼，他一定還會繼續幹下去的，我們可以從這上面下手！」蕭原眼中閃爍着異光。

「是啊！」閻德誠一敲自己的腦殼。「我怎麼想不到這方面呢？」停一下，欽佩地看着蕭原，說道：「蕭老兄，比起你來，我簡直是笨腦袋！我說你想到辦法的，這不就想到了麼？」

一頓又說道：「蕭老兄，這……怎樣進行，還要你加以說明。」

「第一步是先派隊上的弟兄到城內各處打聽，有什麼人家在最近的日子納妾或是娶塡房的，查到了，立刻回來報告。」

「第二步呢？」

「第二步自然是馬上採取行動，在那戶人家的附近埋伏起來，最好能夠說服那戶人家，准許我們在屋內埋伏，撒下網子，等那條『大魚』進網。」蕭原呷口茶。「至於那個兇手會不會如我們猜料的那樣，到這戶人家『報復』，我就不能夠肯定了。」

「眼前我可是一籌莫展，難得你想出這麼一個辦法來，無論如何，也要試它一試的了。」閻德誠說。

「我也是這個意思。」蕭原說道：「據我猜測，那兇手既然對那種女子那麼仇恨，在打聽到有什麼人家納妾或是娶塡房什麼的，他多半會去的！」

「蕭老兄，事不宜遲，我這就趕回隊部，派出弟兄，到城中各處去打探。」閻德誠緊張地邊說邊站起來。

「嗯，我也想到何家找何德彰說話，那就會賬吧。」蕭原站起來，抬手向一個伙計招呼。

但閻德誠却搶着會了賬。

×　×　×

那戶人家姓周，主人叫周伯夫，在柳州城內做木材生意，雖然說不上壟斷了柳州的木材生意，但却以他那一家祥豐號生意最大。

他今年四十八歲，有妻有兒女，更有兩個妾侍；但他還嫌不夠，決定在這個月十五日，納第三房妾侍。

他納妾侍是明目張胆的，因為他不但是不懼內，而且「夫綱」大振，對於他納妾，他那位元配夫人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既然「明正言順」地納妾，那自然是要熱鬧一番的了，那一日——十五日，周家就像辦喜事一樣，可熱鬧了。

有錢人家，誰不想找個機會擺擺闊氣的？

蕭原與閻德誠在那一日，都成了周家的座上客。

蕭原能夠成為周家的客人，全靠閻德誠。

原來閻德誠與周伯夫頗有「交情」，是他向周伯夫說，要周家發了一帖子——給蕭原的。

本來，他們想將今晚（十五）的行動告知周伯夫的，是蕭原臨時改變了主意。



他認為若是將情形告知周伯夫，那不但頓時掃了他的「興」，也令到周家的人提心吊胆的，惴然不安，那必然會在神色間表露出來的，萬一給那個兇手暗中看出來，那等於「打草驚蛇」，他們這一次的行動就未必成功了。所以，他要閻德誠瞞着周伯夫，而他們的行動依然照原來的計劃行事，只是秘密進行。

閻德誠這時已對蕭原佩服得五體投地，可說言聽計從，何況，他也認為蕭原說得有道理，他自然同意了。

入黑之後，那些化了裝的偵緝隊員，經已依照閻德誠的吩咐，各自進入指定的「位置」匿伏起來，將周家包圍起來，就像一張網子一樣。

任何人只要進入「網子」內，只要有可疑，便別想能夠走出網外。

而閻德誠與蕭原則在周家內喝着喜酒，席間，蕭原發現閻德誠認識不少有頭有臉的人物，而那些人也頗給他面子，對於這個人，他又有了深一層的認識了。

終於酒闌人散了。

蕭原與閻德誠乘着客人紛紛告辭往外走的哄亂場面，偷偷地潛到一間堆放雜物的小屋子躲藏起來。

然後，待到宅子內人聲沉寂，兩人才潛出來，摸到「新房」那邊，在房後躲匿起來，監視着「新房」的動靜。

由於天氣熱，所以，後窗是開着的。

兩人可以依稀看到房內的情形。

他們看到周伯夫帶着醉意，在房內摟着那個年紀大約二十出頭的「新娘」，在她的身上亂摸亂嗅，醜態百出。

這種情形看在兩人的眼內，都不由有點臉熱心跳起來，特別是閻德誠，忍不住低聲說道：「他媽的，平日道德岸然的，原來是一個老鹹虫！喜歡這種調調兒。他媽的，還不將蠟燭吹熄，要我看着他演春宮戲麼？」

蕭原吸口氣，向他噓道：「快閉上咀巴，萬一給那個兇手聽到怎辦？你不想看，可以將眼睛閉上的啊！」

「他媽的，有好戲看，怎麼不看，我不吭聲就是。」

閻德誠低聲說道：「你奉勸我閉上眼不要看，我也奉勸你一句，閉上眼不要看！不然，看到最精彩緊張之處時，去找……也來不及啊！」

蕭原沒有說什麼，將目光從那個窗口上移開，掃視了附近一匝。

房內的燭光終於熄滅了。

「眞他媽的，為什麼吹熄了蠟燭才幹？」閻德誠心癢難搔地低罵一句。「照着幹，不是還夠意思嗎？也好讓我看一塲好戲！」

蕭原却沒有說什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附近的情形，因為據他所知，那個兇手極有可能是石天權，若是要「報復」，則應該是在這時刻下手的。

因為從兩宗命案發生的情形，那個兇手是決不會讓男的佔了女的便宜，都是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將男的擊暈或是殺死，然後姦殺那個女的，那麼，除非他不來「報復」，否則，這個時候正是他現身行動的重要時刻。

因此，蕭原也有點緊張起來。

四下裏一片沉寂。

莫非那兇手逃出了城外去，又或是他已有所驚覺，而不向周伯夫與那個女子下手？

蕭原腦中閃過這個念頭的刹那，驀地，響起一聲惶急的呼叫聲：「不好了，失火啊，廚房起火了！」

蕭原與閻德誠一聽，都吃了一驚，隨即，便看到廚房那邊有火光騰升起來。

同時，他們也聽到房內的周伯夫低罵了一聲，未幾，屋內燈火乍亮，只見周伯夫有點狼狽地一邊穿衣一邊下床，那個女的也在匆忙地穿着衣衫，隱約露出膚光乳影，看得閻德誠忍不住「骨」地吞了一口口水。

宅子內的人都被驚醒了，一時間驚呼慌叫之聲響成一片，人聲喧嘈中，周伯夫終於胡亂地穿上衣服，却錯穿了妾侍的那條褲子，低聲囑咐了妾侍兩句說，急匆匆地打開房門，往外奔去。

「不好了，前面大廳也起火了——」前面有人乍然驚叫狂呼。

閻德誠再也按捺不住，疾聲道：「蕭老兄，我們去看一下！」

蕭原却冷靜地說道：「閻隊副，這恐怕是那個兇手的詭計——調虎離山之計，乘屋內的人都忙亂出去救火的時候，摸入房內對那個女子下手！」一頓，緊接說道：「這樣吧！你去看一下，我留下來，繼續監視。」

閻德誠猶豫了一下，搖搖頭說道：「算了，我還是留在這裏，我趕去失火的地方，也幫不上什麼忙，倒不如留下來，幫助你捉拿那個兇手！」

停一下，咬着牙說道：「一定是那個兇手放的火！」

蕭原沒有再說話，只是全神貫注地留意着附近的動靜。

房內那位年輕的女子——周伯夫的妾侍，終於忙亂地穿好衣服，下床急急走到房門前，探頭往外張望。

驀地，蕭、閻兩人同時吸了口氣，雙眼也倏地睜了睜，緊緊地注視着一條從屋旁一條通道奔過來的人影。

在目睹那條人影的刹那，兩人都不自禁心頭劇跳了一下——以為那條人影極可能就是那個兇手。

及至那人奔到房子前，停下來與那個妾侍說話，他們才知道，白緊張了一塲。

因為那人根本沒有向那個妾侍採取暴力行動，而是在與她說話。接着，便一直站在房門外，而那個妾侍則返回房內，在床前一張圓桌旁的櫈子上坐下來，對着那根流滿了燭淚的紅燭在發怔。

兩人這才鬆了口氣，但又感到有點失望。

站在門外那人，大概是周家的一個下人，是周伯夫特別吩咐他來「保護」這位新納的妾侍的。

擾擾攘攘的，自然連隣近的人家也驚動了。聽說是失火，那可不得了，恐怕會殃及池魚，因此，隣近的人家都自動地趕來帮忙救火。

幸而火勢不算大，加上人多撲救，大約過了兩個更次左右，不但撲熄了火，那些帮忙救火的人也各自散去，但周家的人

在驚魂甫定下，那裏還睡得着？又擾攘了一會，總算平靜下來，而天也快亮了，隱隱有鷄啼聲傳來。

周伯夫終於回到新房來，那個一直站在門外的下人馬上走了。

在這一段期間，這附近沒有什麼動靜，而那個女子，亦睏倦地伏在枱面上睡着了。

周伯夫也是又睏又倦，雖然今晚是「洞房花燭」夜，似乎已提不起「勁」去幹那回事，喚醒了妾侍，連燭也不吹熄便上床睡了。

蕭原與閻德誠一直守候到天色放亮，周家的下人已起床幹活，才從牆頭上翻了出去。

這一夜，算是白辛苦了。

× × ×

「他媽的，好奸猾！」閻德誠一拳搥在枱面上，發出「嘭」的一下大响聲，震得枱面上的杯筷「跳」起來，杯傾茶瀉，引來其他茶客詫訝的目光，他却全不理會。「那火一定是他放的！他一定是察覺到我手下弟兄在周家附近匿伏着，所以不敢下手，但又不甘被周伯夫『獨佔鰲頭』，於是放把火，擾了他的興頭，讓他不能成其好事，那傢伙也算蠱惑了！」大概由於昨晚沒睡，加上又看了一場令人「心跳」的好戲，所以，他的火氣特別大！

這時候，蕭原正與閻德誠在隊部附近的一家茶居內飲早茶。

這一次名符其實在飲早茶，因爲這時候還未到早上七時。

捱了一夜，肚子特別餓，因此，兩人才到這裏飲早茶吃些東西塡塡肚子。

這茶居的伙計都認得閻德誠，所以，沒有人敢走過去干涉他！

「閻隊副，你說的也正是我想的！」蕭原放緩了語聲，以消散他的火氣。「他雖然沒有向周伯夫夫婦下手，但證明他確是潛入了周家內，這就證明了，我的猜測沒有錯——他很憎恨那些嫁給有錢人作妾侍或是塡房的女子，都想向她們『報復』——姦殺了她們，你說是麼？」

「但他今次却不向周伯夫夫婦下手，我們可是拿他沒有辦法啊。」閻德誠洩氣地說道：「難道又去打聽最近有什麼人家納妾或是娶塡房，然後，我們又撒開網子，等他撞進來了？」

「閻隊副，別洩氣。」蕭原充滿信心地說。「他既然是一個懷有那麼強烈報復心理的人，那麼，他一定不會輕易放過周伯夫那個妾侍的，他一定還會找機會下手的！」

閻德誠聽蕭原這麼說，頓時精神一振，「蕭老兄，我怎麼沒有想到！」伸手在頭上用力拍了拍，「我這個腦袋沒有用了。你以爲他會在什時候動手？」

沉吟一下，蕭原才說道：「根據他昨晚放火阻止周伯夫與妾侍洞房，這證明他不想被周伯夫佔了『頭籌』，從這方面去推斷，他一定會盡快下手的，不然，周伯夫會先他一步，佔了『頭籌』！」

「你是說，他今晚可能會動手了！」

閻德誠這一次頭腦變得靈活了。

「雖然不敢十分肯定，但却有九成把握！」蕭原說道：「若不是白天行動不便，很容易被人發覺，我相信他會急不及待，在白天便動手！」

「那我們今晚又潛入周家了？」閻德誠興奮地說，「我立刻回隊部要弟兄們好好地睡一覺，準備今晚行動！」

「今晚不用隊上的弟兄辛苦了。」蕭原擺擺手說道：「我們兩個人就足以應付了。」

「爲什麼呢？」閻德誠惑然地看着蕭原。

「我不想再打草驚蛇！」蕭原說道：「昨晚極有可能被他發現了匿伏在周家附近的弟兄，他才不敢下手的，要是今晚又被他發現有人埋伏在等他，令到他又不敢下手，那我們再想用這個法子擒住他，不用指望了！」

一頓，又說道：「說起來，也是我一時小心過甚，他又沒有鎗，就算身手再好，憑我們兩個，足以對付他，要是昨晚我們不『勞師動衆』，說不定已經將他擒住了。」

「嗯！」閻德誠這一次沒有一掌拍在枱面上，而是拍在自己的大腿上，「你說得對，人多未免碍眼，很容被發現，今晚就由我們兩個行動！」

「那就快點吃些東西，回去好好地睡它一覺，睡足精神，對付那個兇手！」蕭原說着馬上要了一籠鷄球大飽。

閻德誠也要了一籠。

× × ×

蕭原與閻德誠在天才黑下來的時候，便已經潛進了周家，攀上後院的一棵大樹上。

在這個時候，周家闔家上下正在吃晚飯。

因此，兩人很輕易便潛入了周家。

在那棵大樹上，可以將周宅內各處的情形盡收眼底。

換言之，下面各處的動靜，都逃不過兩人的眼睛。

只是，匿在樹上的滋味不大好受，特別是時間長的話，那簡直是受罪。

好不容易才等到那位妾侍回到「新房」中，又等了一段頗長的時間，才見到周伯夫進入「新房」中，大概是元配夫人，及另兩位妾侍放他「一馬」吧。

而這時候周家的燈火大都已經陸續熄滅了。

蕭原掏出袋錶來看一下，原來已經過了九點鐘，這在當時的人家來說，已很晚了。

兩人由於是在樹上，又不是正對着窗口，所以，不像昨晚那樣看到房內的情形，只能看到那個後窗透出來的燈光！

不過，看到昨晚房內的情形，兩人自然而然地都想像到，此刻房內的情形。

由於窗口一直有燈光透出來，所以，兩人都想像到，周伯夫大概正在猥狎地嗅摸着那個妾侍的身子，還未「做戲」！

「他媽的，有錢的人可以三妻四妾，亂玩女人，沒錢的，連肚子也吃不飽，更別說娶妻了！」閻德誠忍不住嘀咕一句。

蕭原沒有答理他，兩道目光集中在「新房」附近一帶，不停地掃視着。

若是那個兇手今晚仍企圖「報復」的話，那麼，此人必定亦已經潛伏在附近，



注視着房子的動靜，等着下手，因此，這時刻一點也放鬆不得。

過了大約半個鐘頭左右，周宅除了「新房」還有燈光透出，其它地方都已黑沉沉的。

這表示周家其他的人都已經上床睡覺了。

忽然，「新房」的燈光也熄滅了。

「他媽的，有錢眞好。」閻德誠又忍不住了，「骨」地吞了口口水，「時常可以嚐鮮！」

蕭原向他噓了一聲，兩道目光緊緊地注視着「新房」附近的動靜。

忽然間，他的心頭狂跳了一下，瞥到與「新房」相連的屋面上，有一條人影輕捷地從屋背的那面竄到這面來。走到瓦簷邊，然後聳身向下跳落去。

蕭原的雙眼睜得大大的，瞬也不瞬地盯着那條人影。

閻德誠也看到了，緊張得用力抓住那根樹枝，指甲直陷入樹皮內。

那條人影的身手很輕捷，跳下地時，似乎沒有弄出什麼聲响來，不然，隔隣「新房」內的周伯夫夫婦必然會驚覺。

那人影跳落地上，沒有立刻竄起來，半蹲着四下掃視了一眼，豎起耳朶傾聽了一下，發覺不到有什麼，也聽不到房內或附近有什麼响動，才躬着身，快捷地竄到「新房」的後窗下，身子往牆上一靠，微微探頭往窗內窺看。

閻德誠再也按捺不住，便要跳下去，却被蕭原阻止了。

「別急，待他潛進房中，才跳下去，以免萬一被他驚覺。」蕭原附在閻德誠的耳邊，以僅能聽到的聲音對他說。

閻德誠聽蕭原那樣說，才又強按捺着，不再急着跳下去採取行動。

那人只稍爲看了一眼，便一手按在窗沿上，往上一躍，跳入窗內。

蕭原與閻德誠立刻從樹上跳下去。

× × ×

周伯夫有一種怪癖，喜歡嗅女人的那種特有的體味。

不但隔着衣服嗅，脫光了衣服時，也要嗅。

據他在一次喝醉了酒時的胡言亂語，每一個女人都有不同的體味，而他只有在嗅吸女人的體味時，才會漸漸地慾火大熾……否則，無論面對怎樣美麗的女人，他都「興奮」不起來。

他不知嗅吸了那妾侍赤裸的胴體多少遍，終於，慾火高熾，再也忍受不了，正欲往身下那光滑而又具有彈性的胴體上壓下去時，他隱隱感到有點不對勁，忍不住扭頭往窗外望去。

這一望，嚇得他就像被兜頭淋了一盆冷水般，整個人軟了下來。

躺在他下面的那個妾侍雖然是第一次，但在周伯夫的撫摸嗅觸之下，也不禁動了情，她有一種急迫的需要，但就在相觸的刹那，却忽然變了繞指柔，令到她不由張開了閉着的雙眼，看看周伯夫到底怎會忽然變得「垂頭喪氣」的。

她一張開眼，便看到一個人影從後窗那邊急撲過來，手臂猛揚，向周伯夫的頭上擊下去！

她不由驚駭得張嘴尖叫，但却叫不出聲來，那是因爲驚駭過度的緣故。

同樣，周伯夫正在隱隱感覺到後窗那邊有點異响聲，才忍不住扭頭往窗外望去的，那眞是不望猶自可，一望之下，嚇得他整個人呆住了，連聲也叫不出來。

原來，他是一個很怕鬼，也很胆小的人，在他扭頭一瞥的刹那，他第一個意念便是，鬼！頓時嚇得他，魄落魂飛，全身冰冷，他沒有立刻昏厥過去，已經算是奇跡了！

因此，他根本就閃避不了那人影揮擊向他頭上的那根短木棍。

「卜」地一聲，他連「哼」也沒有哼一聲，便被擊暈過去，斜斜地撲倒在妾侍身邊的床上。

那個妾侍看着周伯夫被擊暈，駭極之下，正要尖叫出聲來，可惜，才出口，便被那人影的一隻汗濕的手捂住了咀巴！硬是將那聲尖叫堵塞在她的口內。

那妾侍幾曾遭遇過這麼恐怖的事情，雙眼一翻，暈厥過去。

「嘿嘿，總算來得及，不然，就會被這老頭佔了先。」

那人影一雙手貪婪地在那具赤裸的胴體上撫摸着，氣息也急促起來，另一隻手在解脫自己的褲子。

陡地，一聲急喝傳來：「狂徒，這一次你怎麼也逃不了！」隨着喝聲，一條人影從後窗外「噗」地跳進房內。

那人聞聲驚得窒了一下，急忙抓起放在床邊的那一根木棍，反手疾擲向那條人影。

也就在這刹那，房門「嘭」地一聲大响，被人一脚踢開來，一條人影在房門口閃現，大喝一聲：「把手舉起來，不然，我開鎗。」

聽聲音，將門踢開闖入來的人，乃是閻德誠。

那確是閻德誠，原來，蕭原與閻德誠跳落地上，便依照事先商議好的計劃，一個堵房門，另一個從後窗撲進去，而從後窗撲跳進去的人，正是蕭原。

而他在跳進去時急喝的那一聲，正是通知閻德誠採取行動的訊號。

那人本欲往房門那邊竄去的，但却被閻德誠那一聲大喝震得整個人大震了一下，兩眼發出狂熾兇厲的光芒，那神態有如一頭困獸一樣。

確實，他已經無路可逃。

因爲唯一的兩條路——房門口與後窗皆被閻德誠與蕭原堵住了。

蕭原要不是閃避得快，險險乎被那根飛擲過來的棍子擊中，他在歪身避過那根棍子的同時，握在手上的匣子鎗一抬，且對準了那個人。

那個人在兩支快鎗的指嚇下，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因爲無論他的動作有多快，也快不過兩人手上的鎗。

那人目光閃爍地溜掃了蕭、閻兩人，陡地，他一個歪撲，搶撲入床裏，手一抓一把，將昏厥過去的妾侍拉扯得側轉了身，恰好將他擋住，閃光乍現，另一隻手已握着一柄短匕，擱在那妾侍的頸上，大喝道：「快將鎗抛過來，不然，我便一刀殺死這賤人，再殺死這個老而不，你們就算

開鎗打死我，我已經賺了一個！」

閻德誠才不理會那人的威脅，大喝一聲，道：「你有胆量便殺吧！他們又不是我的什麽人，我只要捉到你向上頭交差，這件案便算完了。」眞的一步步向床前逼過去。

「站住！」那人狂吼一聲：「你以爲我不敢殺這個賤女人嗎？我恨透了這種嫌貧愛富，自甘下賤，作人妾侍的女子，我要殺光這些賤女人！」手起刀落，往那女子的頸上戳下去！

「閻隊副，快站住！」蕭原疾喝一聲。「你若是還當我是你的朋友，便聽我的話，不要硬來，將鎗扔給他。」說着話，他已將手上的鎗扔過去。

那人若不是被蕭原那一聲疾喝所阻，刀子已戳入那無辜女子的頸內，雖然停了手，但那尖利的刀尖，距那女人的頸不到半寸。

閻德誠雖然被喝得停下來，但却不甘心地叫道：「蕭老兄，這一次若是再讓他逃了，再想捉到他，只怕比大海撈針還難，橫豎已死了三個人，再死一兩個，又算得了什麽？只要捉到他，令到他不能再去行兇殺人，那是值得的！」

「住口！」蕭原厲聲喝道：「閻隊副，你怎會說出這種話來的。這女子嫁給一個年紀比她大那麽一大截的男人做妾侍，已經很可憐悲慘的了，你居然還見死不救，你還有人性麽？要是她是你的妻子，或是姐妹，你會這麽做麽？」

閻德誠被蕭原這番義正詞嚴的說話大大地震動了，以前，他眞是不會想到別人的，一直以來，他只爲了自己，只要是對自己有利的，他便不顧一切地去幹，就拿這一次他肯「奮不顧身」地捉拿眞兇，說到底，還不是爲了自己，既可以從何家得到好處的，又可以立功，說不定，因此而提升爲中隊長，蕭原的這番話，可說是「戳」到了他的心裏。

默然了一會，他終於咬咬牙，將手上的鎗抛了過去。

蕭原忽然長長地吐了口氣，朝閻德誠眞摯地說道。「閻隊副，我很高興。」

閻德誠舔舔乾澀的咀唇，激動地說道：「蕭老兄，能够交上你這種朋友，是我的運氣！以後，我知道怎樣去做每一件事了！」

那人立刻跳下床，將兩支鎗檢起來，將蕭原那支匣子鎗握在手中，閻德誠那一支則插在褲頭上。

蕭原一直緊緊地盯着那人的動作，看到他將自己的匣子鎗握在手中時，他暗暗透了一口大氣。

外面忽然人聲嘈雜，大概是周家的人都被驚醒了，不知發生了什麽事，趕過來看看。

那人用鎗指指蕭原，又指指閻德誠，厲聲道：「閻隊副，快走到那個姓蕭的那一邊，不然，哼！我便在你的身上開兩個洞！」

從他那狂熾兇厲的目光，看得出他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閻德誠遲疑了一下，那人便狂吼道：「過去，快滾過去！」

「閻隊副，別逞强，過來吧！」蕭原朝閻德誠說。

閻德誠這才慢慢地走過蕭原那一邊。

「哈哈哈……」那人狂笑起來，揮動着手上的匣子鎗，「你們不是千方百計要捉拿我麽，我現在就在你們的眼前，怎麽不動手啊？哈哈哈……想不到你們也會怕了我，眞好笑！哈哈哈……」

閻德誠恨得牙癢癢的，但在鎗咀的指嚇下，他只好乾瞪眼。

蕭原却一直冷靜地瞧着那人。

忽然，一陣急驟雜亂的脚步聲及帶着驚惶的人語聲在房外响起，房門口一下子湧進了很多人，有一個女人叫：「伯夫，伯夫，發生了什麽事啊！」

那人一擺鎗咀！對擁塞在房門口的人羣吼道：「快滾開，不然，開鎗一個個打死你們！」

那些人還未瞧清楚房內的情形，被那人這一吼喝，看到那人手上眞的有鎗，莫不大驚失色，尖呼駭叫，亂成一團，急急滾開去。

那人似乎知道再逗留下去，對自己會極之不利，立刻兇厲地朝蕭、閻兩人喝道：「站在那裏別動，否則我便開槍！」

聲落，他便向房門口那邊走去。

蕭原待那人離開了床邊，朝門口走了幾步。然後才突然說道：「原來你就是石天權！」

那人聞言脚步一窒，瞪着蕭原，狠聲道：「是又怎樣？」

這麽說，無疑承認自己就是石天權。

「你們捉不到我的！」

「這一次，你是逃不了！」蕭原斬釘截鐵地說，同時向石天權走過去。「我的猜測沒有錯，你果然就是那兩件命案的兇手！」

「站住！」石天權暴喝，槍咀對準了蕭原的心胸。「你再不停下來，我便開槍了！」

「你走不了的！」蕭原彷彿沒有聽到石天權的警告。更無視對方手上的槍，彷佛自己是一個刀槍不入的異人般，毫不畏縮地繼續走向石天權。

「蕭老兄、別這樣，快停下來，他會打死你的！」閻德誠急得伸手去拉蕭原，却拉不到，急得他什麽也似的，「他會殺死你的！」

蕭原却恍似聽不到，無畏地繼續走前去。

在走向石天權時，他有意無意地斜向床那邊走去，搶截在床與石天權之間。

「姓蕭的，你以爲我不敢開槍麽？」石天權見蕭原不聽威嚇，眼中兇光大熾，猛咬牙，一扣食指，扳動槍機，朝蕭原的心胸部位開槍！

蕭原彷彿瘋了，又或是被「鬼迷」了，不但不閃避，反而猛撲過去！

莫非他忽然變成了一個連槍彈也射不入殺不死的鐵人不成？

閻德誠眼看着石天權向蕭原開槍，欲救無從，震驚得目定口呆，驚駭地站在那裏。

期待中的那一聲震耳欲聾的槍聲沒有響起，只是發出「咯」的一下槍機扣動聲，換言之，根本沒有槍彈射出來！

怎會這樣的？



蕭原已撲到石天權的身前，石天權怪叫一聲，揮起手上那支射不响的匣子槍，猛砸向他的身上！

蕭原身子急閃，揮臂向上斜格，「啪」一响，格擊在石天權的手腕上，痛得他五指一鬆，那支匣子槍脫手飛出去。

而他的脚步也歪移了一步，但左手的短匕弧光急閃，疾戳向蕭原的腰背！

但他的肚子上已重重地挨了蕭原一拳，痛得他嗥叫一聲，彎下腰來，緊接着股側上又被蕭原大力踹踢了一脚，歪跌了出去。

閻德誠恰好竄撲上來，斜標一步，截住了石天權，他可不客氣，一拳兜擊在他的胸口上，左掌切擊在他的右肩臂上！

石天權悶了一聲，整個人被擊得翻跌出去，但他的左手仍然掙扎着摸向插在褲頭上的那支駁壳槍！

但却被搶撲過來的蕭原一拳砸在他的左臂上，痛得他狂吼一聲，但頭上又挨了閻德誠一記重拳，身子一歪，倒跌在地。但他仍然想掙扎着起身。

蕭原飛身撲壓在他的身上，順手奪去插在他褲頭上的駁壳槍。

閻德誠立即上前，取出手銬，將他的雙手反銬起來。

蕭、閻兩人同時吁了口長氣，相視一眼，互相在對方的肩頭上拍了一下，站起身來。

總算將兇手抓住了。

蕭原抹一下額上的汗水，將手上的駁壳槍遞還給閻德誠。

閻德誠接過，訝異地說道：「蕭老兄，剛才這神經狂徒開的那一槍，怎會不响的？」

「很簡單，因爲我根本就沒有將機頭扳開來。」蕭原吸口氣，笑笑說。

「原來是這樣。」閻德誠吐口了氣說道，「剛才那一霎驚嚇得我整個人震呆住了。」

「我知道他在緊張之下，一定不會注意到我那支匣子槍的機頭是否扳開了的。」蕭原說道：「因此，我才決定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將槍抛過去。」

頓了一下又說下去：「我知道他將槍檢起來後，必然會指嚇着我們退出房外，然後竄逃而去的，只要他離開床前，那就不用對再他有所顧忌了……也幸好他先檢起我那支匣子槍握在手上，而不是拿着你那一支，你知道麽，在他將槍檢起時，我緊張得幾乎連心跳也已停止了，手心直冒冷汗！」

「蕭老兄，在這種緊張得令人喘不過氣來的時刻，你仍然能够動腦筋，想辦法，我眞是服了你。」閻德誠佩服得五體投地。

蕭原笑了笑，接着轉對地上的石天權說道：「你爲什麽要幹出這種兇殘的暴行呢？」

「我恨她們！」石天權嘶啞地叫道。眼中射出瘋狂仇恨的異光來。「她們都是賤人，爲了貪圖安逸，自願嫁給那些老淫虫作妾，她們簡直不是人，是賤貨，我要殺光這種賤貨。」

「石天權，你怎能够因爲那位姑娘棄你而嫁給別人作妾，便懷恨在心。將別的女子也恨上了？」蕭原搖頭說道：「你怎知道，與你要好的那位姑娘以及別的女子，不是自願嫁給有錢人家作妾，而是被迫的呢？」

「我不管，我不想再提起那個賤人，我恨死了她們！」石天權嘶聲狂叫，在地上打着滾。

「蕭老兄，這人已經走火入魔，不可理喻的了。」閻德誠說道：「本來好好的一個人，爲了一個女人，便鑽進牛角尖，做出如此兇殘的暴行來，將自己毀了，眞可惜。」嘆息了一聲。

蕭原惋惜地看了地上的石天權一眼，然後朝着堵在房門口的周家人說道：「沒事了，進來兩個人，替周伯夫……穿回衣服吧。」

接着轉對閻德誠說道：「我們也該走了。」

閻德誠點點頭，兩人便將石天權左右架起來，往房外走去。

× × ×

喝過了朋友的那一頓喜酒，蕭原在第三日便離開了柳州。

本來，閻德誠與何德彰都要留他多住幾日的，但蕭原却婉拒了，因爲他的一顆心，早已飛到了他的那位心上人——張鳳琴的身邊，恨不得立刻就飛到心上人那裏，簡直再也待不下去。

走在路上，他心中所想，眼前所見，盡是心上人的倩影，他忽然幻想自己變成了一隻飛鳥，展翅飛啊，飛啊，飛到了心上人的身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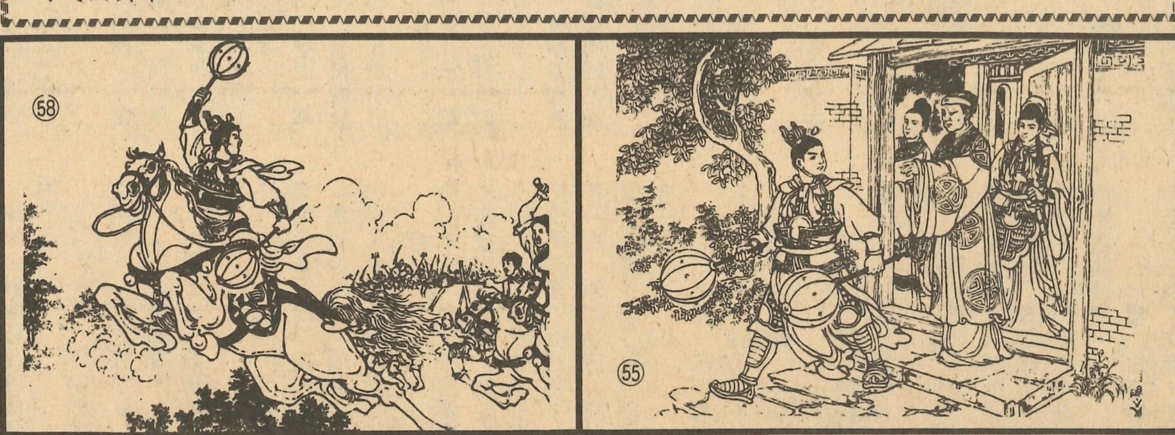
（全文完）

説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九

徐玉珊．編繪

# 岳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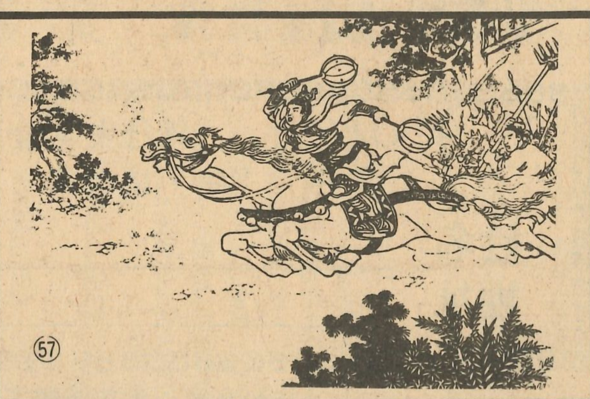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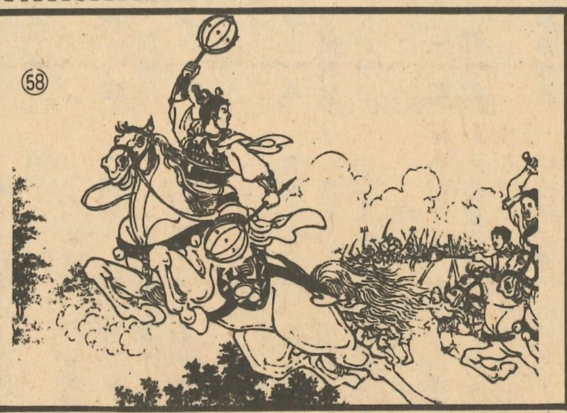
55 岳雲這時在莊後練武，聽說金兵來圍莊，立刻帶了雙鍾來見祖母，要求去殺退敵人。岳母大喜："好！你殺敵報國的機會到了，快出去和莊客們一齊準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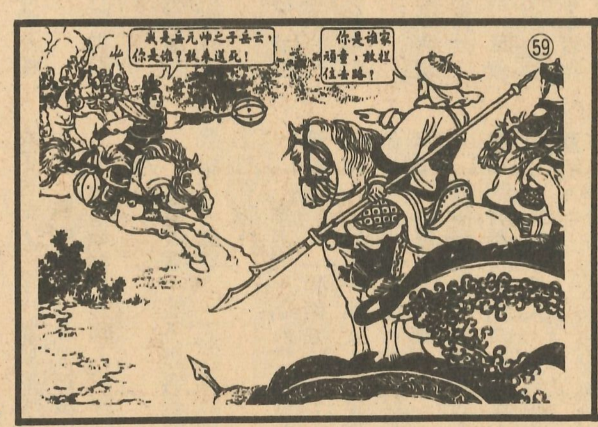
56 岳雲來到莊前，看見許多男子都拿了刀槍棍索，早已準備好了。



57 岳雲來不及披掛，只把腰帶緊了一緊，一馬當先，率領衆莊客向金兵的來路衝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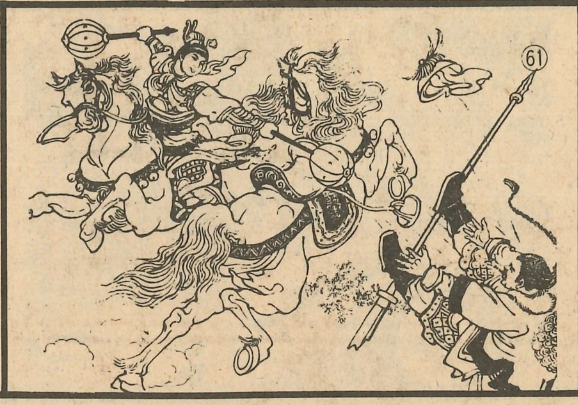
58 走不到二三里，正遇金兵，岳雲指揮莊客說："你們站穩陣脚，讓我先把爲首的金將砸了！"說罷，大吼一聲，衝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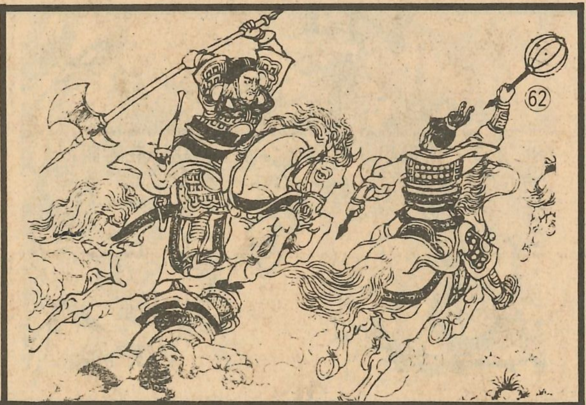

59 金將薛禮花豹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擋路，就毫在不意，走馬上前問話。



60 薛禮花豹欺侮他是小孩，哪裏放在心上，只叫岳雲快些下馬投降。岳雲大怒，舉起雙鍾便打，薛禮花豹舉刀相迎，不料噹的一聲，刀叉立時彎了。



61 薛禮花豹只能招架，不能還手，正想後退，被岳雲兜頭一鍾，打下馬來。



62 另外一個金將張兆奴見了，大吃一驚，提起宣花月斧照岳雲砍來，只想一斧就會結果他的性命。



63 哪知岳雲身體靈活，眼明手快，一鍾擋開大斧，又一鍾打來，張兆奴沒料到他的鍾這樣沉重有力，震得兩膀發麻，咬牙使勁招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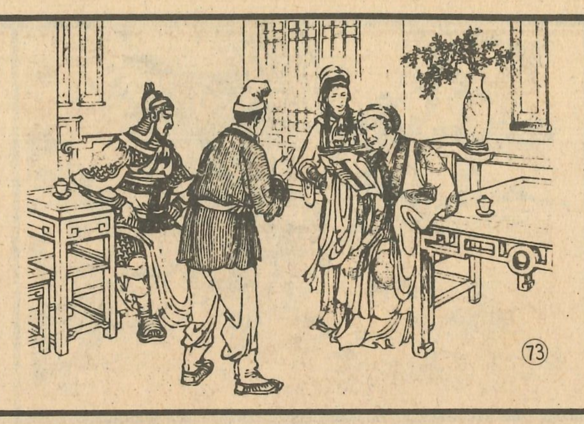
64 打了幾個回合，張兆奴想剛才薛禮花豹的死，心裏不免慌亂，瞅空子回馬就走。



65 莊客們見金將敗走，立刻跟着岳雲向前猛追。金兵自相踐踏，死了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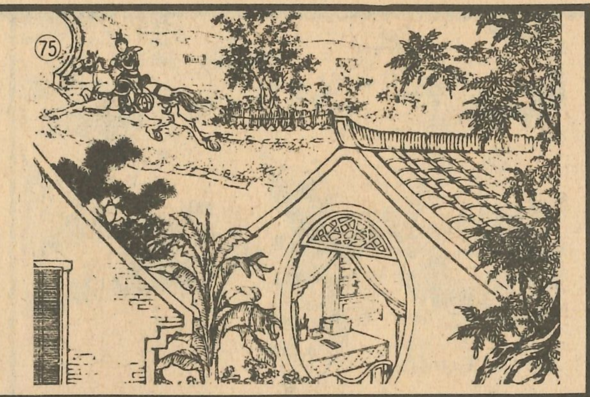
66 張兆奴跑了一程，想自己在金營也是一員猛將，如果敗在一個無名的小孩手下，豈不被人耻笑？於是又鼓鼓勁回身再戰。



73　岳母久等不見孫兒出來，便派人催他快來陪客，不料回報岳雲留了一封信，獨自騎馬出莊去了。岳母忙拆開信看，才知岳雲到牛頭山找他父親去了。




74　劉世光知道岳母最愛岳雲，恐怕老人家心裏難過，就叫人備馬，想去追岳雲回來。岳母卻攔住劉光世，叫他不要去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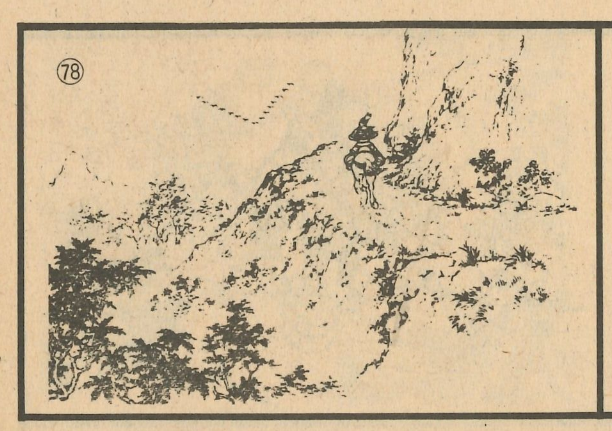
75　原來岳雲打退金兵後，因爲沒有遇到金兵的元帥金兀朮，很不甘心，便趁着大家忙亂，留信出走，打算奔牛頭山去找父親，要和金兀朮較量一番。



76　岳雲出庄，恐怕家裏人追趕，打馬急走了一程，才漸漸慢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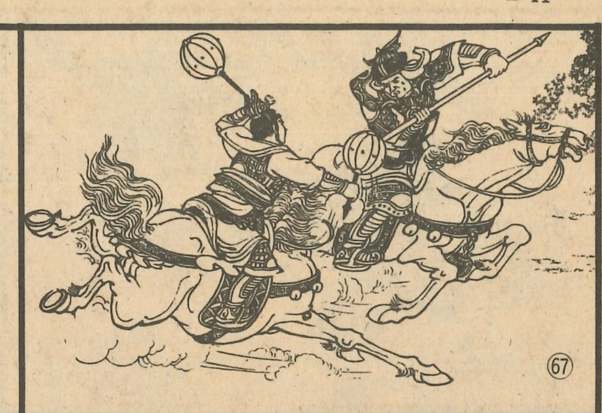


77　他走上一個小山頭，抬眼四看，晴空萬里，晚霞照耀着大地山河，景致眞是美麗極了。



78　岳雲正在玩賞景色，天空忽飛過一排鴻雁，嘹亮的雁鳴像是奏着勝利的凱歌。岳雲想到自己未來的責任和志向，立刻馬上加鞭，直向牛頭山趕去。





67　岳雲拍馬迎上，一對錘和一把斧頭，就像風車一樣滴溜溜亂轉。岳雲矮小，打不到張兆奴的上部，只照下三路猛打。張兆奴也拚全身力氣來擋。



68　戰了幾十回合，張兆奴看看不能取勝，撥馬就走，心裏却暗打主意想放冷箭。岳雲早已防備，兩腿一夾，坐下馬閃電一樣飛快竄上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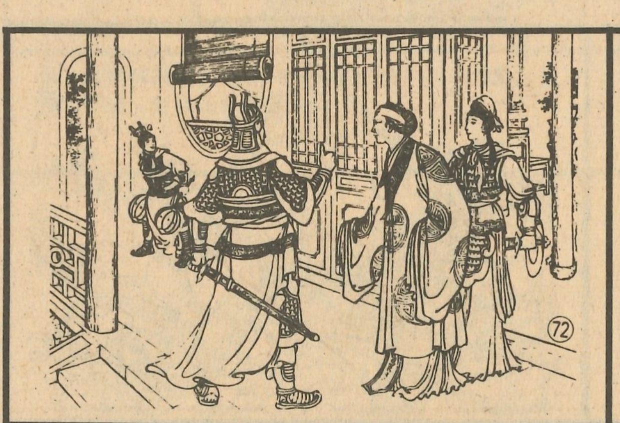
69　岳雲躲過張兆奴的冷箭，跟上一錘，打中他的腦門，立刻死於馬下。



70　那些金兵看見主副將都已死了，嚇得無心再戰，一半散開逃走，岳雲也不去追，一半還想衝殺，被岳雲和莊客們殺得人仰馬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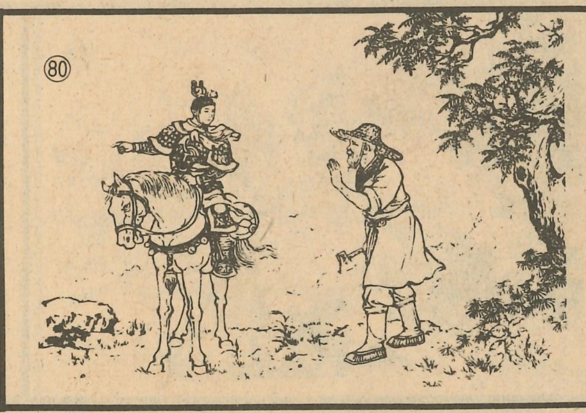
71　這時相州節度使劉光世也得到信息，發兵來救應，正好遇着金兵敗退下來，又合力追殺了一陣，兩下才收兵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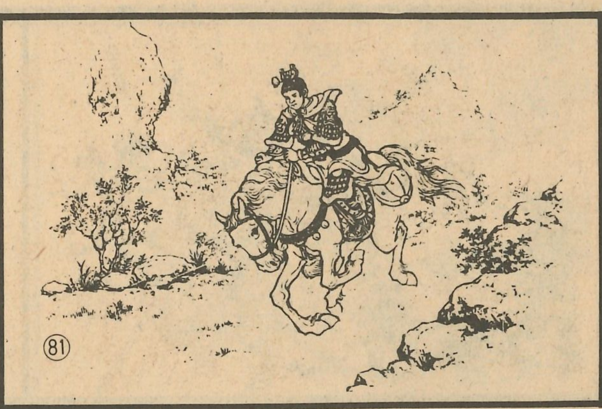
72　劉光世與岳雲回到岳家莊，見過岳母，岳雲便去更衣。劉光世極力誇讚岳雲的勇敢，岳母也十分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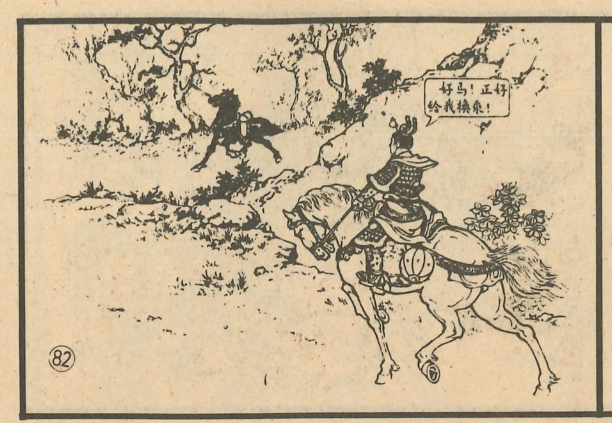

79　他走了四日四夜，來到一座山前，看見一位老樵夫在砍柴。



80　岳雲又問道："旣是牛頭山，怎看不見岳元帥和金兵的營帳？"樵夫聽了恍然大悟，告訴他說："這裏是山東的牛頭山，你尋的是湖廣牛頭山，你走錯了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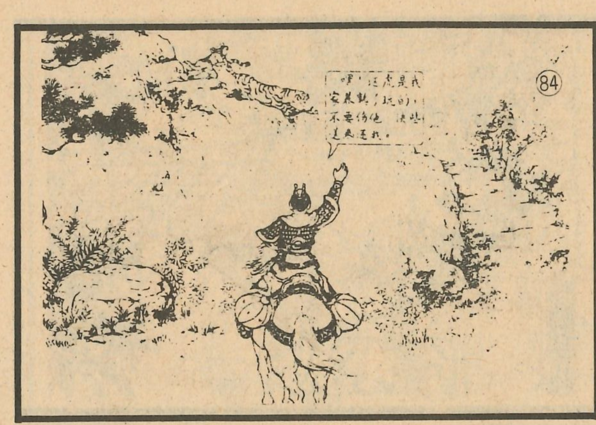
81　樵夫指點了道路，岳雲只得抄小路再奔湖廣。正走着，岳雲的馬忽然打一前失，他發覺這匹馬因爲趕路已經落膘了。




82　又走了一程，岳雲聽見樹林裏有馬嘶的聲音，抬頭一看，一棵白楊樹上拴着一匹鞍轡齊全的馬，顏色紅得像火炭一樣。




83　岳雲正要過去換馬，又聽見山崗上有吆喝的聲音，却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正在用力拖一隻老虎的尾巴。



84　岳雲見那小孩勇猛，心裏雖然敬佩，却又不很服氣便故意和他開玩笑說，這虎是自己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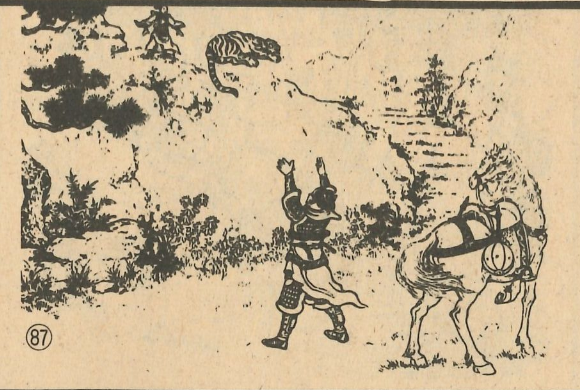




85　那個小孩也暗想，怪不得今天捉這隻老虎這様容易，原來是他養着玩的，他旣然來要，就還給他吧！小孩一手抓着虎頭，一手提住虎尾，從崗上扔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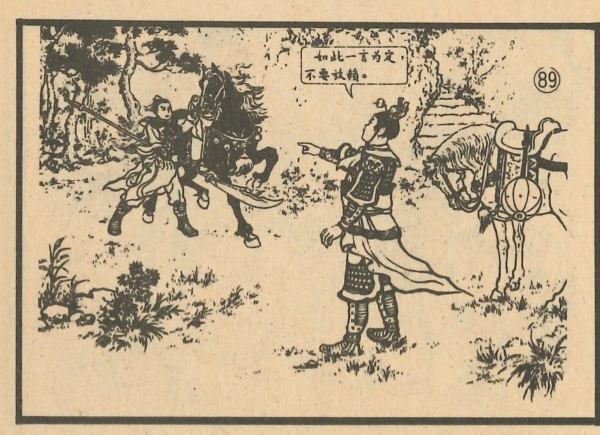
86　沒想到勁使得太大，"扑通"一聲，老虎直滾到山坡下摔死了。岳雲看見暗暗稱贊這孩子好氣力。



87　岳雲有意賣弄自己的本事，故意說虎被跌死了，要他賠一只活的。說着，下馬提起死虎，又拋回山崗上。那小孩看見，也很佩欽，覺得岳雲的氣力比自己還大。



88　那孩子又把岳雲的話當作眞事，抱歉的說改天一定捉個活的來賠他，岳雲料想他定是紅馬的主人，便要他用那匹紅馬來抵償。




89　小孩聽出岳雲是在打馬的主意，立刻板起臉，轉身到草中拿出一口青龍偃月刀，說道："你若勝得這口刀，就把馬送你，勝不得時，走你的路，休要妄想！"



90　那孩子騎馬來戰，岳雲也提錘上馬迎接。兩人各顯本領，大戰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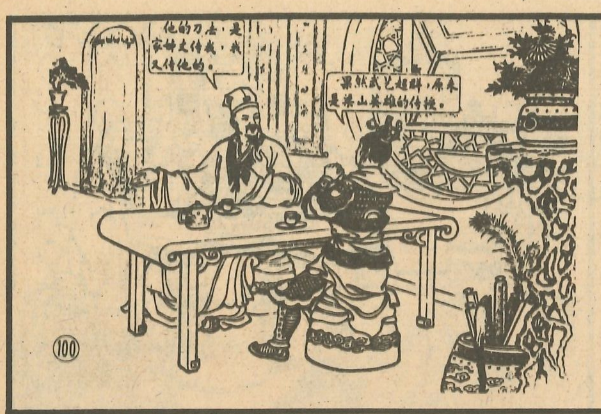

97 停了一會，又不見聲响，老丈戰戰兢兢走去一看，原來是一個後生小伙子抱着死虎睡得正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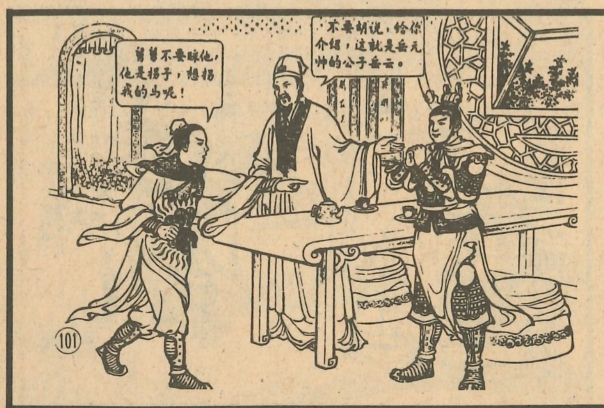
98 岳雲被喊醒，起身與老丈見禮，他把和小孩比武的事向老丈說了一遍，又拿出那把刀來給他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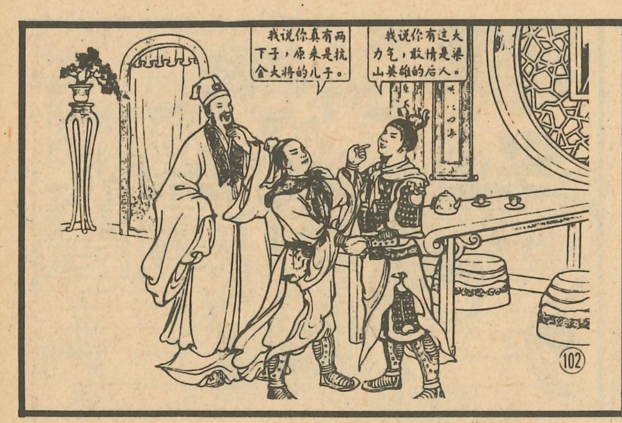
99 老丈接過刀一看，哈哈大笑，原來這口刀正是他外甥的東西。他問了岳雲的姓名，就請岳雲到他庄上去過夜。




100 來到庄上，老丈讓岳雲到中堂去坐。老丈自稱姓陳名葵，又說日間和岳雲比武的小孩是他的外甥，名叫關鈴，是梁山泊好漢大刀關勝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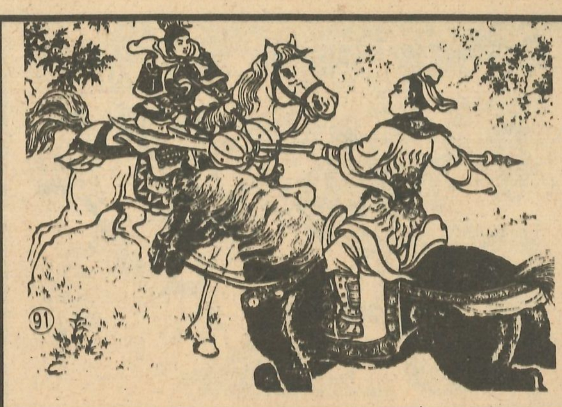



101 陳葵叫人進內室去喚關鈴。關鈴睡得迷迷糊糊走進中堂，一眼看見白天與他對打的孩子在座，立刻大嚷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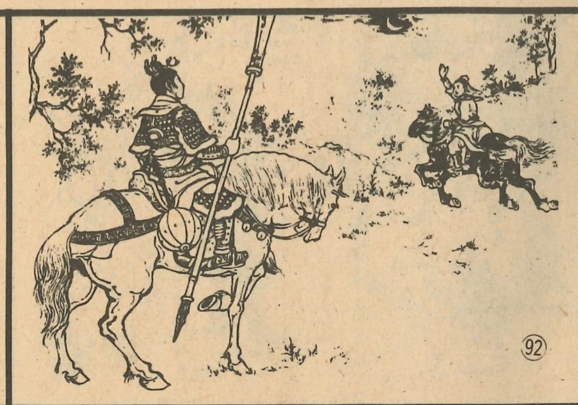



102 關鈴聽說是岳雲，不禁大喜，忙走上來拉住岳雲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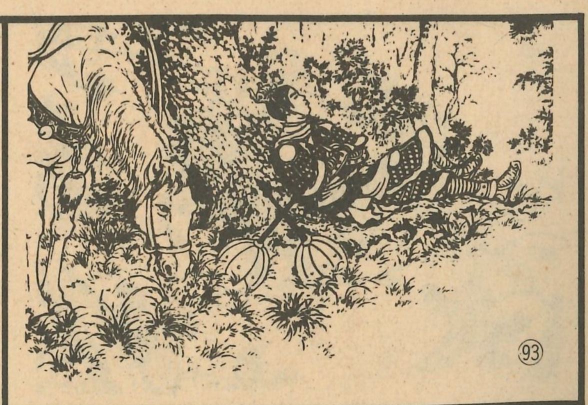




91 這時天已黃昏，小孩肚中一陣咕嚕，忍不住飢餓，便說要回家吃飯了，明天再比。岳雲就叫他留件東西作爲明天來戰的憑証。



92小孩把青龍刀交給岳雲，說聲明天會，拍馬走了。



93 岳雲吃了一把干糧，因無處投宿，只得倚着一棵大樹在林中過夜。



94 睡到半夜，岳雲覺得身上寒冷，身邊又沒有禦寒的東西，顧不得死老虎骯髒，竟把它抱在懷裏取暖，不上一刻又睡着了。



95 這樹林前邊原有一座村庄，庄上一位老丈外出辦事，深夜才回來。庄客挑了行李担子，燃着松明照路。




96 他們走進樹林，猛見一個人和老虎扭成一團，以爲老虎正在吃人，嚇得大聲叫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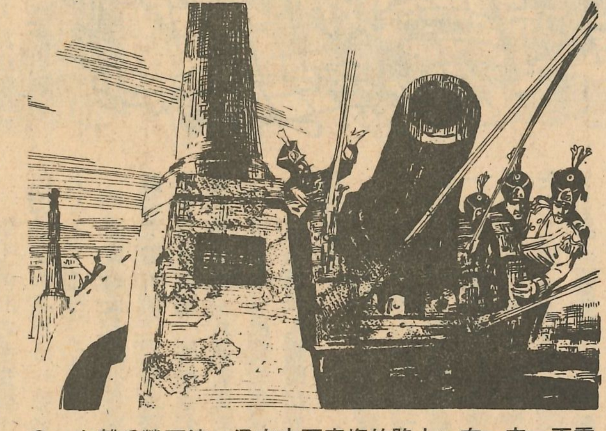
現代科學推理故事

# 大橋爲什麼會倒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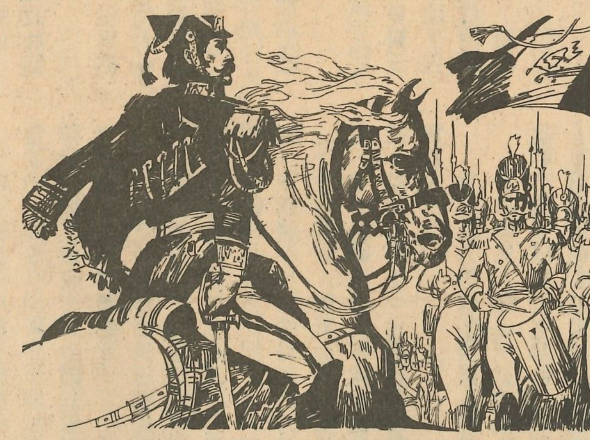
陳惠民改編



1　十八世紀中葉，法國昂熱市附近有一座巨大的兵營。這座兵營的士兵以訓練嚴格、步伐整齊聞名於軍內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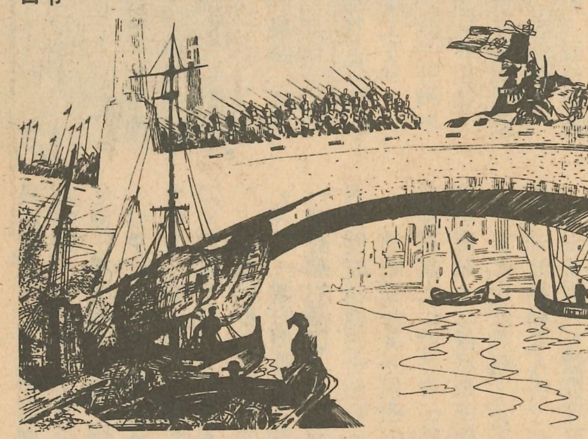
2　在離兵營不遠，通向市區廣場的路上，有一座一百零二米長的大橋。這座大橋是石塊混凝土結構，上面駛過重炮，拉過重物，是昂熱市一座最長最堅固的大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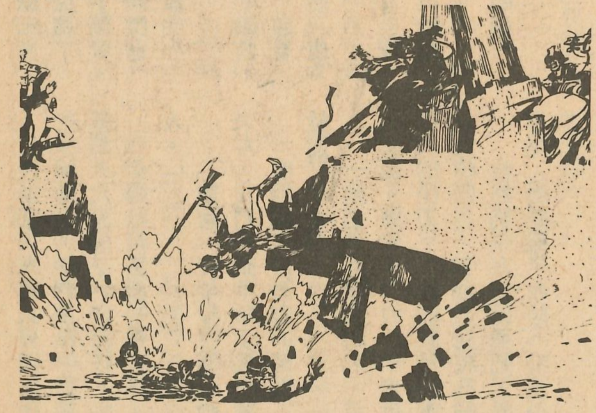
3　昂熱市準備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上級指令這座兵營的士兵在市內廣場進行列隊表演。指揮官接到命令，便抓緊時間進行嚴格的列隊訓練。



4　檢閱那天，隊伍從兵營出發了。爲了引起沿路老百姓的注意，顯示自己的訓練才華，指揮官改發"正步走"的口令。



5　這時，手臂擺動的"嚓嚓"聲，皮鞋敲擊路面的"嗒嗒"聲，形成了強烈的節奏。指揮官騎在馬上，望着雄壯的隊伍，心裏高興極了。不一會兒，士兵們邁着整齊有力的步子跨上了大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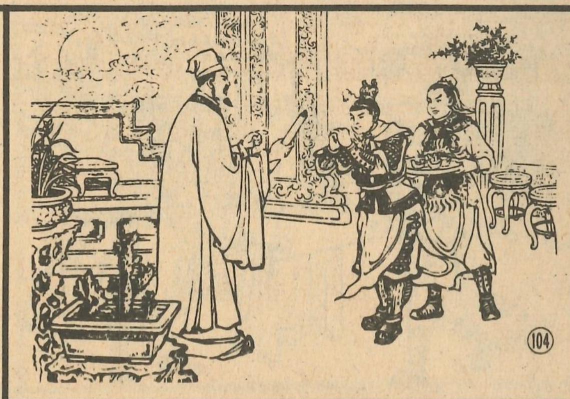


6　指揮官剛剛到達河的彼岸，忽聽"轟隆"一聲巨响，接着便是一片慘叫聲，回頭一看，大橋塌了，幾百名士兵全都掉進河裏。請您猜一猜：這座大橋爲什麼會倒塌？（答案見本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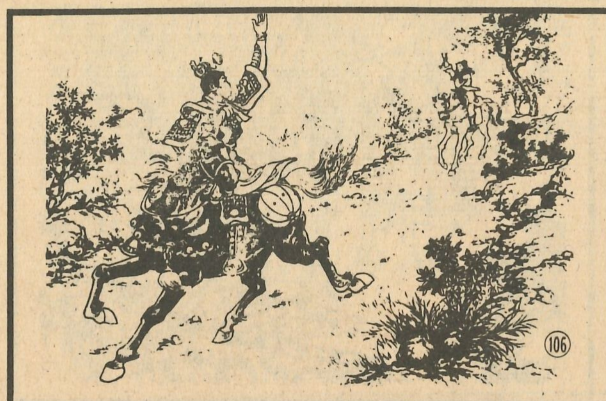

103　陳葵又叫人備了夜宵，三人飲酒暢談。岳雲和關鈴一見投機，當席結爲異姓兄弟。關鈴小岳雲一歲，呼岳雲做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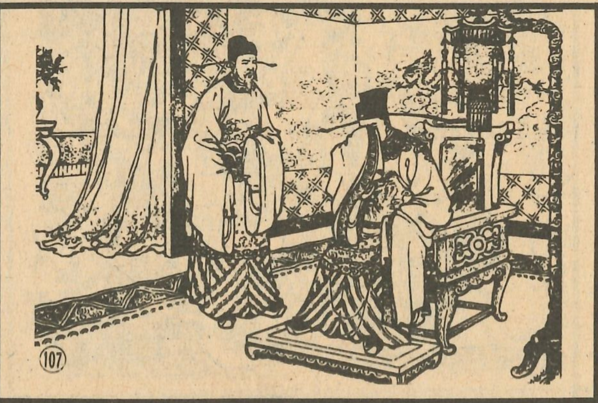

104　陳葵打算留岳雲在家過中秋節，岳雲記掛牛頭山戰事，次日就要起身。陳葵便把去牛頭山的道路，仔細的畫了一張圖樣給岳雲，又給了岳雲盤川銀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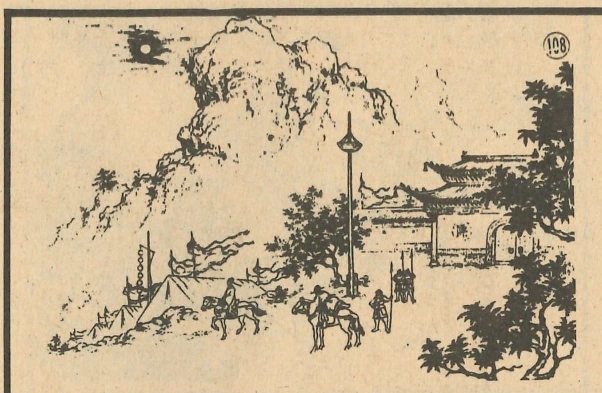

105　關鈴偷偷對岳雲說："過一半年，我就去找你，也投大營效力。"岳雲連連點頭說好。




106　臨行，關鈴將赤兎馬牽出，贈給岳雲。岳雲知道他是眞心相贈，並不推辭。關鈴又送了一程，方才分手。




107　且說，宋高宗趙構住在牛頭山上玉虛宮裏，生活自比平時艱苦。這天是中秋節，他想起從前的榮華富貴，心裏難過，不覺流下眼淚。李綱在旁，便勸他出去踏月散心。




108　高宗這才收淚，和李綱騎馬出宮。

（待續）

# 蛇蝎美人（上）

風流神探奇案錄／麥雷・文
可飛・圖



## 貓眼沙龍　發生命案

一輛一九八六年的豪華平治轎車，停在T市近郊一片堂皇的花園洋房前。小厮搶出拉開車門，首先走出來的是一位四十餘歲的紳士；從他稍嫌臃腫的身材看來，是個生活優裕、缺乏運動的有事業的人。寬邊的太陽眼鏡，罩着上半邊臉，頗有些神秘。

他伸手攙出一位風韻撩人的少婦，生得瘦不露骨，紫色的旗袍，緊裹着曲綫玲瓏的嬌軀，修長勻稱的秀腿，暴露在旗袍的高叉下，使人看了不由生出綺想。

她斜睨着攙她的男士嫣然一笑，兩腮梨渦醉人，一雙水汪汪閃動的大眼，使世界上任何堅強的男人，祇要望她一眼，便不由不拜倒在她腳踝下。

她挽着男士的臂，嬌柔婀娜的踏出高高的門階。深紅色的璃玻門上，畫着黑色的貓頭，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睜，似乎在對走進來的每個人詭笑。

男士嘴角露出一絲神秘的笑意，輕聲在少婦耳邊說：「貓眼沙龍。」

少婦還給他一個會意的微笑。

他們進去，玻璃門自動關上了。

在昏暗的燈光之下，他們幾乎分辨不出自己該走的方向，優柔迴盪的女中音，正在低唱着一曲：「殺了我吧！因為我愛你。」

他們默默的佇立在進門處，視綫漸漸在恢復。藍色的座燈下，一個人深埋在沙發裏，從高高的扶手望過去，祇能見到他異於東方人的高聳的鼻樑，和一隻纖細有力的手。他手裏的高腳盃，注有半盃馬丁尼酒，卻沒喝，祇是不時的放在鼻下聞着，似乎在欣賞那種酒的氣味兒。他斜瞟進來的人一眼，用一把銀光閃閃，精緻的小刀，挑起了盃中的櫻桃。

迎面牆壁上一隻貓頭，淺藍色的眼睛，一明一滅的閃動着，微弱的燈光，照着一列豪華的酒櫃，半圓形的長桌，把一個角落圍成精緻的小酒吧。

酒吧裏坐着一位四十來歲的婦人，雖然從面額上已隱然看出她的年齡，但她嫵媚的風韻，卻依然是那樣的迷人。

男士走近酒吧，含笑向酒吧裏的婦人說：「波斯貓夫人嗎？」

波斯貓夫人微笑着點點頭。

男士伸出右手食指，挺挺太陽眼鏡，從容的由懷裏摸出一張名片，遞給波斯貓夫人。

波斯貓夫人並不奇異他在這暗室裏仍戴着太陽眼鏡，因為到貓眼沙龍去的人多半都有些神秘。她接過名片，打量着，笑迷迷的說：「九爺那兒來的？」

男士很有風度的頷首微笑着。

波斯貓夫人姍姍起立：「先生，怎麼稱呼您？」

男士輕笑着：「你說呢？」

波斯貓夫人神秘的一笑，遞了隻碧玉缸給那男士，缸裏盛滿紙捲，男士隨手捏一隻交給波斯貓夫人。波斯貓夫人打開看過，嫵媚的逗了男士一瞥：「恭喜，喬治先生。」

男士輕聲說：「謝謝！」

波斯貓夫人眼光停留在伴着「喬治」的少婦身上，她們熟識的微笑着點頭，波斯貓夫人先說：「夫人好。」

少婦略帶羞澀的含笑說：「您好！夫人。」

「喬治」打量着她們，禮貌的說：「夫人，我們有榮幸在這裏作客嗎？」

波斯貓夫人高雅的笑着：「我該如何歡迎二位呢？」

一個坐在沙發裏的人，這時拿着那隻高腳盃，踱着沉穩的步子走近酒吧。銀光閃閃的小刀，不時的在酒盃上劃着。他有魁武的體格，和混血兒特有的英俊。

波斯貓夫人走出酒吧，吩咐那人：「喬尼，別走開，我陪『喬治』先生到後邊去。」

喬尼輕沾一口酒，默默的走進酒吧。當他與「喬治」同來的少婦目光交會時，神秘的擠了擠眼，那少婦卻像畏怯似的，背過臉去，有意迴避。

他們走了，喬尼換過唱片，添了半盃酒，踱出酒吧！又埋進原來的沙發裏，他沒有聞盃裏的酒，祇在細心的用絲質的手絹，輕輕的拂擦着那把小刀，兩眼不時瞇成一條直綫，打量着鋒利的刀刃。

波斯貓夫人踱着高雅優美的步子走出來，伸出纖纖玉指，在喬尼臉上輕輕捏一把，柔聲的說：「你跟露茜擠眼兒，還舊情難忘嗎？」

喬尼把刀鋒放在嘴唇上輕吹着。

波斯貓夫人露出一絲淡淡的笑意：「我的容忍有限度，你要自己尊重！」

喬尼輕輕在波斯貓夫人的頰上一吻：「放心，老闆娘！」

波斯貓夫人嬌嗔的板起面孔：「什麼老闆娘？」

喬尼立即堆下笑容，低聲在波斯貓夫人耳邊說：「達令。嗯！」

波斯貓夫人滿意的笑了。

酒吧間陷入奇異的沉靜，時鐘噹噹的敲了四響。

突然，「喬治」先生獨自匆匆的走出來。他臉上充血的脹紅，即使在暗淡的燈光下，也能清楚的看得出來。波斯貓夫人和喬尼望着他失常的神態，不禁詫異。他到酒櫃前，聲音略帶顫抖的說：「波斯貓夫人，改天再來拜望你。」

波斯貓夫人嫵媚的笑着問道：「要走嘛！」

「喬治」先生默默的點着頭，放了兩張百元美鈔在波斯貓夫人面前，波斯貓夫人嫣然一笑：「夫人呢？」

「喬治」先生作出一種勉強的笑容：「女人……總是有一些女人的事情的，不是嗎？」

波斯貓夫人發出一串銀鈴似的笑聲。

喬尼站起身，輕蔑的斜望「喬治」先生一眼，摩挲着手上的小刀，徐徐走到後面去。波斯貓夫人在和「喬治」先生說話，暗暗的盯着喬尼，卻沒叫住他。但她送「喬治」先生走後，自己也匆匆的走到後面去了。

沉靜的酒吧間裏，祇剩下一個小厮。

過了些時，波斯貓夫人臉上掛着一層濃厚的妒意，揩擦着那把銀光閃閃的小刀。

她冷冷的望着喬尼，臉上掛着一層薄薄的怒意，卻仍保持着高尚的氣度：「你溜到後面去，看到露茜嗎？」

喬尼聳聳肩，沒說什麼。

波斯貓夫人諷嘲的笑着道：「怪可惜的。」

喬尼抬起頭，望着波斯貓夫人得意的一笑：「並不太可惜，因為我看到另外一個人。」

「是誰？」

「陳七龍。」

「那個醉鬼！怎麼到我們這裏來？」

「還不是找露茜，露茜拋不掉他，眞夠噁心的。」

波斯貓夫人冷冷的一笑：「貓眼沙龍不是隨便可以來的，你可注意點。要是說出去，有個醉鬼到這裏來找他的太太，我們就算把裏面佈置得像皇宮一樣，還有誰敢來呢？」

喬尼尷尬的說：「他從後門來的。」

波斯貓夫人狠狠的瞪喬尼一眼：「難道你祇管你坐的那張沙發嗎？」

喬尼未答話，她已扭動着蛇一樣的腰肢走了。

喬尼瞇着眼，右手的大姆指在刀刃上摩挲着，並沒有看波斯貓夫人，卻咬着嘴唇，彷彿在思索什麼。

一室靜悄悄的，只有時鐘滴答！滴答……的聲音，點綴着寂寞的空間。

突然，一位體態婀娜的女郎，愴惶的奔出來，她穿着低胸的黑色泳裝，酥胸半裸，一頂貓耳朵的絨帽，一條短短的貓尾巴，慌張的喊着：「夫人！」

酒吧裏寂無人聲。

那貓女郎愴惶的張望着：「夫人！夫人！」

魯尼微瞇着兩眼，打量着貓女郎曲綫玲瓏的胴體。「什麼事？黛絲。」

貓女郎黛絲口吃地說：「殺……殺人了。」

魯尼從沙發上跳起來：「誰殺人？」

「露茜。」

「露茜！露茜殺誰？」

「不，露茜被人殺了。」

魯尼睜大兩眼，驚愕得不能自信：「露茜。她……」

× × ×

門開了，走進來一位瘦高、瀟洒、俊逸的男人，手裏提着隻小皮箱。

貓眼沙龍正因爲露茜被殺的事，陷入忙亂的氣氛中，波斯貓夫人和魯尼焦躁的討論着，如何處理這件事。那人闖進去，發出一串慣有的明朗笑聲，舉着手提箱：「嗨！波斯貓夫人。」

波斯貓夫人流露出自露茜被殺以來罕有的笑意，迎了上去，親切的與那人握着手：「李斯，這麼巧，你剛好遊盪到這裏來。」

李斯把手提箱放在長櫃上，打量魯尼一眼，輕輕的捏着鼻子說：「似乎來的不是時候。」

魯尼冷冷的說道：「大偵探，正是時候。」

波斯貓夫人斟半杯酒給李斯，雙眉微蹙的說：「露茜被殺了，她現在玫瑰精舍。你這位愛管閑事的業餘大偵探，有意受理嗎？」

「要請我查？」

「有興趣嗎？」

「報酬呢？」

「老朋友，我不會吝嗇的。」

李斯把半盃酒在唇上沾了一下，品着唇上的酒味，滿意的揚着眉毛：「可以再來一盃嗎？」

「當然。」

李斯一仰而乾，瞇着眼輕輕的吐氣，回味着美酒的滋味。睜開眼來，他把盃子遞給波斯貓夫人，却又立即縮回來，輕佻的笑着說：「還是自己來吧！」

「爲什麼？」

「慶祝成交的酒，我要斟得滿些。」

波斯貓夫人咯咯的笑着。

李斯斟滿酒，輕品一口，放下來，瞧瞧冷落在一旁的魯尼：「你和露茜也好過，願意看看嗎？」

魯尼狠狠的瞪着李斯，無言的站起身，獨自朝後面走去。

李斯拿起手提箱，挽着波斯貓夫人，跟在魯尼後面，踏進酒吧的一重暗門。

走出暗門是一片美麗的園圃，假山噴泉之間，栽植各色玫瑰，角落上一座充滿田園氣氛的茅亭，穿過花徑，便是玫瑰精舍。

從外表看玫瑰精舍是座竹壁茅頂的農舍，打開柴扉時，內部裝設得富麗堂皇，一隻雪白的紅嘴鸚鵡，習慣的叫着：「先生，夫人好！」

猩紅色的地氈，踏上去如踩在草茵上，琳瑯瑩潔的吊燈，像天空閃縮的星羣；精緻的酒櫃，儲滿名釀；四週鑲着名貴的壁畫，茶几上的烟灰盅，全是玉石精雕，眞使人有置身宮殿之感。

李斯細心的端詳着室內的一切，向身後的波斯貓夫人和魯尼說：「請不要動屋裏的東西，也許這裏留有可貴的證據。」

波斯貓夫人和魯尼默然的點着頭，靜靜的站在角落上看着李斯的舉動，侍女小厮們，本就不敢亂闖的，自出事後，波斯貓夫人又吩咐過不准走近玫瑰精舍，所以一直沒人走進來。

李斯打開手提箱，取出應用的工具，印下門鈕上遺留的兩個指紋，和半個殘缺的指紋。

突然一陣微風，掀起落地長窗的紫色窗簾，李斯奔過去，發現一扇落地長窗洞開着，他轉向波斯貓夫人說：「窗子原來是開的嗎？」

波斯貓夫人微笑說：「你想情人幽會，會把門窗打開嗎？」

李斯點着頭，着手尋找長窗附近遺留的痕跡，在手推門處，發現兩個完整的指印。

魯尼一直孤傲的冷眼旁觀，在潛意識裏他似乎期望着李斯的失敗。

轉到密室去時，波斯貓夫人手按壁間貓頭，輕輕一扭，倏然响起一陣樂聲。完整的壁上，徐徐轉出神秘的門來，波斯貓夫人瞟着李斯：「請吧！」

李斯首先走進密室，魯尼跟在後面，陰沉的盯着他的背影，手上正玩弄着那把鋒利的小刀。

這間特製的八角玻璃密室裏，除了一張化裝枱，祇中間一張圓形的席夢思床，影子映在四週的鏡子裏，當眞令人撲朔迷離，眼花繚亂，辨不出何處是眞，何處是幻，眞是匠心獨具的設計。

露茜赤裸的胴體，伏着深陷在厚厚的席夢思墊中，淡黃色天鵝絨的地氈中，片片血跡，雪白的床單，也是斑斑累累，露茜光滑圓潤的背部，一條寸許的傷痕，滲出的鮮血尚未凝固。

李斯檢視露茜的屍體，他發現背部的刀傷，乃是致命的傷，也是唯一的傷。

露茜雖然死了，但當李斯看着她豐滿的胸脯，纖瘦的腰肢，平坦的小腹，美得如海灘上潔淨的小螺絲般的圓圓的肚臍時，仍不禁砰砰心動。

露茜身旁，一片濕濕的痕跡，李斯下意識的察看，無疑的全是精液，顯然在她被殺之前，曾和人發生關係，那人是誰？李斯小心的揩拭收集着，因爲在這案中，也許這是重要關鍵。

魯尼看得兩眼冒火，拿着小刀的手，不住的顫抖，忍不住的問李斯：「這樣做，有助於你尋找兇手嗎？」

李斯睥睨着魯尼：「難道你以爲我是色情狂？」

魯尼冷笑着說：「這不過是露茜和『喬治』幽會，她的醉鬼丈夫陳七龍暗中跟踪，妒火中燒，殺死露茜，還有什麼猜疑呢？」

李斯似乎沒聽到魯尼的話，斜瞟着波斯貓夫人：「另外還有人住嗎？」

波斯貓夫人說：「染香雅築今天有位『星期五夫人』住着。神秘的女人，每逢星期五來這裏住，沒人知道她的姓名，來歷，但我敢說，她的艷麗，即使你這浪盪的風流客見了，也要傾倒。」



「噢？」

「嗯！」

「能容許我拜訪嗎？」

「有必要嗎？」

「這麼美的女人，不該見見嗎？」

波斯貓夫人嫣然一笑，點頭默許。

走出玫瑰精舍，李斯思索着前後案情，邊問波斯貓夫人，道：「他們幾點鐘來的！」

波斯貓夫人說：「三點四十多分！」

「走呢？」

「四點鐘。」

「你怎麼對時間記得這麼正確？」

波斯貓夫人笑聲如銀鈴：「你不至於爲這個懷疑我吧？告訴你，因爲時鐘剛敲過四响，『喬治』先生神色慌張的從後面出來，不是很容易記嘛。」

「喬治是誰？」

「你知道的，我們從來不問客人來歷的。」

「如果我想見他……」

「你可以去問九爺。」

「馬九如？」

波斯貓夫人微笑着頷首。

突然，魯尼在身後泛笑起來，李斯斜眼回顧，見他正以不屑的神色瞪着自己，沉聲的說道：「你以爲『喬治』會殺露茜的嗎？」

李斯泰然的說：「你以爲喬治不會殺露茜嗎？」

魯尼白了李斯一眼，一時竟無從回答。李斯又說：「朋友，你該盡可能懷疑，假如你不是一直和波斯貓夫人在一起，你也該懷疑她！」

魯尼瞪起驚疑的眼：「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李斯拍着魯尼的肩，淡然一笑道：「那就是說，如果你曾離開過波斯貓夫人，你也是可疑的。」

魯尼氣憤的推開李斯的手，「我？你懷疑我？我曾經看到陳七龍從後門溜出去，露茜不是他殺的，是誰殺的！」

李斯冷靜的說：「還有誰見到？」

魯尼喃喃的說：「這……」

李斯發出一串朗笑：「我怎麼證明這不是你捏造的假情况呢。」

魯尼急得放聲嚷着：「我和露茜雖然分開了，可還有朋友的友誼。我怎麼會殺她？」

李斯說：「你們爲什麼分開？」

「這你管不着。」

「是她背棄了你？還是你丟了她……男女間的的糾紛，往往就是造成兇殺的根源。」

魯尼被李斯氣得面孔鐵青，咬牙切齒的狠聲說：「好吧！你等來瞧，露茜是誰殺死的。」

魯尼氣沖沖的朝外奔去，李斯臉上泛起一層得意的嘲笑。急煞波斯貓夫人，嬌聲的喚着：「魯尼，你幹什麼去呀！」

魯尼惡聲的回道：「妳別管。」

「回來，我和你說話！」

魯尼雖然平時仰承着波斯貓夫人的鼻息，這時却也不再理會了。他像一頭被刺傷的野獸，瘋狂的奔去，波斯貓夫人癡望着魯尼的身影，想追過去，却又覺得不便，芳心暗自焦急。

李斯微笑着說：「他會回來的。」

波斯貓夫人祇得報以苦笑。

染香雅築在玫瑰精舍對面，是一座小巧、別緻，乳白色的圓頂建築，外觀上就給人一種雅潔的印象，登上大理石的石階，便見到內部純西式的輝煌佈置。衣着暴露，婀娜動人的貓女郎迎到門口一禮，波斯貓夫人頷首微笑着說道：「星期五夫人在嗎？」

貓女郎笑吟吟答着：「在裏邊！」

「星期五先生呢？」

「也在。」

波斯貓夫人向李斯一瞥，笑盈盈的說：「只有委屈你稍候一會兒，在禮貌上我須先徵求星期五夫人的同意是嗎？」

李斯神秘的笑着，伸手摸着貓女郎的下巴，「您請便，我會聽候您傳喚的。」並在貓女郎裸露的香肩，迅速而俏皮的一吻。

波斯貓夫人去沒多久，神色愴惶的奔了出來。李斯見事有異，如燕子般的划身衝進染香雅築，波斯貓夫人嬌喘着止住蹌踉的脚步，李斯已搶到她身邊，攙着她搖曳的嬌軀，只聽她夢囈似的自語着：「怪事，她爲什麼不辭而去呢？」

染香雅築的內室裏，靜悄悄的；餘香一縷，幽幽醉人。李斯搜遍各處，未發現星期五夫人遺留的絲毫痕跡，梳裝台上，玉雕裸女像，抱着小鬧鐘，輕聲滴答地走着。

李斯發現梳裝台上有三個完整的指紋，和半個殘破的切形指紋；從形式上看，這半個殘破的切形指紋，與玫瑰精舍的那半個頗爲近似。

裸女像下壓着星期五夫人留下的四張百元美鈔。他將美鈔輕輕抽出來，塞入波斯貓夫人露在低胸晚服外的乳溝裏，微微笑着：「現在，你應該去報警了。」

× × ×

昏暗的街燈，照着湫隘的狹巷，幢幢木屋，像魔鬼的身影，在最黑暗的角落裏，閃動着一雙明亮得出奇的眼睛，他盯着一棟破舊的木屋——這是陳七龍的住處，盯着這棟木屋的是李斯，除了他找不出第二雙比貓還亮的眼。

巷口人影一閃，在昏暗的燈光下，一條矯健的身影倏然折入小巷。

他停身在陳七龍門前，靜聽片刻，驚鹿般的左右打量一眼，伸手輕推屋門，虛掩着的門，應手而開。他略一遲疑，身影立即消逝在黑暗的木屋裏。

一會功夫，木屋的窗子上閃起一縷微弱暗淡的光。

李斯從黑暗處站起，像蝙蝠般划過狹巷，輕悄的到了木屋的窗下。

木屋裏的人在亮着打火機搜索，似乎想尋找什麼。瞬間火光滅了。黑黝黝的，已不再有絲毫聲息。

李斯詫異的傾聽着。

終於，打火機又亮了，那人已轉過身，李斯發現他竟然是魯尼。

魯尼在翻抄陳七龍的木屋，但那屋裏實在沒什麼值得翻的，空洞洞的家徒四壁

。一牀破爛得污黑、酸臭的棉被賣不出一把錢；難怪他不上鎖，何必再增加開鎖，落鎖的麻煩呢？」

尊尼失望的呆在當地，他手裏的打火機無力地熄滅了。木屋重歸黑暗。

突然，電燈大亮，一條巨大的身影，堵在門口，驟看之下，像瘋人院裏闖來一條狂漢。滿臉長久未修的絡腮鬍子，一雙飲酒過多，睡眠不足，佈滿血絲的眼睛，渾身污漬斑斑，髒得像油坊裏的工人，面對着尊尼，兩眼發着憤恨，恐怖的光：「你這惡鬼！來幹什麼？」

尊尼惡狠狠的說：「裝傻！你眞不知道！」

「我爲什麼要知道！」

「我要你說，你爲什麼殺死露茜？」

「我……」

「就是你——陳七龍。」

陳七龍兩眼頓然失去神彩，茫然的不知望着什麼。過了一刻，方似從夢中覺醒般，恢復了神知，他的臉在發着青，額角滲出微粒的汗珠；渙散的眼神，許久無法聚攏。他的鬍子梢兒在微抖，幾乎完全失去理智的衝向尊尼，哀痛的咽泣着：「她被誰殺了！」

尊尼逼視着陳七龍，從容的掏出那把銀光閃閃的小刀，緩緩逼在陳七龍喉間，陳七龍充滿厭惡憎恨的瞪着尊尼毫無表情的面孔：「惡鬼！你強佔我的老婆，還要逼我。」

「別裝啦！實說吧。」

「是你殺她的。不……不是我……」

尊尼冷笑着，猛然舉起瘦而有力的手，揪着陳七龍骯髒的衣領：「不是你殺的，你到貓眼沙龍做什麼？」

陳七龍像隻洩了氣的皮球，無力地鬆下掙扎的手，顫抖着說：「我沒去……我沒殺她……」

「我看到你從後門走的。」

「我……沒有。」

尊尼的刀尖逼緊陳七龍的肌膚，提了提揪着的衣領：「再賴，殺死你。」

「我眞的……沒殺她。」

尊尼氣憤得額角上冒起青筋，嘴唇不停的抽搐，緊扯着陳七龍衣領的手，也在微抖，刀尖在陳七龍頸間，分分深陷，終於鮮血從陳七龍頸間滲出。

陳七龍恐怖、可憐的望着尊尼，突然雙手猛推、乘尊尼無備，掙脫出去，像隻受傷的野獸，奪門而逃。

尊尼急追，他衝到房門時，脚下不知被什麼絆着，猛然仆倒，跟着重重的一擊，他只感到後腦巨烈的痛疼，竟然失去了知覺，等到甦醒時，却獨自睡在的士裏已到了C城，司機很客氣的告訴他：「車錢您的朋友付了。」

×　×　×

木屋區轉過一條巷子，一片空曠的塲子裏，停着十幾輛板車，工人們蹲在街邊的攤頭，飲着廉價的毡酒，海闊天空的窮聊着。

靠邊一家冷落的攤子上，一個落魄的中年人在獨自飲着，一綹凌亂的頭髮，從前額披到眼睛上。李斯一眼便看出他是陳七龍。

李斯坐在攤上，自己點支烟，又拿一支給陳七龍。陳七龍對身旁陌生客的禮遇，感到受寵若驚，止不住的抬眼打量李斯，李斯故作驚異：「是陳老闆嗎？」

陳七龍靦覥的低下頭。

李斯握着陳七龍的手說道：「我們前幾年在伊利沙白酒店見過的，不是嗎？」

陳七龍無法回憶，前幾年他在商場得意時，在伊利沙白大酒店會過的人，無法計算，只有作出抱歉的神態點着頭承認那段事。

李斯要了一瓶酒，替陳七龍斟滿一杯，自己也斟滿一杯，快意的說：「老朋友，難得。來。」

李斯一仰而乾，陳七龍覺得自己落魄到如此地步，竟然還有這位古道熱腸的朋友，舉杯一乾，不覺熱淚要奪眶而出，只得勉強忍住，把一杯酒一口吞下，向李斯照照杯：「謝謝。」

「大嫂好！」

陳七龍的眼淚終於忍不住落下來了：「她死了。」

「死啦？」

「被貓眼沙龍的保鏢尊尼殺死了。」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除了他沒有第二人，因爲他喜歡露茜，而露茜並不眞的喜歡他。」

他們談得很投機，陳七龍覺得終於找到一位念舊的老友，傾吐幾年來無人可訴的抑鬱。

靠陳七龍的手邊擺着幾隻空杯子，李斯請陳七龍拿一隻給他，他算過酒賬，便把那隻空杯子包在手絹裏帶回去了。因爲那隻杯子保留有陳七龍完整的指紋。

李斯回到貓眼沙龍時，尊尼也許還在C城中，波斯貓夫人獨自坐在沙發上，支頤着香腮陷入沉思裏；她發現李斯時立即現出習慣的微笑：「大偵探有發現嗎？」

李斯神秘的一笑：「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怎麼說呢？」

「雖然有了綫索，但尚無結果。」

「什麼時候能告訴我些消息？」

「不難，我想你須要杯咖啡吧！那麼當你喝完那杯咖啡，我便能告訴妳幾個正確的結論。」

「太好了。」

波斯貓夫人媚笑着，站起身走向酒櫃去，她斟半杯酒，向李斯遙擧着。李斯接過酒杯擱在長櫃枱上，別具用心的一笑，低頭嗅着酒味，喃喃的說：「眞是難以拒絕的誘惑。」

波斯貓夫人對他神秘的微笑着，他却擺擺手直向後面走去。

李斯回到房間，印下陳七龍的指紋，同時把在各處搜集的指紋，分析比對，發現三個事實：

一：門鈕上有尊尼的指紋。

二：落地長窗的指紋與陳七龍的指紋相同。

三：染香雅築梳裝枱上遺留的指紋，與玫瑰精舍內室遺留的指紋，其中一個相同，而那個指紋是殘破的，只有切形的一半。

×　×　×

波斯貓夫人獨自坐在酒吧間裏，燈光開得很亮，自從露茜被殺後，她在心理上



受着很深的影响，對於黑暗產生了恐懼，對於孤獨感到不可忍受。

內心的不安，使她不得不狂吸着烟，以安定自己，李斯走出來時波斯貓夫人幾乎埋藏在面前的烟霧裏。李斯的出現，使她像揭開心底的一塊巨石，高雅而嫵媚的微笑重新露在她臉龐上：「李先生，我想你一定有使我驚奇的事要說吧。」

李斯從容的踱到酒櫃邊，端起方才放在長櫃上的半杯酒，瀟洒的笑着：「夫人，對着醇酒美人，妳不覺得我該先享受一下嗎？」波斯貓夫人柔媚的笑着。

李斯神態悠然的品嘗着杯中的酒，緩緩的踱進酒枱，伸手關了白色的燈光，頓然，酒吧間在昏暗的燈光下，重泛起神秘的色彩，他斟半杯酒，在一隻細長得如婀娜女人般的高脚杯中，輕彎着腰遞給波斯貓夫人，波斯貓夫人微笑着接受了。

李斯擧着杯：「爲今夜一飮。」

波斯貓夫人面泛桃花，咯咯的笑着，杯裏的酒幾乎盪漾出來，但她還是欣然的爲李斯擧杯了。她面對着李斯，已把尊尼的出走，忘到腦後。雖然她祇飮了些許酒，由於她和李斯單獨相處，在這誘人的環境下，又相距這麼近，旖旎的往事，不由使她瞇起滿含醉意的眼，惺忪的沉醉在李斯迷人的英姿中。她暗暗想着，如果他不是浪盪的江湖客該多好。

李斯輕咳着走出長櫃枱，波斯貓夫人失望的望着他。

突然，李斯回頭對她說：「妳想知道關於露茜被殺事件的綫索嗎？」

「爲什麼不。」

李斯獨自坐在沙發裏，酒杯沾在唇上品着：「我可以告訴妳的只是，在妳之前，尊尼曾去開過玫瑰精舍的門。」

「嗯。」

「落地長窗是陳七龍打開的。」

「嗯！」

「還有一件妳想不到的事；星期五夫人，或者星期五先生曾到過玫瑰精舍。」

波斯貓夫人確實驚愕一陣，但她十分懷疑的反問李斯：「難道你對『喬治』先生一些也不懷疑？」

「他是最可疑的人，因爲照常理推測，到這裏來幽會的人，不會匆匆的十數分鐘便離去，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故他才走的，也許找到他，便可以知道露茜被殺的重要癥結呢！」

波斯貓夫人默然的點着頭。

李斯乾了杯中一滴酒，站起身朝酒櫃走去：「我想知道星期五夫人是誰？」

「很難告訴你，因爲我也不知道！」

「那麼她是誰介紹來的？」

「星期五先生。」

「星期五先生呢？誰介紹……」

「茱莉小姐。」

「茱莉小姐呢？」

「茱莉小姐……我們似乎不該說出任何人的秘密，不是嗎？」

「妳說出來，在『我們』之間仍是秘密呀！」

波斯貓夫人嫣然一笑：「我可以告訴你茱莉小姐的來歷，可是你須保證不說與第三人知。」

李斯重斟半杯酒，微笑着說：「對於女人的話，我總是尊重的，尤其像你這樣美的女人。」

波斯貓夫人春風滿面，吃吃的笑着。

突然，李斯伸手關了所有的燈。酒心陷入黑暗中，波斯貓夫人幾乎失聲叫出來，嚇得李斯立刻捂着了她的嘴，隔着玻璃門上的貓眼，依稀可以看到昏暗的院落中，一條神秘的人影在移動。

波斯貓夫人瑟縮在李斯的懷抱中，她的一顆芳心，幾乎要從胸腔中跳出來，她祈禱那神秘的人影即早消逝或顯現，以解除自己內心所受的恐怖威脅。終於她又不那麼想了，因爲李斯抱得她很緊，在肌膚的接觸中，她可以享受李斯特有的體臭，從那特有體臭中，她不禁回憶起與李斯舊日的綺情，倒反而盼望那神秘的影子，在門前多徘徊一刻。

事實往往與願望相反的，門外的神秘客窺探一陣，在輕推着貓眼沙龍的門，雖然在一片黑暗中，藉着門外依稀的光，却可分辨出，來人是條高大的漢子。

門漸漸的開了，神秘客邁着輕悄的步子，走進了貓眼沙龍，這時，波斯貓夫人不再有享受李斯溫情的心情了，因爲那條影子，在一步步的向酒枱逼近，緊張的氣氛使得波斯貓夫人幾乎窒息。

李斯纏着波斯貓夫人的手臂，悄悄的鬆開了，他在波斯貓夫人的鬢上悄悄的一吻；恰是無言的撫慰。波斯貓夫人的心，在緊張中有些酥軟下來。

突然，白色的燈光，全部亮起來。

在黑暗中摸索的人，陡然進入極度的光明裏，都難免不能正視強光的刺激，在混沌的一剎那，李斯矯健的身影，越過長櫃枱，落在神秘客身前。

神秘客在燈光猝然閃亮時，確曾驚愕，但當李斯越過長櫃時，神秘客兜手一扔，銀光閃閃，直向李斯襲去。李斯長於技擊，眼神靈活，將身略偏，「噹！」的聲響，一把精緻的小刀，直插在長櫃上。

波斯貓夫人看清神秘客，失聲的喊着：「尊尼！」

李斯躲過尊尼的刀，瀟洒的笑着：「尊尼，C城好玩嗎？」

尊尼氣得像一頭憤怒的兇獸，瞟了波斯貓夫人一眼，然後惡狠狠的咒罵着李斯：「你這無恥之徒！」

李斯竟坦然的微笑，不以爲意。

尊尼氣憤的反身衝出去，只因用力過猛，撞破了門上一格玻璃，「嘩啦！」聲響，濺了滿地碎玻璃渣；他竟頭也不回的，揚長去了。

×　×　×

淫雨靡靡的黃昏，李斯走出T城，在郊區泥濘的道路上吃力地獨自走着。人烟稀少，天色昏暗。他拉起雨衣的領子，擋着迎面撲來的毛毛雨，不時停脚打量着附近零落的房舍建築，但終於他還是失望的又邁着沉重的步子朝前走去。

穿過一片楓樹林，左側一座古老而破落的紅磚房屋，孤零零的擺在佈滿白楓的原野上。是位當年出塵人物的匠心設計，而今由於破落，顯得一片凄涼、陰沉。

李斯從小徑到紅屋，泥濘的路上，沒有半點人跡。枯葉在風雨中片片凋零；化作血紅點點。

團牆倒塌過半，油漆剝落的朱門，半掩着，搖擺在風雨中。門楣橫額只剩下一個廬字，上面的字掉了，無半點痕跡，可供分辨。

李斯推開殘破的門，院中落葉滿地，失去照顧的地氈草，埋在深可沒脛的野草中；龜裂的水泥小徑，佈滿深厚的落葉。李斯踏過荒涼的小徑；宅門開着，並無半點人影。

李斯突然感到一股陰沉的氣氛，密佈在心頭，空空洞洞的房子，角落裏斜着一張佈滿塵埃的方桌，兩張缺了腿的八仙椅，倒在當地，也無人理會，看來倒像座無人居住的鬼屋。

他摘下了帽子，拍掉積雨；淒涼的風從窗櫺吹進來、冷颼颼的。並非刺骨的冷，而是夾雜着恐怖，使李斯禁不住心上一寒。

四壁滿是風雨的痕跡，一幅被風撕破半邊的古畫，歪歪扭扭的吊着；塵封的雕樑上，拖着條似乎已腐朽的草繩，順風晃盪着；牆角落裏滿眼大大小小的蜘蛛網。木製的樓梯，扶手欄干已斷了幾根，跌落在樓梯旁。一切都呈現在死寂裏，似乎這裏的東西，從很久前就沒人摸過，而這座房子，也從很久前便無人居住的一般。變成人間的鬼域。

李斯站在樓梯口喊着：「有人嗎？」

樓上靜悄悄的，無半點回響。

突然，「嘭！」聲響，房門關上了。李斯驚愕的回顧，却是一陣淒涼的風。那扇門仍在「吱吱！呀呀！」的晃動着。

天漸漸黑下來，宅內的視綫愈來愈模糊了。

李斯懷着忐忑的心踏上樓梯，觸鼻一股霉味。他暗想着：難道眞是無人居住的空屋？

樓梯不結實了，走起來「吱格！」作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俯視着樓梯盡頭，四面落地長窗，光綫亮了起來。但當他猛然抬頭時，却不禁驚得「幾乎」叫出聲來。

樓梯口站着一個矮小佝僂的人影，一頭亂蓬蓬的長髮，彷彿幾百年没有梳理過，寬大得不合身材的衣服，使他變成矮小的怪人，一雙小而奇亮的眼睛，面對着李斯，散發着陰森森的藍光。

李斯勉強鎭定地問道：「這裏是『湛廬』嗎？」

矮小的怪人冷冰冰的說：「你要做什麼？」

「我想探聽一位居住在『湛廬』的茱莉小姐。」

矮小的怪人臉上突然變得陰沉沉的晃着亂蓬蓬的大腦袋。

「茱莉小姐你不知道？她的本名是莊婷莉。」

「莊婷莉？」矮小的怪人顫抖的念着這個名字，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你怎麼認識她？」

「不。我的朋友介紹我來看她的。」

矮小的怪人，聽到「朋友」兩個字，像聽到世界上最惡毒的咒詛，立刻暴跳起來：「朋友！什麼朋友？你們這羣世界上最無知的東西。」

他的憤怒還不能因這一頓惡罵發洩無遣，竟伸出兩隻乾癟的手，扭住李斯的衣襟。李斯比矮小的怪人高得多，但他站的地方低兩級樓梯，看起來倒是一般的高。李斯感到矮小的怪人兩臂力氣過人。他想還手，但他没有那樣做；因爲他還不知道矮小的怪人究竟是誰？和茱莉小姐有什麼關係？一旦弄僵了，也許他將永遠找不到茱莉小姐，那樣他也就永遠查不出星期五夫人了。

李斯望看矮小的怪人：「請問，你是誰？」

矮小的怪人，兩眼泛着陰森的藍光，突然發出一陣低沉的怪笑，在他發笑時，李斯看到他長着一嘴參差不齊的怪牙齒；他瞪着李斯，滿臉瘋狂的憤怒：「你別管我是誰，你既是『茱莉小姐』的『朋友』。『茱莉小姐』的『朋友』把我們害成這樣的，你該知道嗎？我要殺死你，你……你這害人的惡魔！」

李斯要掙扎時，已身不由己的被矮小的怪人提上樓。他意識到自己在面對着強敵，用盡平生之力，出拳要把矮小的怪人擊倒，不料矮小的怪人，衣着雖顯得累贅，身體却極靈巧，只將身軀一扭，便把李斯摔到背後，腰略一挺，李斯已漫過他的身體，從空拋出，直跌落在樓板上。

李斯迅速的爬起身，從技擊的經驗中，他認清矮小的怪人，確實是絕頂的強手。他如果以拳擊倒他，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有躲避着襲擊，等候機會。

矮小的怪人，仍在猙獰的瞪着李斯，絲毫没有放過他的意思。李斯要躲避矮小的怪人的襲擊，但矮小的怪人縱躍如猿，閃過兩步，便又把李斯抓在手裏。

李斯確實有些張惶，矮小的怪人正要再度把李斯摔倒時；突然，隔壁的房間裏，冰冷的聲音在喊着：「馬德！」

馬德聽到喊聲，立刻變了一個人，柔順而恭謹的答應着：「我在這兒。」

「帶他進來。」

「是。」

不由李斯攷慮，馬德半擒半拿的拖着他便走！

他們從一條狹長的廊上走過去，窗外風雨未息，天色却已黑了。整個樓陷在黑暗裏，祇有最後的一間房後虛掩的門縫中，透出一綫昏暗的光。李斯被馬德拖到那房前，他判斷這可能是這棟樓裏唯一有人居住的房間。

馬德向房裏喊着：「先生。來啦！」

房裏冷冷的說：「進來。」

李斯要掙脫馬德的手，却掙不脫。他眞看不出這矮小的怪人，有這股驚人的力氣。於是，他跟着馬德走進房間去。不過，他終究是要進去的，因爲他到這裏來，便是要見這裏的主人。

一燈如豆，昏昏暗暗的竟看不清屋內陳設些什麼。近燈處，背門坐着一個人。那人仰靠在椅子上，雖然他明知已有人進來，也不回頭看一下。只冷冷的問着李斯：「你找婷莉嗎？」

李斯吭聲說：「是的。她還有個名字叫茱莉。」

那人突然從椅下抽出一支手杖，用力在桌子上一敲，「噹！」的聲響，震得塵土飛揚，大聲嚷喝着：「惡魔！她不叫茱莉茱，她從來不叫茱莉；她叫莊婷莉。知道嗎！」



李斯驚得不知該回答什麼好。

那人似乎已消了氣，從容的自語似的喃喃着：「我是徐家賓，莊婷莉是我的妻子；我很愛她，我以我的生命愛她；可惜她竟死了，上帝奪去她的生命。遺留給我終生的哀痛……」

徐家賓說着竟唏噓起來。

李斯趁機說：「不知尊夫人幾時去世的？」

徐家賓暴躁的說：「怎麽？難道你不相信她死了。」

「徐先生錯怪了。」

徐家賓立刻又敲着桌子嚷着：「我錯怪你嗎？你們這些壞蛋都不相信她眞的死了，還要來誘惑她嗎？她是個好妻子，我求求你們遠離她吧！讓她寧靜的安息。如果你眞的不相信，我可以讓馬德領你去看婷莉的墓，我却不能陪你去，因爲我已經在這裏坐了三年多了！」

徐家賓用手杖點着牆角一撐，座椅轉過來，李斯這才看清他是個兩腿俱失的殘廢人，半邊臉上滿是醜陋的疤痕，一隻眼睛又變了形。這時他才慶幸上樓時遇見的是馬德，如果在這個人間鬼域中，遇見這幅人間的鬼臉，那眞要嚇得魂飛魄散了。

李斯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徐家賓用手杖向馬德一指：「帶他去。」

李斯不由分說的被馬德拉了出去。

馬德找一盞破風燈，點起來，這才死板板的呆瞪着李斯：「我領你去看太太的墓。」

李斯躊躇的說：「天黑了，外面又有風雨，我還是改天再來吧！」

馬德兇狠的望着李斯，搖着亂蓬蓬的腦袋。李斯爲避免馬德惱火，祇得跟着他走下樓去。

窗外暗黑，一片瀟瀟雨風。高德披了件長得拖在地上的破雨衣，一手提着玻璃風燈走出門去。李斯緊跟在馬德身後，這時他激起一種好奇心，想到在風雨之夜，去看一位從未謀面的女人的墓。這眞是異事。

走出「湛廬」，折向楓林的小道，李斯有意和馬德搭訕，馬德却只是默默的走着，那盞風燈忽明忽滅的晃動着，像幽靈似的磷火；引導着他們走向墳墓。

道路泥濘難行，好在並不遠，不過半個時辰，便到墓園。雖然在黑夜裏，依稀還能分辨，墓前栽種着整齊的小松樹，碎石子的墓道兩旁，聳立着兩排細長的椰子樹，似乎近處種植着不少花草，但在黑暗中却無法分辨。

墓道的盡頭，一間黑黝黝的小屋，馬德回顧李斯，整整過長的雨衣，悽慘的說：「先生本來住在這間小屋裏的，最近才搬回『湛廬』去。好好的家，鬧到這樣；唉！可殺！可殺！」

「茱莉小姐什麼病死的？」

馬德突然暴怒的吼着：「先生不准你稱她茱莉小姐，你忘了，她是個好太太，可是她被你們害死了；你不知道她怎麽死的嗎？你該知道的，你該……你們這些惡魔！」

「可是我與她從未謀面。」

「那有什麽分別？」

「……」

李斯覺得馬德和他的主人徐家賓都是不可理喻的，於是他不再爭執，但願能平安的渡過這個風雨之夜。久久地淋在雨裏，他的雨衣幾乎濕透了，積在帽簷上的雨水，沿着臉龐冰凉的流下來。

馬德氣憤不休的斜着矮小的身軀，到了墓前，墓的形勢作半圓形隆起，保留着中國的古老形態。一塊矮碑，除非蹲在地上，即使白天恐怕也看不出碑文的內容。

馬德把風燈擺在矮碑前，冷峻的說：「喂！你要看看碑嗎？」

李斯抖着雨衣上的水：「既然來了，爲什麼不看一看呢！」

李斯蹲下身去看那塊矮碑，此刻馬德激動得顫抖的問李斯：「是韋伯信要你來的嗎？」

「誰是韋伯信？」

「哼！你不認識韋伯信，怎麽知道『茱莉小姐』這個名字呢？你們這羣該殺的惡魔。」

馬德仰天狂笑着，他的笑聲震盪在風雨之夜的原野上，像暴怒的獸在吼，李斯心裏有些戰慄，仰面打量馬德，在風燈微弱光綫的映照下，馬德陰沉的臉上泛着一層青光，由於嘴唇的顫抖，使參差的門牙，兩隻暴在唇外，額角上的青筋，根根像是粗麻繩。

李斯方要站起身，馬德怒吼着手起一掌，擊在李斯的後腦，打得李斯立刻暈過去，倒在墓前。

馬德望着倒下的李斯，仍不能抑止如火山暴發般的憤怒；他提着風燈的手在顫抖，不停的咒罵着：「惡魔！再來，我一定殺死你。」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當李斯甦醒的時候，眼前黑漆漆的一片，失去了微弱的風燈的光，也不見了馬德的人影。風雨無休，只有他獨自倒在地上；腦後仍在陣陣的隱痛。

他掙扎着起身，摸索到小屋前，屋門上着鎖，他拾塊石頭打破了鎖。小屋裏一股霉味，但較之淋在風雨中，却又勝過不知幾萬倍了。

雖然他知道自己在荒無人烟的孤墳上，但由於他剛才遭受的打擊與困倦，他已不再作掙扎的夢想。他很坦然的脫下濕淋淋的雨衣，隨手一扔。房子不大，很容易便摸到了床，而且還有兩條泛潮的破棉被，這時他也無所顧忌了，躺下來一刻便昏然睡去。

他幾次被惡夢驚醒，曾想披衣離去，但風雨留住了他。直到黎明時，才又朦朧的睡去，一覺醒來；雨已停了。拉開小屋的門，他驚奇自己竟睡在一片瑰麗的小花園裏，只是多着一堆墳。

他晃晃猶在發痛的腦袋，昨晚的事，恰如一場惡夢。他走近墳前，矮矮的小石碑所在，他下意識的低頭看看，碑上刻着：亡妻莊婷莉之墓。徐家賓立。

李斯走出墓園，回憶昨晚來時的小道摸索着，走了多時仍不見「湛廬」的紅屋。一間小茅屋前，站着位老人，李斯走過去：「請問老伯，這附近有座紅房子，從

前叫做『湛廬』，裏面住着一個人叫徐家寶，不知是從那裏走？」

老人奇異的望着李斯：「你認識徐家寶？」

李斯道：「朋友要我來看他的。」

老人搖着頭說：「我勸你別去。那個人是一個瘋子，還有一個瘋傭人。他自從放火燒死太太，自己從樓上跌下來，斷了兩條腿之後；就得了這個失心病。你要是去，他萬一疑心你和他太太有關係，可不得了。」

「他爲什麼放火燒死太太呢？」

「還不是太太不守婦道！」

「噢？」

「可不是。聽說是在個什麼籠子裏邊，挺秘密的。」

「是沙龍吧！」

「像是那麼個地方。不過你可千萬不能跟他提起，要是提這個，他非要殺你不可。」

李斯不願再到「湛廬」去，他問明出T城的路徑，黯然的踏上歸途。

× × ×

由於「茉莉小姐」的死，使「星期五夫人」成了謎。

× × ×

在貓眼沙龍的一間密室裏，粉紅色誘人的燈光下，波斯貓夫人高擎着半杯香檳，笑靨迎人的面對着李斯，他們似乎都有幾分酒意，面頰上泛着醉人的紅暈。

波斯貓夫人把酒杯在唇上沾一下，滿含醉意的逗了李斯一瞥：「有點兒酒意了嗎？」

李斯瞇着惺忪的眼：「醉了。」

波斯貓夫人嫣然一笑：「酒是不會醉人的。」

李斯向波斯貓夫人走去，酒杯在波斯貓夫人的杯子上一碰，春風滿面的笑着說：「可是人自己會醉呀！」

「你的嘴很刁，也很可愛。」

「妳……也是。」

突然，燈光熄了，祇剩下微弱的一點淡紅色的微光。兩隻酒杯並排擺在床頭櫃上，像一對青梅竹馬的小情人，肚子裏滿藏着醉人的東西。

密室裏靜悄悄的，甚至連一點音樂都沒有，這一片世界裏祇有波斯貓夫人半哼半語的咯咯笑聲。那笑聲是醉人的，甚於杯中的美酒。

李斯囈語着：「不早啦！」

波斯貓夫人嬌媚的說：「急什麼？」

「難道我們永遠關在密室裏？」

「只要你願意。」

「我永不願意。我寧願在天涯海角浪邊。」

「奪尼便不會。」

「所以他永遠是奪尼。」

燈光亮了，李斯離開席夢思牀站起來。波斯貓夫人斜倚在綉花的錦被上，上衣的鈕扣半開着，酥胸半裸，雲鬢凌亂的斜披着。半開半闔的瞇着眼，凝望着李斯整理衣服，微微的喘息着：「你……眞是個不可捉摸的男人。」

「所以妳才喜歡。」

「你很自負，但是你確說對了。」

李斯得意的笑着，獨自乾了杯中的餘酒，丟給波斯貓夫人神秘的一笑，瀟洒的走出密室。

波斯貓夫人獨自慵懶的斜臥着，且不管李斯離去。因爲她已深切的瞭解，李斯是個不可捉摸的男人，要來他自己會來，要去他也自己會去。

頃刻間密室的門又開了，波斯貓夫人懶洋洋的睜開雙眼，微笑着兩頰泛起紅暈，她餘意未盡的望着進來的人，彷彿含着滿眶的淚水：「奪尼，我知道你是會回來的。」

奪尼冷峻的說：「不……」

波斯貓夫人伸出雪白細膩的玉臂，纖手向奪尼輕輕一抬：「什麼不？來……」

奪尼似乎還要說什麼，波斯貓夫人嫣然一笑，媚態撩人，奪尼不由兩眼發直，再也無法矜持，失魂落魄的逕向波斯貓夫人走去。

× × ×

李斯帶了兩瓶酒，幾包菜到陳七龍的小木屋去。已經是十二點多了，小木屋的門依舊在虛掩着，靜悄悄的，沒有一點人聲。

李斯輕輕的推開門，觸鼻一股腐酸和酒臭味，令人止不住的作嘔。許久，他才止住腸胃的上反；打量陳七龍還在裹着那條破棉被，作黃粱大夢呢！對於李斯的到來，他竟毫無知覺。

陳七龍帶着多天未醒的酒意，被李斯從甜夢中推醒，他看了李斯一眼，竟像毫不相識，轉身蒙着頭又睡去了。

李斯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叫道：「陳老闆！」

連續叫了幾次，陳七龍還是沉沉地睡着。

李斯掀開陳七龍的被角：「我來找你喝幾盅，好不容易找到這裏。」

陳七龍睜開了滿佈血絲的眼：「有酒嗎？」

「有酒有菜。」

「菜又不能醉人，何必要它。」

陳七龍從床上爬起來，搖搖晃晃的走着，兩手抓着滿頭亂髮，迷迷糊糊的望着李斯：「你是誰？」

「我上次在酒攤上，一塊和你喝過酒的李斯呀。」

「哦，我實在記不得了。」陳七龍不住的搔着頭：「不過既然你有酒，就算我們見過吧！」

陳七龍坐下，也不管地上有多麽髒，李斯拉件破衣服墊着，也坐下來。李斯帶去的自然不是廉價的毡酒、陳七龍滿飲一杯，不住口的讚着：「這種酒很久沒沾過口了，好酒！」

李斯爲陳七龍重斟上酒，試探着說，「你過去在商場的信譽很好，可以重新振作的。」

陳七龍狂笑着：「我還要振作，我爲誰振作？」

「爲你自己呀！」

「爲我自己？」

陳七龍不能自已，歇斯底里的狂笑着，像是一個瘋人。忽然，他止住笑聲，眼淚奪眶而出；他悶聲不響的獨自舉杯，一仰而盡。

李斯立刻又斟滿陳七龍的杯，但當陳



七龍舉杯欲飲時，李斯却伸手壓住他端杯的手。陳七龍驚疑的望着李斯 李斯突然問他：「露茜怎麽死的？」

「露茜？」

「是啊！」

陳七龍立刻搖着頭：「我不知道！」

「可是她臨死之前，你去過貓眼沙龍吧？」

「我……沒有。」

「你說謊。你去過；你是從落地長窗走進去的。」

「……」

「你是不是因爲露茜是個壞女人，便不承認去看她？」

陳七龍立刻焦急的嚷着：「不！不！她不是個壞女人 她祇是一個失敗丈夫的妻子。」

「你知道她被誰殺了？」

「……」

陳七龍傷感的搖着頭。李斯抓住了他心理上的弱點 更進一步的引誘他：「你想知道嗎？」

「……」

出乎意料之外的，陳七龍還是沮喪的搖着頭。李斯移開了陳七龍的手 那杯酒他又一仰而乾。李斯再爲他斟一杯，撫着他的肩膀說：「陳老闆 你願意與我合作嗎？」

「怎麽樣？」

「你實實在在的告訴我 我要查出兇手是誰？」

陳七龍惶恐的咽泣着：「我不可說，不能說。」

「爲什麽？」

「我答應過她的。」

「她被殺死了，該有些不同吧！」

陳七龍嘆息着道：「現在誰都知道我是一個酒鬼，把我當作陳七龍的人恐怕只有你了。我不該騙你的，露茜是我的好妻子。她十八歲嫁我，至到前天死去，當然她迫不得已，過着交際生活，可是，她最純潔的一次是跟我，而最後的一次還是跟我。」

李斯忍不住的暗中發笑：「最後一次恐怕不是跟你的吧！」

「你敢說……」

陳七龍刹那的憤怒 但瞬間志氣全消，頹傷的垂下了頭。李斯毫不放鬆的追着：「我有證據，可以證明最後和露茜在一起的不是你。」

「憑什麽？」

「我有露茜身上遺留的精液。」

「我可以使你證明。」

「但是，你說不出和露茜在一起的情形。」

「我說得出。」陳七龍乾盡杯中酒，兩眼已紅了，酒漬沿着嘴角流到凌亂的鬍鬚上，也不去擦，眞的像是條失去神智的瘋漢。「你不能告訴別人。」

「當然。」

李斯爲他斟滿滿地一杯，打開第二瓶酒 全神貫注的傾聽着。陳七龍沉默半晌，抬眼望着李斯，說道：「露茜走上交際生活後，我們仍然暗中往來，保持着夫婦關係；但是這却是一個秘密。不管她到那裏，我都會找到她的，好像我能聞着她的氣息。」

「貓眼沙龍去過幾次？」

「這已經是第三次了。我是從落地長窗進去的，然後又從落地長窗出來。她告訴我，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了，因爲她不願永遠這樣下去。」

「你怎麽說？」

「我答應。因爲我太愛她了，她要的我都答應。」

「喬治先生呢？」

「什麽『喬治先生』？」

「陪她去的男人。」

「他在園裏和人吵幾句嘴，先行離去了。」

「和誰吵嘴？」

「……」陳七龍搖着頭。

「你呢？」

「我和露茜在密室裏幽會，事後有人來敲門；我便從落地長窗，匆匆的溜走；在後門口，那個可惡的奪尼撞見了，他曾喊我，但是我沒理他。」

「去敲門的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他不是貓眼沙龍的女侍。」

「爲什麽？」

「因爲女侍不敲門的，都是拉音樂鈴的。」

假如陳七龍說的是眞話，那麽事實便是陳七龍走後，露茜被殺。而且很可能敲門的人，便是殺死露茜的人。

誰來敲門的呢？波斯貓夫人？奪尼？星期五夫人？或者喬治先生匆匆的走了又回來？

李斯端起酒杯：「我想我該告辭了。如果你要證明最後和露茜發生關係的是你，我會高興的。」

「當然要。」

李斯離去時，陳七龍酒醉和虛脫的癱在地上，他神色中含有一縷隱憂，沉重的腦袋埋在兩掌裏，祈憐的哀懇着李斯：「你一定要證明是我，如果不是的話，請看在上帝的份上，對我說一次謊吧！因爲我太需要了。我太……」

× × ×

李斯把陳七龍的精液送到化驗室化驗的結果，與遺留在露茜身上的完全相同。自然，他也無須用謊言去安慰一個可憐的人了。

不過，這件事却給了李斯一個新的啓示，可能露茜與陳七龍分手，引起了陳七龍的殺機，因爲他太愛她了，他不能沒有她而生活下去。

× × ×

馬九如在T城的的黑社會裏，名氣很高，也有眞正的勢力，住在上流社會的高貴住宅區；唯一不同的，柵欄裏的草地上，總有兩個閑漢在幌悠。如果不是掛着這一點黑社會的幌子，還眞能使人誤會他是什麽大人物呢！

李斯到門前，並沒有按電鈴，兩條閑漢已經叉着膀子走過來。李斯揚揚手：「九爺在嗎？」

兩條閑漢不屑的望着李斯：「你是做什麽的？」

「我是李斯。」

閑漢對於「李斯」這個名字，似乎不

陌生；大概由於流浪漢與黑社會有不可分性吧！兩人遞個眼色，其中一個轉得較溫和的說：「等一下。」

閑漢匆匆的朝裏走去，片刻間又奔出來。打開緊閉着的黑漆鐵柵門，客氣的向李斯說：「九爺裏邊等您。」

李斯頷首笑着：「謝謝。」

閑漢領着路，向宅裏走去。

在一間廣大的西式客廳裏，李斯會見了馬九如。

馬九如坐在靠角的一架搖椅上，手上滾着一對烏黑的英雄胆。肩後的壁架上落着一隻鷹，若不是兩隻眼睛不停的滾動，倒把牠錯看作標本了。

侍女奉上茶，馬九如劈頭便問：「你今天來找我，有什麼事？」

李斯說些仰慕的話，便道出來意。馬九如聽了，躊躇半晌，為難的說：「你也是吃江湖飯的，要按着咱們江湖規矩，我可是實在不能告訴你。因為這個事情鬧出來，關係人家的名譽很大。」

李斯謙恭的說道：「話雖如此說，九爺能透點綫索給我，我總不讓九爺為難就是。」

馬九如尷尬的微笑着：「再說咱要是沒有這點緊口，那人家一次幾百元美金，豈不是丟到河裏去啦？尤其這個人又與別人不同，一旦鬧出事情來，祇怕要轟動全城。」

「波斯貓夫人也顧慮到這一點。」

「她怎麼說？」

「祇有我們彼此間守秘密。」

馬九如勉強的應道：「嗯！這話可不上路。但是沒有別的好辦法，也祇有如此說了。」

李斯焦急的問：「他是誰？」

馬九如壓低嗓音說：「他呀？他就是T城的巨商萬金河……你千萬要保守秘密呀。」

「自然，自然。」

李斯禁不住驚愕，他沒料到伴同露茜到貓眼沙龍去的喬治先生竟是擁有半城巨富的萬金河。

萬金河的財產無法計算，而茜露是個以愛情作交易的女人。他可以得到任何東西，祇要你肯賣，那麼他有什麼理由要殺露茜呢？如果他要佔有露茜，他可以用黃金鑄成一座塔，把露茜裝在裏面。

李斯尋不出萬金河殺露茜的動機，在露茜周圍的人，每一個人都有殺露茜的理由，但萬金河却沒有，可是他為什麼匆匆到貓眼沙龍，又匆匆的離去呢？關於這一點，李斯同樣也想不出。

× × ×

T城最高的建築物，是森林公園的十六層聖僧塔。最富麗堂皇、美侖美奐的房屋，則是座落在十六層聖僧塔下的，萬金河的「松林別墅」。

到聖僧塔遊覽的人，沒有不去看看「松林別墅」的；否則便如同到過T城，沒遊聖僧塔一樣。

李斯面對着「松林別墅」，覺得萬金河有如小王國的國王，白色的圍牆裏，幾百坪綠茵如氈的園地，大理石鋪砌的道路，直通大廈，隔開兩座精美的噴水池。那座大廈的高度超越一般建築，門窗通暢，似乎專為乘涼避暑而建的，後院一座碧波如洗的游泳池，白色的跳台，長長的跳板，冷清清的聳立伸展着。甬道兩側的法國梧桐，綠蔭正濃，蜿蜒着通達內宅。

李斯在鐵柵門外瀏覽，伴在零星的遊人中，園裏的工人習以為常的並不抬眼投給他們一瞥。他要伸手按門鈴，突然身後響起汽車喇叭聲，他微感驚異的回身，一輛一九八六年的豪華平治房車，不知何時竟無聲無息的停在門前。司機按過喇叭，靜待着來人開門。

李斯隔着車窗打量，後座上端坐着一位雍容華貴的婦人。她的氣度，使人感到逼人的嚴肅；她的高尚氣質，使面對她的人從內心產生尊重。

中年管家奔出來打開鐵柵門，房車沿着白色的大理石通道划進園裏，他剛要關閉鐵柵門，李斯立即搶上去，揚着草帽說：「請問，萬先生在嗎？」

中年管家奇異的逼視着李斯：「您找萬先生？」

「是。」

「您是……」

「李斯。」

「有事嗎？」

「是。」

「約好的？」

「不，朋友介紹來的。」

中年管家皺起眉，躊躇着，重新把李斯上下仔細地瞧了一遍；他的眼光顯得奇異不安，李斯連忙低聲問：「有什麼不對嗎？」

中年管家垂着頭說道：「不！您來晚了。」

「出去啦？」

「……去世啦。」

李斯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那中年管家黯然神傷的表情，顯然是不容不信的事實。他懷疑的喃喃自語：「去世啦……死啦？」

中年管家投給他哀傷的一瞥，默默離去。

突然，李斯喚住他，追問着：「什麼時候死的？」

中年管家思索着說：「大前天。」

「幾點？」

「下午五點多些。」

李斯默念着：「下午五點多些。」

波斯貓夫人說他是四點鐘離開貓眼沙龍的，如果他五點鐘死去，這一個鐘點僅夠他匆匆的趕回別墅。難道他匆匆的趕回別墅，便死了，怎樣死的？可不可能謀殺露茜之後，畏罪自殺呢？

萬金河的死，對李斯來說是無比的損失，如同「茱莉小姐」的死一樣，使他的偵察綫索突然中斷，但同樣也有好的助力，因為犯罪行為有連鎖性，一個犯罪行為的破獲，也許牽引出其他犯罪行為。

× × ×

李斯愁悶的獨自坐在貓眼沙龍的酒心間，拿着一杯酒，陷入沉思；樂聲像一縷無形的蛛絲，紛亂的緊纏着他的心。

尊尼面帶着奚落的微笑，玩弄着一把銀光閃閃的精緻的小刀，輕緩的走到李斯身邊，揶揄譏刺的說：「找到兇手嗎？」

李斯淡然一笑。



尊尼跌坐在李斯對面的沙發上，緊盯着李斯的臉，李斯那種陷於困境的表情，使他看了感到報復性的愉快。

李斯畢竟老於江湖，拿得起、放得下，並沒有全把心思擺在臉上。尊尼倒為波斯貓夫人與李斯的舊情復燃，很有些不自在。自然他不便，也不敢在波斯貓夫人面前發作，祇得藉着奚落李斯，發洩胸中的鬱悶。他毫不放鬆的逼着李斯：「萬金河死啦？」

李斯默默的點着頭。

尊尼譏笑着說道：「那你還何必再賴在這裏呢？聽說萬金河的太太美若天仙，你有本事的話，去逗逗她，可以從這個美麗的寡婦手上取得半個T城，豈不比在這貓眼沙龍裏，借着大偵探的幌子混杯酒喝好得多。」

尊尼以為這段話一定把李斯氣個半死，不料李斯聽了他的話反倒會心的一笑，恍然大悟的拍着桌子，高聲叫着：「正該如此。不錯。」

尊尼一時倒楞住了。

李斯拿起酒杯，得意的說：「尊尼，為你這條高明的計策乾杯。」

李斯乾了杯中酒，瀟洒地走出了貓眼沙龍。

波斯貓夫人走出來，望着李斯行將離去的身影，扭動着腰肢緊走幾步，嬌聲的喊着：「剛回來，又要到那裏去？」

李斯回頭向波斯貓夫人俏皮的擠擠眼，斜瞟着沙發裏的尊尼說：「尊尼叫我去取半個T城，這裏的半杯酒，就留給尊尼喝吧！」

尊尼直氣得暴跳起來。

× × ×

李斯回到「松林別墅」時，已夕陽西斜了。落日餘暉，洒照在「松林別墅」細長的椰子樹梢上。椰子樹的長影，直斜過大厦。十六層聖僧塔上，留有雙雙儷影，那是看日落的情侶，在T城男女青年熱戀時，都到聖僧塔上看日落。

傳說在日落的聖僧塔上，說謊者會受到懲罰，青年男女便在那裏互訴心曲，彼此都會相信，他的情話是可以與上帝同不朽的。

「松林別墅」園裏剪草的工人已休息了，石坪的草茵上，祇有幾隻小鳥，在跳躍尋食。李斯按着電鈴，一個穿黑褲白衫的老家人走出來：「請問：找誰？」

「我是來悼喪的。」

「悼喪？」

「是啊！」

「你悼誰的喪？」

李斯有些愕然了，難道這一個「松林別墅」還有多少的喪？或則是根本沒有喪。可是，不可能的。這裏的家人明明跟他說萬金河已經死了，怎麼會假呢？他不敢直說，只得轉着彎問：「你們這裏人很多吧？」

家人不耐煩的說：「你到底找誰？」

「不……不找誰。」

「不找誰，你按電鈴做什麼？」

李斯無奈，只得實說：「我上午來看萬先生，你們這裏應門的家人告訴我，萬先生剛前兩天去世了。不知道是不是眞實的？」

「不知道。」

家人搖着頭，冷冰冰的望着李斯的反應，似乎在等着李斯轉身離去，他的差事也就算結束了，不料李斯並無離去的意思，反而進一步的問那家人：「我和萬先生是老朋友，可以進去看夫人嗎？」

「貴姓？」

「李斯——九爺要我來的。」

「請稍候，我進去問一聲。」

家人毫無表情的反身走去，李斯冷落的留在門前徘徊，他暗中忖測着，萬夫人既然是那麼漂亮，可能萬金河的死是情殺，自然露茜也是牽連在這個情殺案中的一角。

據這樣推測，萬夫人一定是花容月貌，風姿撩人，而且還有着一個鏢客似的兇狠的奸夫，然後利用奸夫殺死萬金河，或則奸夫利用她，殺死萬金河，以便雙宿雙飛。

「嘩啦！」門開了。

李斯從凝想中驚醒，老家人站在門側，禮貌的彎着腰：「請。」

李斯走進門，鐵門「嘩啦！」一聲關上了。

突然，李斯在內心裏感到戰慄，他下意識的覺得進入「松林別墅」，有種陰森的氣氛，這股陰森氣氛，與「湛廬」的陰森氣氛，又自不同，因為「松林別墅」的人不像「湛廬」的人那麼神經質，但這正是他的狠處，當你發覺有異時，只怕已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了。

李斯走在白色的大理石通道上，老家人追着走在他的身邊，他斜眼瞟看着那老家人，老家人垂着兩手，端肅的跟在他身側，他小心的程度，連腳步聲幾乎都聽不到。

穿過大厦，越過游泳池的庭園，到了一座四壁落地長窗的正廳，那間廳裏的光綫很好，雖在黃昏，仍是窗明几淨，花香飄入廳內，芬芳襲人。

李斯在階下，遠遠便看到一位雍容華貴的夫人，端坐廳中，侍女肅立身後，一派高貴氣象。但只能在高雅上品，卻談不到「美」字上去。登上台階，方看出正是那天坐在轎車裏的婦人。

李斯幾乎失望了，像這樣端莊的婦女，似乎不易有外遇，也不是謀殺親夫那類的，不過人往往是無法從面貌，測知內心的，但願她是那樣。

那夫人冷若冰霜的說：「李先生？」

李斯恭謹的一躬：「是。夫人好！」

「你來有什麼事？」

「悼萬先生，慰問夫人。」

「萬先生去世，我們因為有些家務瑣事，暫時不發喪。『松林別墅』之外，沒人知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也是到這裏才知道！不知萬先生得什麼病去世的？」

「心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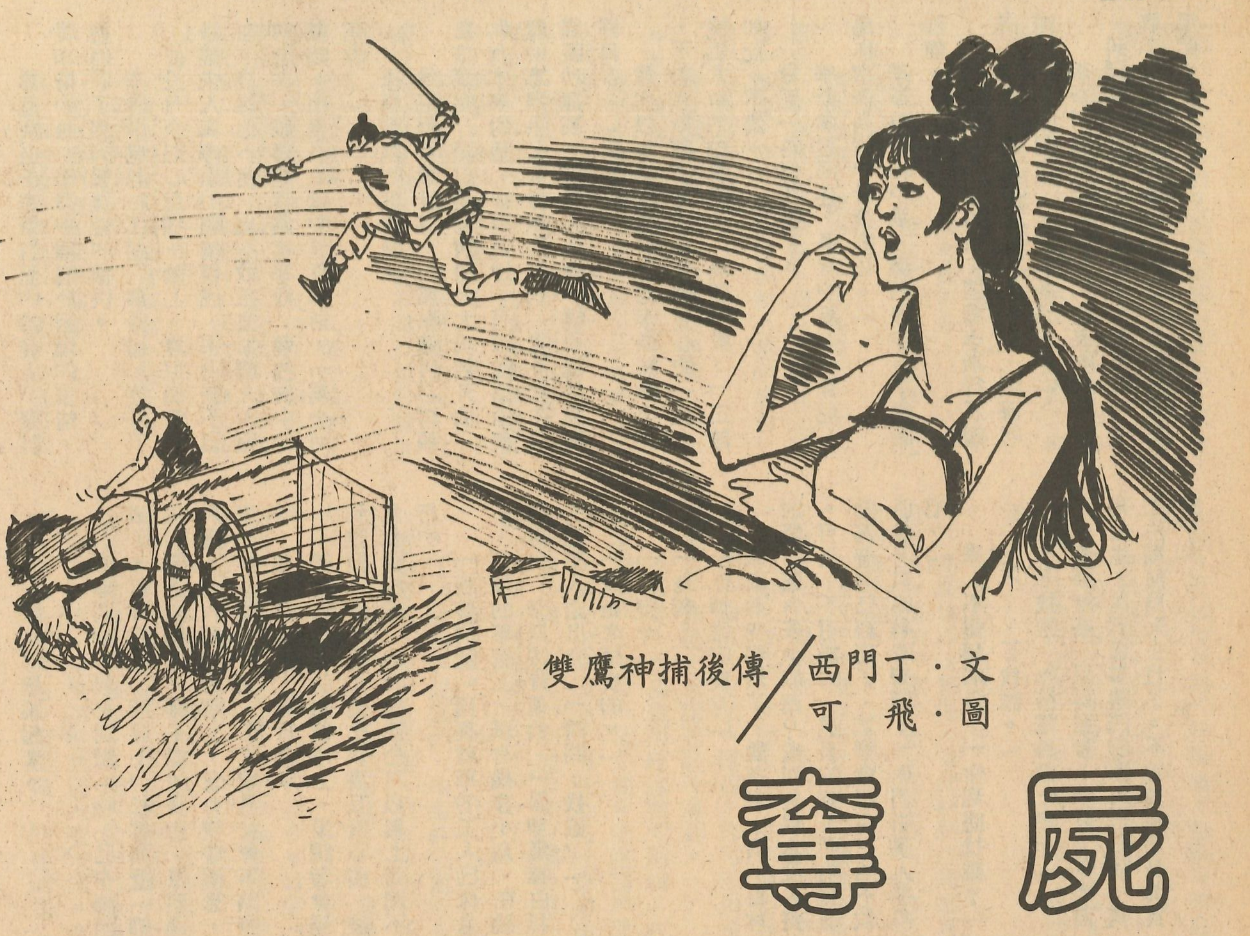
「倒是個急病，還請夫人節哀。」

她冷冷的瞪着李斯，毫無表情的說：「你不要老是稱我夫人，我是加利太太，『松林別墅』的管家。」

李斯不禁一愣：「夫人呢？」

加利太太說：「夫人在蘭心小舍。」

「我可以求見嗎？」（未完・上）



# 奪屍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段縣令敦請司馬城協助辦理血案，查出死者大鐵匠之死因，是被人灌錫水入喉阻塞呼吸道而死，至於是何人所爲，尚未有着落，段縣令懷疑是死者的娘子章三娘嫌疑最大，而司馬城則懷疑主謀另有其人。但此人是誰？先要抓到在廢屋內受傷逃去的人才是綫索，再根據席季良捕頭查緝的綫索，發現有人盜屍，然後再去獄中和章三娘問話，而章三娘推得一乾二淨，司馬城心中有數，而案情發展牽涉到他的安全，在路上被一蒙面人誘至僻巷追殺，幸得崔一山救出，崔一山是老江湖，建議先將棺木掘出重新再驗屍，可能在大鐵匠的身上藏有秘密……

## 疑兇施奸計

司馬城道：「他給你們什麼好處？」

一個漢子結結巴巴地道：「他說給咱們每人一吊錢，所以咱們都來了！」

司馬城叫公差記下他們的住址，然後叫他們回去。

不久，又見席季良騎馬而來，還帶來段縣令手諭，道：「仵作隨後就到。」

崔一山問道：「你準備將屍體停在什麼地方？」

席季良道：「大人的意思停在義莊內，再派人看守，但小侄則建議放在官家的殮房裏，因爲防守比較方便！未知叔叔有何建議！」

崔一山却望着司馬城，司馬城沉吟道：「以我之見，最好將屍體放在衙門內，因爲這樣最安全！」

席季良一怔，接說道：「只怕大人不肯！」

司馬城在此事所担任的只是客卿的身份，只可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便勉強，當下忙道：「那只能由你與大人磋商了。」

## 屍體被掉包

未幾仵作已至，在席季良的指示下，開始挖掘，俄頃土坑裏便露出棺材來，仵作將之舁起。席季良道：「快抬下山。」

司馬城急道：「且慢，先將棺蓋揭開看看！」席季良雖然奇怪，但並不反對，那幾個仵作在開棺時，崔一山掣出長劍，守在一旁，那幾位公差，亦都如臨大敵，山坡下，只有三三兩兩的農夫，荷鋤而過，不見有什麼扎眼的人物。

棺蓋揭開之後，風中帶着幾絲腐臭，司馬城與席季良閉住呼吸走近，只見棺內躺着的正是大鐵匠的屍體，顯然未受過驚動，司馬城連忙示意蓋棺。一行入魚貫下山，直奔鄭州城。

入了城，崔一山堅持要司馬城早回家休息一下，方可爲公工作，司馬城叮囑了席季良一番，便與崔一山回家，崔福早已燉好參湯，崔一山命令司馬城當面喝光，然後又要他立即回房睡覺。

司馬城笑道：「義父，孩兒不是小孩子！」



崔一山神色沉重地道：「義父認爲這宗案子十分複雜，恐怕你以後有一段時間好忙，如今你身上又有傷，不抓緊時間休息一下，恐難以應付！」

崔一山親自服伺他躺下，還悄悄封了他的睡穴，然後仗劍坐在房內守護，對他來說，司馬城與他親生兒子，根本沒有分別。

崔一山自然不會讓時間白過，他閉目養神，以恢復精神，時間過得甚快，不覺已過了個多時辰，司馬城尚未醒來，崔一山已覺得有點餓了，但他仍不敢離開客房，忽然房外傳來一個輕微的脚步聲，他沉聲問道：「誰？」五指已抓緊了劍柄。

「老爺，是老奴，席捕頭派人來說有急事來找司馬少爺去一下！」

「他在睡覺，請他稍候！」

崔福道：「老爺，看來席捕頭眞的有急事，他說有人偷襲衙門！」

崔一山霍地跳了起來，連忙解了司馬城的睡穴，說道：「告訴他，咱們立即趕去！」

司馬城醒來，問道：「義父，發生了什麼事？」

「席侄派人來說有人偷襲衙門！」

司馬城一骨碌滾下床，道：「義父，咱們快去！」

崔一山拉住他，嚴肅地道：「聽義父說，等下千萬莫逞強！」

司馬城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以前年輕不知父母恩，如今才彷彿看到，當下含淚說道：「義父放心，你義兒也不是紙紮的！」

崔一山訕訕一笑，兩人聯袂趕到衙門，只見內外一片緊張，席季良手握鋼刀，滿頭大汗地守在段縣令書房外，他一見到司馬城彷似找到救星，噓了一口氣道：「小城子，你怎地到如今才到？」

司馬城不答反問：「是誰來衙門內行兇？」

房內的段縣令聽見司馬城的聲音，連忙將門打開，一張臉變得煞白，慍聲道：「都怪席捕頭疏忽！」

席季良忙道：「卑職該死，大人受驚了！」

司馬城道：「如今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小席，快將情況仔細說一遍！」

「適才咱們吃了飯，因爲昨晚一夜不曾合過眼，大家都很疲累，我又想對方再大胆也不會到衙門來，何況咱們又與他沒有什麼仇恨，所以便吩咐手下們休息，因爲說不定晚上又……」

司馬城截口道：「挑重要的說！」

席季良吸了一口氣，道：「大約未牌時分，我忽然被一個慘叫聲驚醒，顧不得披衣，便取刀衝出去！只見一條黑影向段大人的寢室飛去，地上倒着小洪！」說着指一指一個臉青鼻腫的小公差。

司馬城問道：「你是頭一個發現敵踪的？」

小洪道：「是的，回大人，當時小的負責巡邏，昨晚沒睡，吃了飯，實在睏得很，不斷打呵欠，俺打呵欠時，抬起頭來，無意中見到一個穿黑衣的蒙面人自屋頂跳下來，睡意登時醒了，便想喝住他，那知俺只叫了半聲，他人已飛到，小的拚命揮刀亂砍，也不知怎樣，蒙面人脚一抬，小的便被踢倒地上，喏，摔成這個樣子，痛得小的叫了一聲，這時候，席捕頭便衝出來了！」

司馬城截口問道：「那人用的什麼武器？」

「用劍！」小洪肯定地道：「不過，他手中雖然握着劍，却一直未用！」

司馬城再問一句：「你拚命攻擊他時，他也不用？」

「是的，他只不斷地閃避着！」

崔一山微微動容。「如此看來，此人之武功很不錯！」

「奇怪。」司馬城皺着眉道：「小席，你接下去。」

「我見他向段大人寢室衝去，心頭放下一塊大石，因爲段大人午睡一向在書房內，當下大聲呼喝，蠓面人踢開房門，大概見房內無人，便返身接戰，這時候，小徐和老朱都趕來了，蒙面人只鬥了幾個回合，便躍上屋頂走了。臨行時還警告咱們，說十二個時辰之內，必來取段大人的首級！」

「你與他交戰過了，必知其武功之深淺。」

席季良沉吟道：「他武功高強，他似未盡全力！」

司馬城叫了一聲奇怪，半晌喃喃地道：「此人來此的目的，未必是爲了殺段大人，再說段大人剛上任不久，也未結下仇家……啊，不好！莫非他這是調虎離山之計？有沒有人去刦獄？」

席季良失聲道：「刦章三娘？還未有消息傳來！」

段大人急道：「席捕頭還不快派人去牢獄處看看！」

司馬城道：「依在下之見，最好請大人傳令，請城內的官兵出動，協助防守，尤其是四個城門，更要加強人手！」

段縣令早沒了主意，迭聲地道：「好好，下官這就寫信請上司協助！」當下各有各忙，崔一山和司馬城則留下來，保護段縣令，席季良帶人火速撲去牢獄。

段縣令寫了信着人送去，拭汗道：「龍衞，下官甫到任即遇到這宗棘手的案件，如今早沒了主意，請大人指示！」

崔一山道：「凡事鎮定，自然容易解決，若未戰先亂，又如何可制敵？」段縣令毫無官威，喏喏受教。

司馬城在院子中來回踱着方步，良久方道：「這件案子牽涉極廣，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找到缺口的！假如今日此事是爲了救章三娘的，那麼章三娘必與他相識，問題是章三娘絕對不好對付！」

段縣令道：「如此便得靠大人多多勞心了！」

崔一山連忙提醒他，「老夫義子只是義務，沒有責任爲你破案，大人若查辦不了的，大可以向上呈報！」

司馬城忙說道：「大人不用焦急，若在下沒有料錯的話，那些蠓面人還會再出現！」

段縣令此刻才醒覺自己失儀，忙道：「兩位請到書房休息用茶！」

不久，席季良帶着老朱回來，道：「回大人，牢獄那裏，點塵不驚，周圍亦無

可疑人等，卑職巳令人在牢獄外佈防，嚴防陌生人走近。」

段縣令没好氣地道：「做得好……看來那人是爲了殺下官的了，只是下官自忖不曾與人結仇……」

崔一山道：「大人這就不知道了，武林人行事殺人，不一定要有仇恨！」

「即使常人亦如此！」司馬城加上一句，「除了仇恨之外，引致人動殺機的成因，實在不少，譬喻情愛、權力、錢財，名望等等均是！」

段縣令苦笑道：「但下官仍然猜想不出，因此會得罪了何人！」

崔一山道：「老夫認爲此必與大鐵匠一案有關！」

「何以見得？」席季良道：「也許是兩宗案子，不過因爲湊巧在同一時間發生罷了！」

崔一山登時語塞，司馬城忽然高聲問道：「小席，大鐵匠的屍體停在那裏？」

「在官家的殮房裏，俺派了兩個衙差看守！」

崔一山道：「遇到剛才那樣的高手，再多幾個衙差亦不頂用！」

司馬城道：「義父，請你保護段大人，孩兒跟小席到殮房走一趟。」他不由分說，拉着席季良便衝出衙門，直向殮房奔去。

未幾，巳至殮房外，却不見看守的衙差，兩人心頭都齊是一沉！

司馬城扶傷奔跑，累得滿頭大汗，顧不得拭抹，便一掌將門震開，門一開，撲鼻便是一股異味，那是藥物加上薰香的氣味，刺得人鼻管發癢。

門一開，席季良便自司馬城身邊飛竄進去，只見房裏有兩個蒙面人，正在抛骰子，見有人進來，驚慌地抬起頭來！

司馬城身子在門口一站，喝道：「你們跑不了！」

那兩人扯下蒙面汗巾，席季良詫聲道：「怎會是你們？」原來此兩人乃衙差所扮，奉席季良之令，看守殮房。

「捕頭，咱們因爲受不了這味兒，所以捂住口鼻！」一個衙差邊說邊將骰子收起來。

席季良忙又問道：「有没有陌生人來過？」

衙差道：「回捕頭，連蒼蠅也没飛過一隻！」

席季良臉色稍霽，道：「你們得小心看守，適才有人竟然斗胆到衙門要刺殺段大人！俺怕他們會來刦屍！」

一個衙差臉色變了一變，另一個忙道：「捕頭放心，咱們一定會小心！」

司馬城心頭一動，問道：「既然裏面的氣味不好，你們爲何不在外面看守？」

「回龍衛，咱們怕有人會由窗子爬進來，分開守護，又怕落單，力量不足，所以……」

司馬城望一望窗戶，閉得緊緊的，看來没有異狀，但他却問道：「那具屍體是大鐵匠的？」

那兩個公差臉色都是一變，其中一個結結巴巴地道：「第二排中間那具！」

司馬城走過去，輕輕揭起一角白布，一股腐臭之味，隨之揚起，那果然是大鐵匠的頭臉，臨死前的表情依然不變。司馬城放下心頭大石，正想放下白布，忽然眼角一瞥，見脖子處似有液體，在燈光下閃着光，他心頭一動，將白布一把扯開！

白布一離開屍體，席季良便「啊」地叫了一聲，司馬城目光一落，只見屍體頭部與體腔接觸處，有明顯的一道縫隙，縫隙處佈滿藥液，臭氣薰天。

司馬城閉住呼吸，再定睛一望，屍體與上次所見大小似不相同，但壽衣倒是一樣。他輕輕伸手在頭上一推，大鐵匠的首級便滾落地上。

席季良大喝一聲：「這是怎麽一回事？你們兩個快從實招來！」

司馬城則沉下臉道：「你倆先將壽衣解下來！」

那兩個衙差戰戰兢兢上前，毛手毛脚地將屍體上的壽衣解下來。

屍體上的肋骨隱約可見。甚是瘦削，一對手臂雖然粗糙，却没有被火星子灼傷的疤痕，司馬城道：「這不是大鐵匠的屍體，快檢查其他屍體！」

當下四人將其他四具屍體上面的白布揭開，席季良所揭的那具，只有一顆男人的首級，體腔處塞了一張破薄被子！

司馬城走過去，只看了一眼便知道被人偷天換日掉了包。席季良問道：「這顆首級是誰的？」

一個衙差囁嚅地道：「是前幾天病死在街頭的流浪漢，因爲這幾天忙着，尚未搬去火燒埋葬！」

司馬城又看了幾眼，便叫他們到外面說話。他將門關上，問道：「你們兩個老實招來，是誰給了你們什麽好處，將大鐵匠的屍體搬出去的？」

那兩個衙差嚇得雙脚一軟，跪在地上，連聲道：「請大人明查，小的眞的是寃枉的！」

席季良怒不可遏，一人給了一巴掌，罵道：「死賊，證據確鑿，還敢喊寃？你們回去吃八十大板，看你們還敢不敢再喊寃！」

司馬城沉住氣道：「你們兩個可曾離開過？」

「没有。」一個衙差道：「咱們一步也没離開過……起初是守在門外的，因爲昨夜没睡，站了一陣，便睡着了，醒了之後，咱們怕又會睡着，所以才到裏面玩骰子！」

司馬城心頭一動，問道：「你們是一齊睡着的？」

另一個衙差道：「是的，大人，咱們實在不想……不過又確實支持不住，請原諒！」

「你們臨睡之前有何感覺，是不是一齊醒的？」

「小的覺得腰上突然一痲，似乎被蚊子叮了一口，便迷迷糊糊睡着了！當小的睜開雙眼，見老蘇亦剛醒來！」

司馬城伸手在他腰上一摸，問道：「是不是這處被蚊子叮過？」

那衙差應是，司馬城又問：「醒來之後，你們是否覺得有異？所以到裏面去？」

他見衙差訥訥地說不出話來，又沉聲道：「你們看過屍體，巳經知道給人掉了包是不是？」



那兩個衙差叩頭如同搗蒜，道：「大人明鑑，小的不敢隱瞞事實確是如此，咱們怕席捕頭怪責，所以決定隱瞞下去！」

席季良怒道：「你們想將責任推給下一班的兄弟是不是？簡直可惡！」

司馬城則問：「你們醒來至咱們到達前，有多久的時候？」

衙差道：「大約頓飯工夫！」

司馬城精神一振，忙道：「料他們尚未出城，亡羊補牢，小席，快通知守門的官兵，嚴密檢查，尤其是馬車和運貨的，不可讓他們將屍體運出城去！你們兩個也去通知弟兄們。」

席季良說道：「此處較近西門，請你去東門，你們兩個一個去北門，一個去南門！」

司馬城忍着大腿上的疼痛，一口氣跑到東城門，只見那裏人來人往，出入的人甚多，官兵們果然小心檢查和認辨出入的人。

官兵們都認得司馬城，見他來到，忙上前打招呼。「龍衛好！」

「小心檢查，尤其是出入的馬車和貨物，因爲大鐵匠的屍體不見了！」

那官兵應是，司馬城又問：「你們隊長呢？請他再去請救兵，四個城門都要小心守穩，今晚還要搜索！」

官兵道：「小的這就去通知他！」司馬城爬上牆頭監視着。

此刻巳近黃昏，離城門關閉時間不遠，因此出入的人特別多，司馬城望着逐漸轉紅的西天，再低頭一望，房舍人物全都在脚底下，他忽然覺得自己有責任偵破這件疑案！

他正想冷靜一下，將今日發生的事想一想，忽見遠處馳來一輛馬車，車夫是個粗壯的漢子，上身只穿一件布背心，露出一身賁起的肌肉，車上載着一具棺材，旁邊還坐着一個穿白衣的女人，低頭伏在棺上哭泣。

司馬城心頭一動，急忙跑下城牆，截住馬車，官兵圍了上來，喝道：「棺裏裝的是什麽？」

車夫道：「爺，棺材裏裝的自然是死人！」

官兵望着司馬城，等他拿主意，司馬城道：「打開棺蓋看看！」

那女人忽然大聲啕哭起來：「天呀，這是什麽世道！孩子他爹，想不到你死了也不能安息呀！」

司馬城沉聲道：「快開棺，留意其他人，別讓人乘機溜掉！」

兩個官兵跳上馬車，用刀慢慢撬着棺蓋，那女人大哭大喊，要生要死，司馬城不敢看她，鐵着心令官兵加速撬棺，一對利眼却不斷望着旁邊出入的人，就在這時候，又有兩輛馬車駛過來，司馬城令人截住。

那兩輛馬車，其一裝着乾稻草，另一輛載着乾薪，堆得高高的，用繩子紮得結結實實，司馬城疑雲頓生，心想只有城外的人送薪進城販賣，豈有城裏的人反而將薪押運出去，當下立即令官兵解下繩子檢查！

那兩個車夫叫起苦來：「長官，這繩子一解開，可就難以收拾了！」

司馬城一旁問道：「你買這許多柴去那裏？」

那兩個車夫道：「長官，咱倆是柴家莊的長工，咱老爺過幾天要做六十大壽，要大宴親友，家裏的柴不够，所以叫咱們進城買！」

司馬城不管他說的是眞的，還是假的，仍不改變主意，果然繩子一解開，稻草和乾柴塊都滾落地上，惹得路人忙不迭閃避，官兵又用長槍挑動柴塊稻草，不敢有絲毫的大意。

這時候，那邊廂的一位官兵走了過去，稟道：「大人，棺巳開，請你過目。」

司馬城走回去，跳上馬車低頭一望，只見棺內躺着一位臉黃肌瘦的死人，渾身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看那肌膚，料是剛死了不久，乃問道：「死者是你何人？」

那婦女語氣頗有不快，說道：「是外子。」

「因何而死的？」

「大夫說他犯了癆症！」

旁人一聽見癆症兩個字，却不由自主地退後一步。司馬城向婦女道了歉，令官兵闔上棺蓋，那婦女又抽抽泣泣起來。「孩子他爹，你眞命苦呀！死了也不能安息……嗚……未亡人命苦也，你丟下一個八歲的孩子，叫我一個人如何養大他！」

這剎那，官兵巳釘好棺蓋，向司馬城請示，司馬城遂下令放行，馬車緩緩向城門駛去。他望着馬車後面發怔，忽然心頭一動，喝道：「快關城門，馬車停！」

那婦人臉色一變，要生要死地哭道：「大人，您抓不到兇手，也請莫拿死人出氣！」

司馬城走過去，冷冷地道：「你孩子巳經八歲？」婦女鐵青着臉點點頭，司馬城喝道：「你家没有親戚送終，倒不奇怪，但死者的兒子爲何也不送？」

婦女臉色又是一變，巴巴地答不上來，官兵在旁叱喝：「快答，要不抓你去見官！」

婦女又哭了起來，司馬城冷冷地道：「別再裝佯了，死者根本不是你丈夫！」

婦女叫道：「天哪，死者黃阿七與未亡人成親，可是經三書六禮的，隣居誰不知道呵！我那個苦命的孩子因爲中了暑，所以未亡人不讓他來送葬，這也是犯了法麽？」

司馬城心想假如孩子眞的中了暑，這婆娘剛才不可能答不出話來，當下道：「快搜一搜車底板下面！」

話猶未了，那馬忽然一陣希聿聿長鳴，馬車倏地轉了頭，向城內反馳去，那婦人連棺材都被抛了下來，司馬城連忙叱喝一聲追前！

與此同時，因爲這邊馬匹的驚嘶，驚動載薪的那兩匹馬，也拽着柴草奔跑起來，恰好攔住了司馬城！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快如白駒過隙，一閃即逝，司馬城又驚又怒，街道上都讓那兩輛馬車堵塞，他喝道：「快拉住馬匹！」

那車夫手忙脚亂地抖韁吆喝，但馬匹仍然狂奔不止，司馬城大怒躍上馬車，一個箭步，再從前端躍下，施展輕功急追，只見前面那輛馬車巳駛進一條巷子！

司馬城那裏肯輕易放過，窮追不捨，待他追到巷口，急然迎面射來一蓬暗器，他手上沒有兵刃可遮擋，只好縮了回去，再轉頭，又飛來三柄飛刀，迫得他重新縮在牆後。

司馬城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對眼睛四處張望，一時之間，想不到良策，只能空着急。忽然他腦海是靈光一閃，雙腳一頓，拔身而起，躍上屋頂，但見一道人影，飛進一道圍牆，看那背影，又不似是馬車夫；他略一猶疑，飛越小巷，立在圍牆上，又見那人影由後花園閃進內宅。

司馬城忖道：「這不知是誰家的大宅？」心裏想了一下，便跳了下去，穿過後花園，循那道人影的去向，走進後宅，但見一扇旁門微微在晃動着，司馬城快步竄過去，伏在門板上靜聽，裏面似有呼吸聲，便道：「相好的，放光棍點，趕快出來吧！」

房內沒有應聲，司馬城怒道：「你匿在裏面，我便奈何你不成？」當下用掌震開房門，緩緩走進去，只見床前的錦帳垂下，看房內的陳設，似是女子的閨房。

司馬城不禁有點猶疑，進退兩難，就在此刻，錦帳忽然掀開，露出一個女子的上身來，那女子只着一件肚兜，肌膚勝雪，面目姣好，十足是位麗人，司馬城不由一呆。那女子忽然尖聲叫了起來：「來人啦，快來抓採花賊！」

司馬城方寸大亂，忙不迭退出房去，那女子仍然尖叫不已，司馬城正想擇路而逃，不料已有兩個家丁趕過來，將司馬城喝住：「小賊，你還敢跑？」

司馬城這剎那，突然冷靜下來，忖道：「假如我一走了之，恐怕今後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當下道：「別嚷，帶我去見你們的老爺！」

一位家丁道：「哈，瞧你的胆子還不小！好，跟咱們來吧！」那兩位家丁一前一後，將司馬城夾在中間，剛走到暗廊，迎面來了個二十五六歲的男子，問道：「什麼事？」

家丁道：「啓稟少爺，適才咱們聽見小姐房內呼喊捉拿採花賊，又見這小子自房內跑出來，所以押他來見你！」

那男子沉着臉喝道：「好大胆的小賊，居然敢來我家偷香！將他拿下先給我打一頓，再送到官府裏去！」

司馬城忙道：「閣下請莫誤會，在下只是追個疑兇，所以才誤入貴宅的……在下實不知那是女子的閨房！」

男人哈哈笑道：「追賊追到我家？你以爲少爺是三歲小孩子？快報上名來！」

司馬城訥訥地道：「在下司馬城！」

「司馬城？你居然敢冒名司馬龍衞？來人，給我打！」

背後一位家丁，提拳便在司馬城背上打了兩記，前面那人也要動手，却讓司馬城按住，這時候他心裏又驚又羞又愧又怒，但環境不容他衝動，只好和顏悅色地道：「在下的而且確便是司馬城！司馬千鈞的兒子司馬城！閣下若還不信，可隨我到衙門裏或者到我義父崔一山處走一趟，便知眞僞！」

那男人猶似不信，問家丁道：「你倆可曾見過他？」那兩個家丁搖搖頭，男人道：「也罷，咱們一齊去衙門一趟！孟武，請魏老師過來，防他在路上逃脫！」

司馬城聽他稱孟武，心頭一沉，暗道：「莫不是今早義父所提的那一家？罷罷，今次眞是吃癟吃到了底！」

未幾，一個威武的中年漢過來，男人道：「司馬城，嘿嘿，咱們可以上路了，不過你千萬莫存逃跑之念，否則魏老師一對拳頭可認不得你！」

司馬城如鬥敗公鷄，那男人着人開了後門，一行數人走出小巷，却已不見了那輛馬車。路上有許多官兵來回巡弋着，司馬城垂首不敢與他們打招呼，一直至衙門外，一個衙差才高聲道：「參見龍衞！」

司馬城揮揮手，道：「免了！」

那男人訝然問衙差：「他，他眞的是司馬城？」

衙差道：「孟少爺，這還有假的麽？誰有這樣大的胆子，敢冒認司馬龍衞？你們不認識麽？」他心中着實奇怪，若然不認識，爲何又走在一起？

那姓孟的男子滿臉不好意思地道：「司……司馬龍衞，請恕在下冒犯……因爲在下實在想不到您會到舍妹房內去！」

衙差一怔，望着司馬城，司馬城窘得滿臉通紅，正想說兩句門面話，打發他們回去，不想裏面的崔一山聽到聲音，已跑了出來，他見狀亦是一怔。「城兒，你跟孟世兄早已認識？」

司馬城更加說不出話來，姓孟的男子訕訕一笑，道：「崔叔叔……這是小誤會，小誤會！司馬兄，眞對不起，改天小弟一定登門謝罪！告辭了！」說着拉着武師和家丁急急走了。

崔一山詫異地問道：「城兒，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司馬城苦笑一聲，道：「孩兒倒霉，義父，咱進去再說！」他到院子中，低聲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回。

崔一山道：「唉，眞是糊塗！不過，這也不打緊，明早我與你到孟家解釋一下，反正孟員外也有意將女兒許配與你，只差孟小姐點頭而已，她身子既然讓你無意中看見，也是緣份，料她也不會見怪！放心，今晚咱們回家再研究一下！」

段縣令在書房裏聽見聲音，出房問道：「龍衞回來了？殮房那裏沒事吧？」

司馬城嘆息道：「不幸被在下猜中，他們來衙門行刺你，只是一種調虎離山計，大鐵匠的屍體已讓人掉包了……」當下將經過說了一遍。

段縣令搖頭嘆息道：「當眞奇哉怪也，一具屍體値什麽錢？他們費這麽大的氣力要偷屍出城，眞是難以明白……」

「大人，如今不是研究此事的時候，趕快請知州大人協助，再多派官兵，在城內各處巡邏，城頭加派弓箭手，防止他們趁黑運屍出城！」

「說得有理，下官這就更衣去求見知州蔡大人！」

段縣令手脚倒也伶俐，不一會便更好了衣服，文備了轎子，請崔一山和司馬城送他去，不料一出衙門，便見孟家少爺孟歌滿頭大汗地跑來，道：「崔叔叔，不好了，舍妹不見了！」

崔一山和司馬城都是一怔，道：「怎



會不見的？」

孟歌哭喪着臉道：「誰知道呢！小侄回家，想將司馬兄的事向她解釋一下，誰知竟然找不到她，而家裏的人也沒人知道她去向！九成是被司馬兄所說的疑兇捉去的。請您替小侄想想辦法！」

崔一山問道：「令尊大人呢？」

孟歌道：「家父出城訪友去了，大概要明後天才會回家！」

崔一山道：「大人，您自己去吧，崔某到孟家看看！」

段縣令吃驚地道：「那麽請龍衞陪下官去一趟！」司馬城也怕對方會抓住段縣令以脅持官兵開城門，當下欣然答應。

一路平安到知州大人私邸，司馬城在外面等候，未幾段縣令喜孜孜地出來，道：「大人一口應允，並允派一隊精兵保護下官！」

司馬城大喜，送段縣令回衙門之後，便趕去孟家。崔一山正與孟歌在廳裏說話，司馬城忙問：「有否頭緒？」

崔一山搖搖頭，孟歌忽然跳了起來：「舍妹不會……不會因爲……而去尋短見吧！」

司馬城腦海裏「嗡！」的一聲响，險險栽倒，假如孟英英因此而自殺，他的罪過可不輕，當下一張臉變得煞白，扶着椅背坐下。

崔一山乾咳一聲，道：「依老夫看，英姪女是位開通的人，應該不會做這等傻事！」

孟歌看了司馬城一眼，道：「司馬兄且莫担心，許是小弟過慮！」

司馬城吸了一口氣，問道：「未知孟兄是不是派人去通知令尊？」

「家父臨走時只說出城去訪友，兩天才回來，並沒有說去何處，且小弟也希望舍妹是出去玩耍而已，則不想令家父白白担憂！」

「伯母亦不知令妹何往？」

孟歌目光一黯，道：「先母已仙遊了五六年矣！」

「對不住，小弟提起孟兄之傷心事，嗯，在下可否再到內宅看看？」

孟歌略一沉吟，道：「待小弟領路！」崔一山與司馬城隨他進後宅，司馬城上次雖然來過，但一則當時心亂如麻；二則只在內宅走動，是以難窺全豹，此際方知孟家佔地極大，司馬家當年在中州雖是富戶，但與之一比，猶如小巫見大巫。他心中奇怪，在他印象中，以前孟家似乎不甚引人注目。

孟歌邊帶路邊介紹。「這幾棟房舍是四年前才建的，因爲隣居失火家毀，將地賣與寒舍，家父便擴建了，其實咱們家人丁不多，根本用不着這麽大的屋子！」

崔一山道：「不錯，他日令妹出閣之後，只餘你們兩兄弟……」

孟歌嘆息道：「家父迂腐，說什麽他今生不能晉身仕途，未能光宗耀祖，所以一定要爲後輩做點事！」

司馬城這才知孟歌尚有一位兄弟，當下問道：「原來孟兄尚有一位兄弟，不知他在家否？小弟理該拜見他一下！」

孟歌雖然出身豪門，但紈袴子弟習氣並不濃厚，也頗健談。「家兄出外經商，尚未回來。」他笑了一笑。「寒舍的生意都由家兄料理，小弟變得無所事事！」

崔一山道：「城兒，孟員外的大公子單名一個詩字，比歌侄大兩歲，已經成家！嗯，歌侄，你幾時成親？」

孟歌笑道：「家父時常催促，奈何小侄一事無成，又未找到合適的女子，至今尚未有打算！」如此一來，司馬城對孟家也就有點了解。

說着已至孟英英的閨房，孟歌推門進去，道：「舍妹便住在此。」

床前錦帳仍然垂着，孟歌揭帳，只見床上被褥凌亂，像有人睡過，司馬城忽然心頭一動，問道：「令妹玉體欠和？」

孟歌微微一怔，道：「未有所聞，司馬兄因何有此一問？」

「在下來時，已是黃昏，若是午睡，時候早過，若是晚睡，又嫌太早，所以……」

孟歌道：「舍妹疏懶，又喜躺在床上看書，亦也許精神不大好！」

崔一山與司馬城在房內看了一下，見像具和設置依然井井有條，不像被人携走，更爲担心，三人出房，司馬城見旁邊一個房門用鐵鎖鎖着，忍不住問道：「孟兄，此房是丫頭住所？」

「非也，此乃家母以前之寢室，自她仙遊之後，家父便將門關上，不許別人進去。」孟歌再指指另一端的房門。「這是舍妹的書房，請參觀！」他推開房門肅手請進。

只見房內放着一張大桌，一張小桌，兩邊開着做窗，門側那堵牆，放着一排書架，上面堆滿了書籍，門後那堵牆則掛着好些書畫，有些尚未裝裱。

孟歌道：「此乃舍妹亂筆塗鴉，教司馬兄見笑了！」

司馬城忙道：「令妹乃才女，小弟乃粗人，佩服尚恐不及，焉敢見笑？」他順便瀏覽了一下，見架上的書籍，範圍甚廣，既有史書、詩歌，尚有兵書，對孟英英不禁暗暗敬慕，更深覺適才實在唐突。

出書房，司馬城見過道種着花草，在落日餘暉下，吐香爭艷，不禁脫口道：「此花亦是令妹所栽的？」

「不錯！」孟歌帶他倆到後花園，指着那些花樹，道：「這都是舍妹經營的！」小池中的蓮花正盛開着。

司馬城問道：「這水是自何處引來的呢？」

「喏，那裏有一口井……」說到此，孟歌臉色已變了，崔一山亦已查覺，連連乾咳，暗示司馬城。

司馬城只當作沒聽見，走到井邊探望，那井裏的水頗爲豐盛，他回頭問道：「孟兄可曾着人下去打撈過？」

「沒有，不會吧……」

司馬城說道：「最好打撈一下，若果她不是自尋短見的，則有可能是被人擄去的！」

「被什麽人擄去？」孟歌忽然醒起一件事來，又道：「下午小弟聽見司馬兄說過，是追一個疑兇才到寒舍的，未知那是個什麽人？」

司馬城將情況簡要地說了一遍，孟歌道：「不會是他幹的吧？擄走舍妹，也不

能賺開城門！」

崔一山嘆息道：「最怕他是見色起歹意！」

孟歌臉色又是一變，澀聲道：「果眞如此，那可就……咳咳，天色已晚，請叔叔與司馬兄先到廳中用膳！」

崔一山道：「寒舍已備了晚飯，且城兒該同家換藥，若令尊大人同來後，請派人報個信，崔某再來拜訪！」

「既然如此，小侄也不敢強留！」

× ×

崔一山與司馬城出了孟家，見街上行人稀疏，官兵來回穿梭、甚是忙碌，走了一程，恰好碰到徐欽，司馬城忙問：「徐兄不在牢獄那邊麼？」

「守備撥了一隊人馬把守，在下便同來協助席捕頭。」徐欽道：「適才聽人說，您追一輛馬車，席捕頭正四處找您！」

崔一山一把拉住司馬城，道：「席捕頭若要找城兒的，叫他自己到寒舍去！」他不由分說拉着司馬城同家。

崔福果然已備好了晚飯，尚有一盅野山人參 鷄，崔一山替司馬城換藥，然後一齊吃飯，飯後，他又逼司馬城到房內休息。

司馬城道：「義父，孩兒還不睏！」

崔一山道：「說不定等下你又得出去了，趁這時候，趕快運功調息，以長精神！」他怕司馬城陽奉陰違，也坐上司馬城的睡床，兩人雙雙運起功來。

司馬城一閉上眼，雜念不絕，難以進入忘我之境；崔一山經驗老到，冷眼旁觀，不問而知，遂將雙掌按在他後背「靈台穴」上，道：「城兒，你剛服食了入參，義父助你用氣化開，快導氣入丹田！」

司馬城只覺一股暖流由「靈台」湧入，無暇胡思，急忙將眞氣導入丹田，須知凡此種情況最是危險，若讓外來之眞氣，在奇經八脈亂竄，甚易「走火入魔」，司馬城家學淵源，知之甚詳，不敢大意，全力以赴，未幾即進入忘我境界，崔一山這才收了掌，亦自用功。

兩人運行了三個大周天，外面又傳來崔福的聲音：「啓稟老爺，席捕頭來找司馬少爺！」

崔一山散了功，說道：「請他到書房侍茶！」

俄頃，司馬城亦醒來，兩人聯袂到書房，席季良正在喝茶，三人分頭坐下，司馬城首先問道：「可有什麼消息？」

席季良搖了搖頭，說道：「各處都佈滿官兵，除非他們已經離城，否則插翅難飛。」

「這也難說，必須小心，不可大意！」司馬城又將在東城門發生的事說了一遍，他本想隱去馬車夫可能到孟家的事，但席季良頭腦亦精細，不斷追問，司馬城沒奈何，只好將經過說了。「此事有關孟小姐之名節，請你守秘！」

「這個自然。」席季良又問：「當時你既然覺得那人身影與馬車夫不像，因何又飛進孟家？」

司馬城追憶地道：「那人行動甚快，小弟亦看不清楚。馬車夫穿一件藍布背心，但那人却穿灰袍……不過當時我又覺得不可能有別人在這時候，由圍牆進去，所以追去探個究竟！」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孟家附近尚住着什麼人？」

崔一山接口道：「不錯，那馬車這麼大，不可能突然消失，趕快着人去搜查一下！」

司馬城道：「還有，那女人自稱是黃阿七的老婆，此人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也須調查！」

席季良長身道：「好，我立即去辦，你身上有傷，今晚且休息吧，除非有緊急事故，否則，明天我再來匯報！」

司馬城親自送他出門，然後同書房與崔一山研究，「義父，孟員外此人的情況，您到底了解多少？」

「他是由外地搬來的，不過也已有十年時間了，聽說以前住在城南，最近大概發了大財，常施善爲公，鄭州城大小幾乎無人不識！」

「嗯，他的錢來歷無問題？叫什麼名字？」

崔一山笑道：「假如有問題的話，義父怎肯與他做親戚？他家生意很好，中原一帶的大城市，幾乎都有生意，此人却不大像是個商賈，頗爲風雅。」

「義父常跟他來往？」

「近年來，在家裏無事，所以比較常見面。」崔一山語氣微有不悅。「自從你跟了沈老鷹之後，性格似乎變了！」

司馬城一呆，問道：「義父覺得孩兒什麼地方變了？」

「對什麼人什麼事，都先抱着懷疑態度！」

司馬城微微一笑，岔開話題。「關於孟小姐，是他先向您提出的？」

「不是，是義父看過她兩次之後，覺得只有她方配得上你，所以向孟子超提出的。他說他本人沒意見，不過因爲女兒心高氣傲，眼角又高，最好等你倆見過面之後，看她心意如何才落實！」崔一山一提到孟英英，眉宇間便泛上憂色：「這是去年的事。城兒，你一定要將她找回來！她可是個好女子！」

司馬城想起下午在孟英英見到的那一幕，覺得孟英英雖然美艷，但却不似崔一山所說的那樣動人，且稍嫌妖冶了一點，不過他亦不說破，只道：「無論如何，孩兒一定將她找同來。」

崔一山想了一下，道：「昨夜那蒙面人的劍法十分厲害，你以後遇到他，必須小心！」

「義父以前見過他的劍法嗎？」

「那人的劍招包羅萬有，武林中比較著名的劍法，它都有幾招，經他貫通之後，更見凌厲！」崔一山臉有憂色地道：「假如此人資質高一點的話，恐怕武林中難找敵手！」

司馬城道：「假如他資質不佳，又怎能將各門派的劍法融會貫通？」

崔一山快口道：「依義父之見，這套劍法尚未大成，但假以時日……咦，奇怪他竟連老夫獨家的那招『天外有天』，也用上了！」

司馬城吸了一口氣，道：「義父，孩兒認爲創造這套劍法的，可能另有其人，昨晚那人不是正點兒！」

崔一山聳然動容，道：「如此說來，



此人更爲可怕了！但義父却想不出，武林中有這麼一個人！」

「正如義父那招劍法，天外有天，何況江湖中藏龍伏虎極多，怎能盡識！」

崔一山說道：「待有空時，我將家傳的『博陵劍法』傳授與你，如今你且休息吧！」

司馬城忙道：「義父，你昨夜亦不曾休息，也早點上床吧！」

× ×

崔家一夜無事，次日一早，崔一山又親自替司馬城換藥，驚喜地道：「少林療傷聖藥，果然不同凡响，傷口已經開始合縫了，再休息兩天，料已無碍，只是你行動時仍要小心！」

「孩兒知道！」

兩人出廳吃飯時，席季良派老朱來傳話：「昨夜至今尚未找到疑凶！」

「如今席捕頭在何處？」

「席捕頭已有兩夜沒睡，如今正在休息！」

「好，我午後去找他。」

衙差老朱去後，崔一山便開始傳授司馬城「博陵劍法」的口訣，直至午飯時才休息，飯後司馬城立即去找席季良，崔一山恐他有失，交代了崔福一番，隨後亦去衙門。

司馬城到了衙門，見門外都是官兵，放心了不少，他直趨席季良的居所，席季良剛下床，正在房內吃午飯，他見司馬城到來，忙放下碗道：「小城子，你用過飯沒有？」

「用過了，不必客氣，你吃吧！那個黃阿七的老婆找到了沒有？」

「昨晚尚未找到，據守城門的官兵謂，被她在混亂中溜掉了！」

「飯桶！那兩個自稱柴家的長工又找到否？」

「扣起來了，情況尚未知道！」席季良匆匆吃了飯，道：「咱出去看看。」

席季良問過衙差，小李道：「今早押他倆到柴家，柴員外說他的確要做六十大壽，因爲家內柴薪不足，所以叫他倆進城買薪，小的已自作主張放了他們！」

「黃阿七的老婆找到沒有？」

「是小洪負責的！」

未幾，小洪同來稟報：「捕頭，查到黃阿七的老婆梁氏了，她不在家，據說昨晚一夜都未返過去，而黃阿七倒眞的是犯癆病死的，是前天早上斷氣的。她有一位兒子，今年剛八歲！」

司馬城問道：「還查到什麼？」

「同大人，咱們只查到這些！」

司馬城沉吟道：「帶我去她家！」席季良要跟他去，恰好崔一山趕到，但替他陪司馬城去黃家。

黃阿七住在污水巷裏，顧名思義，此巷的一條水溝，因爲時時淤塞，污水經常溢出，因以爲名，住在污水巷裏的人，全都是貧苦百姓，而黃阿七更是貧苦中的表表者。那間只有一間臥室，一座小廳的破屋，給人感覺是隨時會倒塌下來。

他倆到時，一個老婆婆正在哄一個小孩子，小洪道：「這便是黃阿七和梁氏的兒子了！」

老婆婆見官家到，神情甚爲敬畏，司馬城溫聲問道：「婆婆你不用怕，我問你幾句話，請你如實答覆。請問婆婆與黃家是何關係？」

老太婆說道：「民婦是黃阿七的堂叔母，已經很疏了，因爲民婦家亦在污水巷，所以比較常來往，而且咱們也沒什麼親戚，雖是疏堂，但在此處，已算是至親的了！」

「黃阿七幾時開始犯病的？」

「去年底就知道他犯癆症了……」老婦嘆息道：「也是他作孽，犯了這種不能治的病，還拖了半年多，替家小惹來了一身的債！」

「昨天黃阿七出殯，你知道不？」

「知道，是民婦那堂侄媳婦通知民婦過來她家照顧小姪子！」老婦指指那位看來像五六歲的孝子。「不想她到如今還未同來！」

「可知她去了何處？她的娘家在城內麼？」

「梁氏也可憐，她是外地人氏，一家逃荒來的，父母死後，嫁給阿七，才有錢買棺安葬，她在這裏沒有親戚！」

司馬城略一沉吟，又問：「你剛才不是說阿七欠下了一身的債，那梁氏何來的錢買棺材？」

「民婦也感到奇怪，問她她又不答，只說以後有空再說，而且出葬也不通知隣居。」

崔一山接腔問道：「是否有人借錢給她？」

老婦又長嘆一聲：「誰肯借給她？除非她賣身與人！住在這裏的人，個個都是三餐不繼的，就算有心亦無力！」

司馬城低頭道：「小猴子，你知道是誰借錢給你娘的麼？」小猴子搖搖頭，司馬城再問：「昨天可有誰來過？你快老實說，咱們才能找到你娘！」

小猴子擦擦眼淚，道：「有一位叔叔來過，娘好像不認識他，但後來那叔叔在我身子換了一下，我便什麼事也不知道了，等我醒來，已睡在床上，只有婆婆陪着我！」

司馬城想了一下，道：「你怎知道你娘不認識他？他又長得什麼模樣？」

「娘問他是誰，那叔叔說雖然大家不認識，不過他是財神爺……不過我看過戲台上的財神爺，跟叔叔可不一樣，那叔叔是個大塊頭，只穿一件背心！」

司馬城心頭雪亮，又問老婦。「婆婆見過他麼？」

老婦道：「梁氏來我家喚我出來，說要葬阿七，又說小猴子睡着了，叫民婦過來看看他，民婦問她找到棺材了，她點點頭，民婦再問她棺材怎樣得來的，她又答同頭再說，便匆匆走了，民婦到此時，不見了阿七的屍體，見小猴子睡在床上，睡得很沉，民婦心頭有點害怕，幸好不久他便醒來了！」

司馬城最後再問一句：「婆婆，梁氏平日行爲如何？」

老婦喟然道：「她可是位好媳婦，內內外外一把手，可是阿七修來的福氣，只是她嫁給阿七却是命苦！阿七不但是沒本事，還常酗酒，喝醉了便打老婆罵孩子出氣，民婦從未聽過梁氏有過一聲怨言！她

不會丟下孩子不顧的，小猴子是她的命根子！」

司馬城取了一錠銀子塞在小猴子手中，道：「你娘若回來，請她到衙門來一趟，就說司馬城有幾句話要問她……」

話猶未了，老朱已氣沖沖地跑來了，拉着司馬城低聲道：「大人，咱們找到梁氏了，但她已被人殺死！」司馬城心頭登時一沉。

× × ×

梁氏是被劍刺穿心房而死的，伏屍的地點就在汚水巷與東城門之間的水溝裏，今早因水溝被塞住，有人去尋究竟才發現，報到衙門裏去。

司馬城到殮房看了一下，便與崔一山回衙門，段縣令道：「龍衙，下官與府台商量過，如今已開始分區進民居搜索，相信不日便會找到盜屍者！」

崔一山低聲問道：「城兒，你要去跟章三娘再談一談麽？」司馬城想了一下，終於搖搖頭，崔一山又道：「那義父到孟家再走一趟，你回家先換藥吧！」

段縣令忙道：「下官正想聽聽龍衙的高見，不如派人到崔家取藥，未知如何？」司馬城點點頭，段縣令立即派人去辦，並着人整一席酒，準備欵待司馬城。

司馬城坐在段縣令書房裏的胡床上（躺椅因傳自胡人，故俗稱胡床），再將連日來發生的事，由頭至尾，仔細回憶了一次。

大鐵匠爲何這般重要，引致武林高手在他死後，連屍體也不放過！假如自己受襲，崔家失火，崔祿被殺都與大鐵匠之死有關，那麽大鐵匠對那些人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可是司馬城想破了腦袋也猜不出原因，他再總結一下，可供發展的綫索有二，一是章三娘，二是崔祿的家人。除此之外他只能寄望搜城行動有所收獲了。

司馬城忽然抬起了頭來，問道：「段大人，派人去崔祿家調查的人，回來了沒有。」

段縣令道：「崔祿家離此不近，最快也要明早才能回來，大人，你看梁氏是不是被你所追的那位車夫殺死的？」

「即使不是他，也是其同黨！」司馬城道：「我不信那輛馬車會像輕烟一般消失。」

段縣令問道：「大人想親自去石板巷調查？」

司馬城目光炯炯地望着段縣令，沉聲問道：「段大人，你衙差內的人，全部都可靠？」

段縣令一愕，反問：「龍衞懷疑那一位？」

司馬城道：「不，在下只是隨口問問而已！」一頓，又說道：「好吧，在下親自去石板巷那裏走走，請大人派個人來帶路！」

「好，下官叫老蘇領路。」

「老蘇？老蘇昨晚負責搜索那裏？」

「是的，」段縣令詫異地道：「他有何問題？」

「沒有，請大人派他陪在下去一趟，若我義父回來，請大人告訴他一聲。」

× × ×

老蘇跟在司馬城之後，神情頗不自然，司馬城故意道：「聽說你昨晚表現頗爲積極，想帶罪立功，好得很！」

老蘇哈腰道：「小的確有此意……不，這也是小的份內工作。」

「石板巷一共有幾戶？」

「段大人，一共有十七戶。」

「十七戶全查過！」

「只欠孟家沒查。」

司馬城心頭一動，沉聲問道：「你與孟家有交情，因何不查？」

老蘇忙道：「孟員外是大善人，他家怎會窩藏這種不顧人命的人。」

「誰說孟家窩藏的？也許人家正是故意鑽這個空子，匿在裏面！」

老蘇忙道：「如此小的立即回去拉人來，咱們一齊搜索！」

「不必！」司馬城不時看看他，覺得他雖然極力巴結自己，但並無可疑之處，說着已至石板巷，便道：「咱們先去周圍走一圈！」

「是是，小的來帶路。」老蘇一路領先，邊向司馬城介紹，這棟院子是誰家的，這棟平房是何人居住的，司馬城一一記在心上，兩人再返石板巷，老蘇又問：「大人想先到那一家？」

孟家後門斜對面是棟院子，司馬城道：「查這戶，你剛才說戶主姓什麽？」

「姓周，他是城內周盛糧油店的老闆！」老蘇邊說邊敲門。

一回，門內有人問：「誰呀？」

「衙門裏的，快開門！」

大門「呀」地一聲打開，應門的是位老漢，老蘇道：「這位司馬龍衞大人，要來看看！」

老僕將他倆引進門內，道：「兩位請稍候，待小的通知夫人和少爺！」

周老闆的兩位公子都未成家立室，在家內讀書，聞言出來，帶他倆到內堂去，司馬城只匆匆看了一下，便要求去護厝看看。

護厝連在院子裏，面積不小，門却鎖着，司馬城問老蘇：「昨晚可有進去看過嗎？」

「看過了，裏面是間柴房，堆滿了柴草！」

司馬城令周大公子打開門，周大公子臉色一變，道：「大人，這……這有何好看！」

老蘇狐假虎威地道：「叫你打開門，你便打開，再問便請你到衙門裏去！」

周大公子忙向弟弟打眼色，周二公子快步進內，半晌才見他扶着一位肥胖的婦人出來，老蘇道：「大人，這位便是周夫人！」

司馬城點了點頭，說道：「請夫人開門！」

那女子道：「鎖匙昨晚不知丟在那裏了，大人請原諒！」

司馬城道：「不打緊，我叫人送你一把新的！」他向老蘇打打眼色，示意他看住周家三人，自己則走前，用手指拑住鐵鎖，再用力一擰，那鎖的扣子便「卜」的一聲，掉了下來，他輕吸一口氣，將門踢開，却不趕着進去。

屋內果然堆了甚多柴草，放得頗爲整齊，左首是柴塊，右首是乾草，屋內既然只有柴草，周家大公子爲何不肯開門？



司馬城略一沉吟，走出去道：「請大公子叫人將柴草搬出來。」

婦人道：「大人，這柴草……也犯王法麽？」

司馬城大聲道：「老蘇他們不搬，你立即由衙門叫人來搬，順便請周老闆來一趟！」

老蘇剛轉身走了兩步，那婦人已跪在地上，叫道：「大人饒命，傑兒，雄兒，還不快跪下！」

周家兩公子垂首跪在婦人背後，老蘇轉過身來，高聲道：「呀！大人果然厲害，呔，還不快招來。」

司馬城沉聲問道：「柴堆下面，有什麽東西？」

× × ×

護厝內的柴草終於被搬出來，找到幾件東西，四個車轆，兩根鐵棍，可作車軸用，還有一件染血的藍布背心。

司馬城坐在廳裏的高背椅上，道：「我正想聽你們的解釋，老實招來，可少皮肉之苦！」

婦人哭道：「民婦楊氏，是信陽人氏，昨晚民婦表哥忽然來求見！把馬車駛了進來，又用柴刀把車板子劈碎了，丟在柴房內，還嚴禁民婦不得張揚，民婦根本不知發生了什麽事。」

「你表弟叫什麽名？」

「他叫朱澄，自小因好弄拳棒，不得姨丈之愛，後來便離家出外了，民婦嫁到鄭州，他只來過兩次，都是來向民婦借錢的。」

「他如今在何處？」

「他毀了馬車，便拉馬出去了，後來又回來，不見了那匹馬，只拋下一件血衣，又拿了他表姐夫一套衣服，再大吃了一頓，便再度離開，至今未回！」

老蘇在旁喝道：「刁婦，昨晚你因何不招供？」

婦人和她兩個兒子在地上不斷叩頭，道：「民婦因爲害怕，所以……」

司馬城想了一下，說道：「楊氏，你們都聽着，本官暫時不處置你，但是你們亦莫張揚出去，若朱澄回來，用話穩住他，則可輕饒，否則將你當作殺人犯同黨查辦！」

楊氏三母子連聲答應，司馬城又道：「好，如今你們裝作若無其事般，繼續日常的工作，咱們有人守在外面，別想替他通風報訊，須知朱澄犯的是死罪。」

楊氏母子喏喏，司馬城遂與老蘇離開，老蘇低聲問道：「大人，小的有一事不明，爲何您只在附近走了一圈，便知道這戶人家有問題。」

司馬城道：「此事甚爲簡單，任何人只要肯動腦筋，便不難看出玄妙來，除非馬車去了別處。」他指指周家大門，道：「這條巷子，十多個門，只有這戶的大門可容馬車進來！」

老蘇不由恍然，涎着臉道：「聽大人一言，小的茅塞頓開！」

司馬城道：「你匿在這裏附近，我回去向段大人覆命！」他匆匆返回衙門，恰在門外遇到崔一山。「義父，似乎有點眉目了！」

崔一山却苦着臉道：「可惜孟英英至今尚未回來，不過那口井裏也撈不到屍體，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司馬城又問道：「孟子超也還未回來嗎？」

崔一山只嗯了一聲，兩人到內堂，司馬城這才將經過告訴段縣令，段縣令已比較鎮定，想了一下，問道：「大人認爲那個朱澄還會回去周家麽？」

「這只是希望而已，本來在下還想從楊氏口中挖點綫索，又恐朱澄回來，請大人立即派人去那附近暗中監視，且不可打草驚蛇，明早在下再去問她！」

崔一山道：「照此看來，周盛糧油店也得加以監視！大人，咱回家了，有事請派人到舍下通知。」如今司馬城已是他第二生命，處處爲他着想。

段縣令忙道：「崔大俠，司馬大人，下官早已着人備好酒菜，今晚無論如何請留下來，讓下官作個東！」

司馬城見他盛意拳拳，不便拒人於千里，便代崔一山答應下來，段縣令又派轎子去請蔡大人來赴宴，他本還想叫席季良陪酒，又恐蔡知州不喜，便打消了主意。

蔡大人不是不好擺架子，只是恐怕拖延吃酒時間，太夜回府路上有危險，因此片刻便乘轎來了。段縣令替雙方作了介紹，便請客入席。

蔡大人看來只有三十歲左右，大概仕途得意，意氣風發，口角春風，不過對司馬城倒還客氣，四人閑扯了一陣，話題便落在此案上，蔡知州一味安慰段縣令和鼓勵司馬城，又說破案之後，要將段縣令的政績呈上表揚。司馬城與崔一山都知道蔡大人是怕段縣令往上推，担子全落在他肩上，是故這頓飯吃來甚是沒味。

好不容易，才吃飽飯，蔡知州丟下幾句門面話，便長身告辭了。「改天蔡某在寒舍設宴回請，貴縣和司馬龍衞及崔大俠，務請賞臉。」

段縣令親自送他上轎，蔡知州自己帶了保鏢來，倒省事，司馬城和崔一山亦繼之請辭回家。

司馬城要洗澡，崔一山着崔福服伺，他剛脫下鞋子，外面却有人問道：「請問『中州大俠』崔一山崔大俠在家麽？」

崔一山一怔，心想這時候怎會有人上門？當下沉聲問道：「閣下是誰？何事找崔某？」

「原來是崔大俠，在下江南英雄，路過寶境，慕名求見！」

崔一山心中狐疑，但他自揣身份，不敢失禮索，親自開門，只見門外立着一位二十六七歲左右的白衣漢子，身材頎長，神態瀟洒，一望便使人頓生好感，崔一山問道：「閣下便是『江南游俠』英雄！」

「正是，冒昧求見，料崔大俠不會見怪。」來人雙手捧上拜帖，崔一山連忙請他進去，又呼銀花奉茶。

「寒舍人丁少，婢僕亦少，怠慢之處，請英大俠見諒。」崔一山嘴上說着，却暗中戒備，恐來者不善。

「豈敢，崔大俠神光內蘊，從容不迫，眞是見面更勝聞名。」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花滿門被五鐵衞全力出擊受傷，不敢戀戰，揚手發出三團紫烟幕，掩護逃去，覃小蝶見拂琴脫險，但二谷主狄飛虹在安邑失踪，決定找尋他的下落，狄飛虹是跌進安邑附近中條山的懸崖之內，在她們的忖測中可能凶多吉少，但必須尋找下去。而狄飛虹跌下去眞是無巧不成話，有一黑衣老頭演練神功，用霸王擧鼎之勢將他接着，救了一命，原來此老是聖骨門人，在崖底種植穹蒼嶺菓，等候成熟採摘，不料却被狄飛虹誤吃掉，功力大進，老者事後又送魚龍寶刀，帶他躍出懸崖，各道珍重而別。狄飛虹去金府找金燕子，但門庭依舊，人面已非……

## 仗義救人　反被誣告

「站住。」

有人一聲叱喝．狄飛虹四周，立即圍過來八名手持長矛的兵勇，外圍還有十餘人戒備，其中六人懷抱匣弩。

這是一個圍捕江洋大盜的陣容，想不到一個小小縣城，居然會有如此強悍的兵力。

雖是面臨危機，狄飛虹依然神色自若，他向一名校尉雙拳一抱道：「這是作什麽？官爺。」

校尉道：「你是不是狄飛虹？」

狄飛虹道：「不錯，莫非在下犯了王法？」

校尉面色一沉道：「是就錯不了，拿下。」

在校尉叱喝聲中，撲過來四名大漢，兩人持鐵尺猛擊狄飛虹的肩胛及膝蓋，另兩人分持脚鐐手銬，向他的手足上套去。

好傢伙，不分靑紅皂白，一上來就擊毀關節，扣上刑具，將一個陌生人當作死囚看待，無論狄飛虹的修養多深，他也無法忍受此等屈辱。

於是他口中一聲清叱，雙掌呑吐之間，兩把鐵尺及脚鐐巳經到了他的手中，同時身形急旋，其快若風，那名校尉只覺得眼前一花，他的脖子巳經揑在狄飛虹的手裏了。



「好漢，請饒命，小的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

狄飛虹先點上他的穴道，再放開手道：「在下是安善良民，不想跟官府作對，如果你們要官逼民反，那就怨不得在下了，你說，貴縣爲什麽要這樣對付在下？」

校尉道：「我說過，咱們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要問你去問朱大人吧。」

狄飛虹並不認識朱大人，他却瞧到一個熟習的人影陪着一位身着官服的中年人，及數十名兵勇，向城門匆匆奔來，現在他終於明白了，那熟習的人影，就是三天前在故城被他以降龍神抓摔出去的三人之一。

現在狄飛虹被重重圍困，城門內外被官兵擠得水洩不通，看來除非脅插雙翼，他是很難脫身逃走的了。

形勢雖然不利，他却神色自如的淡淡道：「你姓朱吧？在下不知道你是一位大人，在故城多有得罪。」

姓朱的名朱來，官拜游擊，是定遠侯羅勁的親信之一，他們此次護送定遠侯的千金羅蘭到五台山進香，在回程中不幸遇到伏牛山的盜匪，雖是有驚無險幸脫刦難，但朱來却將怨氣發在狄飛虹的身上。

「束手就擒吧，姓狄的，現在可沒有伏牛山的強盜跟你撐腰了。」

狄飛虹一怔道：「你在說些什麽？朱大人，當時莫非你不知道如非在下相救，你們小姐只怕巳被伏牛山捉去了。」

朱來怒叱道：「如非你帮助伏牛山的強盜，咱們小姐焉能涉險，廢話少說，給我拿下。」

朱來不聽解釋，這場搏殺自是難以避免。

論人數，狄飛虹是以一當百，但這近百名兵勇沒有一個能接近他五尺以內。

他們有的向前湧，有的向後退，經過一陣推拒，狄飛虹原是在城門之外的，此時巳置身於門洞之中了。

一股尖銳的哨音忽然响起，包圍狄飛虹的兵勇倏然急退，兩聲巨响也於此時傳來。敢情城門洞前後放下粗木柱編成的木柵，狄飛虹被關在洞中，變作籠中的老鼠了。

他是個修養有素，很不容易生氣的人，此時却怒火塡膺，煞溢眉宇，仰天發出一陣長嘯，道：「狄某慈悲爲懷，不願意傷害人命，你們却要官逼民反，這可怨我不得。」

他拔出從不輕用的魚龍寶刀，暗凝功力，盡全力揮了出去。

克察一聲之後，木柱斷了幾根，整片木柵也同時飛了起來，城門外的兵勇躲避不及，被砸得人仰馬翻，哀聲遍地。

城內外的官兵呆了，他們作夢也想不到狄飛虹一刀之威，竟像天崩地塌般的凌厲，當他緩步走向城外之時，官兵紛紛走避，沒有人再敢興起攔阻的念頭。

唯一追出來的只有一個，他就是游擊朱來，不過他也不是攔截，只是向狄飛虹打個

招呼。

「狄大俠請留步——」

「大人有什麽指數？」

「狄大俠是聰明人，應該明白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的道理，除非你要造反，你就不能一走了之！」

「你是在威脅我？」

「不，我說的是實話，也是勸你。」

「那麽大人應該明白，那一天在故城你們與伏牛山相鬥之時，全部身着便服，誰也不知道你們是官兵，在下只認識伏牛山的瓢把子，見他危急自然會帮他一把，後來見他侵犯小姐，在下轉而挺身相救，這些全是基於義氣與人道，在下有什麽錯呢？」

「狄大俠說的頗有幾分道理，但江湖中人通常會以武犯禁，在故城你帮助伏牛山的匪首，現在你又以木栅砸死不少官兵，如果侯爺怪罪下來，天下雖大，只怕沒有你容身之處了！」

「依大人之見，我該怎麽辦？」

「咱們侯爺極明事理，也很愛惜人才，狄大俠身負絕學，天下罕見，必然能夠獲得侯爺的賞識，跟咱們去潼關吧，狄大俠，下官願以生命担保狄大俠的安全。」

「這個……好吧，不過在下尚有要事往少林一行，百日之內當到潼關求見大人，告辭。」

語音甫落，彈身而起，一閃之間，便巳失去踪跡。

× × ×

少林武學冠蓋天下，無論江湖局勢如何演變，沒有人敢對少林存有輕視之心。

如今五大門派的精英聚集少林，應該是一股舉足輕重，足可左右江湖的力量，如果此時還有人前來尋釁，那人必然是一個瘋子。

花滿樓不是瘋子，他却帶着大批人馬闖到少林來了，來人除了他的四名隨從，還有毒掌風嵐，銀駝梅望，終南惡客東門亮，假道士吳宮，白髮妖婆晉衣秋，以及兩名身着藍色背心的彪形大漢與身着黑色背心的五十餘人。

這是一個強大的陣容，但無論他們的陣容如何龐大，要想在少林尋釁，無異飛蛾撲火，自尋死路。

此時少林寺前籠罩着一股駭人的殺機，五派精英擺出堅強的陣勢以待來敵。

花滿樓搖着摺扇，哈哈一笑道：「咱們只是找人，各位何須緊張。」

少林掌門了凡禪師喧聲佛號道：「施主率衆闖寺，只是爲了找人？」

花滿樓道：「不錯，咱們找黃峯谷的二谷主狄飛虹，請他出來一見。」

了凡禪師道：「狄施主不在敝寺，施主要找他不妨到黃蜂谷去瞧瞧。」

竹蘭君接口道：「你是誰？找我師哥作什麽？」

花滿樓道：「在下花滿樓，妳是狄飛虹的師妹？好一個標緻的小姑娘——」

竹蘭君道：「少說廢語，我問你找我師哥作什麽？」

花滿樓道：「其實也沒有什麽，我只是找一個人作伴。」

竹蘭君一怔，問道：「你是找我師哥作伴？」

花滿樓道：「不錯，中原文物鼎盛，山河皆美，設能暢遊其間，不僅身心愉快，也等於爲歷史作了一番印證，所以我想找一個人帶我遊遊，妳看可好？」

此人聲音清脆，有如珠走玉盤，再加上目似點漆，齒如編貝，尖尖十指美得像嫩葱一樣，竹蘭君雖是江湖閱歷較差，也瞧得出他是一個女人，因而怒叱道：「不要臉，天下男人多的是，妳不會隨便檢一個麽？找我師哥，哼，妳也配！」

花滿樓面色一變道：「小姑娘舌尖嘴利，我那裏不配了？」

了凡禪師道：「狄施主既然不在，施主可以走了，佛門清淨之地，請施主不要喧嘩。」

花滿樓冷冷一哼道：「老禪師這是仗勢欺人了，其實五派精英並不可靠，不相信你就運功試試。」

了凡禪師暗中運功一試，果然有幾處穴道閉塞，眞力無法暢通，如果勉強提氣，腹部就會疼痛如絞。

他知道這是中毒的現象，但五派精英超過百人，只要有部份沒有中毒，那就尚堪一戰，因而雙眉一揚，向立身較遠的黑白雙姥道：「老衲果然已經身中劇毒，兩位施主的情形怎樣？」

黑姥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過黃蜂谷尚有一戰之能。」

花滿樓道：「別太自信，老太婆，只要是血肉之軀，就無法逃避咱們的奇毒，黃蜂鷹兒也不例外。」

他語音甫落，一縷清音忽然由天外傳來，道：「你們的奇毒當眞有這麽厲害？我倒是有些不信。」

清音瑯瑯，含蓋整個山林，場中各派方自一呆，一條人影巳像神龍一般由空而落。

「啊，是師哥……」

驚呼的是竹蘭君，來人自然是狄飛虹了，他先向各派打過招呼，再向黑白雙姥道：「姥姥，谷主呢？」

黑姥一呆道：「你們不是在一道的麽？怎麽，出了事？」

花滿樓接道：「我知道……」

狄飛虹扭頭向他一瞥，喝問道：「又是你……」

花滿樓道：「怎麽，不歡迎，難道連覃谷主的下落也不想知道？」

狄飛虹問道：「請說，覃谷主現在那裏？」

花滿樓道：「要我說可以，你必須答允我一個條件。」

狄飛虹道：「什麽條件？」

花滿樓道：「我想到中原各處遊歷，一直找不到一個好响導，只要你肯陪我到處走走，我不僅告訴你覃谷主的下落，還替中毒者解去劇毒。」

狄飛虹略作沉吟道：「五原地域廣大，靈山勝水到處都是，我總不能一輩子都陪你到處逛吧？」

花滿樓道：「陪我逛一輩子有什麽不好，別的人想都想不到呢。」

狄飛虹道：「那不行，你得說一個期限。」

花滿樓道：「八十年，你看怎樣？」

狄飛虹道：「什麽，八十年，有人還活不到六十歲，這豈不比一輩子更多？」



花滿樓道：「那就六十年吧，這樣我已經很將就你了。」

狄飛虹道：「不行，我無法答允。」

他們就這樣討價還價，最後才以一年成交，但狄飛虹却提了兩個附帶說明，一是他要去潼關應百日之約，二是先要救出覃小蝶。

花滿樓道：「好，我答允，潼關定遠侯的千金羅蘭小姐與我相識，他們對你的誤會，我保證替你澄清，至於營救覃小蝶谷主之事，我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然後她將解藥交給了凡禪師，再對狄飛虹道：「咱們走吧，覃谷主的事我在路上告訴你。」

狄飛虹道：「好吧，咱們走。」

竹蘭君道：「慢點，師哥，我要跟你去。」

花滿樓冷冷道：「小姑娘，妳這不是煞風景麽？妳幾時見過一對遊歷的愛侶會帶着一個攪局的？」

他此言一出，這片莊嚴的佛門之前，竟响起一陣轟笑之聲，原因是花滿樓雖是女扮男裝，仍掩不住她那天香國色，與那份迷人的神韻，如非她闖鬧少林，再下毒傷人，誰都會對她寄以一份愛慕之心的。

當然，她也是一個令人莫測高深的神秘人物，否則她如何能够統御羣雄，連一些絕世魔頭都聽她指揮。

像這麽一個既美麗，又神秘的少女，竟對一個才見過一次的陌生男子，當衆表示爲愛侶，還說竹蘭君的攪局的，這豈不是十分好笑。

別人聽來好笑，但黃蜂谷一衆弟子却氣憤以極，竹蘭君第一個怒叱道：「不要臉，誰是妳的愛侶？」

黑白雙姥更是氣憤塡膺，口中一聲急嘯，盤旋空際的神鷹，立即俯衝下擊。

花滿樓面色一沉道：「狄飛虹，你說話算不算數？你以爲幾隻鷹兒就能奈何得了我？」

她說話之間，早抓了一把粉狀的毒藥，鷹兒一旦下擊，可能造成很大的傷亡，於是狄飛虹振吭一股嘯聲，巳經俯衝而下的神鷹，迅即斜飛而去。

黑姥一怔道：「二谷主，你這是作什麽？」

狄飛虹道：「花滿樓答允告訴谷主的下落，咱們不能失信。」

白姥道：「如果她是佈下的陷阱呢，咱們怎能相信一個妖女。」

狄飛虹道：「姥姥請放心，我自有主見。」

黑姥道：「既然如此，咱們也跟你去吧。」

狄飛虹道：「不，五派精英集少林是公事，咱們不能以私廢公，再說我一個人行動會方便一點，人多了反而不便。」

語音一頓，回顧花滿樓說道：「咱們走！」

他們由少林西行直趨潼關，花滿樓只帶了男女侍從四名，其餘的全部打發他們各自散去。

她這四名侍從，男的名叫寶琅、寶瑺，女的名叫寶芝、寶菱，上路以後她就分派寶芝專門侍候狄飛虹。

這是她的好意，却被狄飛虹所拒絕：

「謝謝，在下會照顧自己，不需要別人照顧。」

「別這樣，狄大俠，咱們侍候你是爲了咱們自己，所以你不能拒絕。」

「這話怎麽說？」

「這很簡單，人是血肉之軀，照顧不好就會生病，如果你病了，那求醫，煎藥等一應瑣事豈不落在咱們身上了。」

花滿樓說的有理，狄飛虹就無話可說了。

此後不僅寶芝一路細心服侍他，連花滿樓也噓寒問暖，無微不至，他眞不知道這位愛着男裝的姑娘，究竟是什麽存心。

這些且不去管它，狄飛虹最担心的還是覃小蝶的安危，這天晚餐之後，他忍不住詢問道：「花姑娘，妳說過，上路之後會告訴我覃谷主的下落的。」

花滿樓微微一笑道：「別急，狄大俠，你與潼關的百日之約迫在眼前，縱然我告訴了你，你也分身不開，你說是嗎？」

狄飛虹道：「姑娘說的是，不過在下需要知道覃谷主究竟身在何處，如果她有危險 在下就顧不得潼關之約了。」

花滿樓道：「我保證覃谷主絕對安全，你可以大放寬心，再說潼關之約，你必須守信，否則四海通緝，容身無地，整天躲躲藏藏過日子，必然不會好過。」

一頓接道：「我知道黃蜂谷地形險要，固若金城，那只是對一般江湖門派的說法，如若以萬軍壓境，炮火轟擊，不出一個時辰，黃蜂谷將夷爲平地，這就是從古至今，江湖人物不敢開罪官府的道理。」

狄飛虹長長一吁道：「姑娘識見深遠，在下只好聽妳的了。」

此後他不再詢問任何問題，只是兼程急進，希望早點趕到潼關。

× × ×

潼關雄踞晉陝豫三省交點，自古即爲兵家必爭之地，其城垣雄偉，是唐代所建，潼河南流入關，因而得名。

狄飛虹與花滿樓一行，在晌午過後不久巳到達潼關，當即住進「筆架山」下一家風陵客棧之中。

在午餐之後，花滿樓對狄飛虹道：「狄大俠，我帶寶菱去找侯爺千金羅蘭姑娘，憑我與她的交情，必然可以小事化爲無事，你等着好消息吧！」

狄飛虹道：「多謝姑娘。」

× × ×

定遠侯府在麒麟山的半腰，是一幢宏偉無比的建築，其間亭台處處，花木扶蘇，造型之雄偉與美麗，使得山林也生色不少。

花滿樓是侯府的常客，此地雖是門禁森嚴，她仍能輕易的見到羅蘭小姐。不過來侯府她是女裝，謁見侯爺夫婦，她不敢穿着奇裝異服。

侯府上下對她是歡迎的，因爲她是小姐的知交，兩人親密得就像姐妹似的，如今她們又在說悄悄話了。

「妹子，有一個人託我向妳求情。」

「向我求情？大姐，妳是在開玩笑的吧？」

「妳最近有沒有出過門？」

「有，我到五台進過香。」

（未完・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青醒來，見身旁紫衣仙子正爲他療傷，對她十分感激，並誓言日後會明媒正娶，紫衣仙子問起葉青的身世，葉青簡畧說了，而紫衣仙子却告訴葉青，她是黑鷹令主的第二個妻子，葉青對這話感到驚奇……黑鷹令主尾隨葉青，見他進入家中和一瞎眼老婦談話，黑鷹令主一見那婦人不由嚇得一跳，沒想到他多年找尋的妻子就在眼前，也知道葉青就是他的親生兒子，想到如今父子竟成不世之仇，互相積恨要殺害對方、心中感到十分悲哀……玄冰幽女幾次想揭穿葉青的身世，葉青却誤會她是爲奪奇功而來，對她冷言相加，紫女仙子更出手傷了玄冰幽女…

## 屢遇怪事 是非難辨

斷腸仙子以往一直玩弄着男人，鍾意的就愛，愛過後就殺，但今天她發覺葉青身上有一股別的男人所沒有的氣質。

那就是高傲而冷寞，這在男人眼中看來是偏激，但在女人眼中特別顯出一種特具的男性英雄氣概，故而斷腸仙子决定欲擒故縱，使葉青甘心做她的入幕之賓。

葉青那會猜到她的心計，忙道：「我們二個月後在紫衣山莊會面！」

他想趁機代紫衣仙子邀請一個帮手，也作爲報答上次救命之恩。

「好，我一定到，弟弟，只要你對任何人不滿意，告訴姊姊，我一定殺他！」

這話說得葉青心中一寒，豈知就在語聲方落之際，遠遠響起一陣冷笑及語聲：「嘿嘿！今天要妳死在這裏，看妳還能不能再殺人！」

二人心中一震，轉身向發聲之處望過去。

只見遠處十餘條人影，電射而至，身法快速驚人，顯然俱是武林高手！

剎眼之間，已到眼前，個個手執長劍，滿臉怒容，團團把斷腸仙子及葉青二人圍在當場！

葉青眼光一掃，心中不由暗吃一驚，來人赫然是雷音門的無垢老尼及掌門無爲師太和門下十四個女弟子。

雷音門突然到這裏，難道與斷腸仙子有什麼糾葛？

處身這種場面，葉青怔怔不知所措！

只見斷腸仙子雙眸一掃周圍這批雷音門女弟子，對雷音掌門無爲師太哈哈嬌笑道：「原來是雷音掌門，擺出這種陣仗嚇得了誰？」

無爲師太喧了一聲佛號，電目倏睜道：「斷腸仙子：本派與妳何仇？」

「沒有啊！」

無垢老尼冷哼一聲，插嘴道：「既然沒有，妳在黑水壩將本門弟子謝金桂、劉金蓮殺害，作何解釋？」

斷腸仙子突得腰肢亂抖，道：「原來這二個黃毛丫頭是你們雷音門弟子，只怪她們自己不好，死有餘辜！」



無爲師太臉色一變，道：「這話怎麼說？」

「天下男人這麼多，這二個小妮子偏要與我爭風吃醋，其實這二個男人，我仙子一看就討厭，一怒之下，乾脆就敎他們做二對同命鴛鴦！」

無垢大師憤然喝道：「你是否知道這宋智慧及李誠二人是本派弟子，劉金蓮謝金桂的未婚夫，她二人自然有權力管他，妳一手殺死四條命，不嫌血腥！」

葉青聽得心中一凜，他想不到這麼嬌艷如花的女子，會有這副蛇蝎心腸。

他目光環掃，發覺各人的表情，都不一樣，弄不懂究竟誰是誰非！

其實，這些雷音門女弟子看到葉青一表人材，有的只是在奇怪他何以和淫名素著的女魔頭在一起！

這時，聽見斷腸仙子笑得更加厲害，笑畢，語氣如冰的道：「李誠、宋智慧用情不專，向我糾纏，見色而狂，殺之不爲過，至於劉金蓮、謝金桂、既無法管住自己愛人，竟移恨於我，嘿嘿！這是自尋死路，怎能怨我！」

她說到這裏，回頭向葉青嫣然道：「青弟，你說姊姊有沒有理由！」

葉青一聽她的話，聽來的確也有理，不禁點點頭。

無爲師太聽得怒從心頭起，目光中殺機倏現，暴喝道：「哼！好不要臉的東西，血債血還，今天就要妳這條狗命抵償血債！」

斷腸仙子陰惻惻的道：「如果妳們都想死，不妨就試試！」

雙方話僵，場面突又告緊張。

雷音門十餘人個個長劍抖動，怒目而視。

斷腸仙子口含冷笑，視若無睹。

這情勢可想而知，只要雷音門一聲令下，戰勢立刻展開。

無爲師太高喧一聲佛號，雙掌陡然一推，場中倏起了一道旋風，向斷腸仙子捲去。

這正是雷音門獨門絕技「旋風掌」。

這種掌力怪異巳極，與普通掌力迥然不同，旋轉的掌風根本無從抵抗硬拚。

但見斷腸仙子發出一陣輕笑，嬌軀有如逆水之魚，身形左右搖擺，竟向急勁的漩渦中滑進，雙掌一圈一揮，掌緣横掃而出。

刷的一聲輕響，無爲師太竟被震得倒退二步。

斷腸仙子咯咯一陣嬌笑，說道：「老尼姑，不服氣可以再上來，旋風掌不過爾爾！」

無爲師太一招失利，心中一凜，聞言臉色怒極，一聲暴叱：「今天有妳無我，徒兒，上！」

隨着語聲，雙掌瘋狂攻出，霎時劈出七掌。

周圍女弟子聞掌門下令，長劍齊動，向斷腸仙子刺去。

一時之間，長虹冲天，寒光連閃，戰雲瀰漫。

葉青一看情勢，不知道自己應不應該帮忙，下意識地旋出幻龍身法，一閃一飄，退出包圍，身形方退，陡聽到一聲厲叱：「你同這賤人一路，亦不是好東西，吃貧尼一掌！」

接着一道旋轉的狂飇，似龍捲風一般，向身上捲到。

葉青心中大怒，凝神一瞧，原來是無垢老尼，不禁暗忖道：「天下那有這樣不講理的出家人，不分靑紅皂白，就亂加污蔑……」

想到這裏，目露精光，身形連閃，已脫出掌風外圍，滑向老尼身後，一招「周郎拂弦」，彈出五道指風，向對方襲去。

無垢老尼劈出一招，陡然不見葉青人影，神色一凜！

她搏鬥經驗豐富，知道不妙，掌力倏收，向身後劈出，身形飛快横飄七步。

饒是如此，指風過處，寬大的僧袍上已連破五個窟窿，嚇出一身冷汗。

但騎虎難下，欲罷不能，在門下弟子衆目之下，豈能示弱，僧袍激動，身軀一劃，第二招巳電閃而出。

這次無垢老尼神色凝重，加倍小心，出掌之前，早把退路想好。

就在老尼身影方起。掌力劈出之際，五道匹練也同時向葉青刺到。

雷音門爲尋斷腸仙子報仇，門下都是十中選一的高手，五條長劍如矯龍劃空，招術委實詭奇無比。

無垢老尼見狀胆氣大壯，掌力加速疾攻而出，場面緊張至極。

葉青一聲冷笑，身影一彈，巳脫出包圍，右掌劈出一道奇猛掌風，擋住來勢，喝道：「師太乃是出家人，怎麼不分靑紅皂白……」

無垢老尼大喝一聲：「施主身手不凡，不必多言，再試試雷音門合擊之術！」

雙掌一揮，五劍一掌，同時攻出。

葉青一看分辯無用，怒火大熾，叱道：「難道我還怕你們不成！」

身形一彈，展開幻龍身法，雙手倏指倏掌，霎眼衝入戰圈，閃電攻出七招。

白髮屠夫的絕學雖然不凡，但陡手搏鬥長劍，到底受到限制，最主要的還在對方是女人，有很多部位，葉青不敢碰，避免遭人譏視，故一時之間，打得驚險百出，激烈無比。

三十招平手，葉青心中感到不耐，想道：「這種事情簡直是無妄之災，難道就這樣再打下去？」

正想設法脫身，場中陡然響起一聲凄厲的慘嚎。

葉青心中一緊，目光瞬處，原來是雷音門一位女弟子被斷腸仙子一掌劈飛，鮮血狂噴。

只聽得斷腸仙子響起一聲得意嬌笑，悠然道：「青弟，你那邊怎麼樣？」

葉青皺皺眉頭，劈出二道掌風道：「還好！」

「青弟，假如你打不過，快到姊姊這邊來！」

葉青微哼一聲，道：「妳假如沒有危險，我還有事情要先走一步了！」

「好！反正二個月以後再見，這裏我會收拾，哈……哈……哈哈……姊姊今天要把她們都送上西天！」

葉青暗暗道：「雷音門也不是無能之

輩、妳斷腸仙子豈不是說大話……我如不趁現在脫身這是非漩渦，還等什麼……」

想到這裏，不再猶疑，展開幻龍身法，刷的一聲，向山下掠去。

無垢老尼突見葉青脫出包圍，對他這種神奇莫測的身法，大感驚異，正要追趕，陡然聽到斷腸仙子咯咯嬌笑道：「老尼姑！統統到這邊來，讓仙子都送妳們上西天！」

這番話激起雷音門十六名高手的怒火，無垢老尼一聲暴叱閃身加入戰圈。

其餘五位弟子也不追葉青，重又向斷腸仙子圍去。

葉青雖走了！但場中搏鬥更加慘烈，打得日月無光，天昏地暗。

一道閃電劃過長空，西天響起一陣隆隆的雷聲。葉青奔出三十丈，抬頭一看，烏雲如狂濤奔馬，變幻不定，山風呼嘯，樹搖枝曳。

他不禁喃喃道：「要下雨了！」

又是一陣輕雷響起，這次竟沒閃電。

葉青覺得很奇怪！望望天色，依然如舊……

隨着這聲雷音霹靂後，山上陡然響起陣陣凄厲的慘嚎，猶如巫山猿啼。

這陣慘嚎聲，歷久不息，聽了使人心驚肉跳，毛髮皆豎。

葉青不由停下脚步，暗忖道：「這麼多厲呼之聲，顯然是雷音門弟子遭刦，難道斷腸仙子果然有這等功力身手，將雷音門全部制住……」

好奇之心一起，葉青不禁轉身又向山上奔去，為了避免捲入漩渦，他一路隱蔽着身形。

等他走近剛才激戰的地方，慘嚎之聲已杳！

選好隱身之處，葉青展目一望，心中陡然大震，爆起一身鷄皮疙瘩！

場中滿地都是燒焦的斷肢殘骸，剛才還是活生生的少女，現在變成一具具三尺左右的焦屍！

顯然，這是烈火眞君的飛燄雷火彈傑作，在烽火谷，與峨嵋金頂，葉青見過這種慘厲的場面，豈能忘記！

他四下一掃，地上是十二具焦屍，斷腸仙子已人影俱杳！

難道烈火眞君來過了？葉青怔思着。

不會！自己離開，不過盞茶時刻，而且烈火眞君視「雷火彈」為至寶，輕易不肯亂放，這些人就是都與他有仇，憑他功力足够應付，根本就不必丟下這霸道絕倫的「雷火彈」。

那麼是斷腸仙子丟的？但是她這雷火彈是那裏來的呢？難道烈火眞君與她有什麼淵源不成？

這些問題想得葉青頭暈腦脹，望着空蕩蕩的山嶺，悽迷恐怖的景色，他再也解不開這個死結。

漸漸地，他發出了一聲冗長的嘆息，掠落場中，匆匆地把地上的焦屍埋好，飛馳下山而去。

一路上，他越想越覺煩惱。

他不知這麼一個心狠手辣的女人，為什麼竟對自己產生了愛意？

在迷亂之心情，葉青向長安驪山紫衣山莊進發。

× × ×

半個月後葉青已進入了陝境。

這日傍晚剛進入虎牢關，一入酒樓，就聽到一陣竊竊蟻語聲。

以葉青這種高手，一坐下就聽得一清二楚。

這陣蟻語聲發自酒樓臨窗一角的桌子上，那是二位老者……

他胡亂要了一些菜飯，一面充飢塡肚子，一面專神竊聽那二位老者的談話。

實在因為這陣語聲不但吸引了他，而且使他大為吃驚！

只聽得那二個老者，其中一個繼續在道：「那你去不去？」

另一個老者道：「人家峨嵋派上元掌門與我『弱水一老』交情不錯，如今下了英雄帖，我豈能不去！」

原先那老者道：「既然大哥去，小弟也只有走一趟，別讓你說我『勾漏狂夫』不够交情！」

葉青從二人的談話中，已知道這二個老者，一個叫「勾漏狂夫」，一個是「弱水一老」。

只見弱水一老笑呵呵道：「江湖上都說我們二人是一個紅臉一個白臉，一搭一擋，少了你怎麼行；呵呵……」

勾漏狂夫道：「大哥，我就是弄不懂，憑峨嵋派這麼一個大門派，竟為了那個叫什麼啊……」

「葉青。」

「對了，為了那個葉菁小子擺陣仗，興師動衆，實在有點叫人笑話。」

葉青正在吃飯，差點一口飯哽在喉嚨裏，不上不下，氣得冷冷一哼，暗暗道：「有機會就讓你看看顏色！」

「唉，老弟，你可不能中小覷人家，這小子敢同黑鷹令主作對，想來還是有一手的！」

「哼！我勾漏狂夫將來倒要去見識見識！」

「老弟，這年頭做人，何必生這些閒氣……」

「大哥，你二十年不出江湖，以前不是說過不再管江湖是非，怎麼這次倒熱心起來了？」

「呵呵！老弟，這點心計你就沒有我弱水一老高明了，我所以帮峨嵋派找葉青那小子，實在有許多目的，總之，只有利，沒有害！」

「哼！我不懂這些鬼名堂。」

「嘿！你是否知道最近一二日江湖上的情勢？」

「不太清楚，二十年來，我勾漏狂夫除了和你見幾面外，別人我都懶得理，這是眞正的脫身江湖！」

「別同我鬥嘴，告訴你，黑鷹令主重振黑鷹會，你知道否？」

勾漏狂夫似乎渾身一抖，語氣吃驚道：「什麼？黑鷹令主重建黑鷹會，那武林中豈再有寧日！」

的確！黑鷹會重新建立後，這神秘莫測的組織，又將把武林弄得天翻地覆，後果確不堪設想。

弱水一老壓低聲音又道：「再告訴你一件事，二十年前名馳中原武林，被譽為天下第一劍手的神州一劍，竟接到黑鷹令



主的催命符，一塊黑鷹銅令！」

勾漏狂夫跳起來道：「眞的？」

「噯！這裏是酒樓，小心鎭定一點，嘿！這消息一點也不假，是從紫衣山莊傳出來的！」

不要說勾漏狂夫要跳起來，葉青也差一點要跳了起來！只聽他們繼續在一問一答。

「神州一劍怎麼在紫衣山莊？」

「你老弟不但狂而糊塗透頂，紫衣仙子把神州一劍請去助拳，他就一直住在那裏沒有走，不在紫衣山莊，你說在那裏？嘿嘿！最近他嚇得不敢出莊一步！」

「唉，小弟最近實在太懶，江湖上發生這般大事，小弟竟一點也不知。」

「嘿嘿！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告訴你，最近十天來，在鷹令之下身亡的，你猜猜有幾個？」

「幾個？」

弱水一老攤開了雙手道：「就是這個數！」

勾漏狂夫一聽連說話的聲音都變了，道：「眞的，唉！假如神州一劍死了，下一個不知又要輪到誰了？」

「或者是你，或者是我！」

弱水一老好像在開玩笑，葉青聞言心中一凜，轉首望去，只見勾漏狂夫全身機伶伶的一抖！道：「大哥，你…你怎麼說這話！」

「大哥說的是眞話，黑鷹令主在世一日，大家都朝不保夕！」

勾漏狂夫點點頭，長長嘆了一聲！

只見弱水一老又道：「所以現在江湖上只有二條路好走！」

「那二條？」

「不是生就是死！」

「哼！你這句話說不說都是一樣！」

「老弟！我這句話却是大有學問！」

「什麼學問？」

「要生，除了你功力比黑鷹令主更高，把這魔頭除掉外，只有靠攏！」

「死路呢？」

「呵呵，更簡單，今天你接到那塊催命鷹令，當晚就自殺！」

「那大哥選那一條？」

「嘿！好死不如惡活，我當然要活下去！」

「你有制黑鷹令主方法？」

「嘿！你是做夢，我是選擇靠攏這條路！」

「怎樣靠法？」

「辦法就在葉青那小子身上！」

「哇」地一聲，葉青剛吃下一口湯，氣得倒吐出來，差點噴到別人身上。

弱水一老及勾漏狂夫心中一驚，向葉青方向瞟了一眼，見是一個普通少年，也不以為意，又繼續談話。

他們料不到說到曹操，曹操就在眼前，只氣得葉青滿肚子發火，但是他想再聽這二個老鬼還說些什麼，只得捺住怒火，假意繼續吃飯傾耳靜聽，其實已經一口都嚥不下去，只聽見弱水一老得意地道：「聽說葉青與黑鷹令主是對頭寃家，他們有血海深仇，如今我們帮峨嵋派殺掉這小子，不是等於帮了黑鷹令主忙？」

「對，到底是大哥想到，我們也不想要別的，只要那塊閻王信號別到我們手裏就謝天謝地了！」

勾漏狂夫語聲甫落，轉首正要招呼店夥再上酒，一回頭，陡然神色一變！

弱水一老見狀一怔，向桌旁望去，心中也是一驚！

只見桌旁站着一個表情孤傲落寞的少年，劍眉朗目，神色如臘月霜雪那般冷，眼中射出一股殺氣……誰？正是葉青。

酒樓上酒客並不算少，再憑勾漏狂夫及弱水一老這身功夫，竟讓來人欺近身旁，毫無發覺，這眞可說是栽到家了！

葉青目射冷燄，道：「聽說二位在找一個名叫葉青的少年……」

弱水一老暗吃一驚，怒道：「小娃兒，你從那裏聽到的？」

葉青冷笑道：「就是剛才。」

勾漏狂夫臉色又是一變！

弱水一老倏然大怒，嘭地一聲，踢開座椅，猛地一長身道：「小子，報上名來，讓老夫教訓教訓你！」

葉青冷冷道：「教訓只怕未必，有種今夜三更城外相見，到時你們二個老傢伙就知道我是誰！」

說着，從容轉身向樓下走去。

勾漏狂夫也是頂尖高手，豈容這麼一個年輕人卑視，一聲大喝：「慢走！」長身一劃，已攔住葉青去路。

葉青身形微退，不屑地道：「你要怎樣？」

勾漏狂夫怒哼一聲，道：「今天你小子不說出來龍去脈，休想生離此地！」

弱水一老及勾漏狂夫雖受峨嵋派之邀，向葉青尋仇，但二人並不認識，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少年，就是峨嵋派極欲殺之的葉青。

葉青傲然道：「二位不怕在大庭廣衆之下，驚世駭俗！」

二老心中一愣，目光一掃，果見酒樓上的座客皆以驚奇的目光望着自己，弱水一老忖道：「不錯，就是要動手，這也不是地方！」

就在轉念之間，葉青已展出絕妙天下的幻龍身法，一飄一閃，擦過勾漏狂夫身邊，到了樓梯口，轉身冷冷道：「三更相見，閣下到時自會知道我是誰！」

語聲一落，人從容地走下樓梯。

勾漏狂夫見少年竟有這種神奇功力，心中一怔，摸不透他是什麼來路！

但是，這次二老並未追趕，互望一眼，彷彿在說：三更就三更，到時非要這小子看看顏色不可！

× × ×

三更未到——

虎牢關外一片荒地上，佇立着二條人影，這二人正是弱水一老及勾漏狂夫。

黯淡的月色照射着這荒凉的草地上，夜色顯得凄迷已極，高聳的城牆投下一大片陰影，這陰影籠罩着這二個武林高手，使他們心裏感到一陣忐忑不安，但誰也講不出這種不安心情的由來。

三更正。

遠處響起一陣狗吠。

倏然，一條人影，飛瀉而至，身形一停，赫然是酒樓中孤傲冷削的少年。

弱水一老看到他怒氣就昇，喝道：「

小子還算有信用，快說你與葉青是什麼關係？」

少年冷冷道：「你們不是要找葉青？在下就是！」

勾漏狂夫及弱水一老聞言不禁一愕，旋即哈哈狂笑，笑聲衝破了冗寂的長夜，歷久不息。

葉青冷冷道：「現在你們多笑笑，等下要你們哭了……」

二人笑聲倏止，勾漏狂夫冷哼半聲道：「小子，你自己送上門來，好極！」

葉青臉上冷削之氣更盛，說道：「當然好極！二位今天尤可以向黑鷹令主去報功……」

勾漏狂夫及弱水一老被他說中痛處，雙雙暴喝：「小子，不要逞口舌之能，拿命來！」

二條人影猛然彈起，疾如電光一閃，四掌猛擊，兩股奇勁無匹的掌風，已向葉青襲到。

但二人掌力湧出，覺得並未遭到抵抗，心中一怔，凝神望去，就在這刹那，葉青竟已人影俱杳。

正在驚疑交加之際，二人身後倏然響起一陣冷削的語聲：「二位是想二打一，以多為勝嗎？」

勾漏狂夫轉身一看，葉青竟已站在自己身後，神色不由一驚，但他狂傲成性，心頭的驚駭，立刻被怒火所掩埋，暴喝道：「小子，就讓老夫一人伸量你有什麼出奇絕學！」

說話聲中，雙掌又向葉青劈出。

弱水一老見勾漏狂夫這麼一說，不好意思再插手，退在一旁，靜靜觀戰！

葉青見勾漏狂夫掌力又排山倒海湧到，這次他要試試對方功力究有多少深厚，一聲暴喝，雙掌也猛然推出，硬迎而上。

兩道如驚濤颶風般的罡勁撞實，半空雷聲暴響。

砰、嘭二聲，震得四野迴聲不息。

葉青猛覺心頭一震，血氣微湧，蹬蹬倒退二步，不禁一駭。

舉目望去，勾漏狂夫也退了二步。

其實，勾漏狂夫及弱水一老心中的驚駭程度，比葉青更甚。

他們料不到這麼一個年紀輕輕的少年，與自己四五十年的苦修功力，竟是不相上下。

雙方這一愕然對視，臉上皆升起一片殺機。

悽迷的夜色下，氣氛更趨緊張。

勾漏狂夫那能坍這個台，倏然一聲怒叱，身形一劃，雙掌幻影而出，施展成名絕學「驚魂七式」，猶如電光石火般攻出七掌。

這七掌委實奇快無比，猶如七人聯手同時出擊，只見那掌風呼呼，勁氣逼人毛髮！

葉青衡量目前情勢，還有弱水一老在旁虎視眈眈，硬拚實為不智，立刻展開幻龍身法，趁隙蹈虛，左掌右指，施出白髮屠夫獨門絕學周旋。

只見二條人影，滿場亂晃，打得半斤八兩，激烈非常。

天上星月昏沉，四周蟲蟬不鳴。

弱水一老見勾漏狂夫久戰不下，心中殺機早起，也不顧什麼江湖規矩，身形飛彈，出手就向葉青身後襲去。

這二位高手聯手出擊，氣勢又是不同了。

葉青見弱水一老竟不顧羞恥，加入戰圈，攻擊自己，劍眉一挑，暴喝道：「好不要臉！」

身形飛閃，左手撩陰，五指連飛，向弱水一老胸前五大要穴點去。

弱水一老，避去他五指，翻身向他丹田穴擊出。

這時，勾漏狂夫也同時向葉青劈出二掌。葉青身處夾攻之中，只有身形連閃，避開這制命一擊，趁虛反攻。

三招一過，搏鬥更加驚險。

倏然——在這緊張之際，遠處十幾條人影，飛掠而來，立刻把三人圍在中心，雙方同時為之一驚，立刻暴退。

目光一掃，原來是峨嵋派的上元掌門及上明、上惠僧，帶了峨嵋十餘個弟子。

葉青見狀，心中一凜。

暗忖道：「這兩個老鬼，應付已感吃力，再加上峨嵋派這批精英趕到，情勢實不堪設想！」

勾漏狂夫及弱水一老一見是上元大師，心中大喜。

弱水一老道：「上元僧，老夫如今把這小子找到，現在先把他擒住再說！」

上元僧一聲佛號，合什道：「蒙你老相助，老衲心感。」說到這裏，一轉話峯，對葉青道：「葉施主，你可記得，老衲在金頂之言！」

葉青傲然狂笑道：「老和尚，有本事盡管取少爺項上人頭，不過，少爺後悔當時多救你一命！」

上元僧臉色一變，道：「過去我們恩仇已了，你拿走了本派的鷹符神功，換回老衲及本派長老二條性命，現在老衲要履行昔日誓言了！」

葉青冷冷道：「不要看你們人多，有種就上來試試！」

上元僧身形一欺道：「那老衲就動手了！」

語聲一完，僧袍一揮，門下十餘弟子及上明、上惠僧，齊齊向內圍攏。

上元僧倏地轉身道：「弱水施主及勾漏施主請站過一旁，讓敝派擒下葉青後，再向二位道謝！」

弱水一老知道上元僧要報辱派之仇，不願別人參入，樂得輕鬆，呵呵笑道：「大師請，在下與盟弟在旁替貴派助威！」

上元僧微微稽首，轉身喝道：「葉青與本派有毀祖師法體，藐視本派之仇，今天必須擒下，生死不論！」

峨嵋弟子齊聲應諾，聲勢大壯。

他們知道如果不把葉青擒下，血祭靈塔，對峨嵋派聲譽而言，一定聲威掃地。

故而俱都立下必死決心，也非把葉青拿下不可。

葉青一見這種氣勢，心中也不禁為之一緊，暗忖道：「先下手為強！看你們奈何於我！」

此念一轉，一聲暴叱，身形平空一掠，十指飛彈，就向最近的一個峨嵋弟子襲去。

這一出手，奇快無比。



他剛才雖傷不了弱水一老及勾漏狂夫，但對峨嵋派却不屑一顧。

只見指風過處，響起一聲慘嚎。

那被襲的峨嵋弟子，立刻噴出一道血箭，禪杖一鬆，仆地身亡。

葉青靈機一動，身形一閃，抄起地上禪杖，就向上元僧攔腰掃去，上元僧及峨嵋弟子一見葉青首先發難，竟先下煞手，齊聲暴喝。

上惠僧在暴喝聲中，首先搶進，身形猛起，手中禪杖，猛向葉青頭頂搗去。

在這刹那，上元掌門也身形一劃，呼呼接連劈出三掌，使的正是峨嵋無上心法「靈虛手」。

其餘弟子，手中禪杖飛舞，也齊向葉青攻出。在峨嵋派這些高手圍攻之下，只見烏龍滿空電掣，掌力狂飆，聲勢委實驚人。

這場面緊張無比，在旁的弱水一老及勾漏狂夫皆凝神觀戰。

葉青在這兇猛的攻勢下，身形曼妙地一飄一閃，手中禪杖弧形飛出，噹、噹、噹一陣金鐵交鳴暴響，他連接擋開七條杖影，左手食指連彈，已攻向其餘諸人。

但以一搏衆，到底真力有限，一招淌過，葉青覺得手腕微痲，仗着幻龍身法奇絕天下，葉青終算有驚無險。

弱水一老看到葉青的身手，心中也不禁暗暗佩服，不禁道：「老弟，你看峨嵋派有沒有辦法擒住這小子？」

勾漏狂夫目注場中搏鬥，目光一瞬不瞬，說道：「看情形，一時之間是解決不了！」

「老弟，我們要不要帮忙？

「這個，看看情形再說，峨嵋派實在不行，我們再出手不遲！」

弱水一老點點頭。

就在這幾句話時間，場中戰勢更加緊張。

葉青與峨嵋派十餘高手走過十招，感到壓力愈來愈重，不禁怒火大熾，禪杖挾畢生功力，呼呼狂飆，拚命猛掃。

陡然，他禪杖出手向峨嵋一弟子飛擲過去，雙手連彈，使出離魂指絕學。

這批峨嵋和尚，料不到他拚命搶到手的兵器又會擲出手，只見禪杖如烏龍一般激射而出，場中立刻響起二聲慘嚎，一個峨嵋弟子被禪杖洞穿其胸，另一個被他離魂指點中死穴，雙雙魂歸極樂。

上元僧看得怒火衝心，雙目盡赤，呼呼攻出七掌，這七掌挾其畢生功力，豈同等閒！

場中立刻狂飆捲天，怒浪匝地！

葉青見狀，不禁臉色微變，要知道他以一搏衆，已消耗不少真力，那能再事硬拚，逼不得已，身形橫飄倒退，堪堪躲過凌厲七掌，但二側二根禪杖已如怒龍一般掃至。

葉青目光微瞥，原來是上明、上元兩僧，這時他不惶反擊，欲先避敵。

但在場其餘峨嵋弟子已殺紅了眼，豈能讓他有空隙！

正在這驚險百出，緊張已極的局勢之下，場外陡然響起了一聲凄厲無比的長嘯，隨着這聲厲嘯，四周黑影幢幢，立刻現出五六條人影，在場這批高手個個心頭猛震。

峨嵋衆僧擊出的禪杖竟受這陣嘯聲影響，微微一頓。

葉青那肯錯過這刹那機會，刷地一聲，使出一招幻龍身法的「九曲三轉」，脫出重圍。

但他心中也忐忑不安，不知來的是什麼武林人物，隨着衆目望去，只見場中一排屹立着六個黑巾蒙面的幽靈。

上元僧正想發話，陡然弱水一老驚呼道：「黑鷹銅令！」

「黑鷹銅令」四個字震懾了在場一般高手。俱都向弱水一老及勾漏狂夫看去。

只見勾漏狂夫渾身發抖，臉色在昏月淡光照射之下，更顯得慘白可怖。

只見他雙目發直，低頭凝視着身上，在勾漏狂夫的衫襟上，不知何時，赫然掛着一塊烏光閃閃，雕着一隻振翅欲飛的黑鷹銅牌。

這——正是天下喪魂的勾魂信符黑鷹銅令！

這突然的變化，使雙方心頭巨震。

難道黑鷹令主來了，但這六個蒙面人誰是黑鷹令主呢？

只見勾漏狂夫，陡然取下身上的黑鷹銅令，雙手微抖，向蒙面人發話道：「誰是黑鷹令主？」

一聽他語氣發顫就知道其內心驚駭已極，只是強打精神。

隨着勾漏狂夫的問話，空氣如凝結一般，氣氛驟又緊張，這種氣氛與剛才那種戰勢激烈的緊張氣氛，迥然不同，令人有一種窒息之感！

恐怖籠罩着各人心頭，每個人身上那沁出一粒粒冷汗。

在大家屏息等待回音之下，破空響起一陣冰冷的笑聲，這笑聲竟聽不出發自那一個蒙面人之口。

事實放在前面，黑鷹令主絕不可能化身六人同時出現，那麼黑鷹令主究竟是那一個呢？衆人正在暗忖，那刺耳的陰笑聲，戛然而止。

隨着一陣冰冷的語聲響起：「勾漏狂夫，你既該死，何必要問誰是令主，接到信符，還不自裁！」

勾漏狂夫聽得機伶伶地一抖。

弱水一老心中大呼不妙。

這情形委實出諸衆人意料之外，更加出諸弱水一老及葉青意料之外。

白天勾漏狂夫及弱水一老還在自吹自擂，一搭一擋，想殺葉青向黑鷹令主討好，那知還沒到十二個時辰，閻王竟首先向他們二人催命！

葉青雖然也感到意外，但看到弱水一老及勾漏狂夫這種驚駭神色，心中昇起一絲快意，暗暗道：「看你們去報功吧，現在把二條老命都報上了！」

還是弱水一老比較鎮靜，勉強打了一聲呵呵，抱拳道：「六位是否能賜告是江湖上那條綫上的！」

只聽陰惻惻的語聲又告響起：「黑鷹會！」

簡單明瞭，一字不多，一字不少。

「黑鷹會？」弱水一老一聲驚呼，倒吸一口涼氣，吃吃道：「在……在……下盟弟與貴會素無恩仇可言，不知令主何故

要勾漏狂夫的命？」

「嘿嘿……你們二人不是要葉青的命嗎？」

葉青聽得心頭一震，峨嵋衆僧臉色齊變。

「什麽！」弱水一老驚呆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陰惻惻的話聲又起！

「誰要動這葉青一根寒毛，黑鷹會要你們埋屍無地，懂了吧！」

這話，大出在塲高手意料之外，峨嵋衆僧中皆不禁一慄，齊都蓄勢戒備。

弱水一老差點昏倒，他想不到拍馬屁拍在馬脚上……

葉青呢？被這番話攪得更糊塗了，自己想殺黑鷹令主報血海深仇，而黑鷹會竟在這緊張的情勢下，出面保護自己。

其實在塲衆人，誰想得到葉青就是黑鷹令主的親生兒子呢？能够知道這點，其謎不攻自破！

在這剎那之間，陡見勾漏狂夫一聲暴叱，雙掌一圈，就向六個蒙面人攻去，他知道不拚是死，拚也是死，不如拚一拚，死裏求生。

這一首先發難，陰惻惻的笑聲又告破空響起，只見六個蒙面人動作劃一，十二隻手掌，一齊向前推出。

勾漏狂夫雖然剛才心胆俱裂，但武人的應變本能，仍未喪失，他豈肯以一搏六，圈出的雙掌陡然帶同，斜斜一揮，招變「秋水連天」，疾迅無倫的向最右邊的蒙面人擊去。

但你快，人家更快，六人掌力一圈，竟硬生生的迎實，驟聞山撼震岳一聲大響，勾漏狂夫身形倒翻出七尺，而六個蒙面人仍屹立當地，一動未動。

弱水一老看得心神俱顫。

要知道勾漏狂夫一身功力也非等閒，比各派掌門還稍高一籌，普通江湖人物，不要說六人，就是六十個，也不放在他心上，如今一掌就把他劈飛，雖說是合六人之力，但這六人的武功，至少皆是一流高手。

就在這霎那間，弱水一老眼見勾漏狂夫身形飛出，連忙縱身迎去，準備接住，察看傷勢。

那知勾漏狂夫這一掌硬拚，雖然覺得胸口血氣狂湧，但並未制命，身在半空，情急生智，忽然想起三十六計最後一計，強提一口眞氣，刷地旋身，落荒而遁！

他這一旋身飛掠而遁，不禁使弱水一老雙手接空，飄落地上，神色一怔！豈知思緒未轉，遠處已響起一陣凄厲的慘嚎。

這種悲慘的聲音，充滿了絕望與掙扎，在靜寂的夜空中傳來，聽得衆人毛髮俱豎，機伶伶地一陣冷抖，荒凉的夜色，又憑添幾分恐怖的氣氛。

弱水一老覺得猶如冷水澆身，暗嘆一聲：「完了！」海腦中立刻現出猙獰恐怖的死狀。

慘叫聲一落，冷冰冰的語聲又起：「接到黑鷹銅令，意欲圖逃，豈非異想天開……嘿嘿……弱水一老，現在也該輪到你了！」

最後一句話，猶如晴天霹靂，不但震撼了峨嵋僧，使弱水一老的心腔，驟然收束，只見他臉色由紅變白，再由白變黃，黃中發青，渾身簌簌微抖，起先的得意狂傲，早已消逝得無影無蹤！

葉青看得滿心不是滋味，弱水一老雖然該死，但這樣死法，自己反而變成了黑鷹令主的帮兇，不由劍眉上挑，挺身走前二步，微微一哼，說道：「六位不必拿在下做幌子，要殺弱水一老，嘿嘿，姓葉的自信還不要別人帮忙！」

陰惻惻的話聲，說道：「弱水一老，葉青既然如此說，本會就饒你一命，但是死罪雖免，活罪難饒，留下一肢，以警將來！」

弱水一老聞言，心中驟然一鬆，勾漏狂夫，前車之鑒，他豈願再蹈覆轍。

右手從腰上倏地拔出一柄匕首，伸手就向自己左臂劈去，霎時血光崩現，一條左臂已硬生生切下來，落地有聲。

只見他一咬牙，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

語起身動，身形如電，霎時沒入夜色中，只留下一股刺鼻的血腥味道，在空氣中隨風飄游。

弱水一老自劈左臂而走，只剩下峨嵋上元掌門呆立當塲，進退維谷。

黑鷹會三個字的確大大震懾了這一大宗派，眼見自己請來的二個帮手，一死一傷，却不敢插手帮忙。

正在發窘之際，靠左邊的蒙面人倏然喝道：「峨嵋和尚，還不快滾！難道都想死！」

上元僧聽得心中一凜，低誦一聲佛號道：「不知那位是黑鷹令主！」

「嘿嘿，你不配問，假如要上西天，就站在這裏！」

陰沉沉語聲一落，六條黑影，倏然欺身二步。

峨嵋諸僧心中一寒，上元僧身形微退，他知道今天這仇已經報不成了，見風轉舵，合什道：「貴會硬插手架樑，峨嵋派將來必向貴會討還公道！」

「嘿嘿嘿……不怕死，黑鷹會隨時奉陪！」

上元僧充耳不聞，轉身嚴肅地向葉青道：「葉施主，今天變起意外，但峨嵋派誓必得施主項上人頭！」

語聲一落，僧袍一揮，率領門下弟子，緩緩轉身而去。

葉青微微一哼，正要說話，陡然聽到一聲大喝：「上元和尚，慢走！」

上元僧心中一凜，倏然轉身道：「貴會還有什麽指敎！」

峨嵋一干弟子，唯恐掌門遭到不測，齊都轉身戒備。

塲中氣氛又告緊張。

只見剛才發話的蒙面人，目光烱烱，沉聲道：「記住，貴派如動葉青一根寒毛，休怪黑鷹會把金頂夷爲平地！」

上元僧心中猛震，惘然道：「貴會與葉青有什麽關係？」

「什麽關係，不用你問，有種儘可找本會算賬！」

上元僧在這種情形下，知道多說無益，微微一哼，轉身一揮手，示意退走。

剎眼之間，一干僧衆皆走得人影俱杳，塲中回復了平靜。



六個蒙面人見峨嵋和尚已走，也不理葉青，轉身就要離去。

葉青突然一聲大喝：「慢走！」刷的一聲擋住剛才發話的蒙面人的去路。

其餘五人齊轉身凝視，爲首蒙面人嘿嘿一聲陰笑，一揮手對其餘五人道：「你們先回去！」

五個蒙面人一見首領這麽說，刷刷連響，霎眼走得無影無踪。

這時，狀如黑鷹令主的蒙面人這時對葉青道：「閣下還有什麽吩咐！」

葉青冷冷道：「朋友好大胆，竟敢冒充黑鷹令主，嘿嘿！瞞得過別人，可瞞不過姓葉的！」

原來他看到剛才六人才與勾漏狂夫搏鬥的手法，早猜出這些人是冒充的，只是雙方都是敵人，樂得坐山看虎鬥，並不說穿。

蒙面人倏然哈哈大笑，道：「閣下好銳利的目光！」

葉青傲然道：「朋友不必高興，其實別人不過被你先聲奪人，一時震住，眞要動手，閣下六人只怕未必能打得過弱水一老，勾漏狂夫與峨嵋衆僧聯手一擊！」

「高明，高明，但閣下忘了黑鷹會四周的嚴密佈置！」

葉青心中一震，心想：不錯，勾漏狂夫跑出不遠，就受狙擊，口中道：「朋友難道眞是爲在下解危而來？」

蒙面人哈哈長笑，道：「當然！」

「那你們怎麽知道我在這裏！」

「哈哈！黑鷹會耳目滿佈天下，無孔不入！」

葉青神色又是一愣，微哼道：「你既不是黑鷹令主，今晚對葉青終算是好意，何不出示眞面目！」

蒙面人陰惻惻一笑，說道：「有何不可！」

語聲方落，伸手就取下蒙面黑巾，露出面目。

蒙面人竟是鬼諸葛曹鏗。

葉青倒退了二步，心中一驚，臉上殺機倏起！

在這一霎那，一幕幕回憶，如電光般地在腦中閃過……烽火谷他帮黑鷹令主掌劈武當劍派……金頂，他使自己平空得罪了峨嵋派，結果半篇神功還是被黑鷹令主搶走……

還有，在龍渡密林中的半夜對話，他要「黑鷹令主」殺自己……

這些，都表示他心懷叵測，尤其，他今天重又加入了黑鷹會，可是出乎意外的，他爲什麽要救自己。

唯有一個解釋，就是鬼諸葛另有陰謀，他素稱鬼計百出，爲人陰險，那有好意的。

這分析的結果，在葉青腦中一閃，臉上充滿了怒意，蓄勢準備出擊。

不錯，葉青的分析還算相當正確，可是，葉青絕沒料到，今天的出手解危，完全是「黑鷹令主」得悉父子關係消息後的命令。

鬼諸葛見到葉青臉上的神色，心中一怔，旋即打個哈哈道，說：「老弟，怎麽啦！」

葉青冷哼半聲，道：「我要殺你！」殺字出口，身形一劃，雙掌猛推，驟告出手。

這猝然一擊，却大出素稱智機深沉的鬼諸葛意料之外。

鬼諸葛臉色微變，身影飛快一閃，躲過凌厲掌風，道：「葉老弟，你這不是恩將仇報？」

葉青聞言一怔，忖道：「不錯，不論他居心如何，今天對我總算有解危之恩，我葉青堂堂大丈夫，豈能被人譏視恩仇不分！」

想到這裏，收回招式，冷冷道：「今天就放過你一次，下次碰上，嘿嘿，你我只許一個活着……」

鬼諸葛肚裏怒火冲天，但口中却反而哈哈狂笑，道：「葉老弟，我曹鏗素來料事如神，今天倒有些糊塗了！」

「嘿嘿，有什麽好糊塗的？」

「難道我冒充黑鷹令主，替你解危，是錯了？」

「我問你，江湖上傳言黑鷹會重起，你是不是有份！」

「不錯，沒有這一塊招牌，怎能嚇退峨嵋派，使勾漏狂夫和弱水一老，一死一逃！」

「那就對了，你解危不解危都是一樣，凡是黑鷹會匪徒，姓葉的統統要殺！」

鬼諸葛臉色一變，冷冷道：「葉老弟怎地不知好歹！」

葉青冷笑道：「是好是歹，在下清楚得很！」

「既然葉老弟清楚，爲什麽不分青紅皂白！」

「你鬼諸葛不必多費口舌，別人不知道你肚子裏鬼計，在下可一清二楚！」

鬼諸葛心頭猛跳，表面仍然冷靜，道：「今天就算我瞎眼，好心不得好報！後會有期！」

語聲一落，正要離去。

陡聽葉青一聲大喝：「且慢！」

「還有什麽話？」

「在下奉勸你不要再耍小聰明，否則，嘿嘿嘿，勿怪在下也手辣心黑，以牙還牙。」

鬼諸葛再也忍不住，赫然大怒，道：「葉老弟，你以爲曹鏗怕你，哼，㧓你眞是門縫當中看人，把我看扁啦！」

「扁不扁，將來你自會知道，不過，在下可以先告訴你，能制你死命的人，不止我一個！」

鬼諸葛仰天狂笑，道：「天下能人雖多，但想要我命的人，只怕沒有幾個！」

葉青冷削地一字一字道：「黑鷹令主够不够資格？」

鬼諸葛心中巨震，旋即哈哈笑道：「老弟，要說到唬人，你資格還嫩……」

「嘿嘿，只要你心裏清楚，黑鷹令主在飛狐嶺怎會弄得九死一生的，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嚇唬你……長話短說，咱們心照不宣，各走各的路，如果閣下一定要插上一脚，弄什麽玄虛，那麽，嘿嘿……走着瞧吧！」

葉青語聲一落，刷地一聲，已使出幻龍身法，電閃而逝。

（未完・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世海審查「八虎」的一號，信以為是黃天、柳順為她們八人開了「情竅」而不願看那標本，其實內情由曲能直、白煞、一指叟從中施計，便將這兩個閹者一起格殺，黃宗海帶七龍十二豹進來捉拿曲能直，在陳列室相遇格鬥，凌鶴已追踪協助，八虎和情侶的護院也來協助，怒堡已成一片火海，黃世海呼嘯引退，黃宗海重傷，七龍死了五條龍；十二豹也死賸四個離去。凌鶴聽到曲能直叫他提防一指叟，但回頭只見一指叟倒地重傷，舁至水濂救治不癒詐死，騙了凌鶴導引大法，反過來趁凌鶴追捉白煞之際，首將白煞擊至重傷，要殺凌鶴……

## 互罵聲眞濫　歡喜兩寃家

但是，凌鶴並不遜於他，是什麼原因呢？說起來十分單純，有了基本的內功之後，加上由於一千零八十道創痕的歷練，那一刀一劍劃過的肌肉所得到的回饋，是一點一滴，眞眞實實的實戰經驗，而經驗又是世上任何事業的不二基礎或成功的法門，尤其是得到了導引心法之後，進境一日千里。

「嗤嗤」兩聲，凌鶴衣衫下擺上出現兩個洞，但是，幾乎同時兩股旋飈自葉伯庭身邊擦過，葉伯庭也知道厲害，身子疾拔，腳上掉下兩片物體。

原來是葉伯庭的兩片鞋底，可以說他的閃避若再慢半瞬，兩隻腳就無法保全，也可以這麼說，只差半瞬，凌鶴竟是能傷到他的雙足，葉伯庭已消失在迷朦的夜色中。

「凌大哥……」馬芳芳走近看看他的衣襟，再看看地上兩片鞋底道：「老賊不是你的敵手。」

「不，在目前，我也未必能佔他太多的便宜，由於他學的和我一樣地多，今後我們的成就很難分出高低手！」

走近姜子雲身旁，僅這會工夫，這老傢伙臉上血色全無，似乎不能動了，凌鶴道：「別太接近他，他們這些人是不可信賴的……」

「少主人……你補我一掌吧！反正你總要為令尊報仇的，如果你不希望我……馬上死，就……就分成十掌或二十掌……」

「你別叫我少主人，少來葉伯庭那一套，我不會再上當的。」

「快點斃了我吧！我死有餘辜……」

「要死也不急在一時，你剛才為什麼叫我少主人？」

「少主人……我現在說什麼你也不會相信的……」

「不妨，你說吧！該信的我會信，不該信的我不會再相信！」

「少主人……我早已迷途知返……只是受他的威脅……不得不暫聽他的……」



「你胡說！你把我當作無知小兒？曾幾何時？你在『怒堡』中，還放了黃世海他們……」

「少主人……那也是奉他之命……好在老奴知道你不會敗在黃世海手下。」

「你少胡扯，你怎知我不會死在『怒堡』中？」

「你不會，第一，葉伯庭還想你的『導引大法』，他不會讓你死在『怒堡』，其次，老奴偷偷到洛陽郭家去過一次，把已被閹割的梁不凡送到郭家，當時梁士君夫婦也在那兒，老奴也曾告訴他們馬家及柳家各有一女及一妹陷在『怒堡』，請他們速邀八大家內外夾擊，所以老奴有把握瓦解『怒堡』。『怒堡』本有一百十人之衆。一旦有事，皆潰散逃命去了。由于黃氏兄弟素日待人刻毒，部下自是饑則附、飽則颺、燠則趨、寒則棄了！何況『八虎』乃『怒堡』精英，已被老奴和曲能直定計使她們轉了向……」

「片面之詞，其誰能信？」凌鶴道：「那麼，害家父的幕後主使者是你該沒錯了？」

「少主人——我說是葉伯庭……你是不會信的。」

「你說你受他威脅，不得不暫時聽他的！鬼才相信，難道你的身手不如他？」

「的確如此。」

「那為什麼過去總是以你為首，他反而低聲下氣地，像是事事聽你的？」

「這正是他的陰謀，要造成少主人的錯覺，以為我比他厲害，也以為一切都是我策動的，他只是附從，以便把你的注意力引到我的身上而忽略了他。這樣，他就可以適時向你靠攏，騙取你那巨書上最後的一點秘密——導引大法。」

「你如果早已痛悟前非，為什麼不及早告訴我？」

「少主人，我對他太清楚……他不達目的，什麼花樣都會使出來。而他即使達到目的，也……也不會超越你……我在他的身邊，比較更易呵護你……。」

「你今夜抱走孩子，目的又是為了什麼？」

「第一是怕他以孩子威脅你們使你們上當，其次是把他引到這兒，讓少主人收拾他，沒想他更絕，先收拾老奴，以防你我聯手。他似乎有信心，單挑之下，即使不能勝你，也絕不會陷在這兒。」

「為什麼，你不以為我會輸給他？」

「不，因為少主人身受一千零八十次創傷所得到的寶貴經驗，無與倫比，本來最早是葉伯庭在暗中觀察你每次和各派高手搏殺，暗暗記住，事後再由麥秀當面不憚其煩地問你，有關對方所用之力道，剛柔等等，葉伯庭再在暗中偷聽，然而，非身受者，如何去體會那種快逾電掣的勁道？所以我事後漸漸體會到，那是最公平的報酬，以痛苦及死亡的悸懼所換來的成就，別人無法分享。這也正是人生的一件不幸——經驗要以痛苦去換取，我們無法把它送給我們的友人或親人，使他們不勞而獲……」

兩少默然，儘管凌鶴絕不敢再輕易相信此人之言，卻也無法反駁，有待以後驗證，就在此刻，一條人影很快來到現場，竟是曲能直。

凌鶴對此人的印象也不甚佳，雖然此人在「怒堡」中似乎站在正義這邊，由于他和姜、葉二人極接近，他對此人就不得不打個問號了。

「續命郎中」奔到姜子雲身邊，道：「老姜，你怎麼樣了？」

姜子雲睜開眼，道：「郎中來了！我姜子雲也許有救了，剛才葉伯庭要毀了我的四肢，幸我緊急應變，只斷了一腿及一臂……」

兩少及曲能直同時一震，曲能直略一檢查，果然斷了一腿一臂，曲能直道：「老姜，骨已碎，恐怕要保全這一腿及一臂很難！」

「不要緊，郎中，碎了就砍去，只要一條好腿和一條好胳膊，再裝上一條義腿，能侍候少主人就成了！」

凌鶴冷冷地道：「我不喜歡聽到少主人這稱呼。」

「少主人你不知道，昔年八大家主人要殺舍弟『黑煞』，若非令尊力排衆議，舍弟姜子奇會當場被亂掌擊斃。此其一。殺恩公之人雖是葉伯庭，但老奴那時心術也不正，時時覬覦巨書，由于需利用江涵，于是他把麥俐送給他了！這也是老奴能阻止而未阻止，終生不能釋懷之事。」

「好哩。」曲能直說道：「你們之間的事情，我老郎中也不便置詞，但是，我卻知道葉伯庭這老傢伙詭計多端，心狠手辣。一切回去再談，我來揹他，凌少俠斷後……」

返回客棧，立刻仔細檢查，果然是非鋸不可。立刻叫店家燒開水，準備刀鋸及止血藥物，由凌鶴任助手，折騰到四更天，把姜子雲的右腿齊膝鋸去，左臂則是齊肩鋸去。

本來未鋸以前，凌鶴仍不相信，還以為他們二人又在演雙簧呢！因為他上當的次數太多了。

使用痲沸散，使姜子雲昏睡過去。曲能直疲倦地坐在椅上，道：「能平安渡過三四天，我才能保證他這條爛命。」

「這麼說是在下錯怪了他？」

「姜子雲畢竟也整過你。使你耿耿於懷的可能是麥俐的事吧？」

「是的，但是，她如果意志堅定，也許就不會發生不幸的。她不該瞞着我和江涵苟且……」

× × ×

姜子雲死裏逃生，因為他曾高燒過三次。若非他的命大，正好曲能直在此，他早就完了。

但是，整整四個多月才算痊癒。秋去冬來，已是臘鼓頻催，年關已近時刻。由于一直也未看到馬家的人到對面廢墟來，或者已來察看過凌、馬二人未曾注意，因而孩子還是未交出去。

不過，由于這小男孩長得越來越可愛，兩少對這孩子都產生了情感，這天姜子雲道：「少主人，兩位既然喜歡這孩子，何不認為義子？」

「好極了！」馬芳芳道：「我也要認他作乾兒子，這樣才有痛癢感。老姜，你就為孩子取個名字吧！不能總沒有名字的好。」

姜子雲道：「老奴肚子沒有墨水，『續命郎中』很有學問，隔着肚皮都能看到墨水，還是由他取個名字吧！」

曲能直道：「老姜，你可別轉彎罵人，其實凌少俠是咱們三人當中最淵博的一位。」

凌鶴道：「曲大俠快別客氣了，作大夫的哪一個不是博古通今？尤其是一位名大夫。」

「算……算了！」馬芳芳道：「反正我相信這孩子已經有了名字，咱們不過是暫時爲他取個名字罷了，你們說，就叫他小鶴如何？」

「這……」凌鶴道：「孩子又不是我的，怎麼可以用我的名字？」

馬芳芳道：「你是孩子的乾爹，就用你的名字又有何妨？」

午後，曲能直帶姜子雲去裝義肢，馬芳芳在陪孩子睡覺，這工夫聽到樓下有女人哼哼的聲音，有個男子的口音有點熟。似乎住進樓下後面上房之中。凌鶴等人所住的樓上後進，恰巧在那樓下上房頂上。

凌鶴也未在意，大約是夜晚起更時分，樓下那女人尖叫起來，於是亂成一團，似乎是那個女人要分娩，正在陣痛。

「小二哥，拜託你，請快去請位有經驗的接生婆來！越快越好！這是一點小意思……」

「這……這怎麼好意思？嘻嘻！我說這位貴客，你太客氣了……小的就去……」

下面那女人嗥叫不停，直到三更將盡，才聽到嬰兒啼哭聲，好像整個樓下突然靜下來。且隱隱聽到請小二去找接生婆那個年輕人吁了口氣道：「這下子可好了……眞是謝天謝地……」

沒多久，只聞一個老女人的口音，說道：「恭喜你！公子！是個白胖的大少子哪……」

凌鶴總覺得這個年輕人的口音有點熟，不知在什麼地方聽過，但不久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孩子哭聲把他吵醒，只聞馬芳芳一面哄着孩子一面叫着：「小鶴不哭……小鶴乖……林嫂……林嫂……小鶴餓哩……」

「來哩！少夫人……」只聞奶娘在她的房間內「悉悉嗦嗦」地匆匆穿上衣服，走了出來，道：「想當年，我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和少夫人一樣，且沒有奶水，把孩子餓得『哇哇』叫，後來也不知道是怎麼治好的。這辰光正好相反，奶水太足了！把小鶴嗆得直咳嗽……」

凌鶴苦笑一下，這奶娘眞渾，這麼久居然未看出他們不是夫妻。可能，由于孩子和他同名之故吧？不知馬芳芳聽了這話作何感想？

這工夫凌鶴下床洗臉，由于昨夜曲、姜二人回來太晚，他也沒有叫他們，獨自到附近小館中去吃早飯。可是他剛坐下，曲能直就來了。他道：「曲大夫早。我想讓你們多睡一回，所以沒叫二位……。」

「昨天晚上的確沒睡好，尤其樓下一個年輕女人生產，吵得人心荒意亂地。」

「姜老的義肢裝好了？」

「總算大功告成。本來我建議他也裝隻義手臂，他拒絕了！」

「爲什麼呢？有隻義手臂總比沒有好些。」

「他說只要能走路，有隻右手能端茶也就行了！反正能侍候你就成……」

「這……這算什麼？我可沒有那麼大的譜兒要人侍候。」

「凌老弟，我看得出，你是被騙怕了！可能一直不敢信任姜子雲吧？」

「曲大俠，在下父仇未報，不能不珍惜這條性命的。」

「這當然不能怪你。不過曲某倒可以保證，姜子雲是眞的幡然徹悟，絕不是假的。而姜子雲昔年與姜子奇，被稱爲『黑白雙煞』，他本是極正派的，甚至要親手緝捕姜子奇歸案，却因梅遜雪與『黑煞』結褵，妒恨之下而步入歧途，『黑煞』姜子奇反而受梅遜雪的感召而改邪歸正，梅死後姜子奇以了性之法名而出家。你想想看，姜子雲本來是正人君子，只因情場失意，行爲上荒腔走板，並非本性有問題。他和『一指叟』葉伯庭完全不同……」

這工夫姜子雲一瘸一瘸地走來，首先向凌鶴行禮，這幾個月來，他對凌鶴一直如此。凌鶴道：「姜老裝了義肢，是否不大合適？」

「不是，少主人，這義肢是曲兄設計的，是請名木匠及鐵匠製成，已經不能再好了。只是初裝上的義腿，都是如此的，日久就習慣了！」

就在這時，又來了個年輕人，凌鶴微微一愕，認出正是他潛回焚燬的「怒堡」發現和張不幸在一起的那個。

儘管他恨透了張不幸，却又說不出理由討厭此人。也許曲、姜二人也都不認識這年輕人，三人吃完，凌鶴還爲馬芳芳及奶娘帶了些早點回去。當他來到樓下梯口處，正要上樓時，忽聞那上房中有個女人叫着道：「青哥……青哥……」

凌鶴的心坎上像被大力抓了一把，這不是張不幸的口音嗎？她怎會在這兒？

而這工夫那屋中的女人又在呼叫道：「青哥……青哥……」

「來了！」凌鶴身後傳來了熟悉的口音，竟是剛才去吃早點的那個年輕人，手中還提着一個食盒，顯然是爲這女人買的食物。又道：「來哩！來哩……」

凌鶴心頭一直在沉落，這女子就是張不幸，而張不幸八成就是昨夜生孩子那個女人。

本來到了「怒堡」，未見到張不幸，對那些流言已不太相信了，然而，她要是沒被男人碰過，怎麼會生孩子？

「我一早就去拿妳的清蒸鷄，妳要補補身子。孩子不足月，更要小心照料，妳不滋補一番，孩子就不會有足够的奶水，這早產的孩子才七個月呀……」

「七個月……七個月……」凌鶴暗暗一算，扣去在此消耗的時間以及離開「怒堡」之後來到此之前那段時間，正好約七個月：「這女人……眞濫！」

說不出內心是煩躁、惱怒或者還有其他說不清的感受，輕蔑地哼了一聲就往樓上走。這情景正好被後面的姜子雲看到，不由連連嘆氣。但一時也不知如何來排解這件事？

他帶張不幸入「怒堡」，實是撮合他們，萬沒料到黃世海看上他們，當作了金



童玉女而安排了借種計劃。當時姜子雲頗爲難，但仔細一想，就讓張不幸改名爲孔開屏，且要她不出聲裝啞叭。

男女長久相處，日久生情是極可能的事，正可利用黃的借種計劃促成他們的好事，至于在途中散佈謠言，也不過是誘凌鶴前來求證而已。

在「怒堡」時，據他所知，兩小假鳳虛凰，並未動眞的。那麼這孩子是誰的呢？難道是這個年輕人的？本想幫忙，結果却是越幫越忙，姜子雲實不甘心。

上樓發現凌鶴躺上床上不說話，馬芳芳抱着孩子逗孩子笑給他看，他也不出聲。馬芳芳道：「凌大哥，怎麼哩？」

「沒……沒有什麼……也許是昨夜沒睡好……」

「那你就睡個回籠覺吧……」

馬芳芳走後，姜子雲進屋，低聲道：「少主人，人與人之間，往往神差鬼使會產生一些誤會……老奴相信少主人是意志堅定的人，不要輕易動搖對某一個人的信賴……」

凌鶴此刻腦中很亂，似乎未聽到他在說什麼？

午飯沒有吃，別人以爲他在睡，只有姜子雲知道他沒有睡，而且比任何時候都清醒。

姜子雲道：「少主人，這是三十個鍋貼，一碗三鮮湯，快吃了吧！人是飯，鐵是鋼啊……。」

凌鶴裝睡，他實在吃不下去，他一直在自問：「我有什麼重大欠缺？爲什麼深交的女人都會背叛我？」

此刻樓下那年輕人道：「小妹，我總要爲孩子去訂做幾件小衣服，尤其也快過年哩！」

那女人道：「青哥，你想得眞週到，少月子的孩子嘛！凍不着就成了！何必攷究？」

「這是妳的頭一胎啊，又是個可愛的大小子，不應該馬虎的，小妹，我去去就來……」

年輕人一走，姜子雲在外面輕輕敲門三下。

「誰呀？」

「不幸，是我……」

「你是大伯父？快請進來……」

「是的……」姜子雲進屋，坐月子的人不能見風，急忙把門閉上。兩人互視一眼，姜子雲喟然道：「不幸，世上就有這麼巧合的事，妳猜誰住在樓上？」

「莫非是……」她似已猜到，但並未說出來。

「不錯，是他，太巧合了！而他似乎也聽出妳的口音，立刻變得十分頹廢起來，大伯我就是想不通，莫非這孩子不是他的？」

「他怎麼說的？」

「他說……沒有，他沒說什麼，只是一早上樓，往床上一躺，既不吃飯也不說話，似有一臉怒容。」

張不幸自然不信他一句話沒說，心知大伯不便說出來，當然，她絕對想不到會是「這女人——眞濫——」五個字。

張不幸氣得笑了起來道：「大伯，他眞的沒說什麼？」

「沒有——」

「而且頹廢、沮喪、且有怒色？」

「是……是的。」

張不幸揚揚頭，不屑地道：「我和他又沒有婚約，我有了孩子是我個人的事，干他什麼事？」

「不幸，大伯撮合你們的一番苦心算是白費了！却也沒想到糟到這般田地！嗨！這叫我怎麼安心？」

「大伯，你不必爲我操心！人家不認賬，咱們還要賴上人家不成？哼！好一個名門正派的花花大少……」

姜子雲也心亂如麻，未注意聽她這幾句話，走近嬰兒望去，長得很好，比樓上那個還可愛。

「大伯，你的腿和左臂——」張不幸現在才發現。

「一言難盡——」他說了葉伯庭想毀了他的四肢之事。喟然道：「好在少主人不嫌我，大伯今生永不離開他的左右，以贖我的罪孽——！」

張不幸嘆口氣道：「葉伯庭似乎雄心很大。」

「嗯！所以他必須千方百計地除去少主人，因爲當今武林中，除了少主人，恐怕能和他頡頏的已不多了。」姜子雲道：「不幸，這孩子的父親是——」

「大伯，這件事你不要管了。」

「不幸，大伯能不管嗎？妳爲什麼不肯說出孩子的父親是誰呢？」

「不相干，大伯，不談這些，樓上好像也有一位年輕的女人，還有個小孩子，那是什麼人？和他住在一起嗎？」她不想談那女人的，不知不覺又說出來了。

姜子雲很不願談起馬芳芳，吶吶道：「那位姑娘就是八大家之一，西北馬如飛的女兒馬芳芳，她是和我們住在一起，不過——」

這工夫只聞凌鶴在樓上大聲道：「姜老——姜老——」

姜子雲對凌鶴言聽計從，必恭必敬，急忙出屋道：「少主人有何吩咐？」

「姜老，我們要上路了！既然你的腿已經好了，就沒理由在此躭擱，這裏兎子不拉屎的小客棧，我簡直躭膩了。」

姜子雲道：「少主人，咱們是往哪裏去？」

「到哪裏去都好，只要離開這個鬼地方——！」

「是的——少主人——」

凌鶴只要想到「離開這兒」這個主意，就是一刻都不願逗留，催着馬芳芳拾奪東西。馬芳芳道：「凌大哥，離開這兒，就不能帶奶娘走，再說人家也不會去，孩子吃奶怎麼辦？」

凌鶴道：「怎麼？離開這兒就找不到奶娘哩。」

「話不是這麼說，我們到了一個地方，當然可以找到奶娘，可是，在路上怎麼辦？」

曲能直道：「凌鶴，爲什麼說走就走？緊三火四地？有什麼急事？」

「曲大俠，早晚都要走，開冬以來，這幾天天氣較好，找個大的鎮甸落脚過年，不是方便些？」

姜子雲道：「少主人，你就交待一下

，我們是往南還是往北？叫車的時候也好講價錢。」

凌鶴道：「不是往北就是往西，反正不是往東往南就是了……」他也知道姜子雲是故意說給張不幸聽的。

車子叫好，馬芳芳下了樓，就站在張不幸的窗外。大聲道：「小鶴的爹，有一些尿布還晾在走廊上，偏勞你給收拾起來帶走，天氣冷尿布要勤換——！」

張不幸在窗內窗紙孔內向外打量，見馬芳芳把面頰貼在孩子的小臉上，此情此景，加上剛才那句「小鶴的爹」，五臟都翻騰起來，心道：「這個花花公子——好濫——」

刻意地把一雙大眼睜大，倔強的她，絕不讓淚水流下來。這工夫曲能直和姜子雲也下了樓，姜子雲還揚聲道：「曲兄，請告訴車把式，往北過黃河要趁早，往西也要過河，但不一定是今天……」

他當然又是說給張不幸聽的，希望她也往北或往西。

這工夫曲能直已出了大門，外面走進一人，正是那個揹劍的年輕人。看他忙得很有勁，到了門外一邊開門一邊大聲道：「小妹，我爲小鶴訂做了五套小衣服，兩件斗篷，三件棉褲襪——」

門開了，只聞屋中的張不幸冷冷地道：「青哥，小鶴這名字，有點流里流氣地，不好！我要給他改個名字——」

馬芳芳本已走向前堂，乍聽這幾句對白，不由停下來打量，世上居然有這麼巧的事，自己的孩子叫小鶴，這女人的孩子也叫小鶴。

姜子雲揚揚手道：「馬姑娘，上車吧！世上本來就有巧合的事兒——」

車子一開始是向北走，但出了鎮之後，凌鶴道：「曲大俠，叫車把式轉向，往南——」

「這——」姜子雲道：「少主人，你不是說不是往北就是往西嗎？」

「不錯，現在我改變了主意，爲父報仇也好，爲了交回這孩子也好，都該往南或往東，在大江南北一帶，必能找到我們想找的人——」

姜子雲暗暗一嘆，知道兩個年輕人較上了勁，凌鶴在客棧中說的方向是假的，如張不幸跟來，必然是越追越遠，背道而馳。

兩次被女人出賣，也可以說是無情地戲弄，他絕不再接近女人。和馬芳芳只是暫時在一起，遇上她的親人就交出去。

這雙馬大車很長，曲能直和車把式坐在車轅上，凌鶴和姜子雲坐在車後，姜子雲語重心長地道：「少主人，你八成已知道姪女不幸也住在那小店之中了？」

「不知道！」

「少主人，老奴知道你的心情，不過，老奴以爲，凡事應先弄清楚。有所謂：眉與目不相識，只爲太近，所以愈是親近的人，越容易誤會，而一旦誤會，就更不可收拾。這是因爲雙方都以爲太瞭解對方。事實上也許恰巧相反。」

「姜老，什麼事你都可以管，只有這件事別管！」

「少主人，老奴昔年受過情感之苦，幾乎萬刦不復，所以不能不勸少主，處理男女情感，必須特別小心！」

「我知道，我已沒有多餘的情感再付出去，別人給我的我也不會接受。」

「少主人，老奴深信不幸她不是三心兩意的女人。這其中必有隱情，應該問明白的。不能因爲她身邊有個男人就以爲她已變心，正如少主人這邊有位姑娘却和少主人毫無瓜葛一樣——」

凌鶴道：「姜老，我現在不願去想這種事——」

姜子雲道：「是的，少主人，你歇一會兒吧——」

馬車後有一騎飛奔而來，馬是蒙古良駒，馬上的人却不怎麼氣派，矮矮小小，背插長劍，衣着華麗，一看就知是個窮人乍富，得意忘形的人。樣子有點猥瑣。

這一人一騎旁車而過，還向車轅上的曲能直瞄了一眼。凌鶴搖搖頭，似乎沒見過這個面孔，但又好像在那兒見過？姜子雲本在打瞌睡，此刻却瞇着眼打量馬上的人。

這匹馬絕塵而去，不久，就不見影子了。

三個多時辰，走了不到四十里路，小鶴餓了「哇哇」的大叫，在原野上傳出甚遠。

「怎麼樣？我說過的話，果然不幸而言中，在這荒郊野外，闃無人跡之處，到哪裏去找奶娘？」馬芳芳抱怨了。

曲能直道：「是否可以餵他一些點心像蛋糕和桃酥什麼的？」

「不成，孩子不能吃，因爲到目前爲止他還沒吃過點心，都是吃奶。」

姜子雲道：「這樣吧！就讓老奴趕到村鎮去……」趕到鎮甸又如何？要弄個奶娘來此，那要多久？他又不能把她揹來，況且此處距任何一方的村鎮還有四十里以上，而天色已晚。

「只有一個辦法。」凌鶴道：「我揹着孩子，以最快速度到較近的鎮甸去找奶娘餵孩子，你們三位可以坐車慢慢走，三更以前可達，不論是村是鎮，我都會住在最大的客棧中等你們。」

「我也去，」馬芳芳說道：「照料孩子你外行，一旦孩子拉了！你會手足無措的。」

「好吧。曲大俠和姜老就不必急趕了……」把孩子綑在馬芳芳背上，二人往東奔去，因爲估計往東走距村鎮只有三十里，往南就要四十里，至於往北往西，凌鶴沒有攷慮。

「凌大哥，你說天下巧合的事何其多？居然有個孩子也叫小鶴。」

「這有什麼稀奇？叫大柱子，二栓子，小三子及小六子的多得是——」

「凌大哥，湊巧的並不僅僅是這一點，我是說也叫小鶴的孩子，就是在鎮上小客棧中，住在我們樓下的那女人所生的孩子。」

凌鶴看看笑笑道：「馬姑娘，天要變，恐怕要下雪，我看還是由我來揹，急趕一程，早到些孩子也就不必再挨餓了。」

「也好，我不揹孩子，全力奔行，也許還不會落後太遠——！」解下孩子由凌鶴揹着。天已落着雪花。但是，孩子是眞餓了。餓了就猛哭，這是很自然的。



凌鶴乾焦急却不出聲，馬芳芳也不願再埋怨他，當然，讓孩子挨餓，凌鶴不免心疼。

原野上暗下來，加之烏雲很低，更是黝黑，就在這時，忽然聽到轡鈴、馬嘯以及鞭聲等等，當然在數百步之內時，那車中突然傳來三五聲嬰啼，但不久即停。

「眞是菩薩保佑，這下子可好了——」馬芳芳道：「凌大哥，孩子可能不必再挨餓了！」

「這話怎麼說？」

「你沒聽到自岔路馳來的馬車上有嬰兒啼哭聲嗎？世上也有我們才會作這種傻事，別人可不會長途跋涉時，沒有親娘或奶娘照料嬰兒的。」

凌鶴點頭 道：「的確 咱們爲了孩子，也只好去求求這車中的女人了——」

那輛馬車由岔路上出來，去的也是東方，正好在二人前面約百餘步之地。兩人追上去，馬芳芳道：「御車的老鄉 請停一下好不好？」

車子上有兩個人，一個年輕，一個四十左右，這個看樣子是車夫，立刻慢了下來 由於天黑，雙方也沒注意看對方的面孔 雪越下越大。

「眞抱歉！打擾一下，車中這位夫人可否行個方便 代餵孩子一下——」馬芳芳說着，就順手撿起了車前的棉車幃，只見車內一個姿容絕代，但有點憔悴的女子，正抱着孩子，似乎在餵奶 聞聲之下，匆匆把衣服掩上。

但是，當車中女子的目光和凌鶴的交接時，突然冷冷地移了開去。而凌鶴却也感覺，這世界雖大，有時却又顯得太小了。他故意說是往西、北方向走，就是要和張不幸背道而馳，永遠也不想再看到她，他猜想，張不幸可能也有同樣想法，你往西、北，我就偏要東、南。

因而，這種較上勁的行爲，却又神差鬼使地不謀而合，眞箇是不是寃家不聚頭了。

可是馬芳芳却知道其中的秘密，道：「我說這位夫人，半路打擾您可眞不應該，怎奈孩子餓了！而奶娘又沒跟來，孩子餓得哭個不停，不知可不可以偏勞夫人代餵一下，我是說您的奶水足的話……」

張不幸略一籌思，道：「可以，把孩子抱進來吧！」她本想問馬芳芳，爲何不自己餵奶，自己的奶水是否充足，事先該知道的，但她懶得問。

只不過，她自己寶貴的奶水不餵自己和那負心漢所生的孩子而來餵那個負心漢和這女人的孩子，簡直沒法形容內心的感受。

車子已經停下來，而車上的年輕人，也正是在客棧中爲孩子去訂做衣服那個。其實他叫柳青，即雲夢柳慕塵櫬大俠的獨子。

這工夫張不幸把她自己的孩子放下，抱過馬芳芳遞過去的孩子，道：「請放下車幃，兩盞茶工夫就好了！」

馬芳芳道：「眞謝謝夫人了！不知夫人的芳名可否見告，聽夫人的口音，像是在那小客棧中樓下剛生產的……」她已放下車幃，張不幸並沒有回答她的話。

孩子的哭聲不久即嘎然而止。

此刻凌鶴已遠遠走開，他剛才本不想解下孩子讓張不幸餵奶，但馬芳芳却非要他解下不可，況且他要是堅不解下，可能拆穿他和張不幸的關係。再說由於大人的過節而使孩子繼續餓肚子，他也不忍那麼作。

朔風在莽林中呼號，鵝毛大雪在空中飛舞，起更了吧？這條路的左邊是莽林，右邊是一片嵯峨的岩叢。這工夫柳青跳下車轅走向凌鶴抱拳道：「在下在那小鎮上的飯館中曾見過兄台，小弟柳青，不知兄台高姓大名——」

凌鶴有點討厭這年輕人，儘管他也說不出理由來，道：「在下凌鶴——」

柳青激動地道：「眞沒想到，一路上數次失之交臂的竟是名滿江湖，大破『怒堡』的凌大俠，眞是太失敬了！」

凌鶴淡然道：「柳兄過譽——」這工夫數十步外突然傳來了女子叱喝聲，由於天太黑，在凌、柳這邊根本看不清楚發生了何事？只是凌鶴隱隱聽出，剛才叱喝的是車內的張不幸。

柳青道：「凌大俠，那邊似乎發生了事，我們快去看看。」柳青疾奔過去，凌鶴却慢慢地踱着。

這工夫忽聞馬芳芳嘶呼道：「凌大哥——凌大哥——小鶴被人搶走了——快點追賊呀！」

孩子被搶走了？誰會在這惡劣的天氣之下到野外來搶一個孩子？還有，到底是那個孩子被搶走了，因爲兩個孩子都叫小鶴。

只聞張不幸道：「都是我的疏忽，我當時靠在車內餵孩子，正在閉目思索一些往事，忽感懷中的孩子被人接了過去。由於那人是在車外接去，當我睜開眼時，只看到一個背影，那人矮少，衣着似乎頗爲華麗，揹有長劍！我——我要去追——」

「不，夫人……」馬芳芳道：「妳剛生產還不到三天，絕對不能追賊，尤其是這種天氣，我去追！」

「還有我……」柳青道：「是哪個方向？」

馬芳芳說了一聲「西北」，凌鶴已如箭般地射了出去。他還沒有弄清楚哪個孩子丟了。所以他的心情極複雜。如果被搶的孩子是張不幸的，是否暗示搶孩子者可能是孩子的父親？

這想法自然很武斷，也可能是搶馬芳芳的姪子。因爲在那驟馬店的廢墟中，就有個名叫孫起的人想搶那孩子。

柳青是張不幸那孩子的父親嗎？他不願再想，全力奔掠，一邊四下打量，由於他就擱了一會，加上搶孩子的人輕功極高，怕是追不上了。

但他還是追出了六七里外，忽聽到馬車在崎嶇不平的山道上「唏哩嘩啦」而來。近前一看，竟是曲能直和姜子雲那輛車子。曲能直道：「那不是凌老弟嗎？」

「正是在下，兩位有沒有看到一個人抱着一個孩子由此路而去？」

曲、姜二人一凜，互視一眼，曲能直道：「怎麼？小孩子在老弟你身上，居然會被人搶去？」

「嗨——現在還沒弄清楚是哪個孩子丟了！」

「怎麼？有兩個孩子？居然多出一個孩子？」

「嗨嗨——兩位不知道，事情是這樣的……」他說了經過，姜子雲面有喜色。雖然還不知道被搶的是哪一個？但依推測可能是馬芳芳的姪子。

姜子雲道：「少主人，老奴和曲能直也沒看到有人在此經過，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據說身材較矮……揹劍……衣着頗華麗！」

姜子雲想了一下，突然精神一振，才說道：「少主人，老奴可能猜出此人是誰了！」

「是什麼人？」

「可能就是今天自我們車旁奔掠而過的人……」

「怎見得是他？」

「那人身材矮小、揹劍，且穿了一身華服……」

「姜老，這就能斷定是那人嗎？再說，是他又如何？誰知道他的來歷？」

姜子雲欲言又止，凌鶴道：「兩位慢慢走吧！在下要馬上趕回去看看，到底丢的是哪一個孩子……」

× × ×

被搶去的眞正是小鶴，也就是馬芳芳的姪子。

張不幸連連向馬芳芳表示歉意，但馬芳芳道：「這怎麼能怪夫人？夫人是一份好意，遇上別人，也許根本不會帮忙餵孩子呢！」

「孩子丢了這可怎麼辦？」張不幸連連嘆氣，不安地道：「夫人，這孩子是妳的吧？」

「不是，是家兄的，我叫馬芳芳，是西北馬家的人，被擄到『怒堡』，編入『八虎』之中……」

「原來馬姑娘是『八虎』中人，孩子不是妳的，爲什麼叫小鶴？」張不幸在「怒堡」中只認識「八虎」一號。因爲一號負責監視她。

「那是用他乾爹的名字。」

「噢——噢——原來如此——」

凌鶴就站在車後，冷冷地說道：「馬姑娘的姪子是我的義子，自然可以用小鶴這名字，別人的孩子也用我的名字又是爲何？」

「笑話！天下以鶴爲名的人不可勝計。誰敢說鶴字就可以讓某人專用？」張不幸道：「不過我發現，小鶴這名字流里流氣地，我要爲孩子改名——」

馬芳芳道：「凌大哥，人家夫人是帮我們的忙，孩子丢了也不能遷怒於人，誰叫你當時距車子那麼遠？」

張不幸道：「青哥，咱們上路吧！馬姑娘，前面不遠有個大鎭，先找個落脚之地再去找孩子，請上車吧！」

馬芳芳一想也對，立刻上了車，道：「凌大哥，你也坐在車後吧！反正這也不是我們的錯。」

凌鶴道：「馬姑娘，既然距大鎭不遠，走路也可以去，又何必坐車！」

「哎呀！你這人眞倔！搭個便車也無所謂呀！」

「妳要坐就坐吧！我喜歡走路……」

「你這人可眞是有福不會享啊！幸虧小鶴還不是你的親生骨肉，如果是的話，不知道你會變成什麼樣子？」

「這孩子不是妳的，我看妳並不很焦急。」

張不幸自言自語地在車中道：「也有一種人，連他自己的骨肉也不關心，甚至於不承認呢——」

馬芳芳夾在中間，她一直還不知道人家雙方關係密切，她自己才是不相干的人呢。這工夫車轅上的柳青道：「凌大俠，到車轅上來吧！還可以坐一個人。」

「多謝！我喜歡走路——」

當曲、姜二人的馬車進了大鎭，早就過了三更天，但一家很大的客棧門口還是燈火通明，小二站在門外一揚手，道：「是曲大俠和姜大俠嗎？」

曲能直道：「正是，你是何人？」

「小的奉命在此招呼兩位，以免投錯了店。有位公子交待，凌大俠和柳大俠和兩位夫人已住進本棧，兩位大俠也該照顧小店的……」

「你是說交待的不是凌少俠和柳少俠二人？」

「不是，是一位穿了一身綾羅綢緞，揹了寶劍，身材不高的公子，年紀大約二十五七歲光景……」

曲能直一愣，姜子雲道：「那年輕人是不是有點像是窮人乍富的暴發戶？」

小二點點頭笑着道：「大爺，小的可不敢這麼說哩……噢！小的差點忘了！那位公子還要小的把這封信交給兩位……」折回店內，在櫃枱上拿起一封信走出來。

曲能直接過打開一看，不由面色一變。立刻交給姜子雲。姜子雲看過之後，道：「快把這信交給少主人看看。」

曲能直不解的道：「老姜，此人搶走的明明是馬家的孩子，爲什麼認爲是凌鶴老弟的孩子？莫非這孩子是凌鶴和馬姑娘兩人——」

「曲能直你可別胡說八道，我家少主人不是那種人。」

此刻張不幸等已住進東跨院，凌鶴和馬芳芳住西跨院。兩人正在談論孩子被搶的事。姜子雲遞上那封信，且說了一切。凌鶴看過信、冷笑道：「這可眞是遭了池魚之殃啊！」

馬芳芳道：「怎麼回事？」

凌鶴把信交給她看過，她道：「你是說搶孩子的人本想搶這位夫人的孩子，由於當時正好夫人在爲小鶴餵奶，而把小鶴當作了夫人的孩子？」

「哼……」凌鶴重重地哼了一聲，沒說什麼。

曲能直道：「這信是寫給凌老弟的，邀約的對象也必是凌老弟，要凌老弟於今夜五更頭四更尾，到本鎭西郊一座火神廟去見面，如果不去，明天一早就會收到孩子的屍體。由此推研，對方可能把那孩子視爲凌老弟的了……」

姜子雲點點頭，說道：「正是如此，少主人，還有另一件事，也要立刻提高警覺……」

「什麼事？」

「少主人可否借一步說話？」

「姜老，我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你儘管說！」

「少主人請出來一下吧！」

凌鶴來到院中，姜子雲低聲道：「少主人，曲能直剛才說的話不錯，對方本是要搶不幸的孩子，而當時正好不幸在爲馬家的孩子餵奶，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在一邊。那孩子用厚厚的棉斗篷包着，來人可能本就沒看到有第二個孩子。」

「姜老，即使如此又如何？」

「少主人，老奴的話還沒說完，如果對方不以爲這孩子和少主有密切關係，他怎能以那孩子的生命來威脅你？」

「你說什麼？姜老，我不喜歡聽捕風捉影的話。不錯，『怒堡』的孔開屏，確已證明是張不幸，但是，那時由於我心灰意冷，對女人有極大反感，雖然虛張聲勢，却是假鳳虛凰。」

「少主人，老奴絕不偏袒不幸，她不是見異思遷的女人……」

「我是見異思遷的男人？她那孩子是我的而我死不承認嗎？」

「少主人當然不是那種人，不過，這其間必有誤會——」

「甚麼誤會？誰和誰的誤會？」

「少主人和不幸之間的誤會。」

「姜老，以後請你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她的名字！」

「少主人……」但凌鶴已匆匆入屋，道：「現在不知是甚麼時辰了？」

曲能直道：「到了那兒，大概正好是五更頭四更尾！」

凌鶴抱拳道：「在下去一下，曲大俠和姜老多費神照料一下。」

「凌大哥，我也去！」她似要證明一件事。

「妳看過那封信吧？人家只要我一個人去。誰要是偷偷去而壞了大事，可要負責——」腿不曲，肩不晃，人已穿房而出，在院子上空一疊腰，划個半弧便上了屋面。

曲能直喟然的道：「凌老弟眞是塊奇材……」

馬芳芳焦灼地道：「怎麼？你們二位就聽他咋唬，任他自去？好！你們不去我去……」

姜子雲一攔，道：「馬姑娘，妳去也沒有甚麼用，反使對方找到了藉口。」

「他如果發生危險呢？」

姜子雲喟然道：「少主人此去，不能說絕對沒有危險。但對方想暗算他，可也沒有那麼容易……。」

稍後，姜子雲又來到西跨院內，柳青宿在廂房中，都還沒有睡，柳青開了門，姜子雲道：「不幸睡了嗎？」

「還沒有，大伯……快請進來！」

進入正屋外間，姜子雲道：「凌少主接到搶孩子的人一封信，要少主到鎭西火神廟去，他已經去了。不幸，妳一定知道對方爲何以那孩子來威脅他的原因吧？」

「大伯，我知道！」

「對方信上說，如他不去，明天一早就會收到一個死嬰……。」

「大伯，眞沒想到，我旨在帮助別人，反而害了人家！」

「妳該知道，如妳不幫助那孩子，今夜被擒去的就可能是妳的孩子了。」

「我是知道，大伯，他此去有沒有危險？」

「誰敢說沒有危險？只是少主人目前的境界已窺堂奥，就算有人下毒，也未必能傷得了他。」

「如果敵人沒有把握，也不會約他去了。」

「對！不幸，大伯此來是和妳談這孩子的事，年輕人脾氣衝動，一旦弄拗了就各不相讓，這是犯不着的。」

「大伯，你不要管這檔子事兒。」

「不幸，妳的名字難道還不能使妳有所警惕嗎？妳說，這個孩子可是你少主人的？」

她猶豫了一陣子，才道：「不是！」

「如果不是他的，妳會取『小鶴』這名字？」

「我……我已經爲他改了名字。」

「別作傻事了！只有讓他知道這孩子是他的，這孩子的安全才有保障，老實說，如是葉伯庭之類人物想動這孩子的念頭，恐怕也只有少主人能保護這孩子，換了別人，哪一個敢說有把握？」

張不幸當然相信這些話，但是，她有充分的理由來捍衞她自己和孩子的尊嚴。一個不負責任的男人，求他也沒有用。她堅決地搖搖頭，道：「大伯，這孩子不是他的。」

「不是他的是誰的？孩子總不會沒有個爹吧？」

「死了……」

「就算死了！爛了！總該有名有姓，不會連名字也爛掉了吧？」姜子雲自從歸順凌鶴，從未發過脾氣，他實在是忍不住了。

張不幸硬是不說話，姜子雲冷峻地道：「我必須提醒你，在這附近，有不少的大敵環伺，妳和孩子已在危險之中。」

「大伯，我不怕……」

姜子雲氣得有點顫抖，掉頭就走。

此刻，凌鶴已達火神廟，距鎭約四五里路，十分荒凉。小廟半塌，自然無人看管。小廟的後面及左邊有密林，一道小溪自右前方流過，發出「嘩嘩」流水聲。

雪還在下，地上積雪約三四寸。

「凌某應約而來，葉伯庭，我相信是你，出來吧——」語音未畢，小廟左邊林中「嗖嗖」掠出兩條人影，一言不發，劍光閃爍，左右夾擊猛攻而上。

原來是「怒堡」的黃氏兄弟，他們本有征服中原武林之心，未想到一夜之間瓦解冰銷，把這一股子怒火全發洩在凌鶴身上。

他們已派人到南荒部落去調集大批心腹高手，還要大幹，他們仍留在中原，俟機報仇。今夜他們收到一封信，說是凌鶴落了單，會在這火神廟出現，這封信既未署名也未落欵，黃氏兄弟還是來了。

二黃聯手，這股兇猛的實力非同小可，凌鶴連退四五步，直到撤下龍頭麟鞭，爆起一串鞭花才穩住。

世居邊陲蠻荒部落，武學却不含乎，乃是宇內有名的「須彌劍法」，在黑夜中兩劍揮掃，有如絕崖上倒瀉的瀑布，沛然而下，波光與地上殘雪映輝，令人目眩。

但鞭長七尺餘，嗚咽聲中，有如烏雲

中翻騰的孽龍，他的身子在劍燄冷芒有限的孔隙中，作鷹滾隼翻似的轉折閃挪。陡蜷倏張，好像整個身子是大量彈簧集合而成的。

二黃嗓中發出類似被壓搾出來的低嗥，把體能施到極限、甚至透支應有的體力，骨骼在超載負荷下，發出連續的暴響。

「嗤」地一聲，凌鶴褲管上被黃老大的劍尖挑了個洞，凌鶴幾乎在同時，把黃老二抽了個踉蹌。

一百七八十招在瘋狂攻守中過去，方圓三丈以內地上已沒有一點殘雪，這時黃老二只攻不守，黃老大攻出狠辣的一招。

凌鶴似乎已不可能全身而退，「唰」地一聲，黃老二一劍刺向凌鶴的左腰，黃老大這一劍由下而上猛挑，似想把他挑成兩片。但是，黃老二那一劍自凌鶴的胯骨上掃過，挑開了皮肉，黃老大這一挑卻偏差太遠，烏光一閃，長劍被纏住一絞，同時一腳正中黃老二的小腹。

「蓬……」黃老二的身子飛出時，黃老大畢竟」得以巧勁抽回長劍，仍被鞭梢抽中肩背，衣裂皮綻，栽出去五七步之外。

這兄弟二人，在這方面似乎仍保留了半開化部落的作風，贏了就窮追猛打，輸了就拚命逃竄，沒有不好意思這一套。

黃老大拉起黃老二，自始至終沒說一句話，迅速離開現場。

凌鶴有點喘，抹去額上的汗，看看左胯骨上的傷，正要擦去血漬，忽然發現背後有極輕微的聲音。

迴身望去，七八步外站定二人，一是葉伯庭，另一個就是在來路上遇見那個矮小、揹劍、衣着華麗騎了一匹蒙古駿馬的年輕人。

「莫非黃世海兄弟是你引來為你們墊場打頭陣的？」

「嘿……」「一指叟」乾笑道：「心裏有數就成了！」

「我是如約而來，孩子呢？」

「不急！你能勝了我們，自會讓你帶回孩子！」

「葉伯庭，你不守信。」

「放心！只要你能活着，還愁沒有孩子？叫張不幸再為你生一個就是了！」

「葉伯庭，你如果還有一分人性，就不該拿孩子出氣，況且，那孩子也不是我的。」

「凌鶴，你小子一向忠厚老實，不善說謊，這一次卻說了瞎話，在『怒堡』之中，我對你和張不幸也就是孔開屏最注意，你們假鳳虛凰，佯作夜夜春宵，如膠似漆，但是，最後一夜，由于長久相處，終不免產生情感，有點戀戀不捨，你們都喝了大量的酒，尤其是你，結果你們來了眞的……」

「你……你胡說！根本未發生任何事的！」

「小子，要不是你眞的醉了！那就是玩過了想甩掉，賴皮不認賬，老夫的眼睛又不瞎，在暗中監視，難道說一對男女在幹那事兒老夫也看不出來？」

凌鶴大喝一聲，一鞭掃了出去，二人不敢輕敵，一個用「一指禪」，一個用劍，用劍的遠攻，用指的近攻。凌鶴發現用劍這年輕人的劍法很熟，偶爾會有他得自八大家的招式精英，也有秘笈上的武功。

甚至他隱隱覺得，這年輕人在什麼地方見過。

這二人聯手，自比黃氏兄弟更凌厲。

凌鶴的功力和葉伯庭在伯仲之間，而這年輕人，也是年輕一輩中的高手，他相信如梁不凡及麥家二子等等，都未必能接下此人十五招。

在這兩個強敵之下，他已有了主意，他近來發現，他的進境另有轉變，有一點和過去大不相同，那就是，不全力拚搏，就會像游泳能手一樣，只要能不停地游上兩三個時辰，就能游上五六個時辰或者一天。也就是說，他只要能拖過兩百招以上，再打兩三百招也不會累得虛脫。

他要以韌力決勝負，於是由兩百招而三百招，再由三百而四百而五百，一直打到紅日東昇，已近七百招，他也僅僅挨了那年輕人一劍，僅傷及皮肉，挨了「一指叟」兩指，也都是輕傷，而他也各掃中了對方兩鞭。

那年輕人猛喘，葉伯庭顯也力盡，就在這時葉伯庭突出奇招，鋌而走險，正面貼上，而凌鶴也施出了那亙書上的半招絕學。

「吭吭」兩聲，凌鶴砸中葉伯庭一掌，葉伯庭也戳了他一指，雖然仍非正中，兩人都當場吐了血，而那年輕人似乎勢在必得，閃電似的一劍已近在三寸之內。

凌鶴負傷吐血，正在踉蹌後退，這一劍是很難倖免的，但是，那一千零八十條劍痕所換來的萬千個瞬間保命或攻敵的經驗，這太重要了，在幾乎不可能的體能、運勁、換氣及角度下砸出一鞭。

眼見葉伯庭的腰上衣衫裂碎，腰上有一圈血痕，幾乎要栽倒，但仍然和那年輕人疾竄入林中，而凌鶴肩上又多了一處傷痕。

「葉伯庭……葉伯庭……孩子呢？」

「少主人……凌老弟……凌大哥……」眼見曲能直，姜子雲和馬芳芳自數十步外奔了過來，原來他們早就來了！只是不便露面而已。

「老弟……」曲能直看看他身上的傷，道：「快坐下來我為你療傷。誰要是相信葉伯庭的話，臨死連褲子也穿不上。」

「可是那孩子在他們手中。」

「不要緊！我以為暫時他不會傷害孩子的。」

馬芳芳焦灼地道：「對『一指叟』葉伯庭有這看法，是否太危險了？」

姜子雲道：「馬姑娘有所不知，他擄去孩子的目的，在于誘少主人上鈎，作為香餌，此番他騙黃氏兄弟為他們打頭陣，本以為四個絕世高手輪番上陣，必可得手，那知仍然灰頭土臉，所以今後，他們還要利用那孩子。他們目前害死孩子是不智的。」

凌鶴說道：「姜老，剛才我該追下去的。」

「少主人沒有追去是對的，第一，您已受傷，流血不止，雖然那兩撥人也受了傷，却也都不是重傷，萬一他們四人在一起，或相距不遠，你和其中二人交手，另外二人聞聲趕到，以四對一的話……」



「不錯！」曲能直頷首道：「凌老弟，這是可能的，那四個人根本不講什麼身份？」

四人返回客棧，凌鶴還要問姜子雲有關葉伯庭身邊那年輕人是誰這些事，姜子雲道：「少主人身上有幾處傷，而且一夜未眠，一切都待你睡足了之後再說。」

凌鶴吶吶而止，上了床又對馬芳芳道：「馬姑娘，我看妳還是和西跨院中那女人一起住比較方便些。」

「好啊！我正有這意思，只是怕你不高興罷了！好像自你見了她，一直是態度惡劣，這似乎有損君子形象啊！」

「好，妳快去吧……」

馬芳芳去了西跨院，姜子雲深意地看了曲能直一眼，兩人返回他們自己屋中，曲能直道：「似乎凌老弟已開始關心張不幸姑娘了，他叫馬姑娘和張不幸一起，就有互相關照，甚至不放心張姑娘一個人住在西跨院的意思。」

姜子雲低聲道：「八成，葉伯庭必然對他說什麼來，所以少主人才有了轉變，本來他是十分厭惡不幸的。」

曲能直喟然道：「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可能葉伯庭認為張姑娘的孩子就是凌老弟的，而且昨夜面對凌老弟說過……」

姜子雲道：「果眞如此，少主人為何堅稱沒有那回事呢？別人我不敢說，少主人心地光明，絕不會說謊的。」

「這箇我也弄不清，不過我也信任凌老弟，絕不是不負責任那種人……」

這工夫馬芳芳正在和張不幸低聲交談，馬芳芳道：「張姐姐，我的姪子叫小鶴，妳的孩子也叫小鶴？」

「我準備給孩子改名字。」

「那又何必呢！張姐姐，妳認識凌大哥嗎？」

「不……不認識……」

「既然不認識，為什麼對他像是有成見呢？」

「馬小妹，不談這箇，你說今夜他去赴約？對方是誰呀？」

「好險！張姐姐，要不是凌大哥武功蓋世，換了任何人，八成不能囫圇着回來的。」她說了一切。

張不幸為之動容，道：「馬小妹，妳是說他是叫妳來此和我同住的？」

「是啊！他說我倆住在一起比較方便些。」

張不幸心道：「莫非我錯怪了他，可是他為什麼硬不承認孩子是他的呢！這對我是多麼殘酷的侮蔑？」

「馬小姐，睡吧！大家都累了……」

× × ×

凌鶴醒來時，已是未正，姜子雲已為他弄好了净面水。凌鶴道：「姜老，以後不要作這些事，我於心不安……」

「少主人，也唯有如此，老奴心才能安。」

洗了臉，姜子雲叫了飯在屋中邊吃邊談，這工夫曲能直也來了。凌鶴道：「曲大俠用過飯沒有？」

「已經和馬姑娘用過了。馬姑娘吃過飯之後，說是要上街走走……」

姜子雲道：「曲兄，妳該跟她一起去的。」

「為什麼？」

「依我猜想，馬姑娘可能是去找那孩子。」

「到街上能找到孩子？」

「那是個笨法子！大街小巷走走，聽到孩子的啼哭聲，以她和孩子相處之久，啼聲入耳，就可判定是不是被搶去的小鶴了！」

曲能直和凌鶴同時一怔，道：「的確有此可能。」

曲能直道：「我去看看。」

「就會我也去。」凌鶴待曲能直走後，道：「姜老，聽你的口氣，似乎知道葉伯庭身邊的年輕人是誰？」

「少主人，以你的聰明，且認為他似曾相識，應該可以猜到的。」

「我猜不出這麼一個其貌不揚，身手却十分了得的年輕高手來。」

「少主人，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如果您往這個方向去猜，就有可能了！」

凌鶴靈機一動，吶吶道：「這怎麼可能？他……他已經重傷死亡……早就埋掉了……」

「對了！少主人，想想看，葉伯庭不也是油盡燈乾而亡，且由你一手把他放入石棺之中，蓋牢了棺蓋後，耽了一會才離去的嗎？他為什麼會活過來？」

「葉伯庭會『冬眠大法』？」

「少主人你要用『冬眠大法』，比他們還高明，那就是巨書上的『導引大法』中的一種心法。」

「你是說葉伯庭把『冬眠大法』傳給了那年輕人？」

「當然，因為他們是父子……」

「什麼？江涵是葉伯庭的兒子？」

「除非是父子關係，誰敢信任另一個人，把『冬眠』中的自己交由另一人作復活工作？」姜子雲道：「天竺瑜伽的『冬眠大法』，高明者能在棺內埋於深坑中一月之久，只以舌尖舔住上顎，使氣道僅有一綫相通，所以棺中所有的空氣足夠一月所需，但是，必須做到下列幾點：一是『地應潮』（丹田發響），二『天應星』（如流星在眼前穿過），三是『陰蹻』發熱，一股熱流自大腿「陽維」流下去。『海底』發熱，冲過閭尾、直達後腦，『河東道，神仙一半功』，這自然和打通『任督』二脈相似，而且少主的『任督』二脈已通！但不同的是，不論生理與心理方面都達到近似絕對的靜止狀態。也只有如此，才僅需要幾近乎無的空氣和熱量。除非如此，沒有人能以棺中那點空氣維持一月之需的。」

「姜老，這是佛家心法，據說道家也有這種心法。」

姜子雲道：「是的，道家講究由老而壯，由壯而丁、由丁而童、由童而嬰，然後超脫進入另一境界。和凡人的由嬰而童，由童而丁、由丁而壯、由壯而老是相反的，因而才有所謂『順者為人，逆者為仙』的說法。」

「不過道家的所謂『採戰』、『栽接』（老幹接新枝）及『合籍雙修』等等，總是落入旁門之中。」

（未完・八）

#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宓飛虹僞裝言和，將擄去的人交還萬松山莊，但萬青峯領敎過碧落山莊老夫人的詭計，由寧勝天爲總指揮部署了人手對付他們，佈下「羅漢陣」和「太極劍陣」，當先衝出迷失了神智的田五常，由萬松山莊總管章守勤迎着，然後由少林智虔大師攔住，繼而衝過來的是無形刀邢鏗，因不好對付，用小羅漢陣將他軟困，其次是智光、暴本仁、繼而柴一桂等，由太極劍陣把柴一桂困住，衆俠圍鬥暴本仁，宓飛虹由青松道長接鬥，孫小乙將迷失神智的人點了穴道，勝負已分，而大廳上唐紀中想用化血針要脅萬青峯等人，但逃不出寧勝天的佈局……

## 聽南宮老人　訴前因後果

寧勝天大笑道：「這功勞說起來還是卡藥師的，他告訴兄弟，霍五身中某種劇毒，可能是受碧落山莊脅迫而來，要兄弟留心，兄弟就想到唐紀中夫婦和他同來，極爲可疑，才請王大娘藏身廳上，監視他夫婦二人，另一用意是咱們都已不能動手，萬一碧落山莊的人乘機潛入，王大娘精擅暗器，也可以保護廳上諸位，這原一着預備棋子，却想不到唐紀中果然會是碧落山莊派來的人。」

萬青峯恍然道：「霍五兄他會是碧落山莊派來的？那……」

寧勝天大笑道：「萬兄不用担心，在霍五身邊，兄弟也早已安置了一個人，他不出手便罷，一旦有什麼舉動，自會有人把他拿下的。」

崔介夫道：「看不出寧敎主倒眞還有一手，調兵遣將之外，居然還算無遺策，兄弟這回眞是佩服你了。」

蒼龍寧勝天大笑道：「你是一派掌門，當名門正派的掌門人，只要行得正，坐得直，就可沒事，當兄弟這一個半白半黑的敎主，就不同了，和正派人士要結交，和黑道人物，也要結交，三敎九流的人，都要認識，自然要處處留心，不用點心機，江湖上那有你稱雄的地步，防人之心，就是這樣熬練出來的了。」

說話之時，神燈敎的八名武士（扮成萬松山莊莊丁）押着霍五、柴一桂、婁通、敖六，以及皖西三俠李天雲，霍天柱，謝東山等人走了進來。

寧勝天眼看對方援手並未趕到，己方業已拿下了這許多人，沉壓在胸頭的一塊大石，總算放了下來，緩緩吁了口氣道：「現在就算對方有人趕來，大致也不礙事了。」

崔介夫道：「寧敎主認爲碧落莊不會再派高手來了嗎？」

寧勝天大笑道：「那倒不是，碧落山莊就算有高手趕來，也不難對付，最難對付的就是這十位被迷失心神的人，他們可以向咱們放手搏攻，咱們對付他們能放手



搏攻嗎？既不能放手搏攻，那就只有捱打的份。如今十個人已被咱們拿下了七個，豈不鬆動得多了？何況內奸已除，咱們也空出來了不少人手，對方縱有高手趕來，也足可與他們放手一搏了。」

「阿彌陀佛！」智通大師合十向天，低喧佛號，說道：「這眞是我佛保祐！」

章守勤欠身向萬青峯請示道：「莊主，這些人該如何處理呢？」

寧勝天不待萬青峯開口，就道：「章總管，你先要莊丁把他們送到後院去，多派人守護，可得小心。」

章守勤答應一聲，轉身揮了揮手，把人押下。

萬青峯道：「這些人神智受迷，又不能解開他們穴道，倒是十分棘手之事。」

寧勝天道：「且待還有三個擒下了，再行設法不遲。」

過了沒多久，莊丁又押了智光和暴本仁兩人走入來，章守勤要他們把人送去後院。

接着只見兩名莊丁攙扶着孫小乙走上廳來，章守勤吃了一驚，忙向兩名莊丁問道：「孫大俠負了傷，他傷在那裏？」

一名莊丁答道：「孫大俠如何負的傷，小的沒看清楚，小的是奉卡藥師之命把他送進來的，方才卡藥師已經喂孫大俠服過傷藥了。」

孫小乙睜開眼來，有氣無力的說道：「藥師前輩說在下不礙事了，大概不礙事了。」

章守勤道：「那就好，你們快扶孫大俠坐下來。」

幾句說的工夫，莊前戰事已告結束，智虔大師、青松道長、陸其昌、何津舫、趙之欣、徐永昶、萬點星、鄭玄通等人也相繼走入。

金贊廷、智通大師等人紛紛站了起來，萬青峯走上幾步，拱拱手說：「大師，道長，諸位道兄辛苦了，快快請坐，今晚幸有諸位在塲，碧落山莊狡計才未能夠得逞。」

智虔大師連忙合掌還禮道：「萬莊主好說，這裏都是自己人，不用說客套話了，貧衲慚愧，未能把田老施主留下。」

青松道長也道：「貧道也慚愧得很，任由宓飛虹逃走，未能把他留下來。」

萬青峯含笑道：「雖被走脫了三個人，咱們也已經是大獲全勝了。」

說話之時，大家已依次落坐，莊丁重新沏上茶來。

青松道長說道：「咱們今晚能够大獲全勝，這正是總指揮寧敎主運籌帷幄，調度有方，有以致之，寧敎主實是今晚的首功。」

「哈哈！」寧勝天仰首大笑道：「兄弟縱然調度有方，但如果沒有猛將如雲，又如何能克敵致果……」

說到這裏，抬目看看天色，濃眉不覺微微一皺，說道：「呀！現在已經快二更了！」

萬青峯問道：「寧老哥，有什麼事情嗎？」

寧勝天道：「兄弟要沈姑娘務必在初更時分趕回來，三位姑娘直到此刻尚未回轉，會不會發生什麼事呢？」

孫小乙正在閉目養神的人，聽說寧勝天的密柬上要沈雪姑初更回來的，至今還未回來，心頭一急，睜目說道：「沈大姐她們會不會遇上碧落山莊的人呢？」

寧勝天担心的就是這一點！

試想碧落山莊以求和爲名，釋放被迷失心神的十人，實施突襲，這一計謀，必然早就佈置好的，俾可一舉殲滅萬松山莊，當然不會只有宓飛虹率領了十個迷失心神的人，就來貿然動手，可見在寧飛虹的後面，一定會有壓倒性的極強高手隨後趕來。

但從宓飛虹發動攻擊，到戰事結束，碧落山莊的後援，始終不會前來。

寧勝天交給沈雪姑的密柬，是要她們從萬松山莊大門出去，走石埭方向，這是一條大路，但到了輔村，在道旁略事休息，初更時分務必趕回，由萬松山莊後院入莊，作爲此番動手的後援。她們無論如何，初更稍後，一定可以趕回來，但他們直到此時，依然不會趕回來。

這兩件事湊在一起，豈不是沈雪姑三人在輔村遇上碧落山莊的後援了？

寧勝天心頭一陣猶疑，目光迅速朝衆人一掠，最後落到卡藥師的身上，說道：「卡老哥，沈姑娘三人，很可能會遇上碧落山莊的後援了，咱們得立時派人前去增援……」

卡藥師問道：「她們現在人在那裏，寧敎主知道嗎？」

寧勝天道：「兄弟密柬上要她們循大路朝石埭方向去的，但到了輔村，就不用再走，略事休息，等初更時分，就得迅速趕回來，她們最遠就在輔村……」

萬青峯道：「輔村離敝莊不過二十五六里路。」

卡藥師道：「救兵如救火，寧敎主如何分派人手，快請下令吧！」

寧勝天點頭道：「兄弟之意，要麻煩卡老哥一趟，此行由你老哥領頭，和陸其昌、何津舫、萬點星、王大娘四位一起去，另由鄭玄通率同敝敎八名武士隨行，如果敵勢強盛，鄭香主立時派人急速趕來報訊。」

卡藥師點點頭道：「兄弟遵命。」

孫小乙站起身道：「寧敎主，小可也要去——」

寧勝天道：「孫小哥今晚出了不少力，如今傷勢初愈，還是不去爲宜。」

孫小乙道：「沈大姐三人遇上了強敵，小可拚命也要去一拚。」

寧勝天含笑道：「孫小哥這份義氣，老夫極爲欽佩，但事實上用不着去這許多人，何況這裏也要留一部份人手，這樣吧，如果沈姑娘三位確是在輔村遇上敵人，而且敵勢甚強的話，咱們就得再派人手支援，那時你小哥再去不遲。」

孫小乙只得點頭坐下。

卡藥師不敢怠慢，立即率同陸其昌、何津舫、萬點星、王大娘四人走出大廳，鄭玄通也挑選了八名神燈敎武士，依然穿着萬松山莊莊丁的勁裝，一起出發。

× × ×

再說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三位易釵而弁的姑娘，傍晚時分，走出萬松山莊，循着莊前石板路，轉入去石埭的大路。

她們因寧勝天的密柬上已經寫得十分清楚，要沈雪姑離開萬松山莊，是碧落山莊釋放迷失心神的人的唯一條件，路上說不定會有碧落山莊的眼綫，因此三位姑娘一路上都不會交談，只是不徐不疾的作出趕路模樣。

她們去的方向是石埭，那是因為石埭是臨近的縣城，有客店可以投宿。從萬松山莊到石埭，輔村是在兩者的中間。

寧勝天不愧是神燈教教主，計算得十分精確，她們傍晚時候出門，趕到輔村，正好天色已黑。天黑了，她們的行動，就不會十分明顯，再在路旁略事休息，所謂休息，就是暗示她們看清楚是不是有人跟踪，或者四周有沒有對方眼綫？如果沒有，就可以回頭，趕回萬松山莊。

那時，如果碧落山莊有什麼行動的話，也該是動手的時候了，她們趕回去，正好作為萬松山莊的後援，這一封密柬，當眞是老謀深算，算無遺策！

沈雪姑三人，趕到輔村，果然天色已經全黑，祝小青一指道旁左首的一片松林，說道：「大哥、二哥，我們就在那邊林下歇一回再走吧！」

李小雲道：「大姐，碧落山莊眞會釋放爹他們嗎？」

沈雪姑道：「這是他們的詭計，利用釋放迷心神的人同去，然後來個裏應外合，就可徹底毀了萬松山莊，但此一詭計，如何瞞得過寧教主？他不是各投密柬，分頭埋伏了？這是將計就計之計。」

李小雲急道：「那怎麽辦，爹他們都是被迷失神智的人，萬一動起手來，豈非不可收拾？大姐，我看我們還是早些回去的好。」

沈雪姑笑道：「寧教主已有妥善安排，他要我們初更時候再趕回去，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們自然要依照柬帖行事，去早了反而會碍事，妳不用性急，來，坐下來歇一回吧！」

三人就在大樹下的大石上坐了下來。

就在此時，遠處出現了七八點燈光，像是在地上飄浮着！沈雪姑目光一注，說道：「有人來了！」

李小雲問道：「大姐，妳說的是那七八點燈光？」

沈雪姑依然目注遠處，口中只是「唔」了一聲，說道：「好像是有不少人影，會不會是碧落山莊的人呢？他們好像是朝我們這裏來的，二妹、三妹，我們快上樹去。」

說罷，一提眞氣，首先「嗖」的一聲，騰身而上。李小雲、祝小青跟着躍上樹幹，藉着濃密枝葉隱住身形，然後再撥開枝葉，凝目看去。

那七八點燈光，確是沿着大路而來，而且還來得極為快速，就在三人這一騰身上樹的時間，相距已經不過二三十丈遠近了。

黑夜之中，李小雲、祝小青只能看到八盞燈光和幢幢人影。

沈雪姑目能夜視，已經可以看得極為清晰！這一行人，果然是碧落山莊的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四個黑衣勁裝漢子，稍後是總管秦皓，然後是四名綠衣少女，楚琬手下的四香，四香後面是一對少年男女，男的青衫飄逸，丰神俊朗，女的一身白色衣裙，嬌嬈多姿。這兩人正是南宮靖和楚琬。

沈雪姑看到兩人並肩行來，心頭不禁起了一陣說不出的異樣感受！

兩人後面，則是四名手提宮燈的綠衣丫鬟，和一個身穿綠色衣裙的少婦（副總管管巧巧）護着一頂綠呢軟轎，軟轎是由四個大脚婆抬着奔行，轎後又是四名手提宮燈的綠衣丫鬟。

這一行人奔行極快，不過片刻之間，已經由遠而近，從樹下通過。

突聽軟轎中傳出一個老婦聲音喝道：「停轎。」

她喝聲不响，但轎前正在奔行的人，和隱身在樹上的三人，都聽得十分清楚，宛如就在自己耳邊說話一般，因此喝聲甫出，所有的人如響斯應，在這一瞬間，一齊剎住了脚步。

在轎前侍候的副總管管巧巧立時欠身說道：「老夫人可有什麽吩咐嗎？」

轎中老夫人沉聲道：「秦總管。」

秦皓急忙趕上幾步，躬身道：「屬下在。」

老夫人道：「你叫躱在樹上的人都下來。」

她此言一出，不僅隱身樹上的沈雪姑等三人大吃一驚，就是秦皓也吃了一驚，口中應了聲「是」，直起身，抬頭朝樹上喝道：「樹上是什麽人，老夫人叫你下來，朋友還不下來？」

沈雪姑沒想到轎中的老夫人耳朵竟有如此靈敏，人家既然出了聲，不下去不行了，這就低喝一聲：「我們下去。」

三人同時翩然飛落轎前。

秦皓目光一注，呵呵笑道：「老夫還當是誰，原來是沈姑娘三位。」

「是我又怎樣？」沈雪姑冷然道：「老夫人要我們下來，不知有何見教？」

轎中老夫人徐徐說道：「給我打起轎帘來。」

兩名綠衣少女立即替她打起轎帘。

老夫人目光直注沈雪姑，點着頭道：「妳就是沈姑娘？」

沈雪姑應道：「是。」

老夫人又道：「老身聽說姑娘是千手觀音門下高足？」她這是試探沈雪姑的口氣。

沈雪姑淡淡一笑道：「老夫人既已知道，何用再問？」人家都已知道，她就不用再掩飾身份了。

老夫人點着頭道：「老身久仰令師威名，令師可好？」她這句說還是含有試探之意。

沈雪姑道：「家府遯迹東海，久已不問塵事。」

「好個不問塵事！」老夫人微哂道：「有沈姑娘行走江湖，令師自然不用再問塵事了。」

沈雪姑正容道：「沈雪姑行走江湖，是沈雪姑的事，和家師無關。」

「如此就好。」老夫人道：「沈姑娘一再和碧落山莊作對，當然也不是令師之意了。」

沈雪姑冷笑道：「家師才懶得管你們的事。」



老夫人道：「但沈姑娘却管了敝莊不少的事。」

沈雪姑道：「碧落山莊要我離開萬松山莊，不是也管了我的事嗎？」

老夫人道：「那是老身的一番好意，看在令師份上，才勸姑娘離開的，免得和萬松山莊玉石俱焚。」

李小雲哼道：「好大的口氣。」

老夫人目光轉到李小雲身上，森然道：「這位姑娘是誰？老身在和沈姑娘談話，妳也要插咀？」

李小雲正待開口。

沈雪姑以目示意，不讓李小雲開口，一面說道：「她是我二妹。」

老夫人道：「咱們既在這裏遇上了，也是有緣，從前沈雪姑娘和碧落山莊作對的事，老身可以不再計較……」

她拖長語氣，應該還有下文，但却住口不言。

沈雪姑說道：「老夫人怎麽不說下去呢？」

老夫人頷首說道：「沈姑娘是聰明人，老身不希望沈姑娘今後再和敝莊作對下去。」

沈雪姑又問道：「老夫人之意要如何呢？」

老夫人徐徐說道：「沈姑娘浪迹江湖，也不是辦法，老身之意，希望沈姑娘能够投效敝莊，不知妳意下如何？」

李小雲道：「大姐，她的話，妳不能聽。」

祝小青也說道：「是啊，碧落山莊不擇手段，慣用迷藥迷失神智，投効他們，就會被迷失了神智，任由他們拉着鼻子走了。」

老夫人喝道：「妳們兩個娃兒給我住口！」

李小雲哼道：「難道我們說得不對了嗎？」

沈雪姑道：「二妹、三妹，妳們不准多說。」一面朝老夫人道：「道不同，不相為謀，老夫人的好意，我心領了。」

老夫人不悅的道：「老身說出來了，沈姑娘只怕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沈雪姑道：「老夫人那是想把我留下了。」

「不錯。」老夫人冷峻的道：「沈姑娘如果不為碧落山莊所用，必然還會和碧落山莊作對，老身不允許有人和我作對，和我作對的人，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死，就是降。」

沈雪姑說道：「聽老夫人的口氣，要是我不願意投効碧落山莊，那就非死不可了。」

老夫人道：「老身不殺妳，把妳拿下了，囚禁起來總可以吧？」

沈雪姑傲然道：「那要看老夫人能不能把我拿下了？」

沈雪姑道：「看來老夫人今晚非和我交手不可了？」

秦皓道：「老夫人，沈姑娘口氣狂傲得很，屬下不大服氣，還是讓屬下先試她幾招，老夫人覺得如何？」

老夫人還沒開口，李小雲搶先哼了一聲，朝沈雪姑道：「大姐，這姓秦的好大的口氣，憑他也配跟大姐叫陣，小妹先試他幾招，大姐覺得如何？」

她這幾句話，完全是秦皓方才所說的話。

秦皓怒嘿一聲道：「好，老夫就接妳幾招，妳出來吧！」

李小雲披披咀道：「你急甚麽，我大姐還沒答應呢！」

話聲甫落，只聽沈雪姑以「傳音入密」在耳邊說道：「秦皓功力深厚，妳絕不是他的對手，要和他動手，必須先拿話套住他，問他幾招為限，妳能躱則躱，不能躱就左手使我教妳的一招指法，這樣方可不敗。」

李小雲點點頭道：「我記下了。」

當下一手按劍、舉步走出，揚眉大聲問道：「秦總管，我大姐說的，我們還有事去，時光寶貴，你說！你要和我比劃幾招？」

秦皓聽得暗暗冷笑，忖道：「憑妳這丫頭，能接得老夫一掌，已經不錯了。」一面嘿然笑道：「妳說呢？」

李小雲偏頭想了想道：「這樣吧！咱們就以三招為限，三招大概總可以分出勝負來了，你能在三招之中勝了我，就有資格和我大姐動手，如果連我也勝不了，那就免談了。」

秦皓口中發出哈哈笑聲，說道：「好，一言為定，妳可以發招了。」

李小雲道：「不，是我接你三招，應該由你先發招才對。」

話聲一落，鏘的一聲掣劍在手，隨便擺了一個姿勢，雙目緊盯着秦皓，一霎不霎。

秦皓嘿的一聲冷笑，目光覷定李小雲，右掌突然淩空拍出，口中大喝道：「接招！」

他這一掌，出手奇快，而且掌發在先，喝聲在後，一道掌風快湧到李小雲身前，喝聲才出口。

李小雲長劍疾劃，挽劍如花朝前推出，其實只是一記虛招，和秦皓的掌風要接未接，人已一晃肩，橫移了開去，左手飛快的劃了個小圈，駢起食中二指，從圈中點出。

秦皓右掌拍出，目光凝注，左手迅快的又拍出一掌。直等掌風拍出，口中才喝着：「第一招。」

他右手掌風因李小雲橫移開去，而落了空，左手這一掌，正好截住了李小雲橫閃出去的人，應該可以得手，但就在掌風快掃到李小雲的時候，突覺一縷無形勁風，不見她何時發出來的，居然嗤然一聲，貫穿掌風，直戳過來。

秦皓幾乎毫無防備，匆忙之間，雙足一頓，身子凌空躍起，避招發招，右手一記「雷公劈木」，掌若雷奔，朝李小雲當頭劈落。

李小雲右手展開劍法，刷刷劍光連閃，那是掩人耳目的，眼睛却一直盯着秦皓，不敢有絲毫疏忽，這時看到他飛身撲起，心中暗喜，手上更不怠慢，長劍向空一圈，使出「朶雲升空」，像是全力要和對方一拚，實則在一圈劍光出手之後，急忙使出「懶驢打滾」，在地上接連打了三個滾，躱開秦皓撲擊而下的一記掌風，就在打滾之際，左手早已駢起食中二指，伏身不

動。

秦皓飛撲而來的人，身在半空，掌風在前，砰然一聲，擊在地上，人也跟着飄身落地。

李小雲就是等着你落地，她左手劃圈，食中二指疾點出去。這一指，她使得捉狹，不點他要害，却朝他右足踝點去。一指出手，才長身躍起，口中叫道：「你這是第二招了吧？」

秦皓雙足堪堪落地，突覺右脚踝奇痛徹骨，再也站立不住，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蹲去。

他蹲落之時，也正是李小雲站起之時，這一蹲一起，極明顯是秦皓吃了大虧！但秦皓一身功力，何等深厚，右足受傷，無法立起，左足突然站起，厲聲喝道：「老夫劈了妳。」

喝聲出口，右手揚處，一道掌風，有若狂飆般席捲而出！

「三妹同來。」沈雪姑冷喝道：「秦皓，你身爲碧落山莊總管，還要不要臉？」右手隨着拍出一掌。

這一記看來只是隨手拍出，不聞絲毫風聲，沒有秦皓那一掌的氣勢，但等到雙方掌風乍然一接，却响起蓬然一聲大震，秦皓一身綠袍被吹得獵獵作响。

他只有一隻左脚站在地上，就像封神榜裏的龍鬚虎一般，這時一隻獨脚登登的接連跳了五步之多，鬚髮戟張，吆喝道：「沈姑娘，妳這是做甚麽？」

沈雪姑冷笑道：「你和我二妹約定了三招分勝負，你在第二招上，就中了我二妹一指，是不是已經算落敗了？你竟然不顧江湖規矩，還要發第三招，由我接你一掌，又有何不對？」

轎中老夫人低喝一聲：「秦總管，回來。」

秦皓威態倏斂，躬身應「是」，疾快的退了下去。

老夫人道：「沈姑娘，妳考慮好了沒有？」

沈雪姑道：「我不用考慮。」

老夫人哼道：「沈姑娘那是要老身出手了？」

沈雪姑傲然道：「老夫人一定要賜教，沈雪姑也只好奉陪了。」

「哼！」老夫人沉哼一聲，喝道：「妳們打開轎門。」

兩名綠衣少女迅快的打開了轎門，管巧巧趕忙伸過手去，攙扶着老夫人跨出轎門。

老夫人目光一凝，望着沈雪姑，冷峻的道：「沈姑娘，咱們也以三招爲限，妳敢不敢接老身三招？」

沈雪姑道：「老夫人旣然劃下道來，我能不接妳三招嗎？」

南宮靖聽得大急，他聽沈雪姑說過，老夫人武功高不可測，只有自己和她合兩人之力，才能接得下來，因爲自己和沈姑娘同時練成了「太素神功」，體內眞氣可以互通，故而在石門懸崖上，兩人要席地而坐，雙手互抵，爲的就是防備老夫人會及時趕來。

如果僅是沈姑娘一人之力，只怕未必能接得下老夫人三掌，但自己是她授意假冒侯元，（侯元臉上被李小雲易了容，自稱南宮靖）混進碧落宮來，這該如何是好呢？

但心念再一轉，想到沈雪姑單打獨鬥，絕非老夫人的對手，自己豈能眼看沈雪姑傷在老夫人掌下？萬一她受了傷，自己就是再想救她也無能爲力了。

一念及此，不覺身形一下閃了出去，叫道：「沈姑娘，妳一個人絕非老夫人的對手，只有在下和妳聯手，才能接得下老夫人三掌。」

這一突來的變故，聽得老夫人、楚琬、秦皓等人莫不爲之一怔！

老夫人突然厲笑說道：「好哇，南宮靖，你原來和這姓沈的丫頭是一路的，很好，你們只管聯手，老身今晚就成全你們吧！」

南宮靖抱拳道：「老夫人歇怒，這位沈姑娘對在下有救命之恩，單憑沈姑娘一人，絕非老夫人的對手，在下……」

「不用多說！」老夫人白髮飛揚，一臉俱是戾色，桀桀笑道：「老身說過成全你們，自然要成全你們，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沈雪姑沒想到南宮靖會在此時挺身而出，這一來，自己本來安在碧落山莊的一着棋子，就全盤落空了。但心裏却有着無限安慰，自己獨戰老夫人，本來就毫無半點把握，他的挺身而出，給自己增強了不少信心。目光柔和的看着他，低聲道：「你不該這樣挺身出來的。」

南宮靖道：「妳如果負了傷，我就無能爲力，哦，我們要不要坐下來？」

「不用，這裏四面受敵，又不是在懸崖上。」沈雪姑依然低低的道：「我們只要牽着手就可以了。」

老夫人厲聲問道：「你們還沒商量好嗎？」

沈雪姑一隻纖纖玉手忽然朝南宮靖身邊伸了過去，南宮靖急忙伸出右手一把握住了她的左手。

楚琬看到這裏，突然一個轉身，一言不發，捨了老夫人等人，發足狂奔而去。這時大夥目光都落在南宮靖和沈雪姑兩人身上，誰也沒去注意到她。

只有李小雲和祝小青兩人心裏明白，大哥、大姐各出一手相牽，一定是在運行「太素神功」了。不然，李小雲豈不是也要氣跑了。

老夫人眼看沈雪姑和南宮靖忽然手牽手的並肩站着，心中暗暗奇怪，兩人縱是情侶，但此時此刻也不是牽手的時候，難道他們會是練的同一種功夫？這也不對，沈雪姑是千手觀音門下，南宮靖絕不會是千手觀音門下！

沈雪姑左手經南宮靖握住，兩人同時默默運起神功，兩股眞氣立時合而爲一，在兩人體內循環流動起來。

沈雪姑目光一抬，徐徐地說道：「老夫人不是要賜招嗎，我們正在恭候妳發招呢！」

老夫人心中暗哦一聲，忖道：「他們果然練的是某一種聯手合擊的功夫，哼，就算合你們兩人之力，也不過是兩個年輕娃兒吧，能有多少道行？」口中沉哼一聲道：「好，你們接着了！」喝聲出口，右手緩緩舉起。



這一瞬間，她本來慈祥和藹的臉上，宛如佈上了一層陰霾，目光也漸漸變成綠芒，白髮隨着拂拂飄動，一個人變得十分獰厲！就在她右手舉起的一剎那間，雖然還沒有發掌，但沈雪姑、南宮靖已可感到有一股無形的壓力，已然襲上身來！

沈雪姑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記住，由我發掌接她，你不可出手。」

南宮靖不敢開口，只是點了點頭。

就在此時，老夫人右掌突然凌空擊出，一道無聲無息的陰柔暗勁，強大得有如山岳一般，朝兩人身前壓了過來。

「九陰摧心掌」只要遇上有人用掌力抵抗，就會發出強大的震力。沈雪姑心知厲害，不待陰柔掌風逼近，右手疾發，迎着老夫人拍去。

練「太素神功」，必須「以陰導陽」，然後才臻陰陽調燮，可知也是以陰爲主，出手當然也不着絲毫風聲，宛如毫不着力一般，但兩股掌力，在雙手中間乍然接觸，就响起了一聲裂帛似的異响！

這一瞬間，登時狂風起於咫尺，沙飛石走，旋捲成柱，大有天地丕變，昏曉不辨之概！

老夫人白髮披揚，好像是被人推了一把，上身往後仰了一仰，但却強行站住了樁。

沈雪姑也像被人推了一把，但推得較重，脚下不覺後退了一步，因她左手和南宮靖右手互相緊握之故，把南宮靖也拖着後退了半步。

這下激得老夫人更是怒不可遏，緊咬着牙齒，沉嘿一聲，右手再揚，又是一掌，朝兩人直拍過來，如果方才一掌，只用了八成力道的話，這一掌上，就使出十二成力道來了。

這一下，雖然還是不聞絲毫風聲，但在塲的人都可以感覺得到老夫人這一掌的威力實在驚人之極！

兩丈以內，令人有好像把空氣都逼出去了的窒息之感，兩丈以外，却起了一陣強勁的旋風，刮得每一個人都有被吹起來的感覺。

沈雪姑的右掌也凝聚了十二成力道，朝前推出！南宮靖右手緊握着沈雪姑的左手，心頭不禁暗暗担憂，老夫人這一擊似乎十分凌厲，恐怕沈雪姑僅以一隻右手承担不下來！

南宮靖心裏這一急，就在兩股暗勁要接未接之際（本來雙方暗勁，無形無息，看是看不出來的，但他和沈雪姑手牽着手，體內眞氣相通，有沒有和對方接觸，他自可感覺得到），左手突然揚起，五指一招，猛起向左引出，使的正是佛門「接引手」！

這一記，雖然減弱了沈雪姑的全力推出（他使「接引手」，至少要勻出一部份眞力），但這一記却也使得正是時候！

因爲老夫人這一掌本來是直拍過來的，含蘊着十二分內勁；但在還沒和沈雪姑內勁交擊之前，經南宮靖「接引手」向左一帶，「接引手」乃是內功中的巧勁，筆直衝擊的力量雖大，給「接引手」輕輕引帶，一股強大的力道不期而然地向左帶出了。

這時正好沈雪姑推出的內勁也相繼湧到，等於順水推舟，把老夫人的內勁加速向左方推出。

這一下連裂帛之聲都沒有响起，老夫人受到自己發出去的內勁所帶動，上身朝前俯撲了下去。

沈雪姑也因推出去的力道極猛，結果沒和對方內力互撞，這一掌就像擊在流水上，也身不由己的跟着朝左橫跨了一步，幾乎撲入南宮靖懷裏。

南宮靖慌忙左手一推，把她扶住，急急問道：「妳怎麽了？」

沈雪姑玉臉微微一紅，低聲說道：「是你使了『接引神功』，把她掌風引出，我才會收勢不住。」

南宮靖道：「對不起，我是怕妳接不下來，才冒險出手的。」

沈雪姑斜睨了他一眼，低低的道：「誰怪你來了？」

老夫人兩掌無功，自然越發氣惱，眼看兩人正在低聲說話，她沉嘿一聲，仰首吐氣，突然雙手叉天，立時色呈猩紅，雙足猛然一頓，一道人影捷若魅影，朝兩人頭頂飛撲過來！

這一記名爲「飛天夜叉式」，原是魔教中最厲害的殺着，雙手猩紅，名爲「血影爪」，只要被她爪風襲中，非傷即死，任你功力再高，也極難抵擋得住！

沈雪姑究竟年事不大，這類邪門功夫，從沒聽人說過，而且手爪猩紅怵目，雖然不知道這是什邪門功夫，心知老夫人老羞成怒，使出來的這一招，必然十分厲害，急忙叫道：「你快發左掌，和我同時向上托起！」

喝聲中右手使了一招「天王托塔」，迅疾上托。南宮靖聞言那還待慢，左手立即跟着上托。

就在此時，突聽半空中响起一個蒼勁的聲音喝道：「老嫂子，妳怎麽施展如此歹毒的魔功，骨肉相殘！」

一道人影橫空飛來，和老夫人在空中交叉飛過，但見老夫人像隕星般從空中直墮下來，砰然一聲，跌倒下去。

同時在南宮靖、沈雪姑兩人面前，也飄落一個瘦高長髮老人，呵呵笑道：「你們還不住手？」

南宮靖、沈雪姑慌忙收手。南宮靖不知這老人是誰，微一錯愕，問道：「老人家出手賜助，想必是前輩高人……」

沈雪姑看他依然緊握着自己左手不放，臉上不由一熱，嗔道：「你還不快些放手？」

南宮靖「啊」了一聲，俊臉也爲之一熱，連忙放開了手。

長髮老人目光炯炯看着南宮靖，突然呵呵大笑道：「好小子，前後不過四個月，你居然不認識老夫了？」

南宮靖愕然道：「老人家四個月前見過晚輩，晚輩怎麽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長髮老人嘿然道：「你認不認識老夫並不重要，你娘入魔已深，只怕連她神智也受到影响，被老夫拂中經穴，暫時受制，但又不能解開她穴道，倒是一件棘手之事。」

南宮靖道：「老人家，她不是晚輩的娘，她是碧落山莊的老夫人……」

長髮老人臉色一沉，叱道：「你知道

什麼?老夫比你清楚得多！」

沈雪姑道：「老前輩，此地離萬松山莊不遠，晚輩之意，不如把這位老夫人送去萬松山莊 也請老前輩枉駕一行，不知老前輩意下如何?」

長髮老人道：「老夫就是爲他們母子二人來的，自然要去了。」

沈雪姑喜道：「老前輩能去那眞是最好也沒有了。」

這時碧落山莊的人，除了平日伺候老夫人的兩名綠衣丫鬟 站着沒走，總管秦皓、副總管管巧巧，和另外六名使女(八個提燈綠衣少女，有兩個不走)，以及抬轎的四名大脚婆 都已走得沒了影子。(楚琬手下的四香 楚琬一走 她們也早已跟着走了)。

祝小青說道：「那我們就要快些走了。」她看了已經被制止經穴的老夫人一眼，望望南宮靖 又道：「大哥 這位老夫人……」

李小雲道：「妳別急。」一面朝兩名綠衣丫鬟招招手道：「妳們過來。」

兩名綠衣丫鬟怯生生的走近過來，其中一個道：「老夫人她傷得很重嗎?」

「妳們老夫人只是被制住穴道，不碍事的。」李小雲道：「別人都逃走了，妳們爲什麼不走呢?」

那丫鬟道：「小婢二人平日是伺候老夫人的，老夫人沒有醒來 小婢二人自然不敢走了。」

李小雲問道：「妳們兩個 倒是忠心得很 叫什麼名字?」

那丫鬟答道：「小婢叫飛霜，她叫飛電。」

李小雲道：「好了，妳們抱着老夫人，跟我們走。」

飛霜爲難的道：「這……」

李小雲叱道：「我們不會害她的，還不快去抱起來，跟我們走?」

飛霜問道：「你們眞的不會害老夫人嗎?」

沈雪姑道：「妳們只管放心、我們豈是乘人之危的人?」

飛霜望望飛電，只好走過去雙手抱起了老夫人。

李小雲道：「妳們走在面前，如想乘機逃走 休怪我出手無情。」

兩個丫鬟不敢作聲，只好抱着老夫人走在前面。由李小雲、祝小青緊跟着她們身後而行。南宮靖、沈雪姑陪着長髮老人走在最後。

長髮老人目光斜睨、問道：「小娃兒，你現在想起來了嗎?」

南宮靖道：「晚輩從未見過老前輩，是不是老前輩認錯了人?」

「哈哈！」長髮老人大笑道：「你叫南宮靖?是不滅的徒弟對不?」

「是的。」南宮靖道：「原來老前輩認識家師?」

「豈止認識?」長髮老人道：「你知道不滅大師怎麼會收你做徒弟的?」

南宮靖愕然道：「這個……晚輩不知道。」

長髮老人哼道：「是老夫把你抱去請你師父扶養的。」

南宮靖聽得一怔，這話他聽師父說過，自己是師父的一位方外好友送去的，不覺驚啊出聲，說道：「你老人家……」

長髮老人打斷他的話頭，又道：「你知道怎麼會姓南宮的嗎?」

他這話問得奇怪，姓南宮，自然是南宮一姓的子弟了。南宮靖因他問得奇怪，一時不好出聲。

長髮老人呵呵一笑道：「老夫把你抱給不滅，不滅問老夫：此子姓什麼呢?老夫告訴他：此子身負奇寃，暫時就姓老夫的姓吧，說完老夫就走了。」

南宮靖身軀一震，本來在奔行的人，突然停了下來，朝長髮老人面前跪了下去，說道：「老前輩，那晚輩究竟姓什麼呢?我爹娘……」

長髮老人道：「你起來，前面快到萬松山莊了，老夫既然來了，自會告訴你的，你爹過世已有多年，你娘，老夫不是把她救下來了嗎?」

南宮靖聽得又是一怔，說道：「老前輩是說碧落山莊的老夫人，她……眞是晚輩的娘?」

長髮老人道：「嘿！老夫還會騙你不成?」

沈雪姑一路上已經聽出一些原委來了，忙道：「南宮兄，你暫時不用性急，其中只怕有許多曲折經過，且等到了萬松山莊再說吧！」

長髮老人道：「這就奇怪，你既是南宮靖 怎麼會說沒見過老夫?老夫和你相聚雖然只有三日，你還一口一聲的叫老夫義父、怎麼會完全忘了呢?」

沈雪姑心中一動，問道：「老前輩是在那裏遇上他的呢?」

長髮老人道：「老夫是從龍眠山中把他救出來的，後來老夫把他送去白丈峯一處崖洞之中，傳了他『洗髓經』，要他在崖上勤練，至少要三個月方可下山……」

沈雪姑突然明白了，難怪侯元的武功精進神速，這就說道：「老前輩果然是認錯人了！」

「老夫認錯了人?」長髮老人驚奇的道：「難道這世上有兩個同名同姓，面貌相同的南宮靖不成?」

沈雪姑道：「老前輩遇上的乃是假南宮靖。」

長髮老人怒聲道：「此人胆敢假冒南宮靖，欺騙老夫！」

「唉，他先前也並不是有意假冒。」沈雪姑道：「這叫做陰差陽錯，讓他得了便宜，此事說來話長……」

剛說到這裏，只見十幾條人影，從大路奔行而來！

李小雲朝飛霜、飛電二人喝道：「妳們退後。」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和祝小青並肩站到前面。

來人脚下極爲快速，眨眼工夫，已漸漸接近。

沈雪姑含笑道：「二妹，三妹，來的是卞藥師前輩。」

過沒多久，雙方已逐漸接近，那正是由卞藥師領頭，率同陸其昌、何津舫、萬點星、王牙婆和八名神燈敎武士，趕來支援的人。

李小雲叫道：「藥師前輩，你們到那裏去呢?」



卞藥師笑道：「老朽等人就是趕來接應妳們的，哈哈！咱們出莊只跑了三里路，就在這裏遇上妳們了，這樣咱們就可以少跑些路了。」

李小雲道：「藥師前輩，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們把碧落山莊的老夫人點了穴道，帶回來了。」

卞藥師聽得大出意外，看了飛霜手中抱着的老夫人，詫異的道：「她就是碧落山莊的老夫人?」

沈雪姑忙道：「卞伯父，今晚多蒙這位老前輩相助，不然，只怕侄女和南宮兄二人還接不下來呢！」

長髮老人呵呵一笑，說道：「這位大概就是名滿武林的卞藥師了，老朽久仰得很。」

卞藥師連忙還禮，說道：「老哥過奬，在下正是卞無咎，還沒請敎老哥如何稱呼?」

長髮老人呵呵一笑，道：「老朽南宮望。」

卞藥師口中驚啊一聲，面露驚喜之色，連忙抱拳道：「老哥原來是昔年號稱五行叟的南宮老人，卞某眞是失敬之至！」

南宮老人大笑着道：「老朽昔年隱居五行山，大家不知老朽姓名，就指老朽是五行山的老叟，如此而已，賤名又何足道哉?」

卞藥師道：「老哥能光臨萬松山莊，眞是太好了，此次能仗南宮老哥神威，一舉擒下碧落山莊老夫人，江湖上可以消敉一塲刼殺，實是武林之幸。」

南宮老人微微搖頭道：「只怕未必，碧落山莊的這位老夫人，不過是一個被人利用的傀儡而已，其實她本人也是受害人，而且所受的害，比別人還深呢！」

卞藥師吃驚道：「難道碧落山莊幕後還另有主使的人?」

南宮老人微微歎息一聲道：「此事一言難盡，咱們且到莊上再說吧，老朽一直担心着一件事，如今有你卞藥師也在萬松山莊，事情就好辦了，咱們快些走吧！」

他指的當然是老夫人了。

卞藥師急忙吩咐萬點星先趕回莊去通報。萬點星領命之後，立即施展輕功，趕回莊去。

李小雲問道：「藥師前輩，莊裏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故?」

卞藥師道：「事情已經結束了，哦，李姑娘的令尊，已經被咱們截下來了。」

李小雲還待再問，沈雪姑輕輕扯了她一下衣角，低聲道：「妳待回再問吧！」

卞藥師、南宮靖、沈雪姑等三人陪同南宮老人邊走邊談，沈雪姑把自己三人此行經過，大略說了一遍。

不多一回，已經到了萬松山莊之前，只見幾名莊丁手挑氣死風燈，門口早已有一大羣人站在那裏等候，看到卞藥師陪同南宮老人走近，由萬青峯爲首，一齊迎了上來。

萬青峯連連拱手道：「南宮前輩光臨寒莊，萬青峯迎迓來遲。」

和萬青峯一起出來的少林智虔、智通二位大師，神燈敎主寧勝天，和八卦、形意、武功三派掌門人等人，都一一抱拳行禮。

南宮老人大笑道：「老朽貪夜造訪，怎敢當得萬莊主和諸位道兄出迎?」

當下由卞藥師替在塲的人一一作介，然後一起入莊，在大廳上落坐。李小雲、祝小青押着飛霜，飛電抱了老夫人一起進入大廳。

寧勝天等人早已聽萬點星趕來報告，只知南宮老人拿下了碧落山莊的老夫人，詳細情形並不清楚。此時看到兩名綠衣丫鬟抱着老夫人進來，寧勝天不覺問道：「這老夫人……」

卞藥師已經在路上聽了個大概情形，知道老夫人也是被害之人，這就站起身道：「老朽方才聽南宮老哥口氣，好像這位老夫人不但不是主腦人物，而且也是受害之人，此中情形，還是請南宮老哥來說說吧！」

南宮老人搖手道：「此事說來話長，今晚貴莊必然也發生了變故，沈姑娘一行，也另有經過，要向在座諸位報告，老朽之意，不如先讓大家把經過情形作了交代，老朽再說不遲。」

寧勝天點頭道：「南宮老哥此話不錯，咱們先把今晚之事，讓大家瞭解了，再作探討，莊上發生的事，就由兄弟先說好了。」

一面就把宓飛虹藉釋放被迷失心神的人爲由，如何發動襲擊，幸好莊上早有準備，經過一塲搏鬥，碧落山莊來人只走脫了宓飛虹、田五常、邢鏗三人，詳細說了一遍。

接着由沈雪姑站起身，報告自己三人奉密東行事，在輔村休息之時，如何遇上老夫人一行，本來自己要南宮靖去假冒南宮靖到碧落山莊去的，其間又把李小雲如何把侯元改扮南宮靖，以及自己等人在懸崖擒下侯元的事，也夾在中間敍述了出來。然後繼續說出因自己一人無法和老夫人抗衡，南宮靖只好出手，和自己聯手對付老夫人，最後幸蒙南宮老人現身，制住了老夫人，詳細說了一遍。

南宮老人一拍巴掌，說道：「這就是了，老夫糊塗，竟然把絕世奇學傳給了姓侯的小子。」

接着目光閃動，看了在座諸人一眼，才道：「好，現在諸位都說完了，且聽老朽先講一段往事！」

南宮靖因南宮老人說老夫人是他親生之母，心頭早已蹩得急不容待，忍不住問道：「老前輩，我娘……」

南宮老人道：「小娃兒，你稍安毋躁，聽老夫把話說完了，你自會明白……」

接着說道：「長安上官平，原是少林北派俗家弟子，武功出之家傳，其父上官鼎，曾開設金鼎鏢局，有長安一鼎之稱，老夫那時才三十出頭，蒙他不棄，許以忘年之交，老夫如果到長安去，就在他鏢局裏落脚，那時上官平才十來歲，後來老夫厭倦江湖，住到五行山去，就很少到長安去。」

大家都聽他述說往事，沒有一個人出聲。

正好莊丁沏上茶來，南宮老人取起茶碗，喝了一口，續道：「那金鼎鏢局和永勝鏢局只隔了一條巷子，上官平和永勝鏢局少東羅永椿自幼相識，稍長就結爲兄弟

，有一年上官老哥去世，上官平就把金鼎鏢局收了。因爲他是少林一派，心慕少林寺，遂去少林朝山，暢遊少室，竟被他在少室山一處岩洞中無意得到一具石函，打開石函，裏面藏的竟是達摩祖師手著的一冊『洗髓經』……」

大家聽得出了神，大廳上更是鴉雀無聲！

南宮老夫接下去道：「他回家之後，一直秘而不宣，但因羅永椿是他結義大哥，就把得經之事和羅永椿說了。羅永椿是個極工心機的人，謀奪經書，有一趟鏢，是一個巨宦返鄉，其中有不少珍寶，羅永椿故意說這條路不甚安寧，恐怕出事，懇求上官平帮忙押運，上官平慨然答應，不料羅永椿暗中勾結黑虎神侯敞，意欲在中途把上官平置之死地……」

李小雲忍不住道：「白虎門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個門派，侯敞怎麽會是刼鏢的強盜呢？」

南宮老人笑道：「白虎門本來是黑道上的門派，不過白虎神暴本仁還算正派，所以一個叫黑虎，一個叫白虎。」

他接下去道：「就在侯敞刼鏢之時，恰巧皖西三俠路過，看到上官平使的是少林路數，但已落盡下風，就助上官平把侯敞擊退。又遇上神燈教金惟能、金刀門郭東昇、大家都是武林同道，一見如故。」

他取起茶碗，又喝了一口，續道：「其實金惟能和郭東昇是黑虎神侯敞敗在皖西三俠手下，心有不甘，故意放出口風，說上官平身上有一冊達摩祖師手著武功秘笈，才尋來的，豈是眞的存心和上官平結交？皖西三俠中的霍天柱又在無意之中聽到金、郭二人的談話，又把這消息告訴了李天雲和謝東山，於是這一干人故意竭力籠絡上官平，表示義氣，一同把鏢護送到地頭，其實各懷鬼胎，謀奪秘笈……」

李小雲本來聽說爹帮上官平擊退黑虎神侯敞，心中還暗暗高興，認爲爹和二叔，三叔，畢竟是行俠仗義的人，但聽到後來，爹竟然也想奪取秘笈，不禁暗暗皺了下眉。

只聽南宮老人又道：「這趟鏢有這許多高手護送，自然平安無事，回程途經廬山，又遇黃龍寺的方丈智明，堅邀大家去黃龍寺盤桓，其實羅永椿一路跟踪下來，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把消息透露給了智明。

智明認爲達摩秘笈，乃是少林寺之物，他是少林寺智字輩出掌黃龍寺的人，自是理所當然應該收回的，但和上官平同來有這許多高手，自思不易得手，遂在素齋中下了毒藥……」

智虔大師雙手合十，低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智明師弟怎可妄生貪念，罪過罪過！」

南宮老人又道：「怎料衆人之中神燈教金惟能和金刀門郭東昇都是黑道出身，江湖經驗老到，及時發現素齋有毒，事有湊巧，黑虎神侯敞却在此時夜探黃龍寺，智明正好把下毒之事諉之黑虎神，雙方引起激戰。」

祝小青憤然道：「什麽白道、黑道，這些人眞該死。」

南宮老人道：「除了皖西三俠，參與其事的人，大半都已死在旋風花下了。」

接着又道：「黑虎神這次邀約了不少黑道高手，照說，雙方動上手，自然壁壘分明，但上官平這一邊的人，大家都志在秘笈，是以這一場搏鬥下來，上官平成爲衆矢之的，身上有十數處致命創傷，當塲傷重致死，衆人搜身之後，並沒有搜到秘笈。」

李小雲問道：「他秘笈可能留在家裏了。」

「大家也正如妳的想法。」南宮老人道：「這些人就趕去他家搜索，但上官平的妻兒早已得到風聲，逃匿無蹤，他們也沒搜到這冊秘笈，於是大家都懷疑這冊秘笈是上官平的妻子携走的，江湖上明查暗訪了十八年，依然毫無一點消息……」

大家依然靜等下文，誰也沒有發言。

南宮老人目光緩緩落到經穴被制的老夫人身上，說道：「誰知十八年下落不明的上官夫人，竟然會是這位碧落山莊的老夫人……」

李小雲道：「她練成了『達摩洗髓經』了？」

「非也，她練成的只是魔教邪門武功。」南宮老人道：「當年從上官平身上暗中取走『洗髓經』的乃是老夫，因爲老夫自己知道若是挺身而出，絕非他們聯手之敵，只有釜底抽薪，先取走他身上經書，怎知當晚就出了事，老夫只好趕去長安勸上官夫人離去，上官夫人只是個弱女子，自思帶着二歲的小孩同行，目標顯著，就把這小孩託給了老夫。

「老夫孑然一身，帶個小娃兒也是累贅，就遠走江南，把他交給不滅大師扶養，不滅問老夫這娃兒姓什麽，老夫已經走出廟門，回頭告訴他，暫時就姓老夫的南宮吧，這娃兒就是……」

他話沒說完，南宮靖早已淚流滿面，噗的拜了下去，連連叩頭道：「老前輩，你對寒門有再造之德，再晚（南宮老人和他祖父是忘年之交，就長了兩輩）給你老叩頭，我娘……」

「起來，起來，有話起來再說。」南宮老人道：「老夫說這一段往事，一來讓你明白過去的前因後果，二來……唉，最難處理的還是你娘……」

南宮靖凜然道：「我娘怎麽了？」

「唉！」南宮老人輕輕歎了口氣道：「不但是你娘，只怕被碧落宮迷失心神的人也都差不多，只是你娘特別嚴重……」

卡藥師道：「南宮老哥是否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南宮老人道：「魔教之中，有一種迷失人心的毒草，叫做『迷迭香』，香氣芬芳，迷人欲醉，毒性極烈，可致人於死地，昔年魏文帝曾從西域移植而來，但並沒有種活，魔教就是從西域傳來的，他們用『迷迭香』製成了一種藥粉，可以使人迷失神智，但中了『迷迭香』的人，就如白痴一般……」

李小雲道：「但我爹他們沒有像白痴呀！」

「妳聽老夫說下去。」南宮老人道：「老夫說的是從前的事，後來……那是五十年前，魔教從中原擄去了不少人，其中有四川唐門的人，雲南藍家的人，還有當



時著名的藥師，和江湖上懂得用毒的人，要他們去研究『迷迭香』，當初的意思，只想把『迷迭香』中會使人變成白痴的毒性如何練去。那知各人研究的結果，各不相同，却研製出幾種不同用途的藥物，一種服了可以增強武功，名之爲『金剛散』，可以使一個人不會武的人，立時變成一流高手，但從此必須長期服用下去，一旦間斷，就會武功全失，而且還會十分痛苦，生不如死。一種服了可以令人耗損功力，名之爲『對消散』。另一個人却成功的把『迷迭香』中毒質練化，服了可以令人聽從命令，不會變成白痴。這是魔教中人說出來的，應該可信。」

他口氣微頓，接下去又道：「另外老夫還聽說魔教中人有一種很特殊的手法，點人腦部某處經穴，也可以使人失去記憶，但清醒却如常人。他們既有特殊手法，又有各種藥物，都能令人改變性格，服從於他，試想這些藥物，藥性各異，也各有解藥，分毫都錯不得，豈不是一件棘手之事？」

他目光轉到南宮靖臉上，說道：「你娘從前不會武功，但目前功力之高，已可稱得上魔教一流高手，據老夫推想，她可能是服了他們的『金剛散』，也可能服了另外的毒物，總之，決不會只有一種！」

宮南靖道：「那怎麽辦呢？」

南宮老人一指卡藥師，說道：「如今卡藥師在這裏，就比較好辦了，他精研本草，所以有藥師之稱，你娘和所有被迷失神智的人，先請藥師診診脈看，能不能從脈象中診得出中了何種毒藥？才能對症下藥。」

卡藥師苦笑道：「兄弟就是萬莊主派人用快馬召來的，在莊上已經住了二十幾天，光是一種『對消散』，已經把兄弟難倒了，到如今依然束手無策呢！」

南宮靖走到卡藥師面前，突然跪了下去，說道：「藥師前輩，你老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娘，晚輩今生今世感恩不盡。」

「南宮少俠快快請起。」卡藥師慌忙雙手把南宮靖扶了起來，一面說道：「此事容老朽想想……」

沈雪姑道：「卡老伯，連同老夫人在內，我們今晚截下了不少心智被失的人，能切切他們的脈象，也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只是有一難題，如要切脈，必須先解開了他們受制的經穴，但經穴一旦解開，他們就會立時反抗，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解開他們受制穴道之後，能够使他們安靜下來。」

卡藥師一指腦袋，大笑道：「老朽糊塗，忘了沈姑娘也精通脈理！」

沈雪姑被他說得臉上微微一紅，說道：「侄女只是粗通皮毛，可以替卡老伯做個助手而已！」

卡藥師道：「要使他們安靜下來，並非難事，據南宮老哥方才所說，魔教中有『金剛散』、『對消散』和改良的『迷迭香』，這三種害人的毒藥，雖然都是從『迷迭香』練製而成，但它們的功用不同，解藥自然也因之各異，就算咱們能從脈象分辨得出，依然解藥難求……」

李小雲心急父親中迷，忍不住問道：「大姐，當初大哥有一半迭失心神，是大姐把他治好的，不知對其他被迷失心神的人，是否有效？」

沈雪姑被她問得粉臉飛紅，微微搖頭道：「目前還不知道，這要等切過脈象，如果僅是某種手法，抑制了腦部某處經穴，方可施救，但如果是被藥物迷失的，施展太素導引之術，只怕也未必見效。」

卡藥師道：「好，咱們那就先切切他們脈象再說。」說到這裏，回頭朝章守勤道：「章總管，最好收拾一間靜室，把所有被迷失神智的人，都送到靜室去，老朽和沈姑娘先去給他們切切脈看。」

章守勤道：「除了老夫人，所有被迷失神智的人，都在東廂房中。」

卡藥師點點頭道：「那麽就要這兩位姑娘把老夫人也送到東廂房去！」

沈雪姑朝飛霜、飛電二人說道：「妳們護送老夫人進去吧！」一面又以「傳音入密」朝李小雲說道：「妳和三妹要注意這兩個丫頭，別讓她們乘人不備，暗施手脚。」

李小雲、祝小青奉命押着飛電、飛霜，抱起老夫人往東廂走去。

卡藥師朝萬青峯道：「萬莊主，今晚大局已定，所有諸位道兄，也辛苦了大半夜，兄弟之意，只要留下幾位防範意外之外，其餘的人都可以去休息了。」

萬青峯含笑朝寧勝天道：「今晚寧老哥是發號施令的總指揮，應該派那些人留下值班，我看還是寧老哥分配吧。」

「這是好差使！」寒勝天含笑道：「萬莊主要由兄弟來調遣，兄弟那就不客氣了。」

他目光徐徐掠過衆人，說道：「第一，身中『對消散』的人應該優先去休息了，但有兩個人必須例外，一個是兄弟，既是總指揮，就得在廳上坐鎮，一個是萬莊主，他是主人，大概要他休息，他也不肯的了。」

萬青峯拱手道：「總指揮說得一點不錯，兄弟自然要在這裏奉陪。」

寧勝天又道：「第二，少林、當武兩派，各留四名弟子，守護前後院，另由萬點星，章守勤二位在廳上值班，其餘的人都可以去休息了。」

南宮靖道：「在下不累，自願留下來替藥師前輩當個副手。」

南宮老人道：「老朽也留下好了。」

寧勝天點頭道：「二位既然志願留下，自是最好不過，那麽其餘各位道長就去休息吧。」

智虔大師合十道：「如此也好，如有用得着咱們這些人的時候，寧老施主隨時差遣，咱們隨時可到。」

當下其餘的人就一齊退出廳去。

卡藥師一手取過藥箱，說道：「萬莊主，你陪南宮老哥，在廳上喝茶，南宮少俠，沈姑娘，咱們到東廂去吧！」

南宮靖、沈雪姑就跟着卡藥師身後，跟入東首廂房。

章守勤已命莊丁臨時在東廂房搭八張床舖，躺着霍五、智光、李天雲、霍天柱、謝東山、柴一桂、婁通、敖六等人，由李小雲負責守護。把老夫人另外安置在裏首一間，由祝小青和兩名綠衣丫環作陪。

（未完・廿九）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鬼火魔燈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野七郎——皇甫少華大模厮樣的來到雲龍山莊，以扶桑王子身份命令石少虎帶去視察莊前莊後的形勢，準備做暗樁叛亂，來到濃蔭深處的樹林，石少虎發出暗號向他們伏擊，連小郡主朱幼婷和七郎捉着、殺了王師古，問明判變日期，將人犯押收後院。派出的范通已將朱翊釗誘捕歸案，又拉大隊去剿萬聖教總部，冷寒星——上野杏子尚未知魔燈教已毁，七郎被擒，公然對壘，敢在自在僧手下，在石少虎的攻防戰之下死傷慘重，被她脅持皇甫長安走脫。石少虎組織人手探王府虛實，反被八賢王困在王府，形勢逆轉……

## 殺入絕妙谷　殲殺衆叛黨

田十郎栽在大仁掌門手裏。

魏大全最慘，被張百愚活活打死。

林子俊、上官明、上官倩、雷峻、丁小翠、寒如冰等人亦表現不凡，各擊斃一名對手。

最風光，最得意的，首推賀天雄、余冠羣、沙青峯、大信和尚這四個人，滿腔的怨氣，化作復仇的怒火，像怒獅，似猛虎，瘋狂的衝刺，瘋狂的屠殺，一霎時便在他們的手下添了十餘名亡魂。

石少虎、謝紅梅終於驚險萬狀的將網子掛在横樑上。

驀然，上野晉秀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一式「旱地拔葱」，兩招「釜底抽薪」，分襲石、謝二人。

「找死！」

石少虎不閃不避，揚掌墜擊，貫頂而下。

二人一撞即分，好厲害的上野晉秀，石少虎倉卒還手，未盡全力，被她撞得横飛出去。

冷寒星、尚小雲見有機可乘，分從左右夾擊，被張百愚、自在僧強行截住，石少虎總算安全落地。

謝紅梅却被上野晉秀咬住了，一髮千鈞，危在旦夕。

「妳這是自尋死路！」

就在這個火燒屁股的緊要關頭，王十甫應聲而出。

石少虎亦已倒縱回來，形成一個以二對一的局面。

幾乎是同一時間，八賢王也飛身撲到，以二對二。

這四個人都是雙方拔尖的人物，勝負之間的意義也就非比尋常，齊皆屏息凝神以觀。

四人凌空發招，花廳內氣急風緊，每個人都感受到沉重的壓力，酒肉頭陀自在僧喃喃自語道：「阿彌陀佛，這好，這好啊！」

好什麽？自在僧當然有他的道理，壓力愈大，彈力愈強，果不其然，王十甫、



石少虎眼見八賢王、上野晉秀施出了渾身解數，也及時施展出「三老大法」。

蓬！蓬！兩聲，好像是撞上牆的皮球，前進的勢子猛地變成後退，悶哼聲中，八賢王，上野晉秀雙雙飄飛出去。

落地後，上野晉秀的身子仍搖搖擺擺，暈頭轉向。

八賢王的情況更糟，口角已經淌下鮮血來，要不是兩個兒子扶住他，早已栽下去。

情勢急轉直下，八賢王的人傷亡殆盡，僅僅還剩下上野杏子、上野小雲、犬養浩之、淺田十郎、朱翊鈕、朱翊鈿寥寥可數的這幾個人。

石少虎不爲已甚，並未乘勝追殺，義正詞嚴的道：「王爺氣數已盡，望勿作困獸之鬥，束手就擒是王爺保全性命的最後機會。」

八賢王沒有答理他的話，暗運了幾口眞氣，穩住胸中翻騰的氣血，大聲喊叫道：「來人哪！」

「有！」

應聲走進來一名近衛軍的統領，十名百夫長。

八賢王怒氣冲天的道：「混帳，叫你們埋伏在花廳四週，準備捉拿石少虎這一干人，爲何一點動靜也沒有，還不快給本王將這些人通通綁起來。」

威武將軍雷震遠已到，越衆而前道：「請王爺看清楚，他們是欽差大人新任命的近衛軍頭目，王爺的心腹早已被捕下獄了。」

這事對八賢王的打擊太大了，他當然不肯輕易置信，但細一打量一下眼前之人，却又不由得他不信，吹鬍子瞪眼睛的道：「雷震遠，你是什麽時候到徐州的？」

上官白雲代答道：「已有一段時日，雷老將軍親率雄師百萬，專爲征討王爺而來。」

八賢王冷笑一聲，說道：「上官白雲，你休得自欺欺人，皇上那裏來的百萬雄師？」

石少虎道：「是剛剛訓練完成的新軍，而且，現在已不止百萬，應該說是一百三十萬才對。」

上野晉秀道：「此話怎講？」

神刀林子俊道：「因爲王爺麾下的三十萬大軍也宣誓效忠皇上。」

朱翊鈕、朱翊鈿異口同聲的道：「獅子、白雲、九里山的三十萬大軍由我們兄弟親自統領，這是不可能的事。」

謝紅梅望了身邊的范通將軍一眼，道：「不信，何不親口問問范將軍。」

八賢王目注范通，厲色喝問道：「這可是眞的？」

其實是多此一問，范通與雷震遠等同來，就已經挑明了，范通趨前說道：「這是實情，大勢如此，深盼王爺恕宥——」

話還沒有說完，已被八賢王憤怒的吼聲淹沒：「你這個叛徒，本主不殺你，死不瞑目！」

吼聲中，招出如電，范通無暇閃避，羣豪無暇救援，一掌貫頂而下，當場頭破腦溢而亡。

殺死一個范通，絲毫無助於他目前的厄難，但他生性剛強，又仗着是皇叔的身份，依然不肯屈服，怒聲說道：「范通既敢叛我，我兒翊釗必已發生意外，你們把他怎麽樣了？」

石少虎說道：「在徐州府的大牢裏歇着。」

八賢王道：「把他放出來！」口氣像在對部屬下命令。

雷震遠道：「朱翊釗乃是欽命要犯，恐怕沒有這麽方便吧！」

八賢王道：「本王可以交換。」

石少虎道：「交換什麽？」

八賢王道：「以皇甫長安的命換我兒的命。」

上野杏子補充道：「再加上我大弟七郎和小郡主。」

上野小雲又追加了一句：「還有，必須保證我們可以安全的離開徐州。」

石少虎冷然一哂，道：「兩位公主好大的胃口，不覺得太便宜你們？」

皇甫長安已被何浩之、田十郎押來，上野晉秀的右掌往皇甫長安的「天靈」穴上一壓，語冷如冰的道：「石少虎，你可以拒絕，合我們數人之力，照樣可以殺出徐州去。」

這倒是幾句實話，如果冷寒星、尚小雲等人決心退走，憑他們超人一等的身手，還眞不容易將他們全部截下來。

却會白白的因而犧牲皇甫長安的一條命。

羣豪幾經考慮，終於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

於是，八賢王交出皇甫長安，羣豪這方面也放掉朱翊釗，朱幼婷及上野七郎，眼睜睜的看着上野晉秀他們退出王府。

這眞是一齣人間大悲劇，當皇甫天華（狼人）喊皇甫長安爹時，他還不明白眼前的這位略帶野性的年輕人，何以會是他自己的親生骨肉？

經上官白雲、自在僧一番解說，這才恍然大悟，父子二人當即抱頭大哭起來。

利用這個時間，石少虎則在詢問謝紅梅：「紅梅，妳看他們會逃到那裏去？」

謝紅梅以肯定的語氣道：「只有大別山的絕妙谷，此外再無別處可去。」

「妳是說松上國的總部大本營？」

「是的，這個地方上野國君已經營二十年，固若金湯。」

「固若金湯？絕妙谷有多少人？」

「五萬！」

「都是扶桑人？」

「扶桑人少之又少，是八賢王、魔燈教與萬聖教從各地募集而來的地痞流氓，亡命之徒，江洋大盜以及作奸犯科的通緝犯等等。」

「組成分子這麽複雜，管理起來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可是，用起來却驍勇善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威武將軍雷震遠聽得一呆，道：「噢，想不到他們還有這樣雄厚的實力，看來非得派十萬精兵難竟全功。」

石少虎道：「就請老將軍即刻親率十萬精兵南下征勦好了。」

雷震遠領首稱善，謝紅梅說道：「兵貴神速，行動要快，最好在八賢王、冷寒星他們尚未返回絕妙谷之前，在半途中截

殺，萬一被他們溜回總部，發兵起事，可能勢必會造成嚴重的傷亡。」

張百愚道：「此去大別山，途徑甚多，截殺起來談何容易。」

王十甫道：「這不要緊，我們可以兵分數路，齊頭並進。」

上官白雲道：「只是分多必力弱，任何一派皆無法跟叛王他們一爭短長。」

敍了一陣親情後，皇甫長安的情緒已大致穩定下來，道：「不論任何一派，發現敵踪時，可先咬住，然後知會其他各路人馬，待有把握時，再起而行事，應可萬無一失。」

石少虎道：「皇甫世伯之言甚是，咱們就這麽辦。」

立即付諸行動，上官、皇甫世家、少林派、武當派、石氏世家共分爲四路。

林子俊、沙青峯、余冠羣、賀天雄、王十甫與石少虎同行。

威武將軍雷震遠則帶領着十萬大軍殿後。

軍情緊急，事不宜遲，由謝紅梅將絕妙谷的位置走法，以及其他詳情仔細說明後，大夥兒便即就道啓程。

× × ×

楊柳莊是個小村子，距大別山區僅僅還有一天的路程。

莊外，官道旁，樹蔭下，有一個小茶棚。

由於是涼爽的秋末，生意甚是清淡，幾十張桌椅，只有三個茶客。

不過，這三個茶客，都是扎眼的人物，其中一人二十八九歲的年紀，生來雙眉大眼，英武俊拔，雙目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底子不弱的練家子，一身寶藍色的長衫，看上去十分體面。

另外二人來頭更大，一個是艷光四射，騷勁十足，不知羞恥爲何物的十惡婆，一個是上野七郎的弟弟，一度被誤認爲是皇甫天華的無名公子——上野八郎。

八郎的氣色不太好，較前亦清瘦不少，顯然是夜夜春宵，撻伐過度的結果。像十惡婆這種如狼似虎的女人，鐵打的金剛也受不了。

二人的感情倒依舊如膠似漆般好，緊緊的偎在一起，不停的動手動腳，偶而還會聽到一兩句淫詞穢語。

喝完茶，十惡婆和上野八郎手拉手走了。

長衫青年沒走，他的茶還沒喝完。

就在十惡婆消失在南方後，從北方一下子湧來一大羣道姑道士，不用問，必是武當門人無疑。

茶掌櫃好不高興，忙着端茶送花生，正當張百愚師徒搬椅子，找凳子，亂哄哄的時候，冷面俠女寒如冰突然發現，那個長衫青年，正是當初始亂終棄，欺騙自己感情的那個負心薄倖的男人——開碑手莫士成。

開碑手莫士成也看見寒如冰了，衝着她笑笑，使了一個眼色，起身就走。

冷面俠女寒如冰不遑多想，也悶不吭聲的跟在他後面離開茶棚。

開碑手莫士成走在前面，越過馬路，登上對面的一座小山，又從反面走下小山，到半山腰時才停下來。

刷！寒如冰亮出了寶劍，從莫士成後面刺過去。

莫士成好大的胆子，連頭也不會回一下，似乎料準了她不會殺自己。

果然，寒如冰的劍刺到近在三寸時便停住了，咬着銀牙嬌叱道：「莫士成，你爲什麽不回頭？」

莫士成轉過身來，帶着一臉男性的魅笑：「因爲我曉得妳捨不得殺我。」

「臭美，姑奶奶是想問清楚以後再下手。」

「妳問吧。」

「莫士成，你當年爲什麽要欺騙我的感情？」

「天地良心，我沒有，到現在爲止，我還在深深地愛着妳。」

「我不信，也不要聽，你的話沒有一句靠得住！」

「如冰，我說的是實話，海可枯，石可爛，士成愛妳之心始終如一。」

「鬼扯，若是眞心愛我，爲何在佔有我的身體後便遠走高飛，避不見面？」

「如冰，妳誤會了，不是遠走高飛，更不是避不見面，而是爲了我們的將來，去謀求發展。」

「既然如此，怎麽不告訴我一聲？」

「我是想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

「胡說，事後又爲什麽不來看我？」

「我去找過妳，還不止一次，可惜沒見着。」

「哼，你的鬼話，只有鬼才相信。」

「如妹妹，我這一次就是要到武當山去找妳，如有半句謊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將來會上刀山，下油鍋！」

寒如冰的態度軟化了，劍已入鞘沒再開口。

莫士成跨步而上，一把便將她抱在懷中。

狂擁！

熱吻！

接下來是寬衣解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找了一個小土洞，幹起那苟且之事。

假如說，寒如冰眞的是一座冰山，那麽，莫士成就是一把火，在情火慾焰的燎烤下，冰山早已溶化，完全被他征服了。

辦完事，二人前嫌盡釋，儼然一對甜蜜的情侶，結伴揚長而去。

愛情的力量眞是不可思議，她甚至連莫士成要帶她到那裏去，心上人在幹什麽都不曾開口相詢。

却見丁小翠在山頭上，像一隻沒頭蒼蠅似的，在到處亂找，口裏不停的喊着：

「六姐！六姐！」

× × ×

大別山。

大別山深處。

一個羣峯競秀，山光蒼翠壯麗的地方，有一座古廟叫「大悲寺」。

大悲寺的規模並不大，且已殘破不堪，香火早絕，裏面連半個和尚也沒有。

在寺後，有一條河，不寬，約三丈多，但水勢却十分湍急，是從一道山壁下面激射而出。

河邊有四個人，還有好幾條船。

石少虎、謝紅梅、王十甫、林子俊等人，正在十數丈外，一間半倒的側殿裏竊



竊私語。

只聽謝紅梅小聲說道：「那四個人都是絕妙谷的卡子，等一下看我的眼色行事，務必一擊斃命，不可留下半個活口。」

大家點頭稱是，謝紅梅又說道：「先過去四個人就可以了，其餘的人先留在此地。」

當即明目張胆的走過去。

石少虎、林子俊、王十甫伴隨在側。

被一名卡子發現了，笑容滿面的道：「犬養姑娘怎麽突然回來了？」

謝紅梅停在他面前三尺不到的地方，笑道：「想家嘛，回來看看我爹。」

那卡子望望石少虎等人，道：「這幾位是誰？」

「一位是我的丈夫，另外兩位是最近才加入魔燈敎的新人。」

「恭喜妳，犬養姑娘，嫁到這麽英俊的一位丈夫。」

「那裏，謝謝大叔，不知國君回來沒有？」

「已經回來了。」

「是幾時到的？」

「也是剛到不久。」

「兩位公主可曾回谷？」

「沒有，兩位公主不會回來吧？」

「啊，是不會回來，紅梅只是隨便問問，請準備一條船，我們要入谷。」

四名卡子毫不遲疑，應諾聲中，轉身就去弄船。

謝紅梅使了一個眼色，四個人一齊動手，一個人服侍一個，沒有慘叫，沒有還手，一律被點中死穴，丟進河裏去。

只打了兩個滾兒，便隨波而去，痕跡全無。

招招手，雷峻、賀天雄等人快速奔至，謝紅梅弄過來一條船，沙青峯、余冠羣也一塊兒上了船。

這八個人是石氏世家這一支奇兵的先頭部隊，更多的人尚在後面未到。

石壁下面的山洞，與河身同寬，並不高，僅七八尺而已，原係河水沖刷而成，復經人工修鑿，看來畢直而又光滑，可惜夜暮已降，裏面黑糊糊的深不見底。

河水太急湍，又係逆流而上，必須緊拉一根繩索，船身方可緩緩而進。

余冠羣噤聲道：「謝姑娘，這是唯一的通路？」

謝紅梅道：「河的那一邊也可以通行，但太危險。」

賀天雄道：「有何危險？」

謝紅梅道：「那五萬亡命之徒的大本營就在那裏？」

沙青峯問道：「難道沒有陸路可以通行？」

謝紅梅道：「絕妙谷乃天險之地，四面絕壁插天，無路可通。」

石少虎說道：「咱們一路緊趕，汗水總算是沒有白流，搶到了八賢王他們前面了。」

謝紅梅道：「也幸虧搶在前面，要是被冷寒星捷足先登，此處必有重兵把守，想要通過此一水道，簡直比登天還難。」

林子俊道：「只怕入口之處定會有人把守。」

謝紅梅道：「那是自然，一入此谷，可謂步步殺機，自此而後，必須見人便殺，方可不被發現，給後來的上官前輩他們建立一條安全的通道。」

言語間，已深入山洞三四十丈，再行數十丈遠，入口處隱隱約約的已經可以看到亮光。

謝紅梅示意大家噤聲。

突聞有人喊道：「什麽人？」

謝紅梅從容不迫的答道：「我，謝紅梅。」

對方打出暗語，謝紅梅對答如流，總算平平安安的划出山洞。

眼前視野大開，只見小河長約百餘丈左右，是從對面的另一座山下流出，左側懸崖畢立，如刀削劍斬，右面則甚空曠，遠遠望去，燈火通明，有一大片建築物。

岸上，果然有守衛，還不少，有五人之多，雷峻拴好繩索，八個人跳上岸來，五名守衛馬上圍上來，其中一人道：「犬養姑娘，這些人是幹什麽的？」

謝紅梅道：「都是魔燈敎的夥伴。」

那守衛又道：「請等一等，進入絕妙谷，必須經仔細盤查——」

話還沒有說完，謝紅梅已猝然出手，僅一招便了帳，丟進水裏去。

賀天雄、沙青峯、雷峻也不含糊，一個找一個，一招斃命，揪起了屁股來扔下水。

石少虎朝有燈光的建築物望望，道：「上野信智想必就住在那裏面了？」

謝紅梅輕聲細氣的道：「嗯，這裏面的房子跟皇宮一樣，一點也不像是一個亡國之君。」

「咱們現在就進去，先擒住上野信智再說。」

「不行，眼前人手不足，最重要的是先保住這一條通道，等少林、武當二派，上官、皇甫二世家的人到齊後再行動。」

忽聞遠處有水聲及人語聲傳來，大家忙不迭的俯下身子，貼着地面，從地平綫望過去，果見小河的上游山洞裏划出來的一條船，上面黑忽忽的坐着好幾個人。

可惜，距離遠了一點，看不清楚是誰，也聽不明白談話的內容。

石少虎、謝紅梅身手敏捷，行動急速，俯身疾進數十丈後，已可見到來人赫然是八賢王、上野晉秀、冷寒星、尚小雲、上野七郎那一夥人。

人已上岸，一個個顯得甚是疲憊，上野杏子對一名守衛說：「這裏可有什麽情況？」

守衛答道：「一切平靜如常！」

「犬養紅梅那個賤人可曾回谷？」

「沒聽說。」

「注意，只要那個賤人一回谷，立即就地格殺。」

「是，通知那邊入口內外的守衛一聲，叫他們也格外留神，本座已調派重兵，稍待這裏會加強戒備！」

「是！小的這就去。」

冷寒星話一說完，便與八賢王等人放步離去。

那個守衛也不敢停留，沿着河岸往前行。

不久，遇上了謝紅梅，守衛嚇了一跳，道：「妳——」

就說了一個「妳」字，便閉上了嘴，被石少虎在他脖子上套上一條粉紅色的絲巾，勒斃之後，投入河中。

八賢王那一夥人已遠去不見，賀天雄、余冠羣、沙青峯、林子俊的動作也不慢，摸黑衝上去，將另一邊的另外四名守衛也一齊幹掉。

至此，整條小河岸邊，絕妙谷的出入孔道，已悉在羣豪掌握之中。

約莫盞茶工夫之後，大悲寺這一邊的河道上有了動靜，繩索被人拉緊，還有人聲水聲，石少虎以爲是自己人，船到眼前，才發覺是十惡婆與上野八郎，不禁爲之一楞。

一楞間，二人已跳上岸來，窮家幫幫主窮神沙青峯第一個堵上去，劈面就道：「十惡婆，妳跑到此地來幹啥，難不成與叛王是一夥的？」

十惡婆兇巴巴的道：「臭叫化子，別想歪了，你家祖奶奶是來找人的。」

黑道總瓢把子鎮八荒賀天雄道：「找那一個？」

十惡婆眼一瞪，道：「反正不是找你，你管不着！」

臥龍莊主鐵掌余冠羣道：「天下人管天下事，妳十惡婆作惡多端，罪與天齊，今天——」

十惡婆打斷他的話，截口說道：「這是絕妙谷，是倭寇上野信智的地盤，老小子可要分清輕重緩急，別自亂陣脚，驚動了絕妙谷的魔鬼，大家都沒有好處。」

話畢，拉着上野八郎就走，瞬間已沒入黑暗中。

強敵當前，大軍未至，羣豪亦不願在此時橫生枝節，故未出來攔截，石少虎對快刀手雷峻說道：「雷總管，我看你乾脆到大悲寺那邊去好了，免得再有不速之客闖進來，等下若是羣豪抵達，可以嘯聲爲號。」

快刀手雷峻諾聲道：「要是有敵人闖關，屬下當盡力封殺，萬一力有未逮，當以三聲狗吠示警。」

駕着來時的那一條小船，順流箭射而下。

雷峻去後片刻，大悲寺那邊便有嘯聲傳來，不一時，駛來一船，武當掌門張百愚，與武當七劍同時到達。

是六劍，冷面俠女寒如冰不在。

石少虎已經發現，道：「小翠，怎麽沒見寒六姐？」

丁小翠嘟呶着嘴，戚然言道：「六姐失踪了。」

「六姐失踪？怎麽會，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小妹也弄不懂，我們在茶棚飲茶，她就莫名其妙的不告而去。」

「事前可有什麽徵兆？」

「羅四哥看見，她好像是跟一個男人走的。」

「一個男人？這——寒六姐不是一向很討厭男人嗎？」

「所以我們大家才百思不解，心急如焚，生怕六姐發生意外。」

張百愚略帶惱怒的道：「好了，別再提如冰的事，禍福由她自去，反正我們已盡到尋找的心力，快請那一位說一下這裏的情形吧。」

石少虎聞言甫將絕妙谷的狀況說了個大概，河道的另一邊又有了動靜，羣豪迅捷奔至一看，只見從山洞之內划出來一條竹筏，上面站着十名兵士，及一位白袍小將，一位姑娘。

姑娘是冷面俠女寒如冰，小將是開碑手莫士成，已登上岸來。

寒如冰一眼就看見了師父，想躲也躲不開，只好硬着頭皮說：「師父，你老人家怎麽也來了？」

張百愚不答反問，指着莫士成道：「他是誰？」

寒如冰本來是和莫士成依偎在一起的，見到師父才分開，羞人答答的說道：「他叫莫士成，人稱開碑手，是徒兒的未婚夫。」

「爲師的怎麽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們是從小由父母作主訂親的！」

「就算眞的是妳未婚夫，也不該不告而別呀。」

「是因爲士成有急事在身，請師父恕罪。」

「他是幹什麽的？」

「在雷將軍麾下爲將。」

石少虎臉一沉，道：「莫朋友，你當眞是在雷老將軍麾下爲將？」

開碑手莫士成大言不慚的道：「當然是眞的。」

「既是老將軍麾下，可知他此刻的行踪？」

「就在末將來的那一邊。」

「老將軍是何時到的？」

「三天前！」

謊話說多了，終於露出馬脚，石少虎雙眉一挑，喝道：「老將軍尚在來此的途中，你是睜眼說瞎話，拿下！」

其實他這話是多餘的，羣豪一聽話鋒不對，早將他的十名手下解決掉。

張百愚亦閃電出手抓人。

然而，莫士成更快，探手扣住了寒如冰的左腕，道：「不要動，誰要是敢輕擧妄動，老子就殺掉這個爛貨！」

寒如冰的心簡直要碎成片片斷斷，絲絲縷縷，自己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原來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騙子，自己把一切一切都給了他，到頭來，在他的眼光中不過是一個「爛貨」而已，還以自己的性命作他的擋箭牌。

她能怪誰？莫士成已經欺騙過她一次，有案可查。

這是第二次，要怪只能怪她自己太無知，太死心眼兒！

一個防備男人像防備偷嘴的貓一樣的女人，結果還是栽在她初戀的男人手裏。

「我和你拚了！」

急怒攻心，萬念俱灰之下，寒如冰拔劍在手，分心猛刺莫士成。

丁小翠哭喊：「六姐！」任何人都來不及救援，寒如冰腦袋開花，那一劍根本沒有刺上莫士成，開碑手最後是被張百愚一掌劈死的。

上游又有竹筏下來，同樣地載着十名兵士，王十甫、賀天雄、沙青峯、余冠羣等人，二話不說，就在水裏將他們料理掉了。



石少虎道：「那邊有五萬亡命之徒，令人殺不勝殺，防不勝防。」

神刀林子俊道：「想個法子，將洞口堵死就好了。」

少林派已到，酒肉頭陀過來說道：「梅丫頭，妳是在絕妙谷裏長大的，可知有沒有閘門一類的設施？」

謝紅梅想一下，道：「好像有。」

大家放步行去，果見石壁之上，有一個大閘門，找到絞盤，合數人之力，始將大閘門緩緩放下。

洞穴之內，聽到有人在喊叫：「喂，你們他媽的怎麽將門放下來了，裏面還有好幾百個人要出來呢，快請莫將軍過來說話。」

羣豪充耳無聞，放的速度更快，竹筏剛露出一個頭來，便被壓入水中。

噗通！噗通！聽到有人跳水，很快便從水裏冒上來兩顆頭。

「他媽的，你們大概是喜歡水葬。」

喝聲中，賀天雄縱身入水，不消兩三下，便眞的令那兩個士兵變成水鬼。

賀天雄沒入水中，在他的親自指揮下，使閘門確實到達水底，任何人皆無法從水底潛出。

這一來，就利用這一道閘門，等於封死了八賢王朱載德與松上國上野信智國君的五萬雄兵。捨此水路，他們根本無路可通。

× × ×

絕妙谷裏，一座皇宮似的大殿內，上野信智擺下盛宴，席開兩桌，正在爲八賢王，上野晉秀洗塵、壓驚。

上野信智貌相不俗，儀表堂堂，身穿王服，坐在主位上，依次是八賢王朱載德，王妃上野晉秀，朱翊釧，朱翊鈕，朱翊鈿，小郡主朱幼婷，上野杏子，上野小雲與上野七郎在下首相陪。

犬養浩之，淺田十郎則與幾名大臣坐在另一桌，謝紅梅的父親犬養義行亦在其中。

八賢王朱載德慨然一歎，道：「眞想不到，一片大好的美景，一夕之間便烟消雲散了，上野君可有何東山再起的雄圖大略？」

松上國君上野信智顯得很是篤定，笑呵呵的道：「王爺敬請大放寬心，在此歇上幾天，待武林二派三大世家，以及姓雷的老匹夫的兵馬傷亡殆盡時，就是咱們起兵發難的大好機會。」

八賢王道：「國君有何破敵妙計？」

上野信智道：「此乃絕妙谷，也是絕命谷，乃天險之地，易守難攻，無異龍潭虎穴，巴不得他們能够攻來，保證叫他們有去無回，全軍覆滅。」

冷寒星說道：「王爺已耳聞目見，杏子調派了五百人，把守河道及大悲寺，誰要是胆敢越雷池一步，管保他吃不了兜着走。」

朱翊釗道：「據聞雷震遠領兵百萬，就怕他將絕妙谷困死，不知道我們的糧食是否充足？」

上野小雲道：「充足得很，父王早有準備，三年兩載吃不完。」

八賢王父子欣然的笑笑，上野晉秀氣忿忿的道：「說來說去，都怪犬養紅梅這個賤人，要不是她將所有的機密大事全部洩了底，咱們此刻說不定已在紫禁城大宴羣臣！」

犬養義行、犬養浩之父子聽在耳中，痛在心中，二人皆食不下嚥，情不自禁的低下了頭。

上野杏子道：「曾交代莫士成，叫他部署妥當後，便來此覆命，怎麽到現在仍不見回音？」

松上國君上野信智略一沉吟，冷冷的說道：「犬養義行，你們父子兩人去看一下吧！」

「是，君上！」

父子二人連聲應是，當即匆匆離去。

來至河邊，一眼就看見了謝紅梅，犬養義行滿腔的怒火終於找到了發洩的對象，破口就罵：「妳這個逆女，我們犬養家的面子全被妳一個丟光了，爲父的今天要是不殺妳，何以對上野國君，何以對八賢王，又何以對犬養家的列祖列宗。」

此刻，皇甫、上官二世家亦到，上官白雲與皇甫長安，本已雙雙縱出，準備出手進招，經他這麽一說，始恍然大悟，硬生生的將招式撤回來。

謝紅梅噗通！一聲，早已雙膝跪下，顫聲說道：「爹，女兒曉得自己做錯了事，請爹爹責罰，但八賢王、松上國君的氣數已盡，務請你老人家別再爲虎作倀，即刻棄暗投明。」

盛怒之下，犬養義行那裏聽得進去，一陣拳打脚踢。

上官白雲忙道：「犬養先生請息怒，紅梅姑娘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奇女子。」

神刀林子俊亦道：「是呀，沒有紅梅姑娘，我們不可能知道這麽多的內幕秘辛，更不可能這麽快就攻進絕妙谷來，論功行賞，令媛應得第一功！」

話是幾句實話，林子俊亦純出一片善意，希望減輕犬養義行的怒氣，殊不料，這一來却更加激怒了他，拳打脚踢不足，乍然拔出一把刀子來挺腕就捅！

酒肉頭陀自在僧賭狀大急，一面伸手攔阻，一面大聲嚷嚷道：「乖乖，這樣會鬧出人命來的，你捨得，老佛爺我可捨不得。」

自在僧拚命攔掌，犬養義行就是不肯賣他的帳，不禁激得和尚心頭火起，擧手一掌劈過去。

犬養浩之喝道：「瘋和尚，這是我們的家務事，你管不着！」

眼見父親涉險，豈能坐視，雙掌齊出，勢如排山倒海。

謝紅梅跪地未起，犬養義行揮刀猛捅，自在僧發掌對準着他，他兒子又從身後攻向自在僧，形成一個相當危急驚險的場面。

驀然，嗖！嗖！兩聲，場外飛進來兩個人，石少虎抱着謝紅梅退出丈許之外，上官白雲出手點了犬養浩之的痲穴。

自在僧畢竟是得道高僧，並未眞的下手殺人，變掌爲指，亦將犬養義行的痲穴點住，父子二人當即僵在原地不動了。

少林、武當二派，上官、皇甫、石氏三大世家俱已到家，威武將軍雷震遠亦已趕至，石少虎不再遲疑，請雷老將軍調派一千精兵進來，把守住小河，將犬養父子

留在原地，立與羣豪朝絕妙谷的腹地皇宮行去。

× × ×

絕妙谷的左側，有一個山洞，不小，呈圓形，高深皆在三十丈以上，地上是一個大水池，水池的左邊，有一座方圓不足一丈的小山，山尖上有一個噴火口，不時噴出火光來，將整個山洞照耀的如同白晝一樣。

水池的右邊，也有一座大小相同的小山，上面有一個噴水口，噴出來的水却奇寒無比。

在水池的正中央，還有一塊圓桌一樣大的地凸出水面，上面長了一棵高不足五尺，枝椏好似鹿角，通體褐色的樹。

這就是「百香水晶果 樹。

大概也只有這種水火同源，冷熱共濟的地方，才會生出這種奇樹異果來。

可惜，樹上的果子已被摘光，一個不剩。

却見一個鬚髮披肩覆面，十分蒼老瘦削，雙腿巳斷的老人，兩隻手上鎖着兩條鐵鍊，被囚禁在水池邊上。

十惡婆甫入洞，剛剛行至長髮老頭的面前。

無名公子（上野八郎）就緊跟在她的身後。

十惡婆瞅了那長髮老人幾眼，道：「你可是那個老而不死的血魔君？」

長髮老人這才睜開眼來，雙目之中充滿了仇恨怨毒，傻乎乎的望着十惡婆，道：「妳是什麽人？怎知老夫名號？」

十惡婆嗲聲嗲氣的道：「你這個老不死的好沒良心，連你的阿香也忘了。」

血魔君瞪大了眼，左看右看還是不認識，道：「妳是阿香水香香？怎麽這樣年輕漂亮？」

縱然是八十歲的老太婆，也不會嫌人家說她漂亮，十惡婆嬌聲一笑，道：「近來生意不錯，養顏有術，倒是你這個老不死的眞的老得不能看了。」

血魔君抖一下手上的鐵鍊，道：「阿香，別儘說廢話，快解開老夫的鐵鍊，找上野信智這一條老狗算帳去。」

鐵鍊比姆指還要粗，十惡婆水香香搖頭道：「小妹子我身上沒帶傢伙，看樣子非要到外面去借一把刀才行。」

血魔君指一下石壁上的兩個大鐵環，道：「這鍊子是掛在那上面的，先解下來，待殺掉上野老狗後再設法解開腕子上面的。」

鍊子的確是掛在鐵環上，是活扣，十惡婆輕而易舉的便取下來。

抖一下長鐵鍊，血魔君收在手中，雖然雙脚巳斷，一縱就是一丈三四，當先衝出山洞去。

三人二前一後，直撲皇宮而去。

算一算距離，羣豪尚在他三人後面一些。

眼看皇宮巳在望，行在一片靑石板地上，四面吊滿燈籠，明如白晝。

冷寒星、尚小雲、小野七郎，突然從大殿之內奔出來，他們姐弟三人，是因爲犬養父子久去不歸，心裏犯嘀咕，出來察看一下，那想到竟與血魔君、十惡婆狹路相逢。

上野小雲橫身一攔，怒叱道：「十惡婆，妳竟敢夜闖絕妙谷，放出血魔君，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前數次被妳僥倖兔脫，今天非要妳血染黃沙不可！」

血魔君「嘩啦啦 的將兩條鐵鍊抖放開來，貼地一掃，驚得上野姐弟三人齊步一跳，怒氣沖天的叫道：「叫那條老狗出來。」

上野杏子道：「對付你這個老殘廢，還用不到父王親自動手，本座就巳經綽有餘力。」

走中宮，踏碎步，招出如雨，冷寒星說幹就幹，跟血魔君幹上了。

十惡婆找上了尚小雲，上野七郎對八郎道：「你是我弟弟，你知道嗎？」

上野八郎道：「放屁，皇甫長安只有一個兒子，我們不可能是兄弟。」

七郎道：「你聽我說，事實上我們都是上野國君之子，跟皇甫世家八桿子也打不着。」

八郎道：「我不信！」

十惡婆道：「對，不要信他的鬼話，殺掉這個臭小子，姐姐今夜陪你在龍榻上幹！」

八郎早巳被十惡婆床上的功夫迷死了，聞言精神大振，眞的跟他嫡嫡親親的哥哥打了個不亦樂乎。

驚動了大殿內飲宴的上野信智、八賢王、上野晉秀等人，一齊蜂擁而出。

也驚動了絕妙谷內的衛隊，一下子湧來百十來人。

可是，羣豪巳及時趕到，人數更多，所有的衛隊，悉被二派三世家的高手圍堵在圈外去。

八賢王父子見到此情此景，皆面如死灰。

上野信智同樣頭皮發炸，心頭一陣泛寒。

冷寒星、尚小雲均撤招後退，立到父親身邊去。

只有忘記自己是誰的傻小子上野八郎，仍在死纏着他的親哥哥不放。

八賢王朱載德惶悚不巳的大聲說道：「上野國君，還不趕快將那五萬雄兵發來救駕？」

石少虎朗聲說道：「很抱歉，那五萬雄兵已被一道鐵閘門封死，又有雷老將軍的數十萬大軍虎視在外，巳經起不了作用，除非俯首自縛，就只有被殺或被捕的一條路可走了。」

突聞血魔君怒吼一聲，道：「上野老狗，你食言背信，騙走了老夫的『血魔五龍爪』，却將我老人家關起來，老子今天要連本帶利一起來討。」

抖臂跳起來兩丈多高，雙鍊舞得虎虎生風，疾取上野信智吃飯的腦袋。

鐵鍊甚長，兩三丈外便可取人性命，聲勢的確嚇人，但也有它要命的缺點，一旦被人抓住，可是天大的痲煩。

許是合該血魔君倒楣，鐵鍊尚未至上野信智頸項間，兩條鍊子便被上野杏子、上野小雲抓住了，二女同聲一喝，用力一甩，通！的一聲，撞上殿前石柱，當場粉身碎骨而亡。

兔死狐悲，十惡婆水香香一見血魔君巳死，氣得她渾身顫打，不要命的撲向上



野信智。

同一時間，石少虎、謝紅梅、王十甫、林子俊、上官白雲、皇甫長安、自在僧、張百愚、皇甫天華、丁小翠等人亦皆投入門圈，跟八賢王、上野晉秀，朱氏兄妹四人，上野杏子、上野小雲、田十郎等人大打出手。

冷寒星、尚小雲一度曾是武林中頂頂尖尖的第一號人物，乃父上野信智的功力更加高不可測，連十惡婆這等不可一世的老魔頭都不是他的對手。

一聲慘叫，震驚全場，羣豪首傳捷報，自在僧斃了田十郎。

又是一聲哀鳴，魔燈教的副教主上野小雲，死在石少虎的「三老神功」下。

接着，張百愚打死朱翊鈿，上官白雲活捉了朱幼婷。

然而，皇甫長安父子却敵不住八賢王，張百愚急忙上前臂助。

丁小翠、上官倩、上官明三個人合起來，還打不過冷寒星，由石少虎一人頂下來。

賀天雄、余冠羣、沙靑峯、雷峻、林子俊合戰朱翊鈕、朱翊釗兄弟，倒是綽有餘力。

王十甫與上野晉秀捉對厮殺，是一場精彩好戲。

上野信智好厲害，一輪快攻下來，終於被他抓住了十惡婆的腦袋，戳下五個血窟窿。

十惡婆歪歪斜斜的向後退，神智渾沌中，視綫模糊中，無巧不巧的碰上了上野八郎。

八郎喊了一聲：「姐姐！」

十惡婆夢囈般地道：「心肝，跟姐姐一起走吧！」

許是天理報應，上野信智殺了十惡婆，水香香却在臨死之前掐住了他兒子上野八郎的脖子，氣絕而亡。

上野七郎痛不欲生，喊了一聲：「弟弟！」

自在僧宣了一聲佛號，道：「小子，捨不得就陪他一塊兒去吧。」

一出手就是壓箱底的絕活兒，一掌將上野七郎震飛，落地處正好在皇甫父子面前，皇甫長安賞了他一記「霹靂拳」，皇甫天華再補上一刀，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

十惡婆一死，上野信智沒了對手，眼見上野晉秀打不過王十甫，趕忙上前相助，結果却是弄巧成拙，被王十甫巧施「移花接木功」，兄妹二人硬碰硬的撞在一起了。

上野杏子的確不含糊，到現在石少虎才取得上風，抽冷子施出了「三老大法」，冷寒星口吐鮮血向後退。

石少虎乘勝追擊，「大力金剛掌」連環出手。

孰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上野信智與妹妹互撞倒退，奇巧正在石少虎的身後，一記「血魔五龍爪」攔頭抓下來。

「虎哥，小心身後！」

一句話出自兩個女人之口，丁小翠飛身撲救，謝紅梅動作更快，一個箭步，便搶到上野信智與石少虎的中間去。

上野信智一見不由大怒，咬牙切齒的叫道：「賤人，該死的賤人，妳早就該死了！」

五根鐵箸似的手指，箍住了謝紅梅的頭，插入骨中，大家都聽到了「卡巴！卡巴！」骨頭碎裂的聲音。

「住手！」自在僧動作飛快迅疾，一記「黑虎偷心」，已經擊中上野信智的後心。

「納命來！」石少虎丢下上野杏子，猛地一個急轉身，揚掌同撲，印上上野信智的胸膛。

慘嗥之聲再起，上野晉秀口血狂噴，卒被王十甫活活打死！

沙靑峯、余冠羣、賀天雄、大信和尚，被冷寒星折磨的悽慘落魄，恨她入骨入髓，四個人一齊上，拳打脚踢，刀劈劍斬，直將萬聖教這位叱咤風雲的副教主，剁成肉泥，踩成血漿，粉身碎骨，方始意猶未盡的歇下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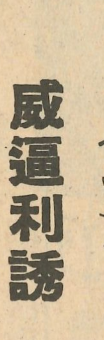
八賢王朱載德算是最命長的一個，最後還是被張百愚、上官白雲聯手送上西天去。

龍頭死絕，大勢巳去，朱翊鈕、朱翊釗兄弟俯首就擒，外圍的嘍囉衛隊，文武大臣，亦皆舉手投降。

可是，儘管石少虎捨命以救，打死了上野信智，還是沒能力挽回謝紅梅的命，終於死在他的懷中。

——全書完——




司馬洛最不喜歡見到的其中一個人就是薛利。

薛利這個人是一個小白臉型的人物，雖然有些人是眞人與外表不同的，但薛利的外表則是與他的眞正爲人一樣，也是一個小白臉，喜歡花女人的錢。而且不擇手段，不講道義，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出。

他甚至不願聽到薛利的聲音，尤其是薛利的聲音大清早就來了。司馬洛晚間睡得很遲，電話鈴聲在清早响起來，是份外刺耳的。

薛利說：「司馬洛先生，你可以到我家來一趟嗎？」

「來幹什麼？」司馬洛問：「又要我打你一頓嗎？」

司馬洛是曾經把薛利揍過一頓的，有一次薛利勾引了司馬洛一位朋友的妹妹，事後竟然拍下了照片，司馬洛去把照片和底片都拿同來了。薛利是一個人中之狗。

「我們是朋友呀！」薛利說：「我想你帮我一個忙！」

「我帮你的忙？」司馬洛說：「你出得起我的價錢嗎？」

「司馬洛先生，」薛利要哭似的說，「我知道你這個人不是講錢，而是講交情的。」

他這話則是含有若干威脅成份在內的了。因爲以前他算是帮過司馬洛一個忙，司馬洛要找尋一個躲了起來的薛利這一類人，而這個人是薛利才有把握找到的。雖然那一次，司馬洛也有付錢給他。

「媽的！」司馬洛說：「你要我帮你什麼忙？」

「金小姐在我的床上，」薛利說，「爛醉了，弄她不走。」

「是那一個金小姐？」

「金顯來的女兒金素喜。」薛利說。

「老天！」司馬洛說：「你這隻小老鼠，想去咬恐龍一口？」

「不……不是這樣的，」薛利說：「你不明白……」

「這不要緊，」司馬洛說：「這個忙我是可以帮你。你想我通知金顯來還是通知金素喜的丈夫葛家輝呢？他們兩個人都可以把你剝皮拆骨、製成餵狗的罐頭！」

「千萬不要，」薛利說：「不是這樣的！我——你聽我講，我就是不想他們知道。」

「你不想人家知道，你就不要做！」司馬洛說。

「司馬洛先生，」薛利說：「你不替我想一想，也替金小姐想一想吧。假如這件事鬧起來，對她也是沒的好處的。」

「唔，」司馬洛說：「那你想我怎樣做呢？」

「你送她同家！」薛利說。

「眞好笑，」司馬洛說，「你攪完了，讓我來負責？」

「不是這樣的，」薛利焦急地說，「你來看看就知道了，在電話裏很難講得清楚！」

「好吧！」司馬洛嘆口氣放下聽筒。

× × ×

金素喜年紀大概二十五歲上下，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即使在睡着了之後，沒有什麼機會做儀態表情，仍然是很美麗。司馬洛站在薛利的睡房裏看着躺在床上的金素喜。

薛利果然是沒有說謊的，他沒有跟金素喜睡過。

因爲，金素喜身上的睡裝仍然是相當整齊。

不錯，在床上躺過，當然是不會像出街時那麼齊整的，現在亦是有點亂，但這種亂並不是把衣服脫過下來再穿上的那種亂！一個女人，醉到現在都不醒過來的話，她自己就是完全一動也不能動了。別人替她把衣服脫下了再穿同的話，是穿不到



這個樣子的。

事實上薛利本人也是還沒有脫下衣服。他還是穿看一身米色的西服，只是領帶已經解鬆了，而看他這一身衣服的皺的程度及神情，他似乎是通宵未睡過的，薛利說：「我也是剛剛同家，就發現她睡在我的床上，我是跟朋友玩撲克！」

「那你的朋友不是可以證明了嗎？」司馬洛說。

「可以是可以，」薛利說：「但是，誰會給我機會證明呢？他們會在找她，假如知道她在我這裏，他們會跟我講道理嗎？我不能夠吃這眼前虧，而且，我也實在是寃枉的呀！」

「但是，」司馬洛說：「金素喜又怎能自己進你家呢？」

「她有我家的門匙。」薛利說。

「呀！」司馬洛說道：「你還是攪了她！」

「不，不是這樣的！」薛利苦惱地揮着手，「你得聽我說，我是不敢碰她的。正如你所說的，我不敢咬這樣大口。她是跟我一位女朋友相熟，我這位女朋友有我家的門匙，我有時晚上不同家，她們就借我的家來睡。她一定拿了門匙跑到我家來了。」

「她跟你的女朋友在你的家裏睡？」司馬洛說：「爲什麼？」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薛利說：「她的私事我不想多提。總之我沒有碰過她，我亦不想碰她。你帮帮我，把她送同家去就沒事了！」

「唔，」司馬洛說：「她家裏果然是有點問題的，很好，我替你把她送同家去吧！」

「多謝！」薛利如釋重負地。

「手續費一千元！」司馬洛對他伸出手掌說。

「你在開玩笑！」薛利苦着臉說。

「我不是開玩笑，」司馬洛說：「你自己也是什麼都講錢的，現在通貨膨脹，情形嚴重，再過幾分鐘，價錢可能要脹一倍了！」

「一千元！我還是輸了錢同來！」薛利說。

「你是贏了錢同來！」司馬洛說。

「你怎麼知道？」薛利問。

「你的錢包放在那裏，」司馬洛說道：「看上去很肥，難道裏面塞的是些報紙嗎？」

「唉，你這個人——」

「這價錢祇維持一分鐘，」司馬洛說：「一分鐘之後就要開始脹了！」他擧起腕錶來看看。

「好吧！好吧！」薛利祇好把錢包拿過來打開，裏面果然是滿滿地塞着鈔票的，他取出一千元給司馬洛。

「多謝，」司馬洛微笑，接過了，塞進袋裏，走到金素喜的身邊，皺皺鼻子：「呃，她昨夜一定是把一整瓶酒也喝光了！」因爲她噴出來的酒氣眞濃。

「假如我是她的好朋友，」薛利說：「我就會勸她別喝那多了，她是心裏不舒服所以把那些酒喝下去，但是酒幫不了她的心，很快，她的胃也會穿洞，心還是碎的。我有過這經驗，我最清楚！」

「爲什麼不叫你的女朋友勸勸她呢？」司馬洛問：「她們不是好朋友嗎？」

薛利聳聳肩：「我猜講也是沒有用的，這裏面有一個問題存在，假如問題不解决，還是要繼續灌黃湯！」

「我猜你是說得對的，」司馬洛說：「這世界上，太多人有問題了！」

他把金素喜抱了起來，搭在肩上。這也就是他最後一次看見薛利，但他當時當然是不知道的。

× × ×

金素喜的父親金顯來有一間很大的屋子，而屋子周圍又有很大的園地。那片地皮大概有四座足球塲那麼大吧，而其中有美麗的園林。有些人在外面看，全以爲住在這樣一個地方一定會快活得有如住在仙境裏，實則並不是如此。住在這裏的人，也有他們自己的煩惱，否則金素喜也不會唱得大醉，睡在別人家裏了。

司馬洛的車子一直駛到屋子的門口，金顯來已經在屋前的露台上等着了，與他在一起的是兩個年輕的男女，這雙男女像是一雙夫婦或者情侶，但這是因爲他們的年紀差不多吧了。實在那個年輕的女人是金顯來的妻子，是繼室，而那個年輕男人就是金顯來的女婿葛家輝。

金顯來是一個高大而健壯的人，雖然年紀已經不輕，但是很壯健，通常做大生意的人都是如此的，尤其是白手興家的，假如不是有過人的精力，就不能創下事業，還能夠保持。

葛家輝亦是很高大而強壯，一副運動家身裁，沒有入懷疑他不是精力充沛，但是頭腦是否很精明，却是有疑問。

金顯來的繼室則是年輕美麗而成熟，司馬洛記得她是叫菲菲。沒有人知道菲菲的來源，但司馬洛看得出她的成熟正是因爲她有機會接觸過許多人情世故，也許經歷過風塵。

三個人的反應都不相同。葛家輝大吼道：「你！你把我的太太弄到什麼地方去了？」

金顯來說：「司馬洛，你把她送同來了，我很意外！」

菲菲則是一手扯着葛家輝，因爲葛家輝看來像要衝過來動手揮拳似的。她說：「你不要蠻來，難道你還蠻得不夠嗎？」

她隨即首先衝上前來，拉開車門，抱着金素喜，關心地說：「素喜，你——她沒有什麼吧？」

「她沒什麼，」司馬洛說：「她祇是喝了應該分開一個星期喝那麼多的酒！」

「你！」葛家輝又吼道：「你灌她喝酒！」

「沒有人灌她，」司馬洛說：「你也知道她不是被捉去的，我不知道你們之間有什麼問題，但假如你不把問題解決的話，這種事情還是會再發生的，你也不能怪人家！」

菲菲對他說道：「你還不把她抱上樓去？」

金顯來也吼道：「你沒有聽見嗎？」

葛家輝恨恨地瞪了司馬洛一眼，就把金素喜抱了出來。他是那麼強壯，抱起一個嬌小的金素喜，可以說是輕而易擧的，他就把她抱上樓去了。

「司馬洛，」金顯來說：「你進來，我有話跟你講！」

「我不是爲你工作的，」司馬洛說：「不要命令我。我已把你的女兒送回來了，我也要走了！」

「你欠我一個解釋！」金顯來吼道。

菲菲說：「司馬洛先生，我們想多謝你，請你進來喝點東西可以嗎？」

「唔，」司馬洛說：「你們這裏，總算有一個懂得禮貌的人！」他微笑着走進屋中。

「你吃過了早餐沒有？」菲菲問。

「我昨夜很晚才睡覺，」司馬洛說：「沒有什麼胃口。假如不太麻煩的話，請給我一杯咖啡好了！」

「啡咖現成的有，」菲菲說：「我們正在喝啡咖。我們都正在担心素喜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以你們這樣的打扮，」司馬洛在那舒服的大沙發上坐下來，說：「我還以爲你們是正在飲酒！」

因爲他們夫妻及女婿三個人都還是穿着晚禮服，而此時是清晨。

菲菲在司馬洛的面前放一杯咖啡，說：「我們昨天晚上有一個酒會，鬧了一個通宵，客人走了之後不見了素喜，我們正在爲她担心！」

「她也不是小孩子了，」司馬洛說：「担心什麼呢？她有權到她喜歡去的地方，也知道什麼地方是她不應該去的！」

「也許，」菲菲說道：「她認爲她應該到你那裏去，但是，到底是一個有丈夫的——」

「這個我不担心，」金顯來說：「司馬洛不會佔她的便宜，司馬洛不是這樣一個人！」

「多謝，」司馬洛說：「以我們的交情來說，你太信任我了！」

因爲司馬洛與金顯來不過是在高級俱樂部中的牌局上結識的，他們一起賭過幾注的撲克，如此而已。

「我有聽到關於你的事情，」金顯來說：「我知道什麼話是可以信，什麼是不可以信的。現在，司馬洛告訴我，她到過什麼地方去了？」

「她沒有做過什麼！」司馬洛說：「她是醉了，我找到她，把她送回來吧。」

「在什麼地方找到她？」金顯來問：「跟誰一起？」

「總之她是回來了！」司馬洛說。

「但我必須知道！」金顯來說。

「假如你想心裏舒服的話，」司馬洛說：「我可以告訴你，收留她的人，我已經替你教訓過了！」

「你聽我說，」金顯來道：「她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你要多少錢，你開口好了，替我查一查是誰在攪她！」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不想做你的生意，金先生，不過我可以免費贈你一句，原因不是在外面，是在這裏！」

「這裏？」金顯來四面望了一眼，「誰？」

「你是其中之一，」司馬洛說：「你在你的公司裏也許可以大聲喝令，但在這裏，有些人是應該留些餘地，不能不顧人家的面子的。即使是我，我也是不喜歡你的態度，因爲我不需要你的錢！我不想做你的生意！」

「我大聲喝令？」金顯來說：「喝令誰？」

「我不知道太多，」司馬洛說：「不過我剛才就看見你指揮你的女婿！」

「你的確是這樣，」菲菲對金顯來說道：「即使是在公司裏，你也是這樣對他的！」

「因爲他要靠我！」金顯來說：「他不過是一個窮小子，我把女兒嫁他，我給他一份高薪的工作！」

司馬洛要制止他已經太遲了，司馬洛看見金顯來的女婿葛家輝在樓上的樓梯口剛剛現身，又退回去了，金顯來則是背朝着樓梯，所以沒有看到。

司馬洛說：「你用不着告訴一個外人這些事情！」

「司馬洛的話是很有道理的！」菲菲說。

「我是一家之主！」金顯來說：「我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司馬洛聳聳肩站起來：「我猜我也該走了。」

「你一定不肯替我做這件事情嗎？」金顯來皺了眉頭看着司馬洛，顯得很不高興。

「我已經替你做了，」司馬洛說：「我不是已經對你指出了，情形是很簡單的嗎？問題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這裏面！」

「好，」金顯來說：「你不做，我自已也會做的，我可以找別人去做。」

「也許你用不着找什麼人，」司馬洛說：「也許你跟你的女兒談談更好」。

「她什麼也不肯告訴我的。」金顯來說。

司馬洛聳聳肩，不願意與這個冥頑不靈的老人談下去。他正要走向門口的時候，另一個美麗的女人在樓上出現了。她也是穿着晚服，而頭髮畧爲顯得亂了。她說：「司馬洛，等我一等好嗎？」

司馬洛呆呆地看了她好一會：「怎麼，你也在這裏？」

「我昨天晚上在這裏喝了太多，在客房裏睡着。」她說着，一面走下樓，「你既然要走，就送我一程如何？」

「很好！」司馬洛說。

金顯來說：「我猜，也用不着我來介紹了。」

「我們是老相識，」那女郎說：「假如你有什麼事情要他做的話，只要通知我！他是聽我講的！」

金顯來顯然不相信她的話，否則也許會叫她來企圖說服司馬洛了。

她挽着司馬洛的手臂。與他一起出去。這個女郎叫宋玲玲，司馬洛在兩年前曾經有過一段時期與她很親熱，她喜歡在上流社會的圈子中混，後來她結識了一個富豪的公子，便與司馬洛分了手，她說她希望結婚，嫁入豪門，但是後來司馬洛對這頭親事並無所聞，對她這個人的下落亦無所聞。今日，又意外相逢了，世間事眞是何其巧合。

司馬洛開動了車子，說：「我還以爲你已經嫁人了！」

「事情的發展不如理想，」宋玲玲說



，「我一生都是這樣的了，我計劃的事情，結果總是不如我的理想！」

「也許，」司馬洛說：「你訂的標準是太高一點了！」

「也許是太低，」宋玲玲說：「假如我心頭高一點，決定跟着你，那麼也許我現在還是跟着你的！」

「這算是很高的標準！」司馬洛說：「多謝你，這似乎還是第一次有人對我這樣說的！」

「這是眞心話。」宋玲玲說。

「唔，」司馬洛說：「我走這一趟，也總算不是沒有收獲，我找到了你！」

「你眞的沒有碰過金素喜嗎？」宋玲玲問。

「不要這樣對我講話，」司馬洛說：「難道你連我都不信任嗎？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爲人是怎樣的！」

「也許你是講得對的，」宋玲玲說：「你的爲人的確不是那樣的，那件事你也講得很對，其實錯是錯在金顯來的身上。他做人不能夠這樣蠻，不管他的女婿是有本領抑或沒有本領，他都不應該老是提醒人家是正在倚靠他。」

司馬洛嘆一口氣：「這個世界上，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別人家裏的事情，也很難管得了那許多了，告訴我，你現在有要好的男朋友嗎？」

「假如有——」宋玲玲說：「那我在金顯來家裏幹什麼？」

「講起來，你在金顯來家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他家開派對，我來找尋刺激。」宋玲玲說。

「找到了沒有？」司馬洛問。

「看我的樣子，像找到了沒有呢？」宋玲玲說。

「以你這樣一個女人，」司馬洛說：「你似乎應該是很難擺脫男人的糾纏的，你會找不到男人？」

「隨便找一個，那當然是可以找到啦，」她說：「可惜我的要求又是比較嚴格的！」

「你現在又嚴格起來，」司馬洛說：「我應該送你到什麼地方去才算是合標準的呢？」

「我到你家去洗一個澡可以嗎？」她問。

「哦？你目前沒有地方住嗎？」司馬洛問。

「我不喜歡回到祇有我一個人的地方，」她說：「你知道，寂寞是比窮還痛苦的嗎？」

「這兩種痛苦是難兄難弟！」司馬洛說：「又窮又寂寞，那才是最痛苦的！」

二小時之後，司馬洛坐在床上，吸着香烟，看着蜷伏在他身邊的宋玲玲。她洗過了澡，還沒有機會穿上衣服，現在看來像又需要再洗一個澡了，因爲她出了很多汗。但她還是選擇先睡一覺，她昨夜睡得不夠，而經過了一番狂歡之後，她已經疲倦了，她好像一隻滿足的小貓似地睡着，司馬洛奇怪，爲什麼有的人不必天天做幾次運動，又不必戒夜生活也能夠保持青春，她就是這樣的，好像才是昨天分手，她的身子並沒有變。

人的離合眞的是很古怪的，他幾乎已經忘記了宋玲玲，但是現在，忽然之間又遇上了。而他們仍然像以前那樣親密——也許仍然會像以前那樣分開？

不過，這樣的分分合合，相信不會有很多次，因爲女人的青春是保持得不長久的，下一次再見她，可能她已不美麗，變成人老珠黃了。男人則是反而比較難墮入這樣一個英雄遲暮的陷阱。

司馬洛自己亦是有些倦意，正打算吸完了這根香烟就睡一陣的時候，床頭的電話却刺耳地响起來。他抓起聽筒，那邊一把尖銳的聲音說：「司馬洛，你得來救救我！」

這把聲音是受到了極度的恐懼情緒影响而變成那麼尖的，司馬洛也要兩秒鐘之後才認出是薛利。

他說：「薛利，怎麼了？又有什麼女人躺在你的床上？」

今天早上，就是薛利求司馬洛把金素喜從他家運回金家去的。

「不是，」薛利說：「假如是你拿了那件東西……你叫金顯來的人放過我好嗎？他們要殺我！」

「別胡說八道吧！」司馬洛說：「金顯來不會叫人殺你，他自己有錢有地位，殺死你這樣一個人？事情鬧大了的話，對他自己並沒有好處。」

「你不明白！」薛利說：「假如不是我逃得快，我就已經死掉了！」

「究竟你說我拿走了一件什麼東西？」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薛利說：「他們一定是瘋了！呀——」

這一聲大叫使司馬洛汗毛直豎，連忙問道：「薛利，薛利！你怎麼了？」

沒有人應，那邊似乎有許多風聲，後來，幾秒鐘之後，電話就「格」的一聲截斷了。

司馬洛以微微發抖的手指再撥了一個號碼，撥到薛利的家，幸而他特別好的記憶力，許多電話號碼，雖然不是常用的，他亦用不着翻查電話簿就可以記得，但是這仍是沒有用，薛利的家並沒有人接聽電話。

電話响了許久，司馬洛相信是不會有人接了，便掛斷了，再打一次，這一次他是打到警局去。

他找的是顧探長，顧探長說：「哦，司馬洛，是你！現在還是早上，一天剛剛開始，心情又給你破壞了！」

「我並不是每一次都是給你帶來麻煩的！」司馬洛說。

「好！那就最好了！」顧探長說：「這一次，你又是要告訴我一個什麼好消息呢？」

「呃——是有一些麻煩——」司馬洛說。

「看，」顧探長說道：「我可沒有猜錯。」

「總之，」司馬洛說：「我認識一個叫薛利的人，他剛剛打電話向我求救，還沒有講清楚，電話就已經掛斷了。我覆電話到他的家裏，又沒有人接，你可以派人到他家裏去看看嗎？也許他是有了一些麻煩！」

「好吧，」顧探長說：「地址呢？」

司馬洛把地址告訴了顧探長，顧探長就收了綫，這是一個最快捷的方法，顧探長可以通知就近的巡邏車去看看，比司馬洛自己去還快。

宋玲玲說：「薛利怎麽了？他有了麻煩嗎？」

司馬洛低頭看看她：「我還以爲你睡着了！」

「第一個電話响我已經醒了。」宋玲玲說。

「你也認識薛利嗎？」司馬洛問。

「是的，」宋玲玲說，「不過我們不算是朋友，這個人專找機會認識女人——那種可以讓他佔到金錢上的便宜的女人，我是不會喜歡這種男人的！」

「你說得對極了。」司馬洛說。

「他有些什麽麻煩呢？」宋玲玲問。

「也許是與金顯來有關的。」司馬洛說着又撥了一個電話，這一次他的電話是打到金顯來的家。

接電話的是菲菲，金顯來的繼室。她說：「喂！你是司馬洛先生，我認得你的聲音。有什麽事呢？」

「讓我跟金先生談談好不好？」司馬洛說。

「他睡了，」菲菲說，「你有什麽事情，可以跟我講的嗎？」

「也許跟你講會容易一些。」司馬洛說：「我有一位朋友，似乎你的金先生派人去找他的麻煩！」

「他是不會這樣——但爲了什麽事呢？」菲菲說。

「爲了今天早上你們的女兒的事情。」司馬洛說。

「這個不可能，」菲菲說：「他不會這樣做的，而且他也沒有時間這樣做，你走之後他就上床睡了，他連電話也沒有打過一個。」

「你的女婿葛家輝呢？」司馬洛問：「他會這樣嗎？」

「你是指派人去打人嗎？」菲菲問。

「照我的朋友所講是的。」司馬洛說道。

「他也不會叫人去打人，」菲菲說：「我不是說他脾氣好，但是，假如要打，他會自己去，但是他又沒有出過去，他現在還在家。」

「那麽也許是一場誤會了。」司馬洛說：「對不起騷擾了你。」

他放下了電話，宋玲玲是在旁都聽着的，她說：「菲菲講得對，金顯來有錢，咀巴也呱呱叫，但是他不喜歡與黑社會之人來往，派人去打人的事他也是不會去做的，至於葛家輝，他沒有錢請人，要打就祇有自己去打。」

「這是薛利講的吧了。」司馬洛說。

「薛利這個人，」宋玲玲說：「假如有人打他，他應該不容易肯定是誰派來的，要打他的人，隨時都可以數出一打。」

電話又响起來了，這一次却是探長打回來的，探長說道：「你的朋友薛利不在家，你可以告訴我，他現在是在什麽地方嗎？」

「我不知道他在什麽地方，」司馬洛說：「我已經爲他盡了力，也就算了！」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躺了下來，說道：「我還是睡一覺吧，別去管人家的事情了。」

他很快就睡着了，後來却給宋玲玲弄醒。

宋玲玲起床，動手穿衣服。

「你要到什麽地方去？」司馬洛問。

「我要走了。」宋玲玲說。

「我還以爲你不想回到沒有別人的家裏！」司馬洛說。

「我不是回家，」宋玲玲說：「我有一個約會。」

「約了誰呢？」司馬洛問。

「約了一個男人。」宋玲玲說着，把拉鍊拉好。

「又是有錢的男人？」司馬洛問。

「你吃醋什麽呢？」宋玲玲說：「就是我去會男人，你也是先得到了最好的了！」她在他的臉上一吻：「再見，我會再找你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從床上爬起來，她走了，司馬洛進入浴室，坐在浴缸裏，放一缸暖水浸着身子，閉上了眼睛，後來，他覺得又有人進入屋中來，便提高聲音叫道：「你忘記了什麽嗎？」

「我是在奇怪你會不會忘記了什麽！」回答他的乃是一把男人的聲音，跟着，一個面目猙獰的男人踏進來了，手中一把槍指着司馬洛。

司馬洛愕在那裏了，他此時是在浴缸中，沒有什麽空位可以讓他施展身手抵抗的，而且他手邊也沒有什麽武器。由於來者不善，他考慮向那人的眼睛潑水，然後跳出去襲擊，然而這未必是聰明之舉，還要看清楚對手是如何的，假如是一個高手，這辦法就行不通，而他自己也是徒然早些進入枉死城吧了。

那人也顯然是一個高手，因爲他把身子挪側一些，讓司馬洛看到身後還有另外二個人，也是拿着槍的，司馬洛即使能夠制服這一個，亦不能夠解決後面那個後備的。

「怎麽樣？」門口那人挨在門邊說：「我猜你不會笨到跳出來抵抗吧？」那人伸出一隻手。

「不會，」司馬洛說：「不過你可以告訴我，你們究竟想要什麽嗎？我是願意合作的，但是你也得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麽回事。」

那人伸出來的手掌是向天的，這手上的手指動動着，表示他是要得到一些東西，他說：「拿來吧。」

「拿什麽來？」司馬洛問。

「你知道我講的是什麽。」那人說。

「給一些貼士好嗎？」司馬洛說：「電視台的問答遊戲也是有提示的！」

「他在詐癲扮傻！」那人冷笑着對他的同伴說：「搜！」

司馬洛看見外面那人動手在屋中搜索起來。

「你！」門口的人看見司馬洛一動，就馬上一擺手中的槍而喝道：「坐在那裏不要動！」

司馬洛祇好不動了。

外面那個人搜得很粗魯，自己住的地方給人這樣翻，自然是很心痛的，但是司馬洛又不敢發作，他越看得這人久就越不敢妄助，因爲這人的姿勢太熟練，顯然是大行家。



外面那人說：「找不到，我看我得把床褥和傢伙都割裂！」

「不必了，」挨在門口那人說道：「看樣子，司馬洛先生是料不到有我們這樣的貴客光臨的，因此，他應該是不會收得很密，隨手放下就算，不然就是不在這裏了！」

「或者是有一個專門收藏重要東西的地方？」外面那人說。

「這個，却是要問司馬洛先生才知道了。」站在門口那人說：「你進來吧！」

司馬洛心裏暗叫不妙，因爲他知道浴缸實在是一個對他非常不利的地方。他說：「假如你們說清楚要的是什麽東西，也許我就馬上拿出來給你們，不必那樣麻煩了。」

外面那人也踏進浴室中來了。他說道：「就是你從金素喜身上拿走的那一件東西！」

「什麽東西？」司馬洛問。

「問他！」門口那人一揮手槍。

他的同伴走過來，司馬洛發覺，這兩個人眞不容易對付，走過來的這個人，顯然是先把槍在外面放下了的，這樣，司馬洛就連一綫希望亦失去了，他是歡迎此人拿着槍過來的，因爲這樣他會有機會把槍奪過來，而門口那人怕射中自己的同伴，想開槍也不容易，司馬洛則是不怕射中他們任何一個的，只是此人手上無槍，司馬洛不能利用他的槍，就是把他制服了亦是無用。

那人過來，把司馬洛的兩手一執執住，拉高，迅速把司馬洛的毛巾褸的帶子拉了過來，而把司馬洛的兩手在手腕處縛住，使司馬洛兩手都不能動。

「怎麽樣？」那人問：「這是你的最後一個機會，你收藏重要東西的地方何在？一個暗格之類？」

「這裏沒有。」司馬洛說。

「那麽，」那人說，「東西到什麽地方去了？」

「什麽東西？」司馬洛問。

那人憤怒地吼叫一聲，移步到浴缸的另一頭，執住司馬洛的雙脚，一抽抽高。司馬洛的雙脚一高，身子便沉了下去，頭臉都沉進了水底，而他的雙手被腰帶縛住了，又無法扳扶而爬起身來。

跟着，那人還把司馬洛的雙脚一扭，司馬洛便變成伏在浴缸中，面部向下，這樣，即使浴缸中的水很淺，他的口鼻也還是要被浴水所封。

他極力忍着，忍到肺部都要爆炸了，不能不吸氣，一吸氣，就祇是把水吸了進去。

跟着，那人揪住他的頭髮，把他的頭提高了水面。司馬洛一面咳嗽着一面深呼吸着，他知道這兩個人起碼暫時是不會讓他淹死的，不過，這已够辛苦了。

「怎麽樣？」那人的聲音在耳邊問，「東西呢？」

「你講清楚些，我才能回答呀！」司馬洛說。

那人馬上又把司馬洛的頭髮放了，司馬洛的頭便又「啦嘩」一聲跌進水中。

他唯一可以借力的是雙脚，那人却又把他的雙脚執住了。

司馬洛又是再度無法呼吸，而他也知道掙扎也是沒有用的，這個苦他是受定的，不過，痛苦的自然反應又使他不能不掙扎，而他的掙扎又漸漸軟下來了。

他又給揪了起來，那些人不願意他死去，所以在他的掙扎軟弱下來的時候就把他拉起來。

「怎麽樣？」其中一把聲音又問，司馬洛已經分不出這究竟是那一個的聲音。

而司馬洛在神智及思考力未曾消失之前，連忙要出最後一招，因爲他知道薛利是已經死掉了，假如他們問出他實在不知道什麽，而他們是找錯了人的時候，他們亦會把他殺掉的。

於是司馬洛說：「我不能够免費拿出來的含。」

「你在開玩笑！」那人說：「現在還是你討價還價的時候嗎？」

「讓他休息一下再談吧。」另一人說：「這樣他才能够充份欣賞那滋味的！」

「他始終是要講出來的，」第一人說：「多談幾次，你就要屈服了，何必自討苦吃呢？」

「但東西不在這裏，」司馬洛說：「我已經交給一位朋友收起來了。」

「誰？」那人問。

「我告訴你也沒有用，」司馬洛說：「這個人你不容易碰，他是當警探的，假如他知道我死了，他就會提高警惕，你們更不會拿到了。」

「你告訴我們他是誰，讓我來決定能不能碰他吧。」

「朋友，」司馬洛說：「何必這樣呢？有錢可以大家一齊賺，免傷和氣，東西到底是我先拿到的呀！」

「媽的，按他下去，他在說謊！東西是藏在這裏！」

「我看他也許不是說謊，薛利也說他這個人是不容易對付的！」

「是薛利叫你們來找我的？」司馬洛問。

「他說東西是交給了你。」

「眞多謝薛利這位好朋友。」司馬洛說。

「我們不能和他合作。」一把聲音叫道。

司馬洛的頭又給按下了水底，這一次久久都不上來，他相信他要死了，眼前是一片紫黑色，肺部和鼻孔都要爆炸似的。

後來，司馬洛忽然發覺執住他的脚的手早已放鬆了，於是他用最後一點力氣翻轉過來，把臉仰出水面，深呼吸着。

他們又給他一個休息的機會，但是什麽時候又再來呢？接着司馬洛給拖出了浴缸，有人搖着他說：「司馬洛，你怎麽了？」這是另一把熟悉的聲音。

司馬洛張開眼睛，看見這個來人原來是探長。

「我……」他咳嗽起來。

有人把他放到了床上，用毛巾替他抹乾臉上的水。

司馬洛看見除了探長之外，還有兩個人。是兩這個人把他抱到床上去的。

這兩個人顯然是探員。

「我看爲他叫部救傷車來好些！」其中一個探員說。

「不，不要！不要。」他最不喜歡進醫院，而是否需要進醫院，他自己也是知道的。

「給我一些熱水行了。」

一杯熱水替他斟來了，司馬洛喝了下去，舒服得多了。

探長又問道：「你在那浴缸裏幹什麼呢？」

「我在那面玩遊戲。」司馬洛說。

「別跟我開玩笑。」探長怒吼道。

「那只是因爲你對我問了一個開玩笑的問題！」司馬洛說道：「怎麼你會出現的。」

「我們來到，看見你就是這樣的了。」探長說：「你連大門都沒有關！」

「有人叫你來的嗎？」司馬洛問。

「我來是有些事情要問你，」探長問：「你的朋友薛利已經找到了，找到的是他的屍體，從海裏撈上來的。他已經死了，給狠狠打過一頓。」

「這不是意外，」司馬洛嘆一口氣，「他顯然不是在家裏打電話向我求救的，因此你們到他家裏找他也找不到了。」

「看來假如我不是來得及時，你也會沒命了，」探長說道：「有人捉住你，把你按進水中的。」

「是的，」司馬洛說：「但是這些人，你却沒有碰見他們嗎？」

「沒有，」探長說：「我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一件事，沒有注意，亦看不見有人！」

「這眞可惜，」司馬洛說。「我猜你的車子又是响着警號來的，是嗎？」

「當然了，」探長說：「這樣別的車子避開，可以快一些。」

「你爲什麼不打個電話來呢？」司馬洛問：「打個電話來不是更快嗎？」

「打電話來你可以胡說八道一番把我要掉！」探長說：「我親自來呢，假如你不合作，我就可以把你帶回去問話！」

「你把他們嚇走了？」司馬洛說。

「我把——」探長憤怒地叫道：「你總是沒有覺得我是救了你一命嗎？假如我打電話來，沒有人接聽，我就不會來，假如我的車子不响警號，我來得遲一些，你可能已經被淹死了。」

「多謝你救了我一命，」司馬洛說。但他還是覺得是他自己救了自己，那兩個人雖然明顯地是聽到警車正在趕來便匆匆離去的，但是他們仍有機會把司馬洛殺掉了才走。

他們之所以沒有如此做，乃是因爲司馬洛使他們相信了那件「東西」，是在他的「朋友」的手上，假如殺掉了司馬洛，那件東西就拿不回來了。

「口頭講是沒有用的，」探長說：「你得用行動來表示感激！」

「例如怎樣呢？」司馬洛問，「呀！請你替我把抽屜裏的支票簿拿來吧。」

「別跟我開這種玩笑了！」探長吼叫道。

「那麼，」司馬洛說：「你要什麼，你自己講吧。」

「眞相！」探長說：「這件事情一定有很重要的內幕，我要你告訴我，不要瞞着我，不要像以前那樣！」

「其實我也沒有很多資料可以對你提供的。」司馬洛嘆息地道。

「你每一次都是這樣講的。」探長說道。

「事情就是有兩個人乘着我正在洗澡的時候闖進來把我制服了，」司馬洛說：「要我交出一件東西。」

「什麼東西？」探長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

「不知道這是你，對他們講的話，」探長說：「別用來對我講，雖然我不會像他們那樣把你浸進水缸裏來逼你，但是我可以把你帶回去問話的。」

「這話你也對我講過很多次了，」司馬洛說：「但是我又沒有犯什麼事，你帶我回去幹什麼呢？」

「協助調查薛利的死亡，」探長說。

「好，那你帶我回去吧。」司馬洛說：「請把衣服遞給我，要那條紅色的三角褲。」

「你跟我回去幹什麼？」探長詫異地問。

「協助調理薛利的死亡呀。」司馬洛說：「那個弄我的傢伙我不認得，不過他們很熟手，必然不是初出道的，也許你們的紀錄裏會有他們的資料！」

探長對他的一個手下揮揮手：「聽見了沒有？紅色的三角褲！」

「紅色，還要是三角的！」那人嘟喃着。

「跟上時代呀。」司馬洛說：「這個時代，許多男性的衣物都是比女性的更嬌艷，多姿多采的，一點也不出奇！」

司馬洛穿着衣服的時候，探長又問道：「那件東西的事又如何了？還沒有告訴我，那是一件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猜薛利會知道！」

「薛利已經死了，」探長說：「不要推在死人的身上！」

「這是死人推在活人的身上！」司馬洛說：「薛利被他們所逼，知道自己是死定了，他就推在我的身上。這樣，那些人會來找我，我就可以替他復仇，好一個朋友，認識了他之後，從來沒有什麼好介紹的，這一次，又差點給他扯進了地府。」

「你即是說，你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探長問。

「不知道，」司馬洛說：「假如我知道，就不是他們來找我，而是我去找他們了，不過不要緊，我現在就開始去找他們了，而且我一定會找到。」

「等一等，」探長說道：「這種事情，還是讓我來管好一些！你別再來那一套了。」

「你看看我，」司馬洛說：「我差點給他弄死了，鼻子和喉嚨還在痛，你叫我不要動手，而且，有些事情確是我做得到而你們做不到的。」

「好吧！好吧！」探長說：「不要急，先回去詳細討論一下。」

司馬洛不知道那件「東西」是什麼，但他知道是與金素喜有關的。



但是，司馬洛對探長則沒有提到這一點，探長講司馬洛是沒有錯的，他總是有些事情願意告訴探長的，有些事情他就是喜歡自己做。

出乎意料之外，司馬洛竟能夠從探長供應的照片中認出那兩個對付他的人，他把他們指出來了，他不能不把他們指出來。主要是因爲假如他不出聲的話，探長是不會讓他知道這兩個人是誰的，而且這樣做對薛利亦很不公平。這兩個人顯然就是殺死薛利的人，他就是自己去找他們，亦是應該讓警方找到他們。」

探長把這兩個人的紀錄抽出來，說：「唔，你還活着的確是很幸運，拿走了那件不知是什麼東西的人則是很不幸了。」

「也許是很幸運，」司馬洛說，「因爲箭頭轉到了我的身上來了。這兩個究竟是什麼人？」

探長聳聳肩：「讓我來找他好了。」

「聽我講，」司馬洛說：「現在你和我都知道是他們殺死薛利的了，但是你能不能證明呢，假如你找到他們，你也祇能控他們毆打我的罪名，但是我的口供和他們的口供是一對二，已經很吃虧了，假如他們能夠找到人證明他們當時是不在現場，那更是奈何不了他們了。」

「因此就應該由你來動手了？」探長說。

「有些事情，有些時候，」司馬洛說：「的確是必須要用我的方法的。」

「好吧，」探長說：「反正我也是不容易找到他們，假如找到了，他們現在早已關在監獄裏了。」

他把那兩份資料拿到一旁的影印機去，動手影印一份給司馬洛，印一張就遞給司馬洛一張，一面說道：「這兩個是龍兄虎弟。」

「他們毫無龍虎之相，」司馬洛說：「倒有點像狗。」

「也許這是他們的父親跟他們開的玩笑吧！」探長說道：「李龍，李虎。職業兇手，有過謀殺、毆打、勒索、綁票的嫌疑。」

「祇是嫌疑而不是案底，」司馬洛說：「他們的成績倒不差。」

「高手是相當高手，」探長說：「多次嫌疑而證據不足，兩個兄弟都祇是因爲毆打坐過兩個月的監，目前正因爲一件一年前的傷人案而受通緝，要向他們問話。這個人給他他們打到終生殘廢！」

資料映完了，司馬洛也大略看了遍，探長說：「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暫時想不出來了。」司馬洛說。

「好，」探長說：「你先簽了這份投訴的口供，然後我再帶你去看看薛利的屍體，我們找不到他的親人，你認識他的，就祇好由你來認一認了。」

× × ×

司馬洛回到家時，天已快黑了，他是乘的士回來的，因爲他是給探長載回警局，而不是自己開車！

他住的屋子有花園，車子就停在花園中。

他經過車子旁邊時才發覺車中有人動了一動，不禁嚇了一跳，因爲他此時身上還沒有武器，假如龍兄虎弟這樣快便又再來……

跟着一把女人的聲音說：「司馬洛先生。」

「是誰？」司馬洛問。

這個女人從車子上下來，司馬洛才看見原來是金素喜，他祇認得金素喜的樣子而不認得她的聲音，那是因爲早上送她回家時她是爛醉如泥的，並沒有機會開口說話。

「哦，金小姐，」司馬洛說：「有什麼指教呢？」

「我——不能進屋，你又不在家。」金素喜說：「我祇好在車子裏等你，我是來多謝你今早送我回家。」

「哦，那不算什麼。」司馬洛說：「舉手之勞吧了。」

「呃——司馬洛先生，」金素喜說：「我可以跟你談談嗎？」

「很好，」司馬洛說道：「請進屋裏來吧！」他也是很有興趣跟金素喜談一談的。

「司馬洛先生，你的喉嚨不舒服嗎？」她問。

「喝得太多了，」司馬洛說，他祇是沒有說，他喝得太多的乃是洗澡水，水進入氣管使他咳嗽得很厲害，他的聲音還是有點沙啞。

他開了燈，說：「請坐吧，金小姐，你要喝點什麼，我猜橙汁和汽水對你是太純了吧。」

「伏特加。」她說。

「加湯力水？」他問。

「不……」金素喜說道：「淨飲就行了。」

「金小姐，」司馬洛說道：「假如你還是這樣飲下去的話，你是會惹來很多麻煩的！」

「我已經惹來了麻煩了。」金素喜說道。

「哦，」司馬洛說，但並沒有問她是什麼麻煩。

金素喜一口就把杯中的酒全喝下了一杯，然後低頭玩弄着杯子，說道：「司馬洛先生，假如我想託你做一件事情，我要付你多少錢呢？」

「這個……」司馬洛聳聳肩，「第一，我不是私家偵探，我不是掛牌營業的人，而且，也要看是一件什麼工作！」

「這是與你有關的事情，」金素喜說：「所以，我也祇好找你了。」

「是什麼事情呢？」司馬洛問。

金素喜打開手袋來，拿出一張照片，遞給司馬洛，司馬洛接過來看看，說：「哦，這是你。」

「你可看得出有什麼分別嗎？」金素喜問。

「分別就是，照片中的你及現在的你，跟早上的你不同，」司馬洛說：「講句眞心話，你清醒的時候實在比醉酒的時候好看得多了。」

「我不是說這個，」金素喜說：「我是指照片上的那隻鑽石胸針。」

「唔，」司馬洛說：「很美麗，但是你不需要這個，當人家看到你時，就不會注意你有沒有戴着什麼名貴的東西了。」

（未完・一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被玄清大師等人截住，其中崆峒掌門紫陽子輕敵，被岳雲龍青霜劍當場捅死，武當派五行劍陣想困住岳雲龍，陣法雖是武當絕學，相傳近數百年來沒有人能够闖過此劍陣，却被岳雲龍以絕魂掌第四招「寒絲游魂」突破，涵鶴、涵心道長被擊傷，破了劍陣，點蒼派掌門夏秋桐不服，又不敢單獨挑戰，會同涵清、涵靜、涵風道長齊鬥岳雲龍，亦非敵手，玄清大師怕他們有失亦參加戰鬥，這一戰直鬥得天昏地暗，鬼哭神號，涵清、涵靜、玄清、夏秋桐各受了傷，岳雲龍不想殺人，決定離去。又聞到琴音求援，知梅艷芳有難……

## 救美知因果　刑場殺怪猿

岳雲龍不屑的冷哼一聲，指戮掌劈、腿飛，在眩人眼目的快速下，掌風腿影，配合着萬千勁氣，倏如巨浪排空，洶湧而出。
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白面中年人見勢，嗔目斷叱一聲。

只見白面中年人全身衣衫猝然膨脹起來，左右雙臂平伸，一陣極怪異的顫抖，「嗨！」地一聲怪叫，雙臂一圈一彈，動作捷速異常。

就在他雙掌彈出的當兒，一團罡烈勁風，有如排山巨浪般，呼嘯着捲向岳雲龍萬千的勁氣了。

「波」！地又是一聲輕響，兩股內勁，互相接觸。

白面中年人雙肩微晃，又退了兩步，這時他已退到馬車頂一端邊緣，情勢危殆已極。

岳雲龍仰天發出一陣尖厲刺耳的狂笑，笑聲有如一隻有形的尖錐，刺進那四匹狂奔的怒馬耳膜，受驚似的，一陣悽厲馬嘶。

連結在馬車上的四匹壯駿，瘋狂似的加快速度電掣着，車輪輾轉着石子的喳喳響聲，急促刺耳。

馬車頂的簸蕩力愈大，但岳雲龍與白面中年人，面色沉穩，雙腿釘立如山，橫眉怒目的互相逼視着。

驀地——

岳雲龍又展開凌厲攻勢，雙掌圈起一層層綿綿勁氣，招式如狂風暴雨，凌厲辛辣無比，又湧向白面中年人。

白面中年人身手眞是妙絕，祇見他那雙脚跟如老樹盤根般，釘在馬車頂上，上半身倏忽怪閃，雙掌也怪招疊出，一一化解岳雲龍攻勢。

另外護送馬車西邊的四匹鐵騎，瘋狂勢疾的緊追着馬車，四位騎士八道冷電，注視着馬車頂上，驚心動魄的慘鬥。

怒馬閃電般奔騰着，尖厲的呼喝聲中，使這寂靜的谷中，充滿着無比緊張，恐怖。



這是一場空前罕有，別開生面的慘烈肉搏。

生死幻滅，都可能在一刹那間發生。

白面中年人，他白天做夢也沒想到，面前這位年輕人，武功竟如此的深厚，這是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碰到這種霸氣凌天的勁敵。

他忽然發出一陣凄厲，令人周身起栗粒的長笑。

身軀怪忽飄閃，奇詭絕妙的招式，已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那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已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捲攻上，分自極怪異的角度，在狹窄的空間疾出辣招，湧向了岳雲龍。

岳雲龍和白面中年人，幾招慘烈的厲搏，不禁也使他皺皺眉頭，這中年人的武功，是如此的深高，招式之怪異，是如此的莫測。

岳雲龍劍眉猛豎，冷叱一聲，辣招齊出，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湧出。

他功力深奧，怪異無倫，出手之間，招式之奇詭，辛辣，更是千變萬化，令人防不勝防。

四匹狂怒的駿馬，雷奔電閃似的，疾速飛騰着，只不過是半刻間，這條奇長的道路已然走盡，此刻馬車已在山道上，星飛電馳着。

倏地——

岳雲龍急聲大喝，說道：「梅姑娘，妳趕快由右側飛騰出來，快快，馬車要墜崖了……」

原來馬車在崎嶇的山道電掣着，這是最危險不過，稍一不愼，連車帶馬，都會被山石撞毀，或落下懸崖，非粉身碎骨不可。

岳雲龍和白面中年人，慘烈肉搏中，他也一面打量着四周山勢，此刻，他看到不遠的一個彎角處，左側是一道懸崖，馬車速度這麽奇快，定不能順利地轉彎過去，而掉下懸崖，所以，岳雲龍心急如焚，一面搶攻，一面呼喊着。

馬車恍似殞星飛石的電掣着，岳雲龍語音甫歇，馬車已面臨懸崖邊緣。

驀地——

一聲不忍卒聽的悽厲刺耳，悲慘馬嘶，響徹夜空，緊接着，一陣轟轟隆隆爆響，馬車連馬，已直翻滾，摔下懸崖。

就在馬車滾落懸崖，電光石火一刹那之間，三條人影，有若三隻巨鳥翔空，又似九天矯龍般，懸空廻翔了幾轉，輕若鴻毛般，冉冉飄落。

他們三人飄落地面後，六道出神的冷電，直望着正在滾翻的馬車，臉上各泛出一股驚悸猶存之色。

驀地，一聲嬌弱悽涼的叫聲，道：「岳相公……」

麗影驟閃間，白鳳令旗主梅艷芳，已似一隻失羣的小羊，尋到母羊一樣地撲進岳雲龍的懷中。

岳雲龍本可能向旁一閃，但他聽到這樣叫聲，是如何的凄傷嬌弱，再看到她混身血跡，尤其是肩上，鮮血淋漓，在微弱的光亮下，幾乎可以看到她肩上受傷處，血肉翻捲的肌膚，一副楚楚可憐之狀，使他不忍心閃開。

岳雲龍略帶着冰冷的語音，輕聲道：

「梅姑娘，這是怎麽搞的呢，受了如此重傷！」

梅艷芳表面上，像似一朶有刺的玫瑰，鮮艷奪目惑神迷人，喜怒無常，性格怪異，其實她却是一個至性的熱情少女，具有天下少女好的內在美。

只是這種美，常不會使人體念到而已，這也許是她自幼便受到冷雲仙子姬白鳳，那種怪癖性格薰陶，致使這種美德，深沉在心靈深處。

但她自從見到岳雲龍之後，她深藏心靈深處熱情之火，就好像被他引燃，可是，少女的自尊心，使她不肯明白的吐露。

而且她看到岳雲龍那種冷傲冰心之態，更使她賭了一口氣，但是，她却仍然屢次暗中在救助岳雲龍。

今夜她見到自己心底的愛郎，拚着九死一生來救她，那少女的熱情，突然衝破了最後提防，盡情的發洩出來。

梅艷芳那對深邃如海的目中，透露出一股說不出來的神色來，是怨、是恨，抑是薄淡的憂傷？

她凄涼的嬌叫道：「龍哥，你……」

她本來是要說出你這麽冷情，不懂自己的情意，然而當她見岳雲龍那副冷冰冰的神態，使她的心靈深處火熱之情，又突然被冷凍，她實在傷痛已極，居然低頭嗚咽起來，這是少女至情的流露。

少女，尤其是美麗的少女，她們在輕顰淺笑之間，嫵媚撩人，艷麗絕倫，但她們在嗚咽悲哭中，如梨花帶雨，更有一番楚楚可憐的美韻，使人心情不自禁的生出一絲憐憫之心。

岳雲龍見梅艷芳這副楚楚可憐之狀，乃暗忖道：「一個女孩子，孤獨無援，任人欺侮，這使她多麽傷心啊！」

岳雲龍帶着關注的語音，柔聲道：「梅姑娘，妳受了如此嚴重外傷，暫先休息一陣，免損傷了玉體。」

梅艷芳笑了，滿足的笑了，那笑容如在晨霧下綻開的百合花，是那麽純眞，那麽美麗，……。

岳雲龍心中猛地一震，暗忖道：女人的心，是這麽神秘莫測，這種表情含着什麽？難道她對自己已有了感情了嗎？

不，不，她不能向我生感情，我也不能再向任何女人生出感情，我絕對不能辜負珍珠妹妹對我純潔之愛……

驀地——一陣急促的馬蹄聲，衝斷了他們二人萬縷的思潮，此刻那六匹落在馬車後的鐵騎，似一陣旋風般，電掣至懸崖旁。

六位騎士迅捷的翻落馬背，十二道含怒的冷電，逼視着岳雲龍，緩緩踱來，月光下，直似六位幽靈，恐怖氣氛，立刻籠罩着四周。

白面中年人本是呆愕的站在那裏，此刻，他目中兇光暴射，滿臉狠毒的殺氣，一陣陰氣森森的嘿！嘿！冷笑道：「請問尊駕，可是鼎鼎大名的閻羅魔者岳雲龍麽？」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在下正是閻羅魔者，哼！岳某請問大駕是何方有頭有臉的人物，居然成羣擄掠一位嬌弱女子，難道……」

白面中年人面容一陣扭曲，皮笑肉不

笑，嘿嘿響了幾聲，然後說道：「人說尊駕猖狂跋扈異常，今夜一見，果然不虛，嘿！嘿！但在白擔星君聶蒼溪之前，你要做護花使者，大概會變成爲喪命使者，嘿嘿！……」

說罷，又是一陣鬼哭，狼嗥般的刺耳怪笑，笑聲低沉，音震山谷，「嗡嗡，」之聲同音不絕，顯然功力異常深厚。

岳雲龍聽白面中年人報出了字號，臉色微微一變，他萬沒想到，這中年人，便是名震中原武林三君之一的白擔星君聶蒼溪。

原來當今中原武林，名望最隆的爲武林三君，三君之中武林神君玉面神簫萬人傑，名聲最響亮，交際最廣，武功已臻絕頂，譽稱四海。

每當江湖武林有任何難以化解之事，只要武林神君出面調解，任何人都會賣他的帳，所以，正邪各派，黑白二道人物，對他都甚尊崇。

再者就是蒼髮神君呼延慶，此君爲人陰沉異常，向來不問武林世事，武功之深厚，更是莫測高深。

曾經有一次，幾十位黑道高手，進侵他之隱居住所——蒼雲莊，爲他全部殺却，因此武林中人，俱不敢藐視他，且遠而避之，所以，甚少有人曉得他之底細，可是，他的名聲却最壞。

另一位就是白擔星君聶蒼溪了，此人武功甚深，從事却介於正邪之間，使人對他之行爲難以定論。

但岳雲龍却想不到他也會加入了掌轉乾坤震西天所創的陰陽敎，職爲三總敎務監察之最高一位。

岳雲龍沉吟一陣，臉罩寒霜，冷然的道：「白擔星君聶蒼溪，原來就是尊駕，久仰！久仰！哈哈！眞想不到你也加入了陰陽敎，爲掌轉乾坤震西天所驅使，今夜無話可說了，岳某也就領敎領敎武林三君中的白擔星君聶蒼溪的手底下是如何的辛辣。」

岳雲龍語罷，靜靜的挺立不動，夜風輕輕吹拂着，神態靜默，有着一股懍然不可侵犯的威嚴。

白擔星君聶蒼溪，低沉乾笑了幾聲，道：「好說，好說，那麽你欠本聖敎的血債，今夜向你一起索還了。」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由鼻孔中哼了一聲，冷冷道：「你若是有本領的話，岳某一身血債，倒願償還你們。」

忽地——

一聲沉喝起處，六騎士灰衣虬髯大漢，欺身搶進，疾揮手中精光閃耀的「芒刺槍」，如狂風般撲向岳雲龍。

灰衣虬髯大漢，雙臂振處，已快逾閃電也似，雙脚倏飛，也疾向岳雲龍的丹田，心坎要穴了。

此人出手凌厲很辣，功力更是精純無比。

岳雲龍冷哼一聲，身形驀然暴轉，狂飆舞處，已於頃刻之間拍出五掌！

一道汹湧浪濤，怒潮般捲向虬髯大漢那邊！

虬髯大漢口中驚噫一聲，身形已被逼退三四步。

岳雲龍那肯輕易放過他，冷峭之極的嗤笑一聲，辣手陡出。

他脚下一旋，已奇幻無倫的轉向虬髯大漢身側，同時右掌五指箕張，一彈一震，正是絕魂掌第四招：「寒絲游魂」！

五道銳利的氣勁由指尖幽幽射出，襲向虬髯大漢的「附分」、「膏肓」、「意喜」、「魂門」、「意舍」五處穴道。

白擔星君聶蒼溪驚叫道：「申游快退！那是絕魂掌！」

哈哈！縱然虬髯大漢申游，武功深厚，但仍難逃噩運。

那股尖銳勁風，勢如閃電，嘶嘶！連聲響起。

緊隨着一聲凄厲刺耳的慘嗥，劃破夜空，虬髯大漢申游，身上五處要害，已被五股銳利的勁風，貫穿而過，鮮血如泉噴出，軀體也被那股餘勁，帶得飛落懸崖，粉身碎骨。

岳雲龍舉手之間，殺了一人，招式迅捷，乾淨俐落，不禁使人駭得面色慘白，原本紛紛逼近的另外五個大漢，倏然止步，目瞪口呆。

白擔星君聶蒼溪，白面也驀然驟變，但瞬間即逝，代替的是一副湛然殘酷的殺氣，他一陣嘿嘿陰森奸笑，道：「眞是心狠手辣，聶某今夜見識到了……」

岳雲龍臉容冷漠，毫無一絲表情，冷冷道：「對付你們這羣不講江湖道義之惡徒，心腸不硬，便要吃虧，我現在就先送其餘五人早早上路！」

語音甫歇，岳雲龍發出一聲如夜梟般凄厲刺耳長笑，身形猝然飛起七八丈高，似鷹隼般，在空中盤旋了三匝，大喝一聲，疾瀉而下，青霜短劍也隨之出鞘，一溜巨大精芒，神采奪目，眩人眼神。

岳雲龍手臂隨之顫動，劍勢有如風雲疾湧，江河倒瀉一般，一片奇突變幻的劍影，帶着萬道森寒劍氣，迅疾襲向五個大漢。

這招正是「天都魅踪七絕式」中的第六式：「丹碧駁殘飛血雨」！

昔日藏邊一鬼段見魂的執法侍者——七紅衣，便都是喪命在此劍式之下。

這五人，都想不到岳雲龍手段如此毒辣，說殺便殺，他們祇覺得那無數劍影，是向自己全身要害指襲過來，莫測所指之方位。

但一股奇寒劍氣，已砭骨欲斷裂的襲到。

他們全是陰陽敎中頂尖高手，見勢頓覺厲害，各自暴喝一聲，兵刃出鞘，舞起一道潑水不入的光牆掩護本身飛退。

要知此劍式，是何等的快速詭譎莫測，加之青霜劍之犀利，祇見刀光劍影之中，連續響起慘不忍聞的怪嗥，響徹夜空。

驀地——青霜劍光一歛。

祇見五人手中兵器寸斷，殘臂缺肢，個個腹裂腸流，鮮血灑滿遍地，令人不忍目睹，死狀好不凄慘。

這殘酷的屠殺，更使人生出一股顫慄之意。

白鳳令旗主梅艷芳施出絕世劍術，以迅疾手段解決五人之後，殺氣未消，雙眸中仍射出一股湛寒的煞燄，懾人心魂。

白擔星君聶蒼溪，縱然也是位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奇絕高手，但他這時看



到岳雲龍這種跡近瘋狂的酷殺，實使他不禁從心底冒起一股寒意。

但他是位成名露臉的人物，雖然心裏有些害怕，也得硬着頭皮裝好漢，假裝鎭靜異常，毫不爲屬下慘死而露出一絲悲傷的駭意。

白擔星君聶蒼溪，陰森森地一陣輕笑，冷然說道：「姓岳的，你連斃聶某屬下八人，嘿嘿！今夜你也休想活着逃出九靈山，此地也就是你壽終正寢的好地方，嘿嘿！」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哼了一聲，身形已有如空中流星，飈然射曳而出，眨眼之間，已飄至白擔星君身前。

白擔星君聶蒼溪狂叱一聲，身形有如大海漩渦般，呼轟過來，旋動中，雙掌齊揚，長腿齊飛，飄忽怪異，連出十二腿十八掌，速度之快，眩人眼神。

罡氣汹湧，窒人呼吸，有若山崩地裂，漫天作響，疾閃而到。

岳雲龍冷漠的一笑，身形奇詭怪閃，譏諷着道：「白擔星君，剛才誰不知道你們要以那種卑鄙的手法暗算岳某，哼哼！岳某前月吃過你們陰陽敎鬼蜮技倆的虧，所以，今夜岳某就先下手爲強，哈哈！現在你後下手却遭殃了？我想你今夜要保住自己一條狗命，還很難呢？」

白擔星君聶蒼溪，怒喝一聲，雙臂全身，忽然一陣極怪異的顫抖，周身突泛出一股股綿綿勁氣。

岳雲龍見他做出此怪異的勢子，立刻驚覺，知道此種勢子稱之爲「寒戰震氣神功」，在氣功之中，端的是種最突出霸道無比的歹毒功夫！

岳雲龍此念剛起，那使人窒息的綿綿氣勁，已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湧到，周遭找不出一絲空隙。

岳雲龍暗駭，潛藏內部深處的「玄天冰魂」眞氣，突然凝聚萬千毛孔，泛出一絲絲濛濛白氣，脚下疾似旋風般，左搖右擺，雙臂也隨着緩緩圈起一道綿綿氣勁，祇聽一連串的「波！波！波！……」聲響，雙方勁氣，立消弭無形。

白擔星君看見自己的「寒戰震氣神功」失效，厲喝一聲，脚踏中宮，身軀搶入，驀然掌腿齊晃，有如百足蜈蚣，疾勢倏踢而出。

速度快捷，威勢凌厲，舉手投足，俱是生死幻滅之道。

岳雲龍冷笑一聲，左掌硬自封出，右掌却快逾閃電，抓向對方足踝。

白擔星君出道以來，從沒碰到如此的絕世高手，雖然自己身負絕技，但每在發出之時，都處處被人搶先逼住，無可奈何中途撤招。

這兩位武林中的頂尖高手，便這樣各自展開一身傾古凌今的武功，翻翻騰騰，慘烈的相搏着。

這是場厲戰，眞是驚天地，泣鬼神。

如雷似的旋氣，呼轟勁疾，空山廻應，恍似狂風怒號，雷奔閃電。

威勢懾人，端得裂胆驚魂。

梅艷芳見心上人，滄海似的武功，芳心暗喜，但她也眞替岳雲龍着想，原來她最近聽到一段消息，說自己的恩師也從藏邊親入中原，大概是要和掌轉乾坤震西天談判，合力截擊岳雲龍，先下手除掉他之後，再來解決碧鳳寶旗的事情，如這消息是眞的話，那後果眞不堪設想了。

但另一疑問，却使梅艷芳費解，若是自己恩師和陰陽敎談判，那麽陰陽敎爲何下手掠擄自己？

難道是自己背叛恩師之事，已傳入師父她老人家耳裏？

梅艷芳想到這點，芳容驟變，恩師那種慘酷的手段，對自己也是不會寬容的，她身軀開始有些顫抖了。

一個孤獨弱女，如連自己最可靠的人，也失去了憑藉，其內心的懼怕、惶恐，是可想而知的。

梅艷芳心中越想越怕，玉容慘白毫無血色。

場中二位奇絕高手，已然互對了五六百招，戰況愈戰愈慘烈。

白擔星君此刻已長髮俱散，面孔鐵青，嘴角微微泛出一絲鮮血，顯然他在激鬥中，幾次受到對方的重擊。

岳雲龍仍然沉穩異常，但他此刻面色沉凝，顯然也沒絲毫輕視對方之意。

岳雲龍狂笑了一聲，身形有如旋風一般，輕忽掠閃，掌勢漫天遍地，瀰漫捲合，逼得白擔星君招架不迭，連連後退三四步。

眨眼間，勁力澎湃廻蕩中，二人又在狹窄的懸崖邊，各攻出十幾招。

白擔星君此刻心情激動不已，他知道自己功力，已漸漸不支，如不趁早打算三十六計逃爲上策，定會喪命岳雲龍掌下。

但覺敵人反擊力量，渾厚無匹，有如山崩海嘯，綿綿不絕，招式所指，更是自己全身要害重穴，凌厲異常。

一旦對方使出那柄凌厲霸道無倫的青霜劍，自己定然接不下對方招式。

白擔星君暗中打算着逃念，稍爲失神，竟在岳雲龍狂風暴雨似的掌勢下，左支右拙，施展不開，形態十分狼狽。

倏地——

白擔星君聶蒼溪，已施展出他的看家本領：「游魂白擔」！

祇見他獰笑一聲，身形騰然疾轉，旋風勁蕩中，在他身上漸漸繞着一絲絲潔白的細綫，緊隨着他的身形旋轉着，已組合成一面精芒閃爍的光網，嚴密到沒有一絲空隙，岳雲龍頓感驚疑，那是什麽奇特絕技？

念頭剛起的當兒，白擔星君倏然暴喝一聲，疾速旋廻之身子，猛地停住，就在這時，奇異的事發生了……

只見那盤繞他身上的白光，突然在他身上疾速廻旋了三匝，「嘶！嘶！嘶！」一陣怪響，百十條尖細的雪白精光，帶着刺耳的破空之聲，恍若百條幻影，有的走直綫，有的走弧綫，雷奔電閃般，四面八方向岳雲龍戳刺而到。

岳雲龍的周遭連一寸空隙的間隔都沒有，幾乎連一隻蠅蟲，也飛不出去，尖銳的風聲，已挾着股股淩勁襲到。

端的歹毒異常，懾人心魂。

就在白色精光疾射而出的刹那，白擔星君已大喝一聲，雙臂急張，已似一頭大鳥般，倒翻而出，幾次起落，已自無影無踪。

岳雲龍見狀，目眦欲裂，原來對方施出這招絕技，是爲着逃逸的護身符，此時眼前白光閃閃，湧合而至，時間的迫切，已不容他再做任何暇想。

驀地——

岳雲龍發出一聲令人心驚胆顫的厲嘯起處，青霜劍出鞘，岳雲龍身軀突然矮下半截，青霜劍直立，劍尖朝天，人隨着呼呼的轉動起來。

一片凌厲絕倫的劍氣，亦隨着他身形旋動暴捲而出，那絲絲銳利白光，一碰到劍氣，便無聲無息的跌落，瞬間，百十條白光，已全然跌落地上。

岳雲龍劍光倏歛，身形頓時停下來，星目凝注被青霜劍絞碎的白光，原來就是一條條潔白的絹絲。

岳雲龍暗暗心駭，他想不到白擔星君，內功如此的高深，居然能够把絲綫當作暗器使用，眞不愧白擔星君之外號。

驀然——

岳雲龍臉色沉凝，冷冷向梅艷芳說道：「梅姑娘，我和妳恩師，也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今夜陰陽敎擄掠妳，大概是爲着那半面的碧鳳寶旗，現下妳已全然無危險了，岳某就於此別過，後會有期。」語音甫歇，岳雲龍掉轉頭，舉步欲去。

一聲如杜鵑啼血，巫峽猿嗥，凄涼已極的語音，道：「岳相公，你，你這麼忍心嗎？你暫……停……」

語至此處，梅艷芳嬌軀一陣亂顫，已跌倒地上，昏絕過去。

岳雲龍見狀，大吃一驚，飄身過來，他忽然目睹梅艷芳香胛上，翻捲的肌膚，暗忖道：「岳雲龍呀！你不能這樣硬心腸，她受了此等嚴重傷勢，你也全然不顧嗎？」他腦際想着，輕輕嘆了一聲，俯下身子，把她嬌軀抱了起來。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晦、圓、缺，天時變幻旣無窮，人的際遇也總是那麼坎坷，但也得活下去，人之追求希望，也全靠這意念，努力延續生命，但是，當你所要求的希望，都成爲泡影之時，那麼你要憑藉什麼活下去？

梅艷芳她爲着自己愛郎生命安全，不惜背叛自己恩師，暗中殘殺門人，她這意念，完全是爲着愛！愛，可是，對方却拒絕了她的愛。

這種嚴重的精神打擊，實使她柔腸寸斷，加之剛才的內傷，致使她昏絕了過去，啊！愛情的魔力，難道是如此大嗎？

岳雲龍望着在懷抱中，那張凄楚幽怨，惨白的臉容，使他再也不能硬下了心腸，於是，他把梅艷芳抱到一株隱秘的樹陰下。

岳雲龍抱着她的嬌軀，輕輕放在一處細嫩草茵上，準備爲她療傷，岳雲龍功運雙掌，在她周身穴道上連拍一陣。

可是，梅艷芳仍然沒有蘇醒過來，岳雲龍劍眉微蹙，緊咬着鋼牙，雙掌極溫柔地在她的玉體上推撫着。

岳雲龍一面爲她推活那穴道，星目不斷地打量着她，只見她膚如凝脂，體態輕盈，翠眉如黛，那張鴨蛋臉之上，襯托着一張櫻桃小口，更是顯得嬌艷欲滴，迷人已極。

這是岳雲龍第一次毫不保留的注視着她。

他不禁暗讚了一聲，說道：「此女眞是美艷已極，眞稱得上天香國色，色秀塵寰……」

顯然，岳雲龍也無法用形容的詞句，來形容她的美，總之，一看到她，愈看愈美，眼睛、眉毛、肌膚、體態……沒有一處不美，含蘊着一股勾魂拘魄的媚力，使人生出一種秀色可餐之感。

梅艷芳已漸漸蘇醒過來，她祇覺全身一陣說不出舒適滋味，百脈流暢，這是一種罕有的經驗，温馨愛憐，她此刻更不願睜開眼來，她不願意這温馨愛憐，就此失去，她要再多享受一下這種說不出的舒適滋味。

岳雲龍此刻也是心神搖蕩，他星目凝視那柔若凝脂的雪白肌膚上，隱隱現出一對堅挺的雙峯，散發着一股奇特的處女芬芳，如蘭似麝，令人遐思頓起。

驀地——

岳雲龍腦際裏，突然響起一陣悽厲的哭喊聲，道：「龍哥哥……你一定要來……我一輩子等着你……。」

岳雲龍頭上恍似一盆冰水澆了下來，那本是放在梅艷芳玉體上的雙掌，倏地！收了起來。

梅艷芳那對輕閉的美目，倏地一張，射出一股幽怨的神色，美目中歛蘊着閃閃發光的淚珠，那是恨，是怨，是憂傷還是？……

岳雲龍幽幽一聲長嘆，以極温柔、關切的語音，道：「梅姑娘，眞對不起，我實在不知妳受了如此嚴重的傷，我絕然不是那種忘恩負義之人！」

岳雲龍語意是指上次梅艷芳救他之恩義而言。

梅艷芳聞言，有說不出的一股甜蜜的味兒，嬌羞欲滴，如玉的面頰上，滿浮紅霞，臉上露出一絲嬌美的微笑，道：「龍哥，妾怎敢如此想！……」

世間的女孩子，尤其是已懂得愛的女孩子，如果一旦愛上一個人，那麼她是最痴情的，也是最盲目的，那怕她所愛的人，並不知道她的感情，僅是給她一抹微笑，或是稍微做一個親切的表示，亦會令她永遠難忘。

她甚至羞怯的，不敢對自己所愛的人，表白自己的情愫，但她那少女的心靈中，却會永久銘刻上他的影子。

這種埋於心裏上的感情，是最值得回味的。但，又何嘗不是最痛苦的？

岳雲龍見狀，他那不知梅艷芳晶瑩透徹的秋水，脈脈含注的情意，這份情意，在他心田裏留下無限的遐思，惆悵，縈迴腦際，令他苦惱、擾神……

梅艷芳秀目凝注愛郎那張充滿男性魅力的臉容，一顆芳心，怦怦的跳動着，此刻，見他默默不語，芳心微驚，他暗忖默道：「他在想什麼？難道愛郎已有了情人了嗎？……

這點實使她不敢再深想下去，如果是眞有的話，她的愛，也是永逾不變的，天會老地會荒，海水也會有乾涸的一日……

梅艷芳想至此處，櫻唇輕啓，婉轉美妙的嬌柔語音，道：「龍哥，奴家今夜有許多話，向你說……」



說着，梅艷芳那蛇般滑膩的嬌軀，已然倒入岳雲龍懷中。

岳雲龍星目凝注懷中的美人，酥胸起伏，他並非坐懷不亂的柳下惠，焉能不動情意，只是他以自己的理智，控制那心旌搖蕩，發動的情慾。

岳雲龍雙手輕拂着她滿頭烏髮，柔聲道：「梅姑娘，不知妳有什麼話賜敎？」

岳雲龍對待她，總是維持着一段距離，幾乎是有點淡薄而矜持。

梅艷芳如神的秋水，仰視着愛郎，嬌聲道：「龍哥，最近有一個對你不利的消息，聽說我恩師已入中原，大概是要和陰陽敎談判，對付你之事……」

岳雲龍滿臉驚疑，說道：「梅姑娘，那麼陰陽敎怎麼會擄掠妳，難道……」

梅艷芳幽幽一嘆，秀目淚光閃閃，凄聲道：「也許是前幾天，恩師派下高手圍剿你之時，我因生怕你孤掌難鳴，私下背叛恩師，殘殺了幾位同門高手之事，被她老人家發覺了，而叫陰陽敎中人，先把我擄上九靈山盤龍峯總壇，軟禁起來，等待她老人家來中原時，才嚴厲發落，問明詳情，以免我琴中這半面碧鳳寶旗的秘密，洩露給你。」

岳雲龍聽得心情激動不已，梅艷芳爲着自己安危，不惜殘殺同門中人，這份關切深情，實在使他感動，他本來對梅艷芳的爲人，存着一種看法，她是怒喜難測，心狠手辣，滿身有刺的艷麗玫瑰。

他今夜聽到琴聲，而趕來救她，完全爲着報答昔日她牽來自己坐騎瘦黑，救自己脫困危難的恩情，但今夜聽到她這麼一說，自己實在欠她的恩惠太多了，所以，昔日自己當時沒有看到白鳳令旗門中人，圍殺自己，就是這原因。

岳雲龍滿臉愧疚之色，輕聲道：「芳妹，妳對我之深恩，使我心裏難安，不知如何圖報，若不是今夜聽妳所述，自己蒙受恩惠，還蒙在鼓裏，眞是慚愧已極！」

梅艷芳被岳雲龍一聲芳妹，叫得心靈深處甜甜的，她完全忘記了自己恩師將要對她施以慘酷血刑，她秀目射出一股情愛的柔光，嬌聲道：「龍哥，只要你安全，我縱然是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岳雲龍此刻眞正體會到，梅艷芳是位至純至潔的女性，她具有天下間一般女人難見的那種美德。

岳雲龍誠摯感謝的語音，道：「芳妹，妳對我太好了……」

梅艷芳那久已被冰凍的少女熱情，又開始燃燒，她禁不住以春藕似的玉臂，摟着岳雲龍的蜂腰，急需要愛情的火燄，來補償久已空虛的內心。

岳雲龍強自控制着的感情，此刻，也被梅艷芳如火的痴情所融化了，他不忍心使她太難堪，那張倔強的嘴唇，輕輕地吻着她的玉臉。

梅艷芳的血液沸騰了，那兩片軟薄的櫻唇，不由自主的移到岳雲龍那火熱的嘴唇上，她如觸電般，玉臂緊緊的摟住他，嬌喘連連。

岳雲龍爲難了，他知道梅艷芳這種愛情，對於他來說，已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他一想到梅艷芳，今後無依無靠，孤弱一人，這是多麼可憐……。

梅艷芳見岳雲龍毫無反應，移開身來，不覺秀目含淚，凄然道：「龍哥，我自知汚泥沾染，聲名狼藉，不配與你締……但只要你今夜片刻温存，九泉之下，也就能瞑目……」

岳雲龍心情激動，那片火熱的嘴唇，忙堵住她的櫻口，猿臂緊緊摟抱着她那滑膩纖腰，舌頭吮吸着她櫻唇，忽然像似一隻猛虎似的，吞噬着一頭羔羊。

梅艷芳玉臂也緊摟着他，盡量發洩那蘊藏已久的情慾。

片刻，岳雲龍輕輕移開那片火熱的嘴唇，輕語道：「芳妹，妳不知道我內心難言的苦衷，妳對我施予之愛，我會永遠記着的，但恐怕我會辜負了妳，因爲我的愛情已不是自己私有了……」

梅艷芳早已料到此着，她聞言毫沒驚動，嬌柔的語音，問道：「龍哥，她是誰？是不是能够告訴小妹！」

岳雲龍暗想自己示明有愛人之後，她定會悲傷不已，萬沒想到她會如此的鎮靜，毫沒一般女人那種酸勁。

於是，他對她更是敬仰。

岳雲龍星目凝注着她的玉容，輕聲道：「她便是那仙簫萬珍珠！」

梅艷芳心中，早就暗想是她，而今經他證實，所以，她毫不驚奇，只是默默無語。

岳雲龍突然開口道：「芳妹，妳今後之行踪，打算要怎樣？」

梅艷芳聞語，目中淚水滾滾而下，顫聲道：「一條路是上陰陽敎總壇，等待師父發落，遭受慘死，另一條路是遠走高飛，苟延殘生，但我恩師手段之毒辣，我知之甚詳，她絕然不會放過我，天涯海角，終會被她尋着處死！」

岳雲龍凄涼的長嘆一聲，道：「芳妹，第一條路，我絕對不同意，這無異是自投羅網，白白犧牲，使妳爲着我的事而死，叫我心何以堪，愚兄有一條計策，不知妳同意否？」

梅艷芳聞岳雲龍關切的語言，毫無所惜道：「只是碧鳳寶旗，如被他們得去後，定會助長魔燄，你之意思，請說無妨，妹絕對同意。」

岳雲龍星目放光，道：「芳妹，我不願妳死……」

「我想請妳暫時避一避魔燄，仙簫萬珍珠之住所，隱秘異常，風景幽絕塵寰，我想請妳暫時避到那地方，也順便替愚兄伴她日遊夜談，以解寂寞。然後，愚兄借用一下，妳琴中那半面碧鳳寶旗，獨闖九靈山盤龍峯陰陽敎總壇，故意佈下疑陣，說她已經被愚兄殺死，搶得這半面碧鳳寶旗。

「這條計策，雖然有失光明正大，但對付他們那種卑賤邪惡，倒無甚關係，不知芳妹以爲然否……」

梅艷芳聞岳雲龍之話，已經明顯的露出愛她之意，他催促自己去萬珍珠住處避難，內中暗含着：叫自己先和萬珍珠要好，如果自己能够和她合得來，那麼……。

梅艷芳想至此處，不禁玉臉泛起紅霞，無限嬌羞，道：「龍哥，你眞替芳妹設想的太週到了。」

岳雲龍俊臉上，露出一絲神秘的微笑

，然後說道：「芳妹、那妳是答應了，哈哈……」

一個是高潔如綠波中的白蓮，一個是柔艷如百花叢中的玫瑰．岳雲龍不知何生修來如此艷福。

但是．世事變幻，人海滄桑，他們那裏會料到今後的命運呢？

梅艷芳那有不知岳雲龍的笑意　她因此更加嬌羞　恨不得此時有個地洞鑽進去，她纖腰輕擺．撒嬌道：「龍哥、你壞死了，我不來……」

梅艷芳此時內心是如何的甜蜜．充滿着幸福的光輝，她倒在愛郎的懷中，腦際泛出那如錦的美滿生活……

驀地——

岳雲龍突然開聲問道：「芳妹，我拜兄追魂八絕掌凌秀風　不知是何故，被陰陽教擄掠而去，芳妹是不是知道詳情。」

梅艷芳啊喲一聲驚叫，道：「龍哥，我差點忘記告訴你　凌秀風聽說是因牽入陰陽教那半面碧鳳寶旗的爭奪漩渦中，而被擄掠的，詳細內情　愚妹不太清楚　倒是上次凌秀風碰到我時　曾有交代說　如我碰到你時　就叫你馬上去見他　大概現在就被禁於陰陽教總壇中，龍哥　我們現在就動身去救他如何？」

岳雲龍輕聲道。「芳妹　妳現在傷勢如此嚴重，妳同去於事無補　而且　如果恰巧碰到妳恩師，那麽剛才那條計劃，便沒有用處了，我想現在妳就騎着瘦黑，儘速離開此地。」

梅艷芳滿臉關切之色　柔聲道：「龍哥，但是你孤掌難鳴，一有不測，你叫我們如何活下去？」

岳雲龍聽到「我們」二字，內心不禁暗暗嘆道：她竟是如此的痴情。啊！前途際遇，不知是如何的艱困、坎坷……

岳雲龍星目倏然暴射出一股懾人心魂的煞燄、堅毅的說道：「愚兄現在之武功，縱然是鬥不過妳恩師或掌轉乾坤震西天，但，自忖以我絕世輕功，安全撤身，大概還沒有問題，妳們放心好了！」

梅艷芳欲言又止，雙目中流露出一股柔和得使人看了昏眩的光芒，凝視着岳雲龍，二人就這樣默默無語、併肩走着。

瞬間　死寂的山谷間，突傳出一陣清脆的馬蹄聲，漸漸遠去……

×　×　×

此刻，已是四更時分，夜風颯颯，四週死寂　連那空中的月兒，也躲在雲層之後　僅祇有一絲昏淡的餘輝　洒落在大地上。

朦朦凄然的月光下，一條人影，在陡斜崎嶇的山道上，若流星掠空般，倏起倏落，稍現即逝　有若一縷不可捉摸的輕烟般。

他的身形是那麽輕飄得有如一片毫無重量的棉絮，每次起落，皆達九丈之遙，恍似御空飛行般　輕功之造詣，眞是蓋古凌今。

岳雲龍送別梅艷芳之後　懷滿着無限惆悵　展開那如鬼魅般的奇絕輕功，沿着這條崎嶇碎石山道，恍似殞星飛天，直奔向矗立重山中的盤龍峯。

岳雲龍此時的功力　已臻日乾月坤，大懷若虛，玄中至玄的無上境界，他體內的眞氣，已能川流不息的循環。

那強厚的精力，直似大海中的層層波浪，洶湧澎湃，無窮無盡。

祇見他的身形，越來越快，最後竟似沒有縱落一般，脚不沾地，以眩人眼目的快速，一掠即逝。

約有半盞熱茶工夫，岳雲龍已來至盤龍峯脚下，他抬頭望着這座奇峯，不禁脫口叫道：「好雄勁的高峯！」

祇見盤龍峯，形狀直似一條昇空盤龍，矗立在這重疊的山巒之中。

古木參天，峯高千仞，令人不禁有雄渾之感。

夜深寂靜，啾啾蟲聲，更顯得靜夜凄涼。

岳雲龍停止身形，星目射出一股銳敏的精光，疾速的嘗掃着四週，只見盤龍峯脚下，怪石嵯峨，左張右顧，觸目像似鬼影幢幢，杯弓蛇影。

奇高的峯陰，使峯下四周一片昏暗。寒風刺骨、其聲若似鬼魂輕泣，使人不禁生出陰森恐怖之感。

岳雲龍暗忖道：陰陽教總壇．定設在盤龍峯腰上．自己如不趁天未亮之前混入，那以後就免不了一番痲煩了。

岳雲龍不愧是位鐵胆傲骨，肝胆照人，義薄雲天的英雄俠士，他人單勢孤、獨上陰陽教總壇　此舉是最危險不過的。

要知陰陽教中，俱是天下武林各地的魔頭．綠林巨擘，盜匪淵藪之總根據地，江湖頂尖一等高手，無異塵沙。

而且，陰陽教中人、已把岳雲龍深恨入骨髓，誓欲除去此眼中釘而後已，他此次獨上盤龍峯，無異是自投羅網，送入虎口。

岳雲龍是位絕世聰明之人，他那有不知獨上陰陽教之危險，但是，欲救自己的拜兄凌秀風，免落於難，他不得不獨闖虎穴。

此種人類至高的友愛，確是難能可貴。其赤誠所至，當不難成功。

岳雲龍犀利的銳眸，打量了一下四週形勢，隨即展開輕功，若似鬼魅般，迅速絕倫地沿着山巒岔道，電掣而去。

岳雲龍不明山中形勢，盲目奔行，這是最易中人埋伏的。他一面疾若奔馬般，衝翻躍着，那敏銳的雙眸，也機警的掠掃四周。

此刻，他越深入山中，心中越是凜駭，山道亦越是崎嶇、岩壁陡削，一派陰森，險峻。

深山的夜，是這樣的死寂、恐怖、冷酷……

一魂輕風拂過，傳來一聲蕩人心魂，頗具魔力的怪嘯。

緊接着，斷斷續續、響起一陣陣凄厲慘嚎、與獸吼聲。聲音劃破夜空，羣山響應，使人聽之不禁一陣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岳雲龍聞到此種複雜的怪聲，那堅強勇毅的俊臉上，不禁掠起一絲訝色，暗忖道：「這是什麽聲音，如此的慘厲，眞是怪極！」

岳雲龍凝神靜聽，辨清了怪聲之方向，儘速展開身形．電掣而去。

嘿，高崖的那邊是什麽？怎地如此的綺麗！



朦朧月色之下，一座高崖的那一邊，祇見一縷縷的彩烟，嬝嬝搖曳空際，月華斜射　星光閃爍　映得那些彩烟，幻成一種無法描述的異色，蔚爲奇觀。

岳雲龍星目凝處　知道那是種山澤、湖沼的瘴氣。

他暗想道。「自己今夜是衝着陰陽教救人而來　看來　必是走錯山道，還是掉轉頭去……」

驀在此刻——

沉寂的周遭　又響起了一聲怪嘯，緊接着．一聲不忍卒聽的慘叫　那是人類臨死前　恐怖的哀號。

岳雲龍劍眉微豎　暗忖道：「難道那邊是陰陽教囚犯行刑之地　凌秀風兄　是否也在此地……」

岳雲龍想至此處　熱血沸騰，施出絕世輕功　星飛電掣　翻上這座高崖．沿着高崖　飛掠了數里　面前倏地現出一條峽谷　竟有七八里深．當中有一片盆地．盡頭之處　却是一處前無通路的死谷。

那極艷麗的彩烟　便是由谷中．冉冉昇起　遠遠望去　像是漫天瑞氣祥雲．誰知道？

這些却是要人命的毒氣。

岳雲龍暗中凝聚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　恍似鬼魅般　已奔至谷口。星目凝處　祇見谷口立於一塊石碑　刻着幾個漆黑大字　道。「陰陽教酷刑之處——魔嶽谷。」

岳雲龍暗道：自己所猜不錯．此地眞是陰陽教囚犯禁錮之處。

谷中的左側邊，有一座三十丈方圓的毒沼，一縷縷綠烟彩氣，便是由沼中，翻翻滾滾，搖曳升空。

斜掛天空那輪眉月，和沼中毒氣彩烟，相映成爲一片絕塵的光華，這可說是大自然的美麗景色。但有誰知道，這座毒沼的用途　便是陰陽教殺人不見血的慘酷的大屠場。

谷中左側邊的岩壁深處　隱約可見一處大巖洞。

此刻　四周死寂．這大的一處山谷，竟像是一座大墳墓一樣．一派陰氣森森地，但這沉寂中，却隱含着一種恐怖　凄凉現象……

倏地——那岩洞中，突傳出一聲如鬼啼般的怪嘯，嘯聲刺耳，凄厲已極．懾人心魂！

緊隨着，岩洞中又響起了一聲驚駭過度的厲叫聲、道：「你做做好事吧，放了我！放了……」

一聲震耳的魅笑，冲破了那厲喊的聲音。

一陣沉重的脚步聲，自那岩洞中．突然踱出了一個巨大怪人。

岳雲龍隱在一處突岩處、星目凝視過去、心內不禁也泛出一股寒意。

祇見那怪人、全身長滿黑茸茸的怪毛，血盆大口、赤眼突睛，滿頭長髮，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身高一丈五六．直似一座小山似的、奇形怪狀，眞要活活嚇死人．怪人那隻巨大的毛臂，則提着一個衣衫碎裂的人。

那個人像似驚嚇過度，已經昏死過去，軟綿綿被怪人毛臂提着，怪人竟像似不怕毒沼的彩烟，提着那人一步步走去。

那個人突然又驚醒過來，厲聲呼喲道：「你放了我，放了我……」

那人全身掙扎着，欲掙脫怪人的巨掌，但怪人力大無窮，那能被他掙脫，因此他居然用嘴來咬。

怪人像似被咬痛，一聲怪吼，左手巴掌、「噗」的一聲，打在那人頭上，立刻腦漿開花、鮮血直噴，那人微微掙動一下，便一命嗚呼！

怪人突然發出一聲得意刺耳怪笑，毛茸茸巨臂，輕輕一抛，那屍體直似被擲小石塊般，「波！」的一聲，已被擲入那毒沼中。

這種慘絕人寰的殺人手法，眞是別開生面、陰辣狠毒已極。

岳雲龍看得滿腔熱血沸騰，星目暴射出一股湛寒的眸燄，一聲凄厲盡嘯聲響起，他已猝然飛起，恍似一隻巨鷹似的，穩落在怪人的面前。

岳雲龍臉罩殺氣，低沉沉的語音、道：「請問閣下，裏面有沒有一位追魂八絕掌凌秀風呢？」

怪人聞言，喉中一陣咕咕怪叫，血盆大口一張、露出那寒森森的稜牙，嘻，嘻！……那隻毛茸茸的巨臂，突向岳雲龍抓來。

岳雲龍劍眉一剔，冷哼了一聲，身子滴溜溜地一轉，像似幽靈般，騰旋至怪人後面，右掌一揮，打出一道洶湧狂飆。

「拍！」的一聲巨響，直打得怪魔一聲「唉喲」長叫。

那像座山似的龐大軀體，居然靈活異常的掉轉過來，巨大長臂，倏而一分，兩股剛猛的氣勁，若似排山倒海般，向岳雲龍周身要害捲來。

岳雲龍大喝一聲，恍如平地一聲焦雷，他雙掌一圈一合．又倏然翻出，刹時，一陣狂飈湧出，恍如無數巨錐，向那巨大怪魔擊去。

這招正是「絕魂掌」中第二招：「人海灰灰」！

威力之強大，足可够移山倒海，剛猛無儔．霸道無比。

巨大怪魔又是「唉喲」一聲怪叫，竟然不躲不閃，那雙巨掌，倏然一翻一震，奇詭已極地突透出一股腥黑的勁氣。

「劈拍！」一聲震天大響，巨大怪魔又「咔！咔！」一陣怪叫，直被岳雲龍那招「人海灰灰」剛猛無儔的掌勁，震退三四步。

但岳雲龍也覺得胸中眞氣一陣激蕩，退後了一步。他不禁大驚失色，心忖：怪魔勁力如此深厚，不愧爲一位絕世高手。

岳雲龍臉色沉凝，　聲喝道：「妖怪，你是誰？」

巨大怪魔一招被岳雲龍震退，他似也已知道厲害、聞到喝聲，竟呆在那邊低吼，那決不是人類的聲音。

岳雲龍頓時發覺，劍眉陡豎．星目暴出一股懾人的眸燄，仰天一陣長笑，笑聲有若龍吟虎嘯，清越已極，只震得谷中廻音，不絕於耳。

原來岳雲龍已知道怪人，是種鬼魅怪獸，絕非人類，不然怎麽會發出這種獸類

的吼聲？

其實，這巨大怪魔，是種奇兇暴戾的金剛人猿。

金剛人猿，非普通猿猴之類，是「金髮神猱」與「金絲猿」交配而生的。

此種猿類，生性殘酷，兇戾異常，每當出生一年之後，便把生牠的「金髮神猱」與「金絲猿」活活劈死。

金剛人猿雖然身軀龐大，但却身輕如燕，飛奔起來，恍似雷奔閃電，御空飛行一般，所以，每當生物被牠看到之時，從來無法逃過牠兇暴魔爪。

而且，力大無窮，全身皮毛堅如鐵石，走獸間，尚無敵手……

此種怪物，就是繁殖甚少，因其在出生後，常被「金髮神猱」活生生吃了，所以，普天之下，很難尋到一頭金剛人猿。

萬沒想到，此頭金剛人猿，却爲掌轉乾坤震西天馴服了，而派到此魔嶽谷，殘殺人類，這實在費人思疑。

岳雲龍笑聲倏歛，身形驟閃，欺身搶進，一掌遞出，五指箕張，分襲金剛人猿五處要害。

招出如電，聲勢凌厲，五股銳利的勁風，帶着「嘶嘶」破空銳嘯之聲，猝然射至金剛人猿毛茸茸的身上。

岳雲龍深知此怪物厲害，所以出手便施凌厲絕招，迅速毒辣。

金剛人猿見勢，又是低沉怪吼一聲，毛茸茸的巨臂，也圈起一團罡烈勁風，有如排山巨浪般，呼嘯着，捲向那五股銳利勁風。

岳雲龍目睹金剛猿人，發出凌厲氣勁，硬拆硬碰，不禁劍眉上豎，輕哼一聲，右掌射出的五股勁氣，突然提至九成。

「波！」地一聲輕響，五股銳利勁氣，居然穿過那團罡烈勁風，射中怪物！

金剛人猿口中突發出一聲，如鬼啼似的淒厲怪嘯，龐大的軀體，恍若旋風般，疾速向岳雲龍撲來，毛茸茸長臂，上下怪舞，狂飆飛湧，勁力綿綿，旋氣激蕩，呼轟作響，威勢兇猛惡極。

顯然，金剛人猿已被岳雲龍幾次致命打擊，引發出那原始的兇性。

岳雲龍見怪物，居然被自己五股力能穿石的勁氣射中而毫無損傷，雙眉不禁微皺，暗暗驚駭不已。

岳雲龍見怪物，衝擊的威勢，恍似山崩地裂，不敢怠慢，腳下猛旋，怪異已極施出「星象迷踪身法」，雙掌也揮出一股綿綿勁氣。

這一人一獸，便這樣大戰起來……

要知金剛人猿，昔年被掌轉乾坤震西天馴服時，也非易事，曾經和牠大戰得天翻地覆，日月無光。

金剛人猿力大無窮，天生異稟，加之掌轉乾坤震西天這幾年來的培養敎導，所負之功力，無異是一位頂尖的絕世武林高手。

祇見牠長臂揮舞之間，勁氣激蕩，發聲如雷，破石紛飛，招式又是奇詭怪極，大背武林常規，使人難於猜測。

岳雲龍雙掌發出洶湧如濤的掌風，威力之鉅，彷若大海倒流的潮水，足使風雲變色。

攻勢之凌厲狠辣，宛似決堤洪水，兇惡懾人已極。

一人一獸，所發之勁氣，呼嘯洶湧，旋風激蕩，恍似天崩地裂，谷中迴音，轟轟隆隆，直像似天將要毀滅，沉下一般。

岳雲龍愈戰愈驚，縱然有幾次，自己的掌力，明明擊中對方，但仍然無可奈何牠，只是把牠逼退幾步而已。

而金剛人猿，却愈鬥愈怒，口中連連發出淒厲刺耳的吼聲，怪嘯！

眨眼間，一人一獸，已慘烈的肉搏了三四百招。

驀地——

岳雲龍發出一聲搖幌山岳的吭嘯，身軀暴起，在空中如巨魔似的，接連三次折迴，右掌抖成掌影，當空罩下。

此招正是震人心魂，獨步天下的「絕魂掌」第一招：「天浮地沉」。

驀然，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挾着浩瀚不絕的無形勁風，以拔山塡海，震撼山岳的威勢，直往金剛人猿鐵石似的怪頭擊落。

這招擊得恰到好處，原來金剛人猿有一缺點，就是不大注意頂頭的攻擊，岳雲龍騰身躍起的當兒，牠那雙怪眼祇一閃，還莫名其妙的不知岳雲龍在空中盤迴，是要攪什麽名堂，牠血盆大口怪張着，咆哮不已。

那知岳雲龍這招「天浮地沉」，猛烈絕倫的掌勁，已暗挾着六成的「玄天冰魂」眞氣雷奔電閃的疾湧而到。

一聲「轟！」然大響，緊接着，一聲淒厲刺耳如鬼啼般的怪叫……

金剛人猿那像座小山似的龐大軀體，被掌勁打得在地上連滾了三四滾，祇聞「唉喲！」又是一聲怪叫。

金剛人猿輕捷無匹的翻了起來，奇長的怪臂，倏然一陣顫抖，一輪如波浪形的勁氣，已挾着一股腥臭之味，猛然襲向岳雲龍。

岳雲龍目見金剛人猿，被自己的絕魂掌，着着實實的擊中，竟然沒有絲毫傷損，他不禁口呆目瞪，怔在那兒。

此刻，金剛人猿發出的怪勁，薰人欲嘔的臭氣，已然充塞整個空間。

岳雲龍驀地驚醒，暗道一聲不好，潛聚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已然佈滿周身萬千毛孔，腳下猛地一蹬，疾若閃電般，暴射出去。

雖是這樣，但已經太慢了，岳雲龍鼻中已吸入一絲毒氣，但覺一陣頭昏目眩，全身勁力頓失。

金剛人猿見岳雲龍騰出，又是「唉喲」一聲怪叫……

血盆似的大口一張，又噴出一團彩烟，和毒沼中的烟氣一樣，凝聚成一道彩虹，星飛電掣般，射向岳雲龍。

岳雲龍心裏暗道一聲：完了，現在完了……

但驀在此刻……

岳雲龍突覺懷中，泛出一股冰涼的氣流，直透入經脈，神智立刻清醒，勁力頓時恢復。

此刻，那股烟幕，已然射離眼前不及三尺，岳雲龍猛地施出「星象迷踪身法」，整個身子突矮了半截，詭譎絕妙的一騰一轉，危險至極地避過了那股烟幕，但他



他鼻中，還是吸入了一絲烟氣。

這時，他腦中更是昏旋不已，眼前視綫模糊，天旋地轉。

恰好此時，懷中那股冰涼的氣流，又透入經脈之中。

怪異的是，吸入的毒氣，又化爲了烏有。

岳雲龍更是莫名其妙，這是變魔術嗎？難道自己不懼毒氣的侵襲。

一道靈光，疾似閃電般掠過腦際，道：「我怎麽這樣糊塗，懷中青霜短劍，不是有辟毒之功用嗎？這隻怪獸，皮堅如鐵，青霜劍，不是剛好派到用場！」

金剛人猿見自己的毒氣，仍然無功，又是怪叫一聲，口中連連噴出二道彩烟，恍似弩箭流矢，挾着銳嘯之聲，一上一下，電射而至。

岳雲龍那敢怠慢，「錚！」地一聲龍吟清嘯，青霜劍已然出鞘，奇跡頓時發生了。

祇見青霜劍身，突然泛出一股粉紅色的烟圈，翻翻滾滾，那兩股彩烟毒氣，在離青霜劍的三尺外，突然紛紛四散，消弭無形。

岳雲龍見青霜劍此種奇妙的功用，眞是欣喜若狂，他右手擧着青霜劍，瞬間，那兩股巨大的彩霞毒氣，已全然消散。

青霜劍突然又發出一聲清脆的輕響，粉紅色的烟圈，已然沒有那樣的洶湧的翻滾着，像是平常一圈圈滾至劍圈，岳雲龍手中一陣顫動，三尺長的銳利劍芒，如蛇信般吞吐着。

岳雲龍幾以忘形的極端欣賞這柄瘋狂武林人心的青霜劍，原來有如此奇異功用，更是使他愛不離手，他暗中發誓，今後要以自己的生命，保存這柄寶劍，劍斷人亡……。

這也許是冥冥中早已註定，江湖武林這場浩刦，已勢所難免，不知今後多少蒼生，又要喪命在這魔星的青霜劍下。

青霜劍，每次重現江湖，勢必哀鴻遍地，血液成河，又造成武林一次刦運。

金剛人猿見自己屢次發出毒氣無效，而敵方正玩弄着一柄精光閃閃的怪物，這隻怪獸，居然不知厲害，也許是兇性爆發使然。

牠口中發出一聲懾人心魂的厲嘯，瘋狂也似的，向岳雲龍疾撲過來。

岳雲龍劍眉一豎，殺氣頓現，青霜劍突抖起萬千劍星，迎着金剛人猿射去。

金剛人猿毛茸茸的巨臂一張，直迎向青霜劍抓來。

岳雲龍冷哼一聲，劍身疾快的一偏，猛地又是一顫，條條精芒冷電，有若蛛網密佈，疾向金剛人猿如鐵似的左臂，直削過去。

劍勢如流星劃空，搖曳之中，晶瑩奪目。

金剛人猿眞是盲人不怕刀槍，毛茸茸的怪臂，一沉一翻，疾迎向劍芒。

一聲驚厲的怪嗥聲響起，血腥在噴射中……

金剛人猿那條毛茸茸的左臂，已然被青霜劍芒，切成三四截，此怪獸，生性兇殘暴戾，左臂一斷，右臂一揮，怪爪箕張，也是向青霜劍抓下。

岳雲龍星目噴射出一股冷酷的殺氣，冷冷一笑，一不做，二不休，青霜劍芒，一圈一轉，「嘶！」的一聲輕響……

金剛人猿已變成無臂人猿了，創口處腥血如泉噴射。

但牠赤紅突眼，綠光暴射，怪叫一聲，血盆大口一張，露出一排寒森森的稜牙，又向青霜劍噴過來！

禽獸到底都是禽獸，是這麽兇戾，呆笨。

岳雲龍手中的青霜劍，倏然一沉，銳利的劍芒，已然刺進金剛人猿鋼鐵似的胸膛，又一聲不忍卒聽的慘嚎！

金剛人猿龐大的身軀，已緩緩的蹲坐下去，低聲怒吼，咆哮着，滿身黑毛，已染滿了紫紅色的血腥。

金剛人猿生性殘暴，臨死前，仍然欲做最後掙扎，暴戾倔強之氣，可也謂之至極了。

岳雲龍星目殺氣陡盛，見狀，輕哼了一聲，手中青霜劍，化作一道青虹，一盤一絞，金剛人猿那顆龐大的醜惡頭顱，已被劈成三四片。

慘吼一聲，金剛人猿軀體最後動了幾下，終於，靜靜的躺下，一命嗚呼了！

天下獨一無二，兇殘暴戾，奇異怪獸，居然也喪生在這柄寶劍的銳鋒之下。

岳雲龍星目凝視在那黝黑的岩洞，心情不禁一陣激動，此刻，他眞不敢走進去，因爲他怕拜兄也已遭難了。

岳雲龍立了一會，終於，緩緩地向岩洞踱去，心胸氣血，突然澎湃翻騰着，他目睹金剛人猿如此殘暴，對於凌秀風的生死，他眞担心……

山風簌簌作響，碰擊着四周山壁，發出一種淒涼，恐怖的節奏，如泣如訴，極像似啾啾鬼鳴，眞是懾人心魂已極。

岳雲龍已離洞口不遠，一陣陰氣森森的冷風，輕拂過來，不時聞到一股腥臭之味，使人有種發悶和想嘔吐的感覺。

啊！入目的那是一張什麽圖畫，是多麽悽慘，恐怖，陰森……

岳雲龍機伶伶地打了寒噤，全身起了一陣鷄皮疙瘩，恐怖的向後徐徐退了三四步，口中緊張至極地發出顫抖語音，道：

「大痲瘋！大痲瘋……」

原來這陰氣森森的幽洞，巖壁上插着兩三隻松枝火把，火苗搖曳，顯得陰森昏暗，但洞中各物依然可看得清清楚楚。

洞中白骨纍纍，四處零散，地面上躺着幾具不忍目睹的爛碎血屍，腦漿迸裂，腸肝洒地。

這是多麽恐怖，陰森！但另一幅使人毛骨悚然的圖畫，又呈現眼前。

洞中岩壁角，蹲着二三十個瘦骨嶙峋怪人，衣衫都已碎裂，一絲不掛，滿身污穢，血水涔涔流出，不，那是腥臭的黃水，肌肉翻捲，其狀甚慘。

更恐怖至極的是那幾張血肉模糊的醜怪面孔，長髮披散，瞪目咧嘴，舌頭半伸，對着岳雲龍「嘻，嘻！」鬼笑，緩緩向洞口移來，枯臂鬼爪，做出攫人之狀，這圖畫是多麽猙獰可怖。

岳雲龍見這種慘絕人寰的景象，眞使他終生難忘，這些痲瘋子，口中發着，「嘻，嘻，啾，啾！」之怪音，直向岳雲龍

走來。

這羣痲瘋子，其中大部份是些凶殘暴戾的武林人物，侵犯了陰陽教規，而被囚此絕谷中，受着谷中毒氣的感染，以及洞中污穢的臭氣，久不見陽光，因而染上了此種怪病。

此刻，他們見岳雲龍懍恐之色，居然得寸進尺，凄顫怪叫一聲，蜂湧疾撲過來，鬼爪亂抓，像似要把岳雲龍撕裂似的。

岳雲龍劍眉驟豎，但他仍是步步後退着，腦中思潮澎湃洶湧着，忖道：「這羣可憐的痲瘋子，如跑出魔嶽谷，不知要造成如何災患，但自己又怎忍心殺了這些巳將要死的瘋人……」

三十個左右的痲瘋子，巳都奔出洞口，舞臂撩爪，步步進逼，有的居然撿起石塊向着岳雲龍投擲。

岳雲龍連連閃避，奔跑着，這羣痲瘋子，似旋風般的追逐着。

本巳陰森恐怖的魔嶽谷，此刻，更顯得猙獰可怖。

驀在此刻……

魔嶽谷四周角落，突然響起一陣陣幽靈魅笑，絕谷，山壁激起迴盪，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呱呱怪音。

混雜着這羣痲瘋子的「啾！啾！」一鬼鳴，如同鬼哭狼嗥，使人聽之不禁毛骨悚然，靈魂皆散。

這些凄厲怪音擾人心靈，益增恐怖。

岳雲龍心中大爲震怒，他恨不得把陰陽敎奸徒，剿殺殆盡。痲瘋子四處奔竄，圍捉着岳雲龍，直逼得他連連縱躍飄閃。

倏地——一聲陰氣森森的嘿嘿詭笑，聲音尖銳刺耳，有如冰窟之中吹出來的一陣陰風，衝破這陣陣的鬼音，帶着譏諷的語音，道：「嘿，岳小子，這番你也要成爲痲瘋子了，嘿嘿！他們要捉你去做朋友，你怎麽不去呢？嘿嘿……」

語氣幽冷，刺耳，恍似絲絲蟲鳴，又宛如鬼魅嘘驚，儼然發自幽冥地獄。

岳雲龍劍眉倏豎，星目暴射出一股冷酷的殺氣，提聚着一口丹田，縱聲一陣震撼山岳的呵呵大笑。

聲如萬馬奔騰，排山倒海，震耳欲聾，直震得四谷嗡嗡迴響，悠悠不絕。

這陣聲震九天的吭笑，不禁把那些痲瘋子，嚇得停止追逐，原來在他們心裏，巳各自發生一種同感，那就是：「這個人不是好惹的。」

岳雲龍這時心中，巳燃起了殺伐的怒火，他暗想：「這羣痲瘋子在世間，無異使他們多受活罪，萬一被他們奔出魔嶽谷，更要釀成大患，於是，他迫於無奈，硬着心腸，要慘殺這羣可憐的痲瘋子。」

「錚！」地一聲龍吟清嘯，那柄青霜劍，又巳出鞘了。

這羣痲瘋子，眼見岳雲龍露出這柄寒氣森森的青霜劍，不禁紛紛向後退去，一股慄然、懼怕之色，露於那張血肉模糊的臉上。

岳雲龍見狀，心腸不禁又是一軟，青霜劍，又緩緩的垂了下來。

任是岳雲龍有好幾點理由，殺了他們，但是，一個負有正義感之人，他怎能殘殺這羣，手無寸鐵，形狀可憐巳極的痲瘋子。

岳雲龍爲難了，這無異是一個使他極難解决的問題，此刻，腦際萬縷思潮，像似大海中層層的波浪，洶湧澎湃着。

這羣痲瘋子，見岳雲龍寶劍垂了下來，且露出怯弱之狀，胆量頓時一壯，「嘶！嘶！」一怪聲大作，石塊又紛紛向岳雲龍擲來。

殺！殺！殺！這充滿血腥味的「殺」字，是他最後的决定。

岳雲龍發出了一聲奪人魂魄的厲嘯起處——身形猝然飛起，彷若巨鳥翔空，臨空盤旋、又似龍飛九天，一道精芒如電的濛濛劍氣，以眩人眼目的快速，直向這羣痲瘋子射去。

就在痲瘋子驚駭怪叫聲中，離岳雲龍最近的三個痲瘋子，巳經半聲未哼的倒斃地上，那悽厲恐怖的頭顱，滾滾跌落，鮮血四濺。

祇見岳雲龍右手青霜劍芒，一騰一轉，劍勢如流星曳空，搖曳之中，晶瑩奪目，銳利巳極。

平地又響起一連串的慘叫悽厲，血腥飛洒中，又有六個痲瘋子，喪命劍下，做了無頭之鬼。

這羣痲瘋子，見到岳雲龍如此兇極惡煞，直嚇得尿水直滾，他們眞沒想到這位俊美的年青人，居然比金剛人猿更厲害。

原來這種痲瘋子，就像當今的瘋人一樣，你若是愈怕他，他們就愈得寸進尺，咄咄逼人，但若碰到像金剛人猿那種窮兇極惡之人，他們就非常馴服，如見到閻羅爺一樣，怯儒畏縮。

岳雲龍巳决心殺滅了這些痲瘋子，所以，手下毫不留情。

又是一聲懾人心魂的厲笑，劍光盤繞，如浩蕩江河，縱橫無際，挾帶着酷寒的劍氣，恍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這羣可憐的痲瘋子，就像秋風掃落葉般，紛紛倒地，血肉橫飛，斷肢殘臂，漫空飛舞，慘不忍睹。

臨死前的惶恐，悲哭慘嗥，凄厲刺耳，響徹山谷。

岳雲龍就像似一隻瘋狂的怒獅，四處縱橫，人影和劍影絞結在一起，滾來滾去，他要以絕快的速度，全殺了他們，避免他們活生生地遭受痛苦。所以，劍光所劈之處，不是頭顱紛飛，就是攔腰劈斷，全都是致命的殺着。一切歸於平靜了，這羣痲瘋子，他們巳不在世間多受活罪了，一切巳不再影響他們。

斷臂殘肢，猙獰的一顆顆頭顱，棄滿一地，血腥之味，充滿整個空氣之中，眞是凄慘巳極。

岳雲龍收起青霜短劍，爲着他自己的這種慘殺，他星目之中，也不禁滾出了一滴一滴的淚珠……

英雄有淚不輕彈，顯然，他此刻心中的創痛，巳是如何的深沉……

（未完・十一）

答案：

昂熱市大橋的倒塌，是由於隊伍正步過橋的緣故。因爲物體在外力作用下都會發生振動，每一種物體振動的頻率都是固定的，當隊伍正步在橋上行進，步伐的頻率與橋的振動頻率接近或相等時，就要產生共振。共振產生的振幅超過了橋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大橋就振塌了。